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4页	寔	第10页	懔
第11页	辉	第15页	穉 穉 跟 踏
第16页	髡 髡	第21页	顛 崙 沔 砢
第22页	顛 顛 顛 顛	第23页	砢 珪
第25页	凱	第26页	悵 壺
第28页	濛 濛 濛 濛	第30页	濛 濛 濛
第32页	岫 鸛	第36页	鸛 鞞
第38页	珣 珣	第41页	鞞
第43页	簞	第44页	濛 悵 濛
第45页	紕	第46页	珣 珣
第50页	顛 顛 顛 顛 顛 左 左 左 左 玠 璽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第51页	玠 玠
第52页	璽 濛	第57页	扑 濛
第59页	汙	第60页	汙 窳 悵 悵 悵 悵 悵 悵 悵
第61页	濛 悵 悵 悵	第63页	珣
第67页	濛 悵	第68页	珣 珣 沂 珣
第69页	珣 珣	第71页	蒞
第72页	寔 寔 寔	第75页	穉 穉 穉
第76页	同 同 同 旗 旗 同 同 旗 同 同 同 旗	第77页	旗 同 同 旗 斑 斑
第78页	顛 顛 顛 顛	第79页	彰 顛 顛 顛
第81页	顛 顛 顛	第84页	彰 彰 彰 彰
第85页	濛 濛 濛 濛	第86页	悵 濛 悵 濛 悵
第87页	悵	第92页	鼓 鼓 鼓 鼓 鼓 鼓 鼓 鼓
第93页	顛 顛	第94页	璩 璩
第95页	璩	第100页	珣 珣 珣 督
第102页	題	第103页	颺 义
第104页	玠 玠	第105页	顛
第106页	濛 濛 濛	第107页	悵
第109页	珣 珣 珣 珣 珣	第112页	砢
第113页	顛	第114页	×
第115页	悵	第118页	濛 玠
第119页	顛 顛 玠 玠	第120页	顛
第123页	悵 濛 悵	第124页	濛 悵 濛
第125页	顛 顛 濛 悵 濛	第126页	濛 珣 悵 濛
第128页	濛 濛 悵 珣 悵	第129页	濛
第130页	珣 濛 悵 悵 濛 彰	第131页	悵 悵 悵

第 133 页	悵 珣 珣 珣 珣	第 137 页	寔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139 页	𪔐 𪔐	第 140 页	𪔐
第 141 页	悵 濛	第 143 页	悵 悵 悵
第 144 页	濛 濛 悵 濛 悵 濛 濛 悵	第 145 页	濛 濛 濛 悵 濛 悵 濛 濛 悵
第 146 页	悵 𪔐 𪔐 悵 𪔐 𪔐		
第 149 页	濛 悵	第 150 页	珣 珣
第 151 页	濛	第 157 页	𪔐
第 158 页	珣 𪔐 𪔐 𪔐	第 160 页	𪔐 𪔐
第 162 页	珣 珣 珣	第 164 页	𪔐 𪔐
第 172 页	玠 玠 玠 玠	第 173 页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𪔐
第 175 页	濛 濛 濛 珣 珣 珣 珣	第 179 页	𪔐
第 182 页	玠 濛	第 183 页	珣 珣 珣
第 186 页	𪔐	第 205 页	珣 珣 珣 珣 珣 珣
第 208 页	𪔐 𪔐	第 209 页	𪔐
第 210 页	𪔐 𪔐 𪔐	第 212 页	𪔐 𪔐
第 213 页	𪔐	第 214 页	濛
第 215 页	悵	第 228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231 页	濛	第 232 页	𪔐 濛 𪔐 𪔐 𪔐
第 233 页	𪔐 𪔐	第 235 页	𪔐 𪔐
第 237 页	𪔐 珣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238 页	𪔐
第 240 页	𪔐	第 241 页	𪔐
第 242 页	𪔐 𪔐 悵 𪔐 𪔐 𪔐	第 243 页	悵
第 244 页	𪔐 𪔐 濛	第 245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246 页	𪔐	第 248 页	𪔐
第 250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251 页	𪔐
第 252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255 页	𪔐
第 257 页	𪔐 𪔐	第 258 页	𪔐 𪔐 𪔐 𪔐 𪔐
第 259 页	𪔐	第 260 页	𪔐
第 261 页	𪔐	第 264 页	珣 珣 珣 珣 珣 珣 珣 珣 珣 珣
第 265 页	珣 珣	第 267 页	𪔐
第 272 页	𪔐 𪔐	第 277 页	𪔐 𪔐

德行第一

【原文】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译文】 陈仲举的言论和行为是读书人的准则，是世人的模范。他初次做官，就有志刷新国家政治。出任豫章太守时，一到郡，就打听徐孺子的住处，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报说：“大家的意思是希望府君先进官署视事。”陈仲举说：“周武王刚战胜殷，就表彰商容，当时连休息也顾不上。我尊敬贤人，不先进官署，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原文】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译文】 周子居常说：“我过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叔度，庸俗贪婪的想法就又滋长起来了！”

【原文】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译文】 郭林宗（郭泰）到了汝南，去拜访袁奉高（袁阓）车驾连停也不停，只照个面就走了；到了黄叔度（黄宪）那儿，却住在他家好几天。别人问他是什么原因，郭泰说：“叔度好比又宽阔又深邃的万顷湖泊，既不能澄清，也没法搅浑，他的气量又深又广，是很难测量的呀！”

【原文】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译文】 李膺元礼风度秀异，品格端正，自我标榜很高，打算把判定天下封建礼教的是非当成自己的责任。后辈学人中有亲受其教诲的，都认为是登了龙门。

【原文】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译文】 李元礼曾经赞赏荀淑与钟皓，他说：“荀君识见十分清雅，很难再有人高过他；钟君品德极其高尚，堪为世人的师表。”

【原文】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馀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译文】 太丘县县长陈 去拜访朗陵侯相荀淑，因为家贫、俭朴，没有仆役侍候，就让长子元方驾车送他，少子季方拿着手杖跟在车后。孙子长文年纪还小，就坐在车上。到了荀家，荀淑让叔慈迎接客人，让慈明劝酒，其余六个儿子管上菜。孙子文若也还小，就坐在荀淑膝上。这时候太史启奏朝廷说：“有真人往东去了。”

【原文】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译文】 有位客人问陈季方：“令尊太丘长有哪些功勋和品德，因而在天下享有崇高的声望？”季方说：“我父亲好比生长在泰山一角的桂树，上有万丈高峰，下有深不可测的深渊；上受雨露浇灌，下受深泉滋润。在这种情况下，桂树怎么知道泰山有多高，深泉有多深呢！不知道有没有功德啊！”

【原文】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译文】 陈元方的儿子长文有卓越才能，和叔父季方的儿子孝先，各自论说自己父亲的功业品德，争辩此事不能决定，便向祖父太丘咨询。太丘说：“元方是难得的长兄，季方是难得的幼弟。”

【原文】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译文】 荀巨伯远道去看视友人的病情，正碰上外族兵马攻城。友人告诉荀巨伯说：“我现在快死了，你应该离开这里。”荀巨伯说：“我老远地来看你，

你却叫我离开！败坏道义，寻求生存，这种事难道是我荀巨伯做得出来的吗！”胡兵已经到了，对荀巨伯说：“大军打来了，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是个什么汉子，却敢一个人留下来？”荀巨伯说：“朋友有病，我不忍心丢下他自己跑开；宁愿用自己的生命替代朋友的生命！”胡兵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议论说：“我们是不讲道义的人，却跑到这讲道义的城里来了！”于是，就撤军回去了，一座城都获得了安全。

【原文】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译文】 华歆对待子弟非常严肃，尽管在家庭之中，礼节也像朝廷之上那样严格。陈元方兄弟却是任其自然、友爱和睦地相处。但两个家庭内部又都没有失去和睦安乐的治家准则。

【原文】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译文】 管宁和华歆一同在菜园里刨地种菜，看见地上有一小片金子，管宁不理睬，举锄锄去，跟锄掉瓦块石头一样，华歆却把金子捡起来再扔出去。还有一次，两人同坐在一张坐席上读书，有达官贵人坐车从门口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管宁就割开席子，分开座位，说道：“你不是我的朋友。”

【原文】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译文】 王朗常常在识见与度量方面推崇华歆。华歆常在年终敬祭百神的蜡祭日，召集子侄宴饮。王朗也学他。有人向张华学说此事，张华说：“王朗学华歆，都是在形体以外，这是他距离华歆更远的原因。”

【原文】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译文】 华歆、王朗一道乘船避难，有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当即表示为难。王朗说：“幸好船体还算宽大，为什么不可以让人家搭乘呢？”后来，贼

兵追赶了上来，王朗又要抛弃那位搭乘的人。华歆说：“我开始迟疑、犹豫的原因，正是为了这一点啊。既然已经接受了人家的托护要求，怎么能够因为情况危急就抛弃人家呢？”于是，继续一如既往地携带救助他。世人以这件事为根据来判断华、王二人的优劣。

【原文】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译文】 王祥侍奉后母朱夫人非常恭敬。他家有一棵李子树，结的李子特别好，后母一直让他看守着。有一次风雨突然降临，王祥就抱着树哭泣。王祥曾在另一张床上睡觉，后母亲自去王祥住的地方暗杀他，正好遇上王祥起夜小便，只是空砍着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因为没有砍着人而遗憾不止，因而跪在后母面前请求处死自己。后母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过来，从此就把王祥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爱他。

【原文】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译文】 晋文王称赞阮嗣宗是最谨慎的，每逢和他谈话，他的言辞都很奥妙深远，未曾评论过别人的短长。

【原文】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译文】 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未曾看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

【原文】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译文】 王戎与和峤同时遭遇父母的丧事，都以极尽孝道而受称颂。王戎瘠瘦虚弱卧床不起，和峤痛哭哀泣一一尽礼。晋武帝对刘仲雄说：“你多次探视王、和二人了吗？听说和峤哀痛超过常礼。真让人担心他！”仲雄说：“和峤虽然一一尽礼，但他的神情元气没伤损；王戎虽然未按常礼，但却肌肉消瘦，只剩骨架。臣以为：和峤是以活孝亲的孝子，王戎是以死孝亲的孝子，陛下不应为和峤担心，而应担忧王戎。”

【原文】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馀，补不足，天之道也。”

【译文】 梁王、赵王都是皇帝的亲属，在当时十分尊贵显要。裴楷每年请求他们两家拨出封地税收款好几百万，用来救济中表亲戚中的贫穷者。有人讥笑他说：“你为什么要乞讨东西去做好事？”裴说：“减损有余的人的财物，补充财物不足的人，是符合上天意志的。”

【原文】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译文】 王戎说：“太保王祥在正始年间，不属于擅长清谈一类的人物，等到和他一交谈，阐发义理清新深远。他之所以不入清谈一流，恐怕是他美好的德行掩盖了他的言论吧！”

【原文】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译文】 安丰侯王浚冲在服丧期间，哀毁之情超过一般人。中书令裴楷去吊唁后，说道：“如果一次极度的悲哀真能伤害人的身体，那么浚冲一定免不了会被指责为不要命。”

【原文】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译文】 王戎的父亲王浑，很有名望，官职做到凉州刺史。王浑死后，他在各州郡做官时的随从和旧部下，怀念他的恩惠，相继凑了几百万钱送给王戎做丧葬费，王戎一概不收。

【原文】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译文】 刘道真曾沦为苦役，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布赎回他。不久，又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当时传为美谈。

【原文】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译文】 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都以放荡不羁为旷达，有时还有人赤身露体。乐广笑着说：“名教中自有令人快意的境地，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

【原文】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饬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苦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译文】 郗公（郗鉴）在永嘉乱离时期，住在家乡，生活非常穷困，以至于经常挨饿。家乡人因为他德高望重的缘故，大家轮流供他饭吃。郗公经常带着侄儿郗迈、外甥周翼两个小孩去一同吃饭。家乡人说：“丧乱时期，各个人家都饥饿穷困，只是因为您的贤德，大家才想共同接济您自己，恐怕不能兼顾其他人。”郗鉴于是便独自一人去吃饭，吃完后总是再用两个腮帮子含满饭，回来再吐给两个孩子吃，后来都活了下来，一同到了江南。郗鉴死的时候，外甥周翼，正任剡县县令，他为此辞职回去，在郗鉴灵位前铺着苫席守灵，尽孝子礼，像哀悼父母那样为舅舅守孝三年。

【原文】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译文】 顾荣在洛阳，曾经受人邀请赴宴，他发觉专管烤肉的厨工有想吃烤肉的样子，便停止吃，把自己那份烤肉送给了他。同座的人讥笑顾荣。顾荣说：“哪里有天天拿着烤肉，却不知烤肉滋味的道理呢？”后来顾荣遭永嘉之乱渡越长江，每次经遇危急，常有一人在身旁援助，问他这样做的原因，竟然就是接受烤肉的厨工。

【原文】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 之皮邪！”

【译文】 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死了父亲，家境贫寒，他生性最孝顺，经常亲自给母亲做饭。平北将军王 听到他的好名声，就把两个婢女送给他，并任用他做中郎。有人跟他开玩笑说：“奴仆的身价比婢女多一倍。”祖纳说：“百里奚又何尝比五张羊皮轻贱呢！”

【原文】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后用为吴兴郡。

【译文】 周镇从临川郡解任坐船回到京都，还来不及上岸，船停在青溪渚。丞相王导去看望他。当时正是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来，船很狭窄，而且雨漏得厉害，几乎没有可坐的地方。王导说：“胡威的清廉，哪里能超过这种情况呢！”立刻起用他做吴兴郡太守。

【原文】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译文】 当初邓攸逃难南下的途中，为了保全弟弟的儿子，不得不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过长江后，娶了一个小老婆，很宠爱她。一年后，问起她的来历，她说自己是北方人，遭逢战乱，与家人离散，说起父母的姓名，原来竟是邓攸的外甥女。邓攸平素有德行，言行从来没有污点，明白这事后，伤心悔恨不已，从此不再娶妾。

【原文】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篋。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

【译文】 王长豫为人恭谨谦和，事奉双亲竭尽孝道。王丞相见到长子长豫就高兴，见到次子敬豫就生气。长豫与丞相谈话，也总以谨慎保密为重。丞相每次赴尚书台理事，动身时，长豫没有一次不在车后相送。他经常帮助母亲曹夫人料理箱笼衣物。长豫去世后，丞相赴尚书台，上车后，一路哭到台阁门前。曹夫人一任旧物贮于箱笼中，由它封闭不忍开启。

【原文】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译文】 散骑常侍桓彝听人谈论德行高尚、善谈玄理的深公（竺法深）就说：“此公素来有名望，并且受到前辈贤达的称誉，又和先父是至交，不该谈论他。”

【原文】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译文】 庾亮的坐骑中有匹“的卢”烈马。有人劝他卖掉。庾亮回答说：“买它，就一定有买它的，那就又要害它的新主人了！难道可以因为自己不安宁就转嫁他人吗？过去孙叔敖为了后人安全而杀死两头蛇，成为历史上的美谈，我效法他，不也是通达事理吗？”

【原文】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译文】 光禄大夫阮裕在剡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辆很好的车，不管谁向他借车，没有不借的。有个人要葬母亲，心想借车，可是不敢开口。阮裕后来听说这件事，叹息说：“我有车，可是让别人不敢借，还要车子做什么呢！”就把车子烧了。

【原文】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裤，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译文】 谢奕任剡县县令时，有一老人触犯了刑法。谢奕便罚他喝浓酒，竟然直到昏醉，还不许停饮。太傅当时才七八岁，穿一条青布裤，在哥哥谢奕膝边坐着，劝阻道：“阿哥！老人可怜，怎么可以对他做这样的事。”谢奕立刻庄重起来说：“阿奴想放他走吗？”便释放了老人。

【原文】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译文】 太傅谢安非常敬重褚公（褚裒，字季野），常常称赞说：“褚季野虽然嘴上不说，可是为人却像一年四季的气象那样，样样都有，章法有序。”

【原文】 刘尹在郡，临终绵，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

【译文】 丹阳尹刘真长在任内，临终奄奄一息之时，听见供神佛的阁下正在击鼓、舞蹈，举行祭祀，就神色严肃地说：“不得滥行祭祀！”属员请求杀掉驾车的牛来祭神，刘真长回答说：“我早就祷告过了，不要再做烦扰人的事！”

【原文】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译文】 谢安的夫人教导儿子时，追问太傅谢安：“怎么从来没有见您教导过儿子？”谢安回答说：“我经常以自身言行教导儿子。”

【原文】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译文】 简文帝在任抚军将军之职时，所坐之床上面的尘土从不许任意拂拭，见老鼠在室内爬走踪迹认为很好看。有个参军见老鼠竟敢白天跑动，使用手板将鼠打死，抚军马上变色很不高兴。门下上书弹劾那个杀鼠参军，抚军教育他说：“老鼠被杀，我尚且难以忘怀，现在又因老鼠而损伤人，岂不是更不可以吗？”

【原文】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 邪？”范笑而受之。

【译文】 范宣八岁那一年，有一次在后园中挖菜，无意中伤了手指，大哭起来。有人问他：“痛吗？”范宣回答说：“不是因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现在无意中毁伤了，因此才哭的。”范宣品行高洁，生活俭省。豫章太守韩康伯送给他一百匹绢，他不要，减到五十匹，又不要，像这样一半一半的减下去，一直减到送一匹，他到底还是不肯要。后来韩康伯和他一同乘坐车，在车上顺手撕下两丈绢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说可以让老婆没有裤子穿吗？”范宣才笑着把绢收下。

【原文】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馀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译文】 王子敬病重，请道家主持上表文祷告，本人应该坦白过错，道家问子敬一向有什么异常和过错。子敬说：“想不起有别的事，只记得和郗家离过婚。”

【原文】 殷仲堪既为荊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馀肴；饭粒脱落盘

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译文】 殷仲堪已任荆州刺史，正遇到洪水成灾，出现了荒年。他每餐只用五碗饭菜，此外，没有多余的菜肴。饭粒掉落盘外座上，总是拾起吃下。虽然是想为人表率，却也是出于他禀性直朴。常告诫身边子侄兄弟说：“不要因为我在大州郡任职，就认为我会抛弃平时的习惯。现在我处理生活事务的态度不改变。贫穷本是读书人的常事，哪能登上高枝便丢弃根本？你们可要继承这个家风！”

【原文】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觐南蛮以自树。觐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

【译文】 当初，南郡公桓玄、杨广（杨德度）一同游说殷州刺史殷仲堪，应当夺取堂兄殷觐主管的南晋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殷觐也立即晓得了他们的意图。有一次趁着行散，突然离开自己的客馆，就再也没有回来。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人事先能知道。他走时神态很冷静，和古代楚国令尹子文一样没有什么怨恨。当时的舆论也就因为这件事赞扬他。

【原文】 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

【译文】 仆射王愉任江州刺史时，被殷仲堪、桓玄起兵驱逐，逃亡到了豫章，生死未知。他的儿子王绥在京都，听到消息，便面容忧愁，起居饮食，每一事都有所降低。当时的人把他称为试守孝子。

【原文】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即日焚裘。

【译文】 南郡公桓玄已经攻破了荆州刺史殷仲堪的队伍，逮捕了殷部下将领十多人，咨议参军罗企生也在其中。桓玄平时对罗很赏识，将要行刑时，先派人告诉他道：“你向我认罪，便赦免你的罪！”企生回答说：“我在殷荆州部下

为官，如今他已逃走，生死未定，我有什么脸面向桓公谢罪？”已经推至市场将要行刑，桓玄又派人问罗想说什么话？罗回答道：“从前晋文王司马昭杀死了嵇康，而嵇康的儿子嵇绍却是西晋王室的忠臣。我特向桓公乞求留下一个弟弟，好供养年迈的母亲。”桓玄便按他的要求饶恕了他的弟弟。

桓玄原先曾把一件羔皮裘送给企生的母亲胡氏夫人，胡夫人此时在豫章，企生的噩耗传来，当天便焚烧了羊皮裘。

【原文】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王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译文】 王恭从会稽回来，王大去看他，见他坐着一领六尺的竹席子，因而对王恭说：“你从东方来，所以应当有这种东西，可以送一领给我吗？”王恭没有说什么；王大离开他以后，王恭就拿坐的那一领送给王大，自己既然没有多余的席子，便坐到铺草上。后来王大听说这件事，非常吃惊，对王恭说：“我本来认为你席子多，所以向你要！”王恭回答说：“您老人家还不大了解我，我立身行世，无有多余的东西。”

【原文】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译文】 吴郡人陈遗，在家里很孝顺。他的母亲喜食锅底的焦锅巴。陈遗在郡任主簿官，身边常备一条口袋，每次煮饭之后，总把焦锅巴收集起来，回家时送给母亲。后遇孙恩聚众为乱攻入吴郡，袁太守即日领兵讨伐。陈遗已聚积了几斗焦锅巴，不能实现回家的愿望，便带上它随军出征。大战于沪渎，打了败仗。兵丁溃散，逃向山间湖泽，大多饿死，唯独陈遗靠数斗焦锅巴得以活命。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他的纯真孝心的报答。

【原文】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羸瘦，着重服，竟日涕泗流连，见者以为真孝子。

【译文】 仆射孔安国任晋孝武帝的侍中，幸福地得到孝武帝的恩宠礼遇。孝武帝死，当时孔安国任太常，他的身体一向瘦弱，穿着重孝服，一天到晚眼

泪鼻涕不断，看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真正的孝子。

【原文】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

【译文】 吴道助（吴坦坦，小名道助）、吴附子（吴隐之，小名附子）兄弟居住在丹阳郡的后面。遇上母亲童夫人去世，他们在早晚哭吊以及思念深切、宾客来吊唁时，顿足号啕，哀恸欲绝，连过路的人都为此落泪。当时韩康伯任丹阳尹，其母殷氏住在他郡府中，每逢听到吴家兄弟俩的哭声，则深为悲伤。她对康伯说：“如果你能当了选官，一定好好照顾这弟兄俩。”康伯也和他们结为知己。韩康伯后来果然做了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的吏部尚书。这时大吴经不起丧亲的悲痛而死，小吴于是做了大官，非常显贵。

言语第二

【原文】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忤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译文】 边文礼谒见袁奉高的时候，举止失措。袁奉高说：“古时候尧请许由出来做官，许由脸上没有愧色。先生为什么弄得颠倒了衣裳呢？”文礼回答说：“明府刚到任，大德还没有明白显现出来，所以我才颠倒了衣裳呢！”

【原文】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译文】 徐（孺子）九岁那年的一天，曾经在月下玩耍。有个人对他说：“如果让月亮中间没有东西，那么月亮应当更加亮吧？”徐说：“不对！比如人眼睛中有瞳仁，才能明亮，没有瞳仁就一定不会明亮。”

【原文】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

【译文】 孔融十岁时，跟随父亲来到洛阳。那时李膺名气很大，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他的人须才智出众并为人所称许的，以及中表亲戚才给通报。孔融来到李家门口，告诉看门人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以后，到前边就坐，李膺问他：“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呢？”孔融回答说：“从前，我的祖先孔子和您的祖先老子有师生的重要情谊，这就是说我家和你家世代代都有交谊啊！”李膺和众宾客听后，无不认为孔融奇特。太中大夫陈韪后到，别人把孔融的答话告诉他。他说：“一个人小时候聪明伶俐，长大以后却不一定好。”孔融接言说：“想来您小时候一定是很聪明伶俐的！”陈韪听后，十分尴尬。

【原文】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

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译文】 孔文举有两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五岁。趁着白天父亲睡觉，小儿子从床头偷酒喝。大儿子问道：“喝前为什么不行礼？”回答道：“偷来的酒，怎么行礼！”

【原文】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译文】 孔融被收捕时，朝廷内外的官吏都为他感到惶恐不安。当时孔融的两个儿子大的九岁，小的八岁，两个孩子依旧在玩琢钉游戏，一点急乱惶恐也不曾有。孔融对前来逮捕他的使者说：“我希望我自己的罪过全由我一人承担，我的两个儿子能否保全性命？”两个儿子慢慢走到父亲面前，说道：“父亲难道见过倾覆的鸟巢下，还会有完好的鸟卵吗？”没多久，两个儿子也被逮捕入狱。

【原文】 颍川太守 陈仲弓。客有问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倨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

【译文】 颍川郡太守曾对陈纪的父亲陈实施以 刑。有位客人问陈纪说：“颍川这位太守怎么样？”陈纪答道：“是一位高明的太守。”客人又问：“您的父亲又怎么样？”陈纪说：“是位忠臣孝子。”客人说：《周易》说：‘二人同心，其利足以断金；同心之言，其香如兰。’哪里有高明的君子对忠臣孝子施用刑罚的呢？”陈纪答道：“先生的话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我连回答都不想。”客人说：“我想你大概是无法回答我，故意作出不屑回答的样子吧？”陈纪说：“早年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己，尹吉甫把孝子伯奇逐于郊野，董仲舒也驱逐了孝子符起。这三个君子，恰恰是高明的君子；而这三个儿子，也都是孝子。”客人听罢，满面羞惭地离开了。

【原文】 荀慈明与汝南袁闾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闾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闾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

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译文】 荀慈明和汝南名士袁闾见面后，询问颖川的知名人士，慈明首先提出自己的几个兄长。闾笑道：“读书人能只停止在考虑亲戚故旧吗？”慈明说：“您指责我，依据的是什么原则？”袁闾说：“刚才问当地最好的名士，你就提及自己的几个兄长，因此才指责你啊！”慈明说：“从前，晋老臣祁奚推荐亲友不遗漏自己的儿子，推荐外人不遗漏自己的仇人，被认为是公正。周公旦所作《文王》一诗，并未论及帝尧、帝舜的圣德，而歌颂周文王、武王，这就是自己的亲人的道理。《春秋》经提倡的道义，便是偏近自己的国家而疏远其它国家。况且不爱他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的人，不是违背常人的品德吗？”

【原文】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桴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

【译文】 祢衡被魏武帝曹操罚做鼓吏。正遇八月中大会宾客的时候要检验鼓的音节，祢衡挥动鼓槌奏《渔阳掺挝》曲，鼓声深沉，有金石之音，满座的人都为之动容。孔融说：“祢衡的罪和那个胥靡相同，只是不能引发英明魏王的梦。”魏武帝听了很惭愧，就赦免了祢衡。

【原文】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颖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译文】 南郡人庞士元听说司马德操在颖川，便赶了两千里路去问候他。到达后，遇见德操正在采桑，庞士元从车子里对他说：“我听说大丈夫生在上，应当带金印垂紫绶，哪有委屈浩如洪流的大才量，而去操作蚕妇的事情。”德操说：“你暂且下车，你只知捷径的快速，而不考虑找不到路的迷茫。从前伯成宁愿在田间耕作，也不怀念当诸侯时的荣耀。原宪情愿用桑枝编门户，也不愿移居官府宅院。怎么会有坐一定在华屋美室，行动一定骑高头大马，几十个侍女仆从听候使唤，这样才算才气不凡？这就是许由、巢父为之慷慨，伯夷、叔齐

为之长叹的原因。纵然像吕不韦在秦国窃居封侯的爵位，像齐景公拥有良马千驷的财富，也不值得尊贵！”士元说：“我出生在边疆僻野，很少见到典范的道德行为。如果不是亲自叩响洪亮的大钟，擂动声如巨雷的大鼓，便不能领略它的音响。

【原文】 刘公干以失敬罹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网目不疏。”

【译文】 刘桢因对曹丕夫人甄氏未能毕恭毕敬而获罪。魏文帝问他道：“足下为什么对制度法纪不能谨慎奉行？”刘桢回答道：“臣下确是平庸短识，不过，这也是由于陛下对朝廷法度纲纪没有整顿好吧！”

【原文】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译文】 钟毓、钟会小时候有好名声。钟毓十三岁那年，魏文帝曹丕听了他们的好名声，便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可以让两个孩子到我这儿来。”就这样，曹丕正式下诏书召见。来后，钟毓脸上出了汗。皇帝说：“你脸上怎么出汗了？”钟毓回答说：“我内心战战兢兢，所以汗出得像涌泉似的。”曹丕又问钟会：“你为什么不出汗？”钟会回答说：“我内心战战兢兢，所以汗不敢出来了！”

【原文】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译文】 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一块去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装睡，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

【原文】 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

【译文】 魏明帝曹睿为他的外祖母甄氏建造楼馆，竣工之后，明帝亲临观

看，问左右宾僚说：“这座楼馆应当取个什么名字？”侍中缪袭答道：“陛下的孝敬之心可与前朝圣王相比，可与曾子、闵子并论。此楼的兴建，本是为舅母尽意的，应该用‘渭阳’这个名字。”

【原文】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译文】 何平叔说：“服用五石散，不仅能治病，也觉得精神清爽心情开朗。”

【原文】 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

【译文】 中散大夫嵇绍告诉赵景真说：“你的瞳仁黑白分明，有战国时秦名将白起的风度，遗憾你器量狭小。”赵景真说：“一尺长的标竿可以弄清北斗的位置角度，一寸长的竹管能测出阴阳往复的气候。何必在于大小，只考察见识怎么样罢了！”

【原文】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译文】 司马师（景王）东征中，得到上党人李喜，委任他为从事中郎。接着问李喜说：“从前先父聘请你，你不肯就职；现在我召你，你为什么来了呢？”李喜回答说：“尊父按礼法对待我，所以我能按礼法决定进退；您以法律为约束，我则畏惧法律制裁才来的啊！”

【原文】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译文】 邓艾有口吃病，自称名字时常重复说“艾艾”。晋文王打趣他说：“爱卿整日‘艾艾’，究竟是几个（邓）艾？”邓艾答道：“‘凤兮凤兮’，本是一只凤。”

【原文】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译文】 中散大夫嵇康被杀以后，向子期呈送郡国帐簿到京都洛阳去，司马文王推荐了他，问他：“听说您有意隐居不出，为什么到了京城？”向子期回

答说：“巢父、许由是孤高傲世的人，不值得称赞、羡慕。”文王听了，大为欣赏。

【原文】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译文】 晋武帝刚即位，摸取占卜用的简签，得“一”字。皇帝世系的数目，关系在这个字上定多少。武帝已经不高兴，群臣也惊惶变色，没有人能有合适的话可说。侍中裴楷上前说道：“我听说皇天得‘一’便清明，厚地得‘一’便安宁，侯王得‘一’便可使天下公正。”武帝高兴了，群臣赞叹佩服。

【原文】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译文】 满奋怕风。一次在晋武帝旁侍坐，北窗是琉璃窗，实际很严实，看起来却像透风似的，满奋就面有难色。武帝笑他，满奋回答说：“臣好比是吴地的牛，看见月亮就喘起来了。”

【原文】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译文】 诸葛靓在吴国。一天，朝堂上开会。孙皓问他：“你的字是仲思，那么你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诸葛靓回答说：“在家时想的是孝顺，事奉国君想的是尽忠，对待朋友想的是严守信用，如此罢了。”

【原文】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馀，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译文】 蔡洪从吴国来到洛阳，洛阳有人问他说：“这里各位大将军刚刚建立节镇，将军们都要徵召僚属，他们从民间布衣中搜求贤才，从山林草泽里召引贤士。先生是吴楚之人，亡国遗民，有什么特殊的才干来此应召？”蔡洪答道：“夜间闪光的宝珠，不一定都产于孟津之河；手攥不过来的璧玉，不一定都产于昆仑之山。大禹出生在东夷部落，周文王出生于西羌部落。贤人、圣人的

产生，哪有固定的地点呢？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把商朝的刁顽之民都迁到了洛阳，恐怕你们各位也是那些刁顽殷人的后代吧？”

【原文】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译文】 诸位名士一起到洛水游玩。回来之后，尚书令乐广问王夷甫说：“今天玩得快乐吗？”王夷甫回答：“仆射裴 善于谈论事物的是非道理，滔滔不绝，很有情趣；张茂先论说《史记》、《汉书》故事，委婉动听；我和王安丰讲说春秋时延陵季子与汉初三杰之一张良的故事，也议论高妙而玄远。”

【原文】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 巍以嵯峨，其水 渌而扬波，其人磊 而英多。”

【译文】 王武子和孙子荆各自谈论自己家乡的土地、人物的出色之处。王武子说：“我们那里的土地坦而平，那里的水淡而清，那里的人廉洁又公正。”孙子荆说：“我们那里的山险峻巍峨，那里的水浩荡扬波，那里的人才杰出而众多。”

【原文】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昏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译文】 尚书令乐广的女儿嫁给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之兄长沙王司马 在洛邑掌握军政大权，便组织兵力图谋长沙王。长沙王为人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凡在朝为官之人，都对他心怀畏惧。乐令既在朝堂中确有声望，又与成都王有姻亲关系，所以众小人便在长沙王前进谗言。长沙王曾审问乐令，乐令神色不变，缓缓回答说：“难道我会用五个儿子换回一个女儿？”从此解除了对乐令的顾虑，不再疑忌他。

【原文】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译文】 陆机拜见王济（武子），王济把几斛羊奶酪放在陆机面前，指着奶酪问陆机说：“先生所处的大江以东，有什么物品能和它比美吗？”陆机答道：

“江东有千里湖所产的莼菜，只不过还没有掺放盐和豉而已。”

【原文】 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译文】 西晋时有个男孩，父亲得了重病，男孩便外出为父讨药。一家主人问他父亲患什么病，孩子回答说：“患了虐疾。”主人说：“令尊是位深明仁义的君子，怎么患了虐病？”孩子应声说：“正因为是来使仁义君子得病，所以才把这病叫做‘虐’。”

【原文】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

【译文】 崔正熊去拜访大郡太守，郡将姓陈，他问正熊：“您距离崔杼多少代？”崔正熊回答说：“小民距离崔杼的世代，正像府君距离陈恒那样。”

【原文】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毫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译文】 晋元帝刚过长江定都建康，对骠骑将军顾荣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心中常感羞惭。”顾荣跪下回答说：“下臣听说当帝王的人把天下当成家，因此，殷代天子迁居耿、毫，没有固定居处；周武王伐纣之后，将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至洛邑。希望陛下不要把迁都的事放在心上。”

【原文】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译文】 庾公到周 那里去。周 说：“你高兴欢快什么？怎么突然胖了起来？”庾亮说：“你又忧愁、痛苦什么？怎么突然瘦了下来？”周 说：“我没有忧愁什么，只不过是清洁虚空一天天地到来了，渣滓和污秽物一天天地离开罢了。”

【原文】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译文】 从江北来的许多人，每逢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就相互邀请，到新亭那个地方，坐在草地上吃吃喝喝。一天，周 在吃喝中叹息说：“自然景色并

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国家发生了变化！”（听说的人）都相互对望着流下了眼泪。只有丞相王导突然悲愤得改变了脸色。说：“我们这些人应当共同为朝廷尽力，胜利收复中原，怎么能像俘虏一样相对坐着呢！”

【原文】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译文】 太子洗马卫 开始计划渡江避难时，精神憔悴，告诉身边人员说：“看到前途海波迷茫的样子，不觉各种情感都交集心头。假如不能免去对故土的眷恋的话，谁又能排遣此情！”

【原文】 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觉。谓顾曰：“此子 璋特达，机警有锋。”

【译文】 司空顾和还未出名时，去见丞相王导。正值丞相患小病，对着顾和疲倦地闭目养神。顾和想着打开局面的办法，便对同座人说：“从前，常常听元公谈及丞相协助中宗，保全了长江以南一带。现在他贵体欠安，令人忧急。”丞相于是发现了，对他说：“你这孩子不须别人引荐自可通达，语言机警锋利。”

【原文】 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

【译文】 会稽郡的贺循，识见卓远，一言一行不违于礼教，不仅仅是东南一方的佳士，实在也称得上是国中的英才。

【原文】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阹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

【译文】 刘琨虽然被阻隔在戎狄之邦，但他始终立志恢复晋朝。他对温峤说：“班彪认定刘氏天下可以光复，马援深知汉光武帝是可以辅佐的英主。如今晋朝天运虽然衰微，但天命并没有改变，我要在黄河以北树立功勋，让你回到江南去播扬声誉，你愿意去吗？”温峤答道：“我温峤虽然并不聪敏，才干也无法与古人相比，但将军今天树立起齐桓、晋文的英武形象，建立匡复社稷、恢复河山的大功，我怎敢辞此一行！”

【原文】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译文】 温峤起初担任刘琨的使臣从北方渡长江来到建康。那时，江南的东晋政权经营建设开始不久，制度、法纪还没有施行。温峤初来乍到，深感各种各样的忧虑。接着拜访了丞相王导，具体讲述了愍帝被拘禁而流离失所、宗庙被烧光以及皇帝祖坟被铲平毁坏的惨景，大有亡国的伤感。温峤在讲述时，忠心耿耿，慷慨激昂，一边说着一边流着一脸泪水。王导也与他相对哭泣。讲完上述情况后，便向王导深切地表示想与他结交，王导也郑重地应允接纳。温峤出来之后，高兴万分地说：“江南新政府自有管仲那样的贤相，这还怕什么呢！”

【原文】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逆谋，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王丞相诣阙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译文】 王敦的哥哥王含任光禄勋。王敦谋反以后，领兵驻扎在南州，王含就弃职投奔姑孰。丞相王导为这事上朝谢罪。这时候，司徒、丞相、扬州府中的官员都来打听消息，匆忙间不知应该怎样措辞。司空顾和当时任扬州别驾，拿起笔来写道：“王光禄远远地躲开了流言，明公每天在路上风尘仆仆，下属们心里都很不安，不知贵体饮食起居怎么样？”

【原文】 郗太尉拜司空，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

【译文】 太尉郗鉴拜为司空，对同坐人说：“我一生所求并不算多，赶上这世道战乱多事，竟然登上台辅宰臣的高位，这就像汉代朱博空名高位一般，实在于心有愧。”

【原文】 高坐道人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译文】 高坐和尚不说汉话。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简文帝说：“他是以此来减轻往来酬答的麻烦。”

【原文】 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

阮!”

【译文】 尚书左仆射周 体态儒雅容貌出众，到王丞相家来，刚下车，便有数人上前扶持，王丞相面带笑容地看着他。坐下来之后，周仆射谈笑自得长啸歌咏。王公问道：“你希望效法嵇康、阮籍吗？”回答道：“我怎敢舍弃近在身边的您，而去远学嵇、阮呢？”

【原文】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译文】 庾亮曾经去过佛寺，看见卧佛，就说：“这位先生因普渡众生而疲劳了。”当时人们把这句话看成是名言。

【原文】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蚤；比之甘罗，已为太老。”

【译文】 挚瞻曾经担任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后又出任内史，年龄才二十九岁。一次向王敦辞行，王敦对他说：“你年纪不到三十岁，已经是享有万石薪俸的人，也太早了些吧！”挚瞻回答说：“和您相比，稍微早了些；而和甘罗相比，已经是太老了。”

【原文】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译文】 梁国有一个姓杨的小孩子，九岁了，非常聪明而且机灵。一天，孔君平来看望这小孩父亲；其父亲不在家，就喊这孩子出来接待，为孔君平摆设了果品。果品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对孩子说：“这是你们杨家的果子啊！”孩子应声就回答：“没听说过孔雀是你们孔家的鸟。”

【原文】 孔廷尉以裘与从弟沈，沈辞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俭，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犹狐裘数十年，卿复何辞此！”于是受而服之。

【译文】 廷尉孔君平把一件皮衣送给堂弟孔沈，孔沈辞谢了，不肯收。孔君平说：“晏平仲那么俭省，祭祀祖先的时候，所用的小猪是那么小，抻开两只猪肘也盖不满盘子，可是还穿了几十年狐皮袍子，你又为什么不肯收下这件呢！”孔沈这才把皮衣收下来穿上。

【原文】 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

【译文】 佛图澄和尚同石氏诸人有交往，支道林说：“澄把石虎当做海鸥鸟。”

【原文】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

【译文】 谢仁祖年方八岁，其父谢豫章常带他应酬宾客。此时他言语已很精妙有悟性，自能参与名人行列。众人都一致赞扬他，说：“年轻人，你是座中的颜回！”仁祖说：“座中没有孔仲尼，谁能识别颜回？”

【原文】 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仁祖闻之，曰：“时无竖习，故不贻陶公话言。”时贤以为德音。

【译文】 陶公（侃）病得很重，全没有向朝廷推荐接替人的话，朝中群臣认为很遗憾。谢仁祖听说此事后，说：“现在朝中没有竖习，所以不需陶公留下话。”当时的贤士都认为这是很有哲理的善言。

【原文】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卞令。

【译文】 竺法深在简文帝处坐着交谈，刘 问他道：“道人为什么来游豪门？”竺法深答道：“你所见到的是豪门，而贫道在这里就像在村夫蓬门一样。”有人说是卞 问的。

【原文】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译文】 孙盛担任庾亮的记室参军，跟随庾亮去打猎时，带上了他的两个儿子一同去，庾亮不知道，忽然间在猎场上见到了孙盛的次子齐庄，当时齐庄只有七八岁，庾亮问他说：“你怎么也来了？”齐庄应声答道：“这正是《诗经·泮水》所说的‘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不论老少，随公而行）’啊！”

【原文】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

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

【译文】 孙潜、孙放兄弟小时候去拜会庾亮。庾亮问孙潜的“字”是什么，孙潜回答：“字齐由”。庾亮说：“你打算向谁看齐呢？”回答说：“向许由看齐。”庾亮接着问孙放的字是什么？孙放回答说：“字齐庄。”庾亮说：“你打算向谁看齐呢？”回答说：“向庄周看齐。”庾亮说：“你为什么不一仰慕孔子却仰慕庄周呢。”孙放回答说：“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人，所以难以希求仰慕得上。”庾亮十分高兴孙放的回答。

【原文】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怏。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译文】 张玄之和顾敷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两人小时候都很聪明，顾和对他们都很赏识，又常常说顾敷略胜一筹，就特别偏爱他。张玄之相当不满。这时候玄之九岁，顾敷八岁。一次顾和带他们一起到庙里去，看见卧佛像，旁边佛的弟子有的哭，有的不哭。顾和就问两个孙子为什么会这样。玄之解释说：“得到佛的宠爱，所以哭；没有得到宠爱，所以不哭。”顾敷说：“不对，应该是因为不动情，所以不哭，不能忘情，所以哭。”

【原文】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译文】 庾法畅走访庾太尉，手握一柄非常好的尘尾。庾公说：“这尘尾很好，怎么能常在手中？”法畅说：“廉洁的人不向我索求，贪婪的人我不给予，所以才得常在手中啊！”

【原文】 庾稚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译文】 庾翼出任荆州刺史，将一柄羽毛扇进献给武帝，晋武帝心里怀疑这是庾翼的旧物。侍中刘劭说：“柏梁台高入云端，工匠们先处在台下；管弦纷繁地演奏，钟子期、乐正夔先审听它的音色。庾翼献扇，要看它好不好，而不要看它是不是新物品。”庾翼后来听到这件事，说道：“刘劭这个人适合侍奉在天子左右。”

【原文】 何骠骑亡后，征褚公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

【译文】 骠骑将军何充逝世后，征召褚裒入朝。褚裒到石头城后，左长史王 和丹阳尹刘真长一起去拜访他。褚裒问道：“真长，朝廷怎么安置我呢？”真长看着王 说：“这一位善于言谈。”褚裒于是望着王 ，王 说：“朝中本来有周公。”

【原文】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译文】 桓温北伐时，路过金城，见到自己担任琅邪太守时所种的柳树，都已长成粗可十围的大树，感慨地说：“树木尚且如此，人又怎能经受得住岁月的消磨啊！”他拉着柳枝，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原文】 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译文】 简文帝在任抚军的职务时，曾与桓宣武一起进入朝廷，简文帝一再让桓温前行。桓温推辞不掉，便走在简文帝的前面，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帝说：“正像《诗经·鲁颂》所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原文】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译文】 顾悦和简文帝同年出生，而顾悦的头发早早就变白了。简文帝问道：“足下的头发为什么比我先白？”顾悦回答说：“我就像蒲柳之身，一到秋天，便开始衰落了。将军就像松柏之身，经过严霜后，更加葱茂。”

【原文】 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译文】 桓温率兵进入三峡，看见陡峭的山崖好像悬挂在天上，翻腾的波涛迅猛飞奔。于是叹息道：“既然要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有什么办法呢！”

【原文】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

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译文】 早先，荧惑星逆行进入太微垣星空区域，不久，海西公司马奕便被废黜。简文帝司马昱即位后，荧惑星又进入了太微垣，简文帝为此而不悦。当时，郗超任中书侍郎在殿堂值班。召郗超晋见说：“天命长短，本不是事前所能预计，朝政上不会再重复近日的事吧？”超说：“桓温大司马正在外巩固边疆，对内肃整朝政，一定不会有像这样的忧虑。我愿为陛下用全家百口性命保证安全。”简文帝便朗诵庾仲初的《从征诗》道：“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音很凄惨激烈。郗超获假回东边探亲，简文帝说：“为我致意你的父亲，国家的事情，就到了这个地步！像这样自身不能采取措施匡正保卫社稷，也不能常考虑困难加以防范，惭愧感慨非常深痛，说来又怎能明白？”于是泪下流湿了衣襟。

【原文】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

【译文】 简文帝在黑暗的屋中坐着，召桓宣武入见。宣武来到后，问皇上在哪里？简文帝回答：“我在这个座位上！”当时的人认为这话说得很高明。

【原文】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处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译文】 简文帝来到华林园，回头对左右侍从说：“能有所领悟的地方，不一定在很远处。密林深水，便自会使人有濠梁、濮上的遐想，感到飞鸟走兽游鱼，都自然来和人亲切。”

【原文】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译文】 谢太傅告诉王右军说：“人到中年以后，哀乐都很伤神，和亲朋好友分别，总有几天难受。”王羲之说：“已经到了垂暮年龄，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形，正靠丝竹管弦陶冶性情。不过常怕儿孙察觉，便会减少欢乐的趣味。”

【原文】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译文】 支道林和尚经常养着几匹马。有人说：“和尚养马并不风雅。”支

道林说：“我是看重马的神采姿态。”

【原文】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译文】 刘尹和桓宣武一起听讲《礼记》。桓温说：“常有心领神会之处，便感到高深的境界也就在咫尺之间。”刘尹说：“这些解说都未至最深处，只不过是儒生在金华殿为帝王讲书的常用语。”

【原文】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

【译文】 羊秉担任抚军参军，年纪很轻就亡故了，在世时颇有些美好的名声，故而夏侯湛在为他作叙时，极力赞扬他并表示深深的哀悼。此时羊权担任黄门侍郎，陪侍在简文帝身边。简文帝问他说：“夏侯湛作《羊秉叙》，感情激越，看后令人怀想，不知羊秉是你的什么人？他留下后代了吗？”羊权听罢，潸然泪下，回答道：“亡伯父美名长留，却没有留下后裔；他的声望已经传到陛下这里了，可惜没有子孙继业于当朝盛世。”简文帝为此感慨了许久。

【原文】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译文】 司徒左长史王 和刘真长两人别后重逢，王 对刘真长说：“你更有长进了。”刘真长答道：“这就好像天那样，本来就是高的呀！”

【原文】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译文】 刘尹说：“人们想象着王徽雍容俊秀，其实这等于想象高大的松树树下应该有清风罢了。”

【原文】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

【译文】 王 听了南蛮语不解其意，茫然地问：“如果能让春秋时懂兽语的介葛卢来到本朝，一定不会听不懂此话。”

【原文】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

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译文】 刘真长任丹阳府尹，许玄度出京后借刘处住宿。床帷设备既新又美，饮食丰富甘美。许说：“若能保全这个地方，绝对胜过东山。”刘真长说：“你如能知道吉凶由人安排，我怎么能不全力保住它！”王逸少在座，他说：“假令巢父、计由遇到后稷、契，便当没有这样的对话。”二人都有惭愧之色。

【原文】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译文】 王羲之和谢安一道登上了冶城。谢安悠然自得地出神遐想，很有超然世外的志趣。王羲之对谢安说：“夏禹办理国事十分勤奋，手和脚上都磨成了老茧；周文王经常忙得不能按时吃饭，每天几乎没什么空闲。现在到处筑堡垒，应当人人自觉报效国家，而空发议论会荒废实务；空洞文辞会妨害大事，这恐怕不是当前所适宜的吧！”谢安回答说：“秦国任命商鞅为丞相，后来却二世而灭亡，这是清言惹来的灾祸吗？”

【原文】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译文】 谢安在一个寒冷的下雪天集合家人，与孩子们谈论如何写诗作文的道理。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安兴致盎然地说：“这白雪纷纷扬扬的像什么？”侄儿谢朗说：“抓起盐来，撒向空中，大致可以比拟它。”侄女说：“不如说柳絮随风飞舞。”谢安听了哈哈大笑，十分高兴。这侄女就是他大哥谢奕的女儿，左将军王凝之的妻子。

【原文】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叫伏玄度、习凿齿两人评论青州、荆州两地历代人物。等到评论完了，王坦之拿来给韩康伯看，韩康伯一句话也没说。王坦之问他：“为什么不说话？”韩康伯说：“他们的评论无所谓对，也无所谓不对。”

【原文】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译文】 丹阳尹刘真长说：“每逢风清月明，就不免思念玄度。”

【原文】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译文】 荀中郎在京口，登上北固山望东海说：“纵然没有看见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就自然使人产生了有飘飘凌云的意思。假如秦始皇、汉武帝在此，必定会提起衣襟涉水去寻。”

【原文】 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迹。”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

【译文】 谢安说：“贤人、圣人距离一般人，这中间也很近。”他的儿子、侄子们对这话未表赞同。谢公叹气说：“假如郗超听了这话，必不至如此隔漠迂阔。”

【原文】 支公好鹤，住剡东 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铄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译文】 支遁特别喜爱鹤。住在剡县东边 山时，有人送了他一对鹤。过了些时候，鹤的翅毛长长了，打算飞走；支遁从心眼儿里感到惋惜。就剪掉了它的硬羽翅毛。鹤张开双翅却再也不能飞起来了，就扭回头瞅着翅膀，然后垂下头来，看上去它好像有懊恼和伤感的味道。支遁说：“这两只鹤既然有一飞冲天的条件，又怎么肯替人当娱目悦耳的近身玩物呢？”于是继续养着，让鹤的硬羽翅毛长好，然后安排让它们飞走了。

【原文】 谢中郎经曲阿后湖，问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谢曰：“故当渊注停著，纳而不流。”

【译文】 谢中郎经过曲阿后面的湖水，问左右侍从道：“这是什么湖？”回答说：“是曲阿湖。”谢说：“所以应当汇积蓄留，只接受水而不向外流泄。”

【原文】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译文】 晋武帝每次赏赐东西给山涛，总是很少。太傅谢安就这件事问子

侄们是什么意思，谢玄回答说：“这应是由于受赐的人要求不多，才使得赏赐的人不觉得少。”

【原文】 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堡。”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译文】 谢朗（胡儿）告诉庾和说：“今天晚上将有好多人找你谈话，你要把城堡修筑得坚固些！”庾和说：“如果王坦之来，我只用一部分非主力部队对付他；但如果韩伯来了，我就要过了河立即把船烧掉——与他决一死战了！”

【原文】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扬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

【译文】 李充（弘度）经常叹息自己不被人赏识和任用。扬州刺史殷浩知道他家境贫寒，就来问他：“你能委屈抱负担任个县令吗？”李充回答说：“我的像《北门》诗中所写的怀才不遇的叹息，大概您老早就听到了；走投无路的猴子奔向树林，哪里还来得及挑拣树木？”于是就任命李充担任剡县县令。

【原文】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译文】 王司州来到吴兴的印渚水边观赏，长叹道：“这里不仅使人的心情开阔洁净如洗，也觉得日月更加清朗。”

【原文】 谢万作豫州都督，新拜，当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谢疲顿。于是高侍中往，径就谢坐，因问：“卿今仗节方州，当疆理西蕃，何以为政？”谢粗道其意。高便为谢道形势，作数百语。谢遂起坐。高去后，谢追曰：“阿鄱故粗有才具。”谢因此得终坐。

【译文】 谢万任豫州都督，刚授官，将西去州治上任，亲朋终日欢宴迎送，谢很觉疲劳。此时，高侍中来访，径直在谢前就坐，便问：“你如今手执符节到州郡去，应当划清整理西部边疆，你将用什么方法推行政令？”谢万便大略说出自己的想法，高崧就为谢万分析形势，说了几百句话。谢便起身离座致意。高崧走了之后，谢万追忆地说：“阿鄱本来就很有才能器量。”谢万虽倦也得以陪客人到散去。

【原文】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濞乡。将别，既自凄惘，叹

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译文】 袁宏担任谢奉的司马，都城的亲友们送他送到寻阳濂乡。临别时，神色凄惋地感叹说：“江山如此辽阔空旷，竟然有纵横万里之遥。”

【原文】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译文】 孙绰作《遂初赋》，在畎川特意修筑了一间庐舍，自称住在这里可以知止知足，免受宠辱的牵累。茅舍前种了一株松树，经常亲手修整它。高柔当时与孙绰为邻，对孙绰说：“小松树并不是不楚楚可爱，但永远也不可能做为栋梁用！”孙绰答道：“枫和柳即使粗壮到二人合抱，又能有什么用场呢？”

【原文】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客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译文】 征西大将军桓温修筑江陵城，非常壮丽，完工后，会集宾客僚属出汉江渡口来远远观赏城景。他说：“谁如果能恰当品评这座城，有奖赏。”顾长康当时是客人，正在座上，就评论道：“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温当即赏给他两个婢女。

【原文】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译文】 王献之（子敬）对王恭（孝伯）说：“羊祜名声自是美好，然而为什么交给他做的事，却连铜雀台上的女妓都不如！”

【原文】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

【译文】 支道林和尚看见东阳郡的长山时说：“怎么这么平缓又弯弯曲曲啊！”

【原文】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译文】 顾长康从会稽山回来，有人问那里山川优美的景况，顾说：“千座峰头争灵秀，万条溪水竞奔流，绿树青草覆盖在它的上面，就像云在涌、霞在升。”

【原文】 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译文】 简文帝去世，孝武帝年龄才十几岁就登上王位了，可是他直到天色已晚，仍不到灵前去哭。身边的左右臣子启发他：“按常规应该去灵前哭祭。”孝武帝说：“悲哀到了就哭，哪里有什么常规！”

【原文】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憊于惠风？”

【译文】 晋孝武帝将开讲《孝经》，为了做好准备工作，谢安兄弟与一批大臣先在家里研讨试讲。车胤怕过多地向谢安兄弟提出疑难问题，就对袁羊说：“不问吧，怕失去聆听善教的机会；多问吧，又担心过分劳累谢氏兄弟。”袁羊说：“一定不会有这种不满。”车胤说：“从哪里知道是这样子的？”袁羊说：“哪里见过明亮的镜子会因为照得频繁而疲损、清澈的河水会害怕微风的吹拂呢？”

【原文】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译文】 王子敬说：“从山阴道上走过时，一路上山光水色交相辉映，使人眼花缭乱，看不过来。如果是秋冬之交，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原文】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译文】 谢安问他的子侄们：“你们这些孩子将在社会上干什么事？而做父兄的都很希望他们干好。”众子侄没有一人答话，只有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总想让它生长在各自合宜的台阶上或庭院里。”

【原文】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译文】 道壹道人喜好文辞华美、声韵和谐。他从都城回东山，途经吴中之地稍事休息，正巧这时下起了雪，天气还不算寒冷，众道人问他几天来旅途经历。道壹说道：“风霜本不值提及，当先集其惨淡。郊邑方才飘雪，山林早已皓然。”

【原文】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曰：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 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译文】 张天锡当凉州刺史，在西部地区行使皇帝的权力。不久，被前秦王苻坚捕捉，封为侍中。后来，在寿阳兵败，张天锡又南投东晋，到了京都，被孝武帝所器重。每次被召入宫言谈，没有不是一整天的。很有嫉妒他的人，在座位中问张天锡：“北方什么东西可贵？”张天锡说：“桑椹很甜美，鸱 食椹而变音。奶酪精纯可养性，人们也没有嫉妒之心。”

【原文】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译文】 顾长康拜祭桓宣武的墓。作诗说：“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有人他问道：“你看重桓温到如此地步，你哭的样子可以见识见识吗？”顾说：“哭起来鼻涕如刮起的寒冷的北风，眼泪如悬挂的河水决了堤”或者说“哭声如震雷劈破高山，泪水如倾倒黄河注入东海。”

【原文】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译文】 毛伯成凭着才气非常自负，常常自言：“我这个人宁可当兰花、美玉而被践踏毁坏，也不愿当萧艾之类的恶草而繁荣昌盛。”

【原文】 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译文】 范宁任豫章太守时，命人向寺里送上四月八日请佛的束板。众僧犹疑，有人正想答复的话。有一个小和尚在最后的座位上说：“佛祖沉默，就算是答应了。”众人听从了他的意思。

【原文】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夜里在书房闲坐，这时天空明朗，月光皎洁，一点云彩也没有，太傅赞叹不已，认为美极了。当时谢景重也在座，回答说：“私意以为倒不如有点微云点缀。”太傅便打趣谢景重说：“你自己心地不干净，还硬

要老天也不干净吗？”

【原文】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译文】 中郎将王坦之很喜欢张天锡，问天锡说：“足下看渡江南下的这些臣僚治理江左的业绩，有什么高明不凡之处？后进的新秀，比中原旧臣又如何？”张天锡道：“探究研讨幽深玄理，至王、何便达巅峰了；根据国情修定法制，荀、乐颇有成就。”王坦之又问：“足下的见识这般高远，为什么受制于苻坚了呢？”天锡慨然答道：“阳消阴长，因此天步多艰。否、剥成象（否、剥，《周易》中两个不吉的卦名），像我这样的命运，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讥诮的吗？”

【原文】 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縻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译文】 谢景重的女儿嫁给了王孝伯的儿子，两家的父亲十分和好。谢任太傅司马道子部下长史，被弹劾免职；王孝伯便委任谢为自己部下长史，并要他兼任晋陵郡守。太傅与孝伯之间已有疑忌，不想使王孝伯得到谢景重，便返聘谢为咨议官，表面看来是维系关系，而实际却分离王谢。及至王孝伯失败后。太傅绕着东府城漫步行药，他手下的幕僚都在南门恭候拜望，当时太傅对谢景重说：“王宁的阴谋，说是你替他策划的！”谢毫无惧色，端正手中的笏回答说：“乐彦辅有‘怎能用五个儿子换一个女儿’的话。”太傅认为他说得好，于是举酒劝他喝，说：“本来你就很好！本来你就很好！”

【原文】 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

【译文】 义兴太守桓玄还京后，见太傅司马道子。太傅已醉，在座有很多

客人，太傅问人道：“桓温晚年想谋叛逆，如何对付？”桓玄伏地下能起身。谢景重当时任长史，举手板回答说：“已去世的宣武公桓温废弃昏暗之主，使圣明的君主登极，功勋超过伊尹、霍光。至于外面的纷纷议论，就由您圣明地裁决。”太傅说：“我知道！我知道！”桓玄离开后承认了过错。

【原文】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馀委曲，若不可测。”

【译文】 桓温被改派镇守南州，规划修建的道路又平又直。有人对王 说：“王丞相当初营建京都建康，没有前人留下的东西可作参考，因而规划修建的道路弯弯曲曲，比这里的街道差。”王 说：“这就是丞相巧妙的地方。江南地方狭小，比不得中原。如果把纵横街道修建得平直通畅，就会有一览无余的缺陷，所以故意修建得曲折迂回，好像不可探测。

【原文】 桓玄诣殷荊州，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桓后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

【译文】 桓玄去拜访荊州刺史殷仲堪，殷正在侍妾的房里睡午觉，手下的人谢绝给他通报。桓玄后来谈起这事，殷仲堪说：“我从来不睡午觉。如果有这样的事，岂不是把重贤之心变成重色了吗！”

【原文】 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

【译文】 桓玄问羊孚：“为什么都爱听吴地歌曲？”羊孚说：“自然是因为它又婉转动听又轻柔。”

【原文】 谢混问羊孚：“何以器举瑚琏？”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

【译文】 谢混问羊孚：“为什么说到器皿就要举出瑚琏？”羊孚说：“自然是因为它是迎神的器皿。”

【原文】 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

【译文】 桓玄篡位之后，龙床稍微向下塌陷了一些，左右臣僚吓得面如土色。侍中殷仲文进奏说：“这是由于圣上的仁德太深太重了，以至于地都载不动了。”当时人们认为这句话说得十分巧妙。

【原文】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

【译文】 桓玄篡位之后，打算改建宫内的直馆（宫廷内各省办公值班的馆阁），问左右臣僚说：“虎贲中郎省应当建在何处？”有个臣僚回答道：“虎贲中郎没有省。”这样的答话可以说是大忤圣意的，桓玄问他：“你怎么知道没有省？”那位臣僚继续答道：“潘岳的《秋兴赋叙》说：‘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桓玄听罢，不觉啧啧称善。

【原文】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译文】 谢灵运好戴曲柄的斗笠。孔隐士对他说：“你想一心仰慕高雅，为什么不能抛开曲柄伞的样子？”谢回答说：“只有不畏影子的人未曾忘记。”

政事第三

【原文】 陈仲弓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译文】 陈仲弓担任了太丘长。当时有个下级官吏谎称母亲有病请求给予假期，事情败露了，（陈仲弓）逮捕了他，命令官吏杀掉他。主簿官请求送交狱官拷问他的其它罪行，仲弓说：“（擅离职守以）欺君，是不忠；谎说母亲害病，是不孝。不忠不孝，这种罪行是没有什么其它罪行比之更大的。再拷问搜求他的其他罪行，难道又能超过这种罪行的吗？”

【原文】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

【译文】 陈仲弓担任了太丘长。有强盗凶残地杀害了物主，负责社会治安的官吏去收捕他们。他们还没有到达出事地点，在途中听到有家生了孩子立即杀掉的老百姓，就回转队伍，去惩治那家老百姓。主簿官说：“剿灭强盗是件大事啊！应该先按察、讨伐。”陈仲弓说：“强盗杀物主，比一比骨肉相残，又怎么样呢？”

【原文】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译文】 陈元方十一岁时，有一次去问候袁公。袁公问他：“令尊在太丘县任职时，远近的人都称颂他，他是怎么治理的呢？”元方说：“老父在太丘时，对强者就用恩德来安抚他，对弱者就用仁爱来抚慰他，放手让他们安居乐业，时间久了，就更加受到敬重。”袁公说：“我过去曾经做过邺县县令，正是用的这种办法。不知道是你父亲效法我呢，还是我效法你父亲？”元方说：“周公、孔

子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的礼仪举止，虽然相隔很远也如出一辙；周公没有效法孔子，孔子也没有效法周公。”

【原文】 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

【译文】 贺太傅任吴郡太守，初到任足不出户。吴地名门大族轻视他，便在他的府门题字说：“会稽鸡，不能啼。”贺听说此事便出了府门。到门外回过头来看，要笔在后补写了几个字说：“不可啼，杀吴儿！”于是，便到了屯兵将领在郡里居住的宅舍，检查校核在当地顾、陆豪门大姓役使官兵以及收容隐藏出逃在外的人的情况，然后详细把情况报告给皇上，犯罪的很多。陆抗当时正任江陵都督，于是，向吴主孙皓请罪，然后才得了结。

【原文】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王济剔剔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译文】 山涛因他的才能、器量而在朝廷极有声望，年纪过了七十岁，还掌握着当时的朝政。那些年轻的显贵如和峤、裴楷、王济等人，都在一起谈论吟咏。有人在山涛官署楹柱上写道：“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秋，王济纠缠不得休。”有人说这是潘尼写的。

【原文】 贾充初定律令，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冲曰：“皋陶严明之旨，非仆暗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冲乃粗下意。

【译文】 贾充起初制定律令，和羊祜一起去征询太傅郑冲的意见，郑冲说：“皋陶严密高深的旨意，不是我这样糊涂懦弱的人所能弄明白的。”羊祜说：“皇上的意思是让你稍加补充润色。”郑冲这才大致说了自己的意见。

【原文】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译文】 山涛任职司徒期间先先后后选拔人才，差不多遍及所有官员，所选拔的没有不称职的；凡是山涛作出的书面推荐评语，被推荐者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符合。只是任用陆亮，是皇帝下诏书叫任命的，与山涛的意见不合，经奋

力抗争皇帝也没依从他。不久，陆亮就因受贿而身败名裂。

【原文】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译文】 嵇康遇害之后，山涛推荐嵇康的儿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绍征询山涛的意见——是出任公职好还是隐居乡里好。山涛说：“我替你考虑这问题已经很久了！天地四时，还都有时消有时长，又何说是人呢？（你父亲遇害时间很久了，你应该出来了。）”

【原文】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译文】 王安期（王承）作东海郡内史，有小吏偷官池中的鱼，被主簿查究，王承说：“周文王的苑囿，都和众人共同享有，池中的鱼又有什么值得吝惜！”

【原文】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撻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译文】 王安期任东海郡太守，郡吏逮捕一个违犯夜行禁令的人来到。王安期问犯人：“从何处来？”回答：“从老师家受教回来，不觉天色已晚。”王说：“用鞭子抽打宁越这样的读书人，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和名声，恐怕不是理政的根本。”便让郡吏送他回家。

【原文】 成帝在石头，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帝泣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事平之后，陶侃与让有旧，欲宥之。许柳儿思妣者至佳，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则不得不为陶全让，于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宥！”诸公以少主不可违，并斩二人。

【译文】 晋成帝被迁到石头城，叛军任让在成帝面前要杀侍中钟雅和右卫将军刘超。成帝哭着说：“把侍中还给我！”任让不听命令，终于斩了刘超和钟雅。等到叛乱平定以后，陶侃因为和任让有老交情，就想赦免他。另外叛军许柳有个儿子叫思妣，很有才德，大臣们也想保全他。可是要想保全思妣，就不得不为陶侃保全任让，于是就想两个人一起赦罪。当把处理办法上奏成帝时，成帝说：“任让是杀我侍中的人，不能赦罪！”大臣们认为不能违抗成帝命令，就把两人都杀了。

【原文】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阁，兰阁！”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译文】 丞相王导在官拜扬州刺史时，几百个宾客都受到热情有实惠的款待，人人有喜悦之色。仅有临海一位姓任的客人及几个胡僧，没有得到恩泽。王公就顺便绕到姓任的身边，说：“自你走后，临海就再没这样的人才了！”任非常高兴。王导又经过胡僧身边弹着手指说：“兰阁，兰阁！”众胡人都笑了，四座宾客都欢快起来。

【原文】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译文】 陆太尉（陆玩）到王丞相（王导）处议事，过后往往不照王导说过的去做，王导奇怪他怎么这样。后来问陆玩原因，陆玩回答说：“您位尊而我官卑，当时我不知说什么好，过后觉得不可以那样干。”

【原文】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

【译文】 丞相（王导）曾在夏天去石头城看望庾公（庾亮），庾公正在办公，丞相劝他：“天热，可以稍微从简办理。”庾公回答说：“像您那样无为而治，天下人也并不认为合适。”

【原文】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 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愤愤，后人当思此愤愤。”

【译文】 丞相王导晚年不再过问政事，只是各种文书送到后，在上面写上表示同意的字样。他自己叹息说：“别人说我糊涂，后人将会思念我这种糊涂！”

【原文】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

【译文】 陶侃性格方正严肃，办事勤勤恳恳。任荆州刺史时，他命令监造船只的官员把锯木头的锯屑全部收集起来，不论多少，一点也不许丢弃。大家都不了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后来，正月初一集会，碰上久久下雪天刚放晴，

大堂前边的台阶上下还是湿漉漉的，于是陶侃叫人用锯屑覆盖在湿地上，因而一点儿妨碍也没有了。官府使用竹子，陶侃下令收集锯掉的竹节竹根，堆积得像小山一样。后来，桓温征伐蜀地，打造船只，那些积存的竹根竹节全部用作船钉。又有人说：陶侃曾经调集当地竹子做竹篙，有一名官员连根伐竹，用竹根伐替竹篙的脚，结果陶侃就超越两级提拔任用了那位官员。

【原文】 何骠骑作会稽，虞存弟謩作郡主簿，以何见客劳损，欲白断常客，使家人节量择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见存。存时为何上佐，正与謩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毕作教。”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若得门庭长如郭林宗者，当如所白。汝何处得此人！”謩于是止。

【译文】 何骠骑（何充）任会稽内史，虞存的弟弟虞謩作郡主簿，认为何充见客太多这于劳累，想劝告他拒见普通的客人，让仆人控制来访人数，拣可接待的通报。他把呈文写好，拿去见虞存，虞存当时作何充的上佐（译者按：上佐，治中一类的官，为郡守最重要的助手。），看到呈文时正与虞謩一起吃饭，就来他说：“呈文写得很好，等我吃过再作批示。”吃完后，拿起笔来在呈文后面批示道：“如果有像郭林宗（郭泰）那样善于识人的作门庭长，就照你说的办，你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虞謩于是就没有去劝何充。

【原文】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译文】 王、刘和林公（支道林）一起去看望何骠骑（何充），何充只顾看公文，不理他们。王对何充说：“我们今天特地和林公来看望你。希望你能放下事务，谈讨玄理，怎么光顾低头看这些东西呢？”何充回答：“我不是因为看这东西，怎能让你们坐在这儿呢？”人们认为此话甚妙。

【原文】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译文】 桓温在荆州任刺史时，一心想施行德政让长江汉水流域的人蒙受好处，而以滥用淫威和刑罚让人们害怕为耻。一名令史小官受杖刑，那打人的棍棒只从他大红色的官服上掠过（完全是在做样子）。桓歆当时还是个少年，从外边走进官衙，（见到上述情况后）就说：“刚才我从大堂下边走过，见到令史

受杖刑，（那打人的杖棒）上举到云彩脚下，下落到地面上。”意思是讥讽杖棒根本没沾着人体。桓温说：“（就这样）我还耽心过重哩！”

【原文】 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

【译文】 简文帝担任丞相的时候，一件政务，动不动就要整年的时间才能批复下来。桓温很担心这太慢了，经常加以劝说鼓励。简文帝说：“一天有成千上万件事，哪里快得了呢！”

【原文】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译文】 山遐离开了东阳太守之职，王长史向简文索求东阳这个地方，说：“如承蒙您让我借东阳的严苛政令，我就可以用和平安静的方式使这一方太平。”

【原文】 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 。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译文】 殷浩初任扬州刺史。刘尹外出，天色将晚，便使左右侍从去取衣被包袱来。有人问什么缘故？回答说：“刺史严厉，我不敢夜间行走。”

【原文】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窋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译文】 谢公执政期间，兵丁大量逃亡，多数流窋到附近的南塘，躲进民船中。有人想请求及时搜索，谢公不允许，说：“如果不能容纳安置这些人，怎么能称得是京师？”

【原文】 王大为吏部郎，尝作选草；临当奏，王僧弥来，聊出示之。僧弥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王大甚以为佳，更写即奏。

【译文】 王大任吏部郎时，曾经起草过一份举荐人员的名单，临到要上奏的时候，王僧弥来了，王大就随手拿出来给他看。王僧弥趁机按自己的意见改换了将近半数的候选名字，王大认为改得非常恰当，就另外誉清一份，随即上奏。

【原文】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曰：“东亭作郡，风

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译文】 东亭侯王 和冠军将军张玄两人很友好。王 担任吴郡太守以后，有人问中书令王珣说：“东亭任郡太守，民风和政绩怎么样？”王珣回答说：“不了解政绩教化怎么样，只是看到他和张祖希的交情一天比一天深厚就是了。”

【原文】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

【译文】 殷仲堪将要到荆州去作刺史，王东亭（王恂）问他：“行为完美叫作德，不害人叫作仁。如今你主宰中原，处于杀戮生灵的职位，与你本来的操守不相违背吗？”殷仲堪回答：“皋陶创立刑法制度，不算是不贤；孔丘居于司寇之职，不算不仁。”

文学第四

【原文】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译文】 郑玄拜在马融门下当学生，三年没能见到马融，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罢了。马融曾有次计算天体运行数字与实际不相吻合，各弟子没有谁能解得开。有人说郑玄能解，马融便叫郑玄来算一算，结果郑玄只是一转动便解决了，大家都吃惊、服了气。等到郑玄学业完成辞别回归时，马融马上便滋生了“制礼作乐方面的知识都到东方去了”的慨叹。马融恐怕郑玄今后独揽经学名声而妒忌他。郑玄也怀疑有人追来，就坐在桥下，在水边上靠着木屐坐卧着。马融果然转动式盘追踪郑玄，并告诉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边、水上边，靠着木头，这一定要死的了！”于是就停止了追赶，郑玄终究因此而幸免于难。

【原文】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译文】 郑玄打算注解《春秋左氏传》。还没有完成时，有一天外出，遇上了服虔，住在同一客店里。两人原先并不相识；服虔在外面车子上与别人谈自己注《左传》的内容，郑玄在一旁听了好久，发现服注多与自己见解相同。于是郑玄就走到车前告诉服虔说：“我老早就打算注这部书，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多与我的见解一致。现在，我应当把注出来的稿子全部送给你。”于是就成了《春秋左氏传》的服氏注。

【原文】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译文】 郑玄家里的男女奴仆都读书。郑玄家曾经使唤一名婢女不称心意，将要责打她，她正在自己进行辩说，郑玄大怒、叫人（把她）拉到泥淖里站着。一会儿，又有一位婢女走过来，问（那位受罚的婢女）道：“你为什么立在泥淖里？”（那位受罚的婢女）回答说：“去诉说的时候，正赶上人家怒气冲冲（因而不容分说，受罚在此）。”

【原文】 服虔既善《春秋》，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每当至讲时，辄窃听户壁间。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觉惊应，遂相与友善。

【译文】 服虔已经对《春秋左氏传》很有研究，将要给它做注释，想参考各家的异同。他听说崔烈召集学生讲授《春秋左氏传》，便隐姓埋名，去给崔烈的学生当佣人做饭。每当到讲授的时候，他就躲在门外偷听。等他了解到崔烈超不过自己以后，便渐渐地和那些学生谈论崔烈的得失。崔烈听说后，猜不出是什么人，可是一向听到过服虔的名声，猜想是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拜访，趁服虔还没睡醒的时候，便突然叫：“子慎！子慎！”服虔不觉惊醒答应，从此两人就结为好友。

【原文】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译文】 钟会刚把《四本论》撰写完毕，很想让嵇康看一看。便揣在怀里，揣好后，又怕嵇康质疑问难，揣在怀中不敢拿出，于是走到嵇康的门外，从很远的地方扔了进去，便转身急急忙忙地跑了。

【原文】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译文】 何晏任吏部尚书，位尊而有名望，清谈的宾客常常满座，王弼还未成年便来见何晏。何晏听说过王弼的才名，便抽出一条平日认为高深的道理，向王弼说：“这条道理我以为已经极深，你还能提出驳难吗？”王弼便提出自己的精辟质疑，待一座之人都认为理屈无法答辩时，王弼于是既当主又当宾，几次又发问又作答，十分玄妙，都是满座宾客所比不上的。

【原文】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译文】 何平叔注释《老子》，刚写成，到王辅嗣处；见王注《老子》精深奇特，便十分折服地说：“像这样的人，可以和他一起谈论天道人事的相互关系了！”便把自己所写的注本，题名为《道德二论》。

【原文】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译文】 王辅嗣（王弼）二十岁时去见裴徽，裴徽问他：“无，的确是万物的凭借，圣人都不谈及，而老子却一再申述它，是为什么呢？”王弼回答：“圣人以无为本体，而无又不可以解释，所以言谈一定要说有；老子、庄子都不能免于有，就常解说他们不够了解的无。”

【原文】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译文】 傅嘏擅长谈论虚胜，荀粲清谈崇尚玄远。每当两人到一起谈论的时候，发生争论，却又互不理解。冀州刺史裴徽能够解释清楚两家的道理，沟通彼此的心意，常使双方都感满意，彼此都能通晓。

【原文】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译文】 何晏注释《老子》还没完成时，一次听王弼谈起自己注释《老子》的意旨，对比之下，何晏的见解很多地方有欠缺，何晏不敢再开口，只是连声答应“是是”。于是不再注释下去，便另写《道德论》。

【原文】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

【译文】 西晋后期，出现了悟性参道的学派，其中有人到王夷甫处询问疑难的。恰值王在前一天已经讲了很多话，略感疲惫，不再想答复应酬，便对客人说：“我现在稍不适，裴逸民也在近处，你可以去问他。”

【原文】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译文】 裴 写成了《崇有论》，当时有人攻击、驳难他，但是没有哪个人能够使他折服。只有王衍来了，裴 才像是稍稍服气；但当有人使用王衍折服过裴 的理论驳难裴 时，裴 对已向王衍表示过“服气”的理论重新申说（使对方无法驳倒）。

【原文】 诸葛 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 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译文】 诸葛 少年时不肯学习求教，可是一开始和王夷甫清谈，便已经显示出他的造诣很深。王夷甫感叹地说：“你的聪明才智很出众，如果再稍加研讨，就丝毫也不会比当代名流差了。” 诸葛 后来阅读了《庄子》《老子》，再和王夷甫清谈，便完全可以和他旗鼓相当了。

【原文】 卫 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 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既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译文】 卫 童年时，向乐广问梦是怎么回事。乐广说：“是思想活动。”卫 说：“人的身体和思想并没有接触却也有了梦，难道还是想吗？”乐广说：“那是原因。没有人梦见驾着马车进入到老鼠洞里、捣碎酢菜末蘸着吃铁棒的，都是既无‘想’又无‘因’的缘故。”卫 苦苦考虑“因”，一整天也没得到结论，就成了病。乐广听到后，特意命人驾着马车到卫 家，给他条分缕析地讲解，卫 的病就略微好了些。乐广叹了口气说：“这孩子的心目当中一定不会存在治不好的毛病。”

【原文】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译文】 庾子嵩（庾 ）读《庄子》，才开卷读了一尺长便丢在了一边，说：“和我的看法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原文】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

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译文】 有客人问乐令（乐广）《庄子》中“旨不至”是什么意思，乐广并不剖析文句，径直用麈尾柄撞击着几案问：“至了没有？”客人回答：“至了。”乐广于是又把麈尾举起来问：“如果至了为何又离开了？”于是客人茅塞顿开表示叹服。乐广讲解问题言辞简约而意义明了，都如同这样。

【原文】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译文】 开始，为《庄子》作注的有几十家，没有人能深究书中的主旨要点。向秀在原注之外又解释意义，析理奇妙有情趣，使玄谈之风大为顺畅。只有《秋水》、《至乐》两篇尚未完成，而向秀去世。向秀的儿子还小，这种释本便零落残缺，然而还有副本保存。郭象这个人，为人品行轻薄，但极有才华，见向秀释义本未在上流传，便剽窃作为自己的注解。又自己补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并改注《马蹄》一篇，其余数篇，有的只是在向秀本基础上标点一下文句罢了。后来向秀的释义副本流传于世，所以今天看到的有向秀、郭象两本《庄子》注，书的义旨是相同的！

【原文】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 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

【译文】 阮宣子有好名声，太尉王夷甫见到他问道：“《老子》、《庄子》和圣人之教相同还是不同？”回答道：“将无同？”太尉认为他回答得体，提拔他当自己的属吏。社会上称他为“三语掾”。卫 嘲弄他说：“一个字便可被提拔，何必借助三个字？”阮宣子说：“假如是被天下属目的人，也可以不说一个字而被提拔，又为何借助一个字呢？”于是，二人结交为好友。

【原文】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

将受困寡人女婿。”

【译文】 散骑郎裴遐娶太尉王夷甫的女儿为妻。婚后三天，王家邀请诸女婿聚会，当时的名士和王、裴两家子弟齐集王家。郭子玄也在座，他领头和裴遐谈玄。子玄才识很渊博，刚交锋几个回合，还觉得不痛快。郭子玄把玄理铺陈得很充分；裴遐却慢条斯理地梳理前面的议论，义理情趣都很精微，满座的人都赞叹不已，表示痛快。王夷甫也以为新奇罕见，于是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再辩论了，不然就要被我女婿困住了。”

【原文】 卫玠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译文】 卫玠避乱渡江之初，去拜见大将军王敦。由于夜坐清谈，大将军便邀来谢幼舆。卫玠见到谢幼舆，非常喜欢他，再也不理会王敦，两人便一直清谈到第二天早晨，王敦整夜也插不上嘴。卫玠向来体质虚弱，常常被他母亲管束住，不让他多谈论；这一夜突然感到疲乏，从此病情加重，终于去世。

【原文】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译文】 过去人常说：“丞相王导过长江来到江东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个论题而已。然而，曲折宛转交通生发，无处不进入。

【原文】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如生母狗馨。”

【译文】 殷中军（殷浩）作庾公（庾亮）的长史，顺江而下来到都城，王丞相（王导）为他设宴，桓公（桓温）、王长史（王）、王蓝田（王述）、谢镇西（谢尚）都在座。王丞相起身解下系在帐带上的尘尾，对殷浩说：“我今天要和你共同谈论分析玄理。”接谈后，直到三更。丞相和殷浩一起反复论辩，对其他诸位贤者毫不理会。彼此吐尽心声之后，丞相感叹道：“向来谈玄，竟不知理源所在。至于今日旨趣和比喻不相违背，正始年间名人谈理，正是如此。”第二

天，桓宣武（桓温）对别人说：“昨夜听殷、王二人清谈，很美妙，仁祖（谢尚）也不觉得寂寞，我也时常有所领悟，只是看两位姓王的，却脸上难看的像活母狗一样。”

【原文】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看了佛经，说：“玄理也应当在这里面。”

【原文】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译文】 谢安年轻时候，请光禄大夫阮裕讲解《白马论》，阮裕写了一篇论说文给谢安看。当时谢安不能马上理解阮裕的话，就反复请教以求全都理解。阮裕于是赞叹道：“不但能够解释明白的人难得，就是寻求透彻了解的人也难得！”

【原文】 诸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译文】 褚裒告诉孙盛说：“北方人做学问，有深度、广度而又长于融会贯通基础上的综合运用。”孙盛回答说：“南方人做学问，清新，晓畅！简明扼要。”支遁听到这件事后说：“圣人、贤人做学问本来不用评说。中等才智以下的，北方人读书，就像在开阔的地方看月亮（由于月光暗淡，难以看得十分周密）；南方人做学问，就像从窗棂缝隙里看太阳（便于集中目力，加以日光明亮，便于洞察幽微，但毕竟视野不广）。

【原文】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

【译文】 刘真长和殷渊源谈玄，刘真长似乎有点理亏，殷渊源便说：“怎么你不想造一架好云梯来仰攻呢？”

【原文】 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说：“康伯还没有学到我牙缝里的一点聪明。”

【原文】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

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译文】 镇西将军谢尚小的时候，听说殷浩善清谈，就去拜访他，殷浩不与谢尚作论辩，只是进行阐发，他为谢揭示很多事理，作了数百句讲述。既有很好的兴致，又兼有丰富的辞语，很足以使人受到震动。谢尚全神贯注地听，不觉汗流满面。殷浩缓缓地吩咐左右侍从：“取手巾来，给谢郎擦脸。”

【原文】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译文】 桓宣武集中社会名流讲解《易经》，每天解说一个卦义。简文帝本想来听，但听说一天讲一卦之后便回去了，他说：“卦义自是应当有难有易，哪能每次以讲一卦为限呢？”

【原文】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译文】 有个北方来的僧人喜欢义理之辩，和林公（支道林）在瓦官寺相遇，讲说《小品》经。当时竺法深（竺道潜）、孙兴公（孙绰）都在一起听。这个僧人讲说当中，屡次出难题，林公论辩回答清晰，言辞气度都极为开朗爽利，这僧人屡次理屈。孙绰问深公（竺法深）：“长老应该是能顶风而上的人，刚才为什么一言不发呢？”深公笑而不答。林公说：“白檀香虽说不是不香，但怎能顶风而香呢？”深公听他说这话，泰然自若，不屑于和他争辩。

【原文】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译文】 孙盛到殷浩家去，共同争论问题，作来我往，反反复复，寸土必争，苦苦诘难，客人主人没有什么隔阂。左右侍从送上饭菜，冷了再温热、热了又冷掉地好多好多次，他们俩又一边争论一边有力地甩动拂尘，麈尾毛都脱落到饭菜里。客人和主人一直争辩到傍晚，连吃饭也忘记了。只听见殷浩对孙盛说：“你不要当犟嘴马，我将穿透你鼻孔中的隔肉！”孙盛回敬说：“你没见过豁鼻子牛吗？人们将穿透你的腮颊！”

【原文】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译文】 《庄子》中的《逍遥游》篇，是原来公认的难理解之处，众名儒贤士只能钻研品味，而不能在理论上超出郭象、向秀的注释以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与太常卿冯怀一起清谈，涉及到《逍遥游》。支道林高超地标新理在郭、向二家之外，立异义在众贤士之外，都是众名人到处寻找品味而得不到的。后来，便采用了支道林对《逍遥游》的说解。

【原文】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译文】 中军殷浩曾到刘尹的住所清谈。过了一会儿，殷浩说理稍有短屈，不停地闪烁其辞。刘尹也不再回答。殷浩去后，刘尹才说：“农家小儿，勉强学人说如此这般的话。”

【原文】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译文】 中军殷浩纵然思虑通达，然而对《才性》更精通。忽然谈及《四本》一书的内容，就像被一座固若金汤的铁城所阻一样，苦于找不到可攻的机会。

【原文】 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

【译文】 支道林和尚写了《即色论》，写好了，拿给北中郎将王坦之看，王坦之一句话也没说。支道林说：“你是默记在心吧？”王坦之说：“既然没有文殊菩萨在这里，谁能赏识我的用意吧！”

【原文】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隼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译文】 王逸少（王羲之）作会稽内史，刚到任时，支道林在那里。孙兴

公（孙绰）对王羲之说：“支道林在玄理上有新创意，一些思想的确很妙，你想见见他吗？”王羲之本来一向就有超人英气，对支道林很是轻视。后来孙绰与支道林一块儿坐车到王羲之处，王羲之非常矜持，不和支道林交谈，很快支道林就走了。后来一次王羲之正要出门去，车子已停在门口，支道林上前对王羲之说：“您别忙着走，贫僧和您说几句浅薄的话。”于是就和他谈论《庄子·逍遥游》。支道林洋洋千言，才思文藻新奇，如鲜花开放绚烂照人。王羲之于是宽衣解带，依依不能离去。

【原文】 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

【译文】 三乘佛教经义的滞碍难通之处，支道林对它们分析判别，使之昭然分明。众人在下面坐着听讲，都说是可谓通畅。支道林从座上下来，大家自己互相说解，却只能弄通两乘，涉及三乘便理不清。如今他的教义弟子们虽也传了下来，却还是没有全弄明白。

【原文】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荀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译文】 掾吏许询年轻时，人们拿他和王荀子相比，许感到非常不平。当时，众名士以至于佛教高僧全在会稽西寺讲解玄理，王荀子也在那里。许询心怀不平，便到西寺和王谈论事理，要一起判出谁好谁不好。许询苦苦地挫败驳斥对方，王荀子就理屈辞穷。许询又持王荀子的观点，王荀子持许询的论点，再次相互争辩，王荀子又理屈辞穷。许询对支法师说：“弟子刚才的论说怎么样？”支道林不慌不忙地说：“你的话好倒是好，不过，何至于苦若逼他呢？难道这是探求理中的清谈吗？”

【原文】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译文】 支道林去拜访谢安，那时谢朗还是个孩童，生病刚好，身体还不耐劳累。他与林公清谈，彼此相互诘难，竭力论辩。他母亲王夫人在隔壁听了，

一再派人唤他回去，可谢安没让他走。王夫人只好亲自走出来，说：“我年轻时遭逢家难（死了丈夫），一生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了！”于是流着眼泪把儿子抱回去了。谢安对同座的人说：“家嫂这几句话情绪激昂，很可以流传开去，可惜的是朝中的士大夫没有听到。”

【原文】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译文】 支道林和司徒掾许询等人一同在会稽王的书房里讲解佛经，支道林为主讲法师，许询做都讲。支道林每阐明一个义理，满座的人没有不满意的；许询每提出一个疑难，大家也无不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家只是一齐赞扬两家辞采的精妙，并不去辨别两家义理表现在什么地方。

【原文】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

【译文】 车骑将军谢玄在为父亲守孝期间，支道林去找他清谈，天快晚才告退。有人路上见到他，问道：“您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今天和谢孝子畅快地谈吐一番来。”

【原文】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译文】 支道林初从东边来，住在东安寺里。王长史早就构思好精细的义理，并记下他的有文采的辞语，去和支道林清谈，仍然不是对手。王长史叙述自己写的几百字，自己认为是至理奇文。支道林缓缓地向他说：“我与你分别多年，你在析理的语言上全无长进。”王十分羞惭地告退了。

【原文】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读佛经《小品》，很多地方有疑难，加了二百张字条标明，这些都是精深奥妙的地方，是当时隐晦难明的。殷浩曾经想和支道林辩明这些问题，终究不能如愿。现在《小品》还保存下来。

【原文】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译文】 佛经认为通过修炼身心，可以修成圣人。晋简文帝（司马昱）说：“不知是否可以立时登峰造极？然而陶冶修炼之功，还是不可抹杀的。”

【原文】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

【译文】 于法开起初和支公（支道林）争名，后来人心逐渐倾向于支道林，心里很是不平，于是退隐到剡县。派遣弟子赴京都，告诉他路经会稽。当时支公正在讲《小品》经。于法开告戒弟子说：“道林在那儿讲经，等你走到，他一定是讲到某一段内容。”于是授予他攻击驳斥支道林的几十个问题，告诉他说：“这些地方一向是讲不通的。”弟子依照他说的去找林公。正赶上林公讲经，于是按于法开的意思提出疑问，反复辩论了很久，林公败下阵来，对于法开弟子厉声喊道：“你何必替别人当枪使呢！”

【原文】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译文】 中军殷浩问：“自然界既无心承受其它的影响，为什么正直善良的人少，而邪恶人多？”众人没有一个答话的。刘尹回答说：“比如倾倒水在地上，将自然地任它纵横流淌，大致没有成正方或浑圆形的。”当时他的话受到最高的赞叹，认为是至理名言。

【原文】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译文】 高僧康僧渊刚过长江，还没有了解他的人。他常常在市场铺店前徘徊，靠乞讨过生活。忽然有一次，来到殷渊源的住处，恰逢宾客满堂。殷便让康僧渊坐下，粗略地招呼以后便谈及玄理。康谈吐文辞流畅自如，并没有一丝自惭形秽的颜色。虽然只是粗略地谈了些体会，便看出他一贯的造诣。此后，他便有了名气。

【原文】 殷、谢诸人共集。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

【译文】 殷浩、谢安等人聚会在一起。谢安便问殷浩：“人们用眼睛去看一切物象，一切物象是否就会进入眼睛呢？”

【原文】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

【译文】 有人问中军将军殷浩：“为什么将要得到官爵就梦见棺材，将要得到钱财就梦见粪便？”殷浩回答说：“官爵本来就是腐臭的东西，因此将要得到它时就梦见棺材尸体；钱财本来就是粪土，因此将要得到它时就梦见肮脏的东西。”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名言通论。

【原文】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译文】 殷中军（殷浩）被废黜到东阳，才开始读佛经。起初看《维摩诘经》，觉得其中“般若波罗密”这句话太多；后来看《小品》经，懂了这话的意思，又遗憾这话太少。

【原文】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崑、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译文】 支道林、殷渊源（殷浩）都在相王（司马昱）那里，相王对两人说：“你俩可试为论辩一场，而才能德性方面是渊源所长，怕是像崑、函一样牢不可破，你可要小心啊！”支道林刚进入话题时，避免涉及才性方面，交锋三四个回合后，不知不觉地被诱入才性玄理之中。相王拍着他肩膀笑道：“这本是他长胜不败之处，怎能和他争辩呢！”

【原文】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译文】 谢安趁着子侄们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问他们道：“《毛诗》的哪些句子最好？”谢玄称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前我离开家时，柳丝婀娜随风飘荡；现在我回来的时候啊，大雪下得纷纷扬扬！”

谢安说：“ 谟定命，远猷辰告——伟大计划逐一审定，远景规划随时宣告执行。”他认为这两句独独具有高人雅士的深邃的情趣。

【原文】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 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译文】 张凭被推荐为孝廉，临离开首都时，仗着自己的才气，说自己一定要参拜当时的著名人物。他打算谒见刘 ，乡里邻人和同时被荐举的人都笑话他狂妄。张于是就去拜谒了刘 。刘 仍洗脸、梳头，处理个人事务，末了才把张凭安排在最末的座位上，只是寒暄了几句，但表里不一，仅是应酬而已。张凭打算自动说话，但无从开始。过了一会儿，长史与一些有身份有名望的人来清谈了，主人和客人在清谈中有说不通的问题，张凭就远远地在末座上作出判断，话虽不多，但含义深刻，完全可以使辩论双方心悦诚服，满座的人都对此感到吃惊。刘 赶快请张凭坐到上座上，和他清谈了整整一天，接着留他住宿到天亮。张凭要走了，刘 说：“你暂且先回去，我正要带着你一道去拜见抚军。”张凭回到自己的船上，同伴问他在哪里住宿的，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不久，刘 派宣传教令的郡吏来寻觅张孝廉的船，同伴对此既怅叹又惊愕。张凭即和刘 坐同一条船去拜会简文帝，到了简文帝的门上，刘 先进去对简文帝说：“我今天替您找到了一位太常博士的最佳人选！”张凭进来后，简文帝一边与他谈话，一边出声地赞叹：“哎呀，真好呀！”又说：“张凭才华横溢，真是 个义理的宝库！”接着就任命张凭担任太常博士。

【原文】 汰法师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耳。”

【译文】 汰法师说：“六通和三明同一指归，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原文】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

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译文】 支道林、许询、谢安等贤德之士，一起集聚在王 家中。谢安环视众人说：“今天可说是俊才聚会，时光既然不能留住，这样的聚会本来也就难以常有。应该一起清谈咏诗，以倾泻胸怀。”许询便问主人有《庄子》没有？只得到《渔父》一篇。谢安看了标目之后，便分别让在座的人们通解。支道林先通释，作了七百多字的文章，叙说精丽，才华奇妙突出，大家同声赞好。于是，满座的人都各自抒怀完毕。谢安问道：“诸位尽兴了吗？”都说：“今天的清谈，稍微有点未尽意。”最后，谢便粗略提出诘难、质问，顺势自述心意，抒发了一万多字的话语，才高而秀逸。既是自提的质难向外冲击，又加以意气借文辞以自托，显得潇洒舒畅，满座之人没有一个不感到心满意足的。支道林对谢安说：“您是一贯追求深而远的境界，而又充满自信啊！”

【原文】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译文】 殷中军（殷浩）、孙安国（孙盛）、王、谢等善于言谈的诸贤人，都在会稽王（司马昱）那里聚会，殷浩和孙盛共同研讨《易象妙于见形论》，孙盛所谈与其中的理相合，他便有些气势凌人，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太赞同孙盛的道理，但都说不过他。会稽王感慨地叹道：“要是真长（刘 ）在这儿，一定应该有办法能制服他。”马上派人去叫真长。孙盛也自觉不如他。真长到后，先让孙盛叙说自己的道理，孙盛大致复述了自己刚才说的，竟也觉得没有先前的感觉好。刘 于是说了二百来句话，言辞辨析简明贴切，孙盛的理论便被攻破。满座人一起拍掌而笑，对刘 的话长时间地交口赞美。

【原文】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译文】 僧意住在瓦官寺里，王荀子来与他一起清谈，就使僧意唱经提问。

僧意问王荀子道：“圣人有感情吗？”王说：“没有！”又问道：“圣人像柱子吗？”王荀子说：“圣人像占卜用的筹码，纵然筹码无情，但运转它的人却有情。”僧意说：“谁来运转圣人呢？”荀子不能回答便离开了。

【原文】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问车骑将军谢玄：“惠子所著的书有五车之多，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涉及玄言？”谢玄回答说：“这当然是因为玄言的精微处难以言传。”

【原文】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被罢官后，迁居东阳，大读佛经，都能精通其义理，只有读到事数处理解不了，便用字条标上。后来碰见一个和尚，就把标出的问题拿来请教，便都解决了。

【原文】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译文】 殷仲堪探究玄理细致深入，人们说他没有什么没研究过。他于是感叹说：“要是让我解说《四本》的才性之理，谈说起来就不止这样了。”

【原文】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译文】 殷荆州（殷仲堪）曾经问远公（慧远）：“《易》用什么作本体？”回答说：“《易》用感应为本体。”殷仲堪又问：“铜山在西边崩塌，有灵验的钟在东边感受到了，就是这《易》吗？”远公笑而不答。

【原文】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译文】 羊孚的弟弟娶了王永言的女儿，等王家见女婿那天，羊孚送他弟弟一块儿到王家去。当时王永言的父亲东阳太守王临之还活着，殷仲堪是王临

之的女婿，也在座。羊孚很善谈玄理，于是就和殷仲堪谈起了《齐物论》，殷仲堪对他进行反诘，羊孚说：“四个回合后你就会和我观点相同。”殷仲堪笑着说：“宁可辩论到底，何必要相同。”果然四个回合后立场一致起来。殷仲堪感叹道：“我真是再提不出不同看法了！”好长时间赞叹他是位新秀。

【原文】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译文】 殷仲堪说：“三天不读《道德经》，就会觉得舌根发硬。”

【原文】 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更就馀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当小未精核耳。”

【译文】 高僧提婆刚来，便为东亭侯王 讲《阿毗昙》经。才开始讲，座位也才坐满一半，王僧弥便说：“都已明白了。”立即从座位上分出四个愿意随他去的僧人，另到别的屋子里由王僧弥自己讲授。提婆讲完之后，东亭侯问法冈和尚说：“弟子还不明白，阿弥怎能已经明白？你听到他讲的是些什么？”回答说：“大致全对，只是遇到细小处，不够精确罢了！”

【原文】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馀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

【译文】 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在一起谈玄，每每互相辩驳，一年多以后，辩驳少了，只有一两次。桓玄自己慨叹才思越来越后退了，殷仲堪说：“这其实是您便加领悟了。”

【原文】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译文】 魏文帝曾经命令东阿王曹植在行进七步的时间内作一首诗，如果不成，将要执行死刑。曹植应声便作诗说：“煮烂豆子作羹汤，过滤豆浆把它做成豆汁。豆秸在锅底下熊熊燃烧，豆子在锅中间哀哀哭泣：本来出生于同一株根上，为什么煎熬我这么急猛呢？！”魏文帝（听到后）现出了深深的惭愧脸色。

【原文】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译文】 魏朝天子封晋文王司马昭为公爵，并给他以九锡大礼，文王坚辞不接受。公、侯、卿相、将军、校官等文武大臣，要到府里去催促劝进。司空郑冲很快派信使到阮籍处索取劝进文章。阮籍此时正在袁孝尼家中，隔夜余酒未除，刚刚扶起，立即在信札上书写好，也未加修改点定，便写好交给来使。当时人们认为是神来之笔。

【原文】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译文】 左思创作《三都赋》，刚写成的时候，当时的文人相互有讥笑和诋毁说法。左思思想上不高兴，后来拿给著名文人张华看，张华说：“这篇文章，可与《两京赋》并列为三！但是你的文章还未被社会重视，应当让它经有名望的人审阅和推荐。”左思就向皇甫谧求教。皇甫谧看到《三都赋》后，大声赞叹，接着就给《三都赋》写了序言。由于这种原因，先前否定、指责左思及其《三都赋》的人，没有谁不向左思表示敬意，并且对左思及作品大加赞赏、揄扬。

【原文】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

【译文】 刘伶写了一篇《酒德颂》，这是他自己心意情趣的寄托。

【原文】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译文】 乐广善于清谈，却不擅长写文章。他打算辞让河南尹，请潘岳帮助写一篇奏章。潘岳说：“可以帮你写，但重要的是应当先了解你的意思。”乐广就把自己辞让的理由说给潘岳听，共说了大约两百来句。潘岳直接把乐广的话重新组合、编排，就写成了一篇好文章。当时的人都说：“如果乐广不借助潘岳的文辞，潘岳不听取乐广的意旨，就不可能有这篇好文章了。”

【原文】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译文】 夏侯湛作《周诗》。写成后拿给潘安仁看，安仁说：“这不仅温文儒雅，还另外看到孝悌的本性。”因此，潘便作《家风诗》以自戒。

【原文】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译文】 孙子荆除去为亡妻穿的丧服后，作抒情诗给王武子看。王说：“不知文采自情感中产生，还是情感自文采中产生。看后令人凄怆，更增加夫妻间的深情。”

【原文】 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

【译文】 太叔广能言善辩，而挚仲治（挚虞）长于文笔，都在朝中作大臣。每到坐谈的场合，太叔广谈论起来，仲治对答不上来；回去后，他又写文章批驳太叔广，太叔广又无力回击。

【原文】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

【译文】 江东殷太常（殷融）叔侄都善谈玄理，但口才巧拙有别。扬州（殷浩）论辩到最激烈时，太常总对他说：“你再考虑考虑我的道理。”

【原文】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译文】 庾子嵩写成《意赋》，侄子文康（庾亮）看到了，问他：“如果是有意呢，不是一篇赋能以表达的；如果是无意呢，又有什么可写的呢？”庾子嵩回答：“正是在有意无意之间。”

【原文】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译文】 郭璞（景纯）的诗句有“林无静树，川无停流——森林里没有静止不动的树，大河里没有停歇不流的水。”阮孚说：“郭璞的诗像幽深而清冽的水，像高险峻峭的山，像风过树林，呼呼作声而摇曳多姿，其美妙实在说也说不清！我每次读到这两句，往往觉得身心超逸，有飘飘欲仙、不同凡俗之感。”

【原文】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

【译文】 庾阐当初写《扬都赋》，赋中称赞温峤和庾亮说：“温氏树立起道义的准则，庾氏成了人们仰慕的对象。比拟其声音，那就像铜钟的音响那样铿锵；比拟其品德，那就像宝玉一样晶莹发亮。”庾亮听说赋已经写好了，就要求看看，同时希望送给自己。于是庾阐又把其中的“望”字改为“俊”字，把“亮”字改为“润”字等等。

【原文】 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

【译文】 孙兴公写了《庾公诔》，袁羊看了以后说：“从文章中能看出这种一张一弛的治国之道。”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著名的鉴赏评语。

【原文】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

【译文】 庾阐写成了《扬都赋》，把它呈缴给庾亮。庾亮考虑到与他是亲族，就为之大力吹捧，以提高《扬都赋》的身价，说《扬都赋》可以和张衡的《两京赋》等立为三，和左思的《三都赋》并列为四。因为这样，当时人人争着抄写，首都的纸张因此而涨价。谢安说：“不能这样搞啊！这样做是在屋子下边再架个屋子罢了！什么事情都一味模仿学习，就难免浅陋！偏狭而浅薄不丰的！”

【原文】 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荊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从事耳！”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

【译文】 习凿齿撰修史书的才能不同寻常，桓温很器重他，他还不到三十岁，便被任命为荊州刺史的副手；习凿齿送给桓温的感谢信也说过：“不是碰上了您，我到死也不过是个荊州的从事史罢了。”后来习凿齿被派到首都拜会相王司马昱，完成任务后回荊州作汇报，桓温问道：“你看相王怎么样？”习凿齿回答说：“我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人！”就从这句话上违背了桓温的心意，桓温就把习凿齿贬出来担任衡阳太守，从此习凿齿的神经就错乱了。在病中，习凿齿还编撰《汉晋春秋》，对历史人物所下的或褒或贬的评语出类拔萃。

【原文】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

【译文】 孙兴公说：“《三都赋》和《二京赋》是五经的翅膀。”

【原文】 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

【译文】 谢太傅问主簿官陆退说：“张凭为什么只为母亲作诔文，而不为父亲作诔文？”陆退回答说：“原因是男子的功德，应表现在事业行为上；而妇人的好名声，如不通过诔文便不会被人所知。”

【原文】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长史送示真长，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

【译文】 王敬仁（王修）十三岁时写《贤人论》，长史（他父亲王 ）派人拿去给真长（刘 ）看，真长答复说：“从敬仁所作的论来看，他足可以参加谈玄理了。”

【原文】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译文】 孙兴公（孙绰）说：“潘岳的文章灿烂如同披在身上的锦缎，无处不美丽；陆机的文章如同沙里淘金，常常能见到宝物。”

【原文】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译文】 简文帝称赞司徒掾许玄度说：“玄度的五言诗，可以说精妙过人。”

【原文】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译文】 孙兴公写成《天台赋》，拿给范荣期看，并说，你试试把它扔到地上，当会发出金石般的声音。”范说：“恐怕你所说的金、石声，不是五音中的乐声！”然而每读到好句子时，范总是称赞说：“应该是我们这些人说的话。”

【原文】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译文】 桓公（桓温）看谢安石（谢安）给简文帝（司马昱）作谥法的议文，看完后，扔给座中的客人们说：“这是安石零碎佳作。”

【原文】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译文】 袁虎年轻时家里很穷，曾经受雇替人运送租粮。这时，镇西将军谢尚坐船出游，那一夜风清月明，忽然听见江边商船上有人吟诗，很有情味；所吟诵的五言诗，又是自己过去未曾听过的，不禁赞叹不绝。随即派人去打听底细，原来是袁虎吟咏自作的《咏史诗》。因此便邀请袁虎过来，对他非常赞赏，彼此十分投合。

【原文】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译文】 孙兴公说：“潘岳的文章浅显，可是纯净，陆机的文章深刻，可是芜杂。”

【原文】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

【译文】 裴荣撰写《语林》一书，刚写成，便被远近传诵。当时的年轻的名流，没有不互相传抄的，各看一册。书中录有王东亭所作《经王公酒垆下赋》，很有才气与情致。

【原文】 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谢后出以示顾君齐，顾曰：“我亦作，知卿当无所名。”

【译文】 谢万写《八贤论》，与孙兴公往返研讨，稍有分歧。后来，谢万拿写成的文字给顾君齐看，顾说：“我也来作，你大约就提不出什么意见了！”

【原文】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 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译文】 桓宣武让袁彦伯撰写《北征赋》。已经写成。桓温和当时的名人贤士一齐看阅，都为之赞叹。当时王 在座，他说：“遗憾少一句，如能用‘写’字凑足韵脚，必会更好。”袁彦伯立即从座上捉笔增句，这样写道：“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桓公向王 说：“现在不得不因这件事而推崇袁生了。”

【原文】 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采，酷无裁制。”

【译文】 孙兴公（孙绰）评价曹辅佐（曹毗）的文才如同白底子的明光锦，却裁成下等人穿的裤子，不是没有文采，而是苦于没有个好式样。

【原文】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狴耳，彦伯遂以著书！”

【译文】 袁彦伯（袁宏）写成《名士传》，去见谢公（谢安），谢公笑道：“我曾和一些人谈起过南渡前的事，只不过说着玩玩，彦伯却据此写成了书。”

【原文】 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东亭即于阁下更作，无复向一字。

【译文】 王东亭（王 ）到桓公（桓温）处去作属吏，到自己的官署后，桓温派人把他写的呈文偷走，东亭当时就在官署中重写一份，与原来的一字不重复。

【原文】 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

【译文】 桓温到北方讨伐鲜卑，袁宏（虎）当时跟随着，但他已受责罚被罢了官职。正赶上要撰写紧急文件，桓温便召唤袁宏倚在马鞍旁边，命他撰写。袁宏手不停笔，一会儿就写满了七张纸，极有观赏价值。王 当时站在旁边，极力赞叹袁宏的才能。袁宏说：“幸而还让我得到口头表扬。”

【原文】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译文】 袁宏开始写作《东征赋》，一点儿也不曾讲到陶侃。陶范计诱袁宏到一间小屋里，用锋利的刀对着他说：“我的父亲功勋这么大，你写《东征赋》中为什么忽略他呢？”袁宏手足失措而无计可施，便说：“我极力讲到陶公，怎么说没有呢？”接着朗诵道：“精钢经过千百遍锤炼，用来切削什么都会断。功勋是治理百姓，职责是考虑平叛。长沙郡公的盖世勋业，被举国上下交口称赞！”

【原文】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

【译文】 有人问顾长康：“您的《筝赋》和嵇康的《琴赋》相比，哪一篇更好？”顾长康回答说：“不会鉴赏的人认为我的后出就遗弃它，鉴赏力强的人也会因为高妙新奇而推许我。”

【原文】 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

【译文】 殷仲文天赋甚高，可是读书不甚广博。傅亮感叹说：“如果殷仲文读的书能有袁豹的一半，才华就不次于班固。”

【原文】 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

【译文】 羊孚作《雪赞》有这样的句子：“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把它写在扇面上。

【原文】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译文】 王孝伯（王恭）在京都，服用五石散后为使药性散发而散步来到他弟弟王睹（王爽）门前，问他：“古诗中哪一句最好？”王睹想想没能答上来。孝伯吟诵道：“‘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最好。”

【原文】 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

【译文】 桓玄曾经登上江陵南城城楼上，说：“我现在想为王孝伯作诔文。”于是，高声吟咏一会儿，随着便落笔挥写，刚坐下来，诔文便写成了。

【原文】 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

【译文】 桓玄起初收复西夏的时候，官封荆、江二州刺史，荆州、司州、雍州、秦州、梁州、益州、宁州、江州等八州都督和后将军，并且仍旧袭爵南郡公。那时候刚开始下雪，江州刺史署、荆州刺史署、八州都督府、后将军府、南郡公府都来庆贺，五封贺信一道送来了。桓玄坐在办公的厅堂上，贺信送到

后，立即在贺信后面写上答谢语，内容都是很有文采的文章，并且各有特色，互不相杂。

【原文】 桓玄下都，羊孚时为袁州别驾，从京来诣门，笺云：“自顷世故睽离，心事沦 。明公后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流。”桓见笺，驰唤前，云：“子道，子道，来何迟！”即用为记室参军。孟昶为刘牢之主簿，诣门谢，见云：“羊侯，羊侯，百口赖卿。”

【译文】 桓玄东下京都，当时羊孚任袁州别驾，从京都来登门拜访，他给桓玄的求见信上说：“自从不久前因为战乱分别，我也意志消沉，心情郁结。明公给漫漫长夜送来晨光，用一流澄清百流。”桓玄见到信，赶紧把他请上前来，对他说：“子道，子道，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立即任他做记室参军。当时孟昶在刘牢之手下任主簿，来登门向羊孚告辞，见面就说：“羊侯，羊侯，我一家百口就托付你了。”

方正第五

【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译文】 太丘长陈 和朋友约好一同外出，约定中午出发，过了中午，朋友还没有来，陈 便不管他，自己走了，走了以后，那位朋友才到。当时陈的儿子元方才七岁，正在门外玩耍。来客问元方：“令尊在家吗？”元方回答说：“家父等了您很久，见您不来，已经走了。”那位朋友便生起气来，说道：“真不是人呀！和别人约好一起走，却扔下别人不管，自己走了！”元方说：“您是跟家父约定中午走的。到了中午还不来，这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人家的父亲，这是不讲礼貌。”那位朋友听了很惭愧，就下车来招呼他。元方掉头回家去，再也不回看一眼。

【原文】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

【译文】 南阳人宗世林，和曹操是同时代的人，他很鄙薄曹操的为人，不和他交往。及至曹操当了司空，总管朝中政务，安逸自得地问宗世林道：“你可以和我交往了吗？”宗世林回答道：“我松柏般的操守，仍然不变！”宗世林因为违反曹操的意旨而被疏远，他的职位很低，和他高尚的道德不符。魏文帝曹丕和他的弟弟每次登门拜访，都分别在他的坐榻前行拜见礼。他受到的尊敬是如此隆重。

【原文】 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帝问曰：“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

【译文】 魏文帝曹丕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当了皇帝后，陈群脸上呈现出悲哀的样子。文帝问他：“我顺应天命接受皇位，你为什么不高兴？”陈群说：“我和华歆不能忘记曾在汉朝当过官，现在虽然欣逢圣明的教化，还是难免正义

之气表现在脸色上。”

【原文】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译文】 郭淮任关中都督时，很得民心，并屡立战功。郭淮的妻子是太尉王凌的妹妹，因王凌犯了灭族之罪，受到牵连，按刑律也应杀头。办案的人追拿得很急迫，郭淮就让妻子准备行装，限期出发。郭淮下属文武百官以及百姓都劝郭淮举兵，向朝廷施加压力，郭淮不答应。到了出发那天，就让妻子上路，有数万百姓哭喊追赶。妻子走出几十里之后，郭淮才让身边的人追赶夫人回来，（译者按：因其五个儿子苦苦哀求。）于是文武官员急速追赶，如同追赶自己的魂魄。夫人回来后，郭淮向汉宣帝上书说：“五个孩子非常思念哀恋他们的母亲，如果他们的母亲不在了，那么五个孩子就性命难保。五个孩子如果不在了，那么我郭淮也就性命难保。”汉宣帝就下了诏书，特赦了郭淮的妻子。

【原文】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译文】 诸葛亮大军驻扎在渭河边，关中一带人心震动不安。魏明帝非常害怕晋宣王（司马懿）迎战，就派遣辛毗去担任军司马。宣王和诸葛亮隔着渭河摆开战阵，诸葛亮千方百计诱使司马懿迎战。宣王果然被激怒，准备用重兵迎战。诸葛亮派人暗地侦察，回来报告说：“有一老夫，手持黄钺，堵着军门，毅然而立，兵士都无法出来。”诸葛亮说：“这老夫一定是辛佐治（辛毗）。 ”

【原文】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

【译文】 夏侯玄被逮捕了，当时钟毓任廷尉，他弟弟钟会先前和夏侯玄不相交好，这时趁机对夏侯玄表示狎昵。夏侯玄说：“我虽然是罪人，也还不敢遵命。”经受刑讯拷打，始终不出一声，临到解赴法场行刑，也依然面不改色。

【原文】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

【译文】 夏侯玄与广陵人陈本是好朋友。一次，陈本和夏侯玄在母亲面前宴饮，陈本的弟弟陈骞回来了，一直走进庭院，来到厅堂门前。夏侯太初便站起来说：“你我如志趣相投合，便可一起同坐；如不相合，便有混杂的危险了。”

【原文】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译文】 高贵乡公死后，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司马昭向侍中陈泰道：“用什么办法使众人安静下来？”陈泰说：“只有杀死贾充向天下人认错。”司马昭说：“可不可以找一个比贾充地位低的人呢？”陈泰回答说：“我仅见到在他之上的，没有见到他下面的。”

【原文】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

【译文】 和峤受到晋武帝的信任和敬重，晋武帝对和峤说：“东宫太子近来好象很有长进，卿可去观察一下。”和峤回来后武帝问道：“怎么样？”回答说：“皇太子资质仍像原来一样。”

【原文】 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

【译文】 诸葛靓归晋较晚，授给他大司马一职，但他却不就职。由于和晋王室有仇，常常背朝洛河而坐。他和晋武帝有旧交情，武帝想见他却没有因由，就请诸葛太妃（诸葛靓的姐姐）呼唤诸葛靓来。诸葛靓来后，武帝就前往太妃那里相见。行完见面礼节，到饮酒酣畅时，武帝说：“还记得儿时的友情吗？”诸葛靓答道：“臣不能吞炭漆身以报仇，今天才又见到皇上。”说完泪流满面。武帝因此非常羞惭、懊悔地退出。

【原文】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

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

【译文】 晋武帝告诉和峤说：“我想先痛骂王武子一顿，然后才封给他爵位。”和峤说：“武子才智出众，性情直爽，恐怕不能使他屈服。”武帝于是召见武子，狠狠地责骂了他，然后问道：“你知道羞愧了吗？”王武子说：“想起尺布斗粟的民谣，经常替陛下感到羞愧。别人能让关系疏远的人亲近起来，臣却不能使亲近的变得疏远。就因为这一点对陛下有愧。”

【原文】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

【译文】 杜预到荆州去任职，出到七里桥，朝廷的官员全都来到这里给他饯行。杜预年轻时家境贫贱，却喜欢当豪侠之士，得不到大家的赞许。杨济既是名门中的杰出人物，忍受不了这种场面，不落座就走了。一会儿，和长舆来了，问：“杨右卫在哪里？”有位客人说：“刚才来了，没坐一坐就走了。”和长舆说：“一定是到大夏门下骑马游乐去了。”便到大夏门去，果然是在那里观看大规模的兵马操练。长舆便搂住他拉到车上，一起坐车回到七里桥，好像刚来那样入座。

【原文】 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亦有裴叔则。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请裴追之，羊去数里住马，既而俱还杜许。

【译文】 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将军，朝里的官员都去看他，宾主全在接连着的席子上坐。当时在座的有裴叔则。羊稚舒最后来到，说：“杜元凯还像过去一样，和客人连着席子坐吗？”便没有坐下，离开了。杜预请裴叔则去追赶羊稚舒，羊稚舒走了约几里路便停住马，不久，便和裴叔则一块回到杜预处。

【原文】 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令。故事：监、令由来共车。峤性雅正，常疾勖谄谀。后公车来，峤便登，正向前坐，不复容勖。勖方更觅车，然后得去。监、令各给车，自此始。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时，荀勖任中书监，和峤任中书令。按旧有规定，中书监和中书令应同坐一辆公车。和峤品行典雅正直，常常厌恶荀勖的谄媚奸诈。一次，公车来了，和峤便上了车，端坐在前面正中间，不能再容下荀勖坐

了。荀只好另外要了车子才得离开。分别供给中书监和中书令各一辆公车，从此以后才开始。

【原文】 山公大儿著短屐，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

【译文】 山公（山涛）的大儿子戴着便帽，随便倚坐在车上。武帝想见见这种打扮和姿势，山公不敢推辞，回来征求儿子的意见，儿子不肯这样做。时人议论，认为儿子胜过山公。

【原文】 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雄后为黄门郎，刘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诣刘，再拜曰：“向受诏而来，而君臣之义绝，何如？”于是即去。武帝闻尚不和，乃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犹绝？”雄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臣于刘河内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武帝从之。

【译文】 向雄任河内郡的主簿时，有件公事因故未能办理，太守刘淮便大怒，竟责打后赶他走了。向雄以后做了黄门郎，刘淮做了侍中，相互间不说话。武帝听说后，命令向雄恢复上下级间的友好关系。不得已，向雄便到刘淮处，行拜见礼后说：“我向某奉诏令而来，但我俩的上下级交情今后就断绝，怎么样？”说完就走。武帝听说两人仍然不和，就生气地问向雄：“我命你去修复上下级的友好关系，为什么还是断绝了？”向雄回答：“古代的君子，提拔人符合礼制，摈退人也符合礼制；如今的君子，提拔人像是要拥到膝下，摈退人象是要推入深渊。臣和刘河内，没有兵戎相见，已经够万幸的了，哪里还谈得上重修上下级间的友好关系？”武帝只得听之任之。

【原文】 齐王 为大司马，辅政，嵇绍为侍中，诣 咨事。 设宰会，召葛 、董艾等共论时宜。 等白 曰：“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 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也。” 等不自得而退。

【译文】 齐王司马 任大司马，辅理国政，嵇绍当时任侍中，到司马 那里请示。司马 安排了一个僚属的宴会，召来葛 、董艾等人一起讨论当前政

务。葛 等人告诉司马 说：“嵇侍中擅长乐器，您可以叫他演奏一下。”于是便送上乐器，嵇绍拒绝接受。司马 说：“今天大家一起饮酒作乐，你为什么拒绝呢？”嵇绍说：“公辅助皇室，应该使大家做事能够有个榜样。我官职虽然卑下，也毕竟忝居常伯之位，吹弹演奏，本是乐官的事情，不能穿着官服来做乐工的事。我现在迫于尊命，不敢随便推辞，可是应该脱下官服，穿上便服。这是我的愿望。”葛 等人自觉没趣，就退了出去。

【原文】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 。”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译文】 卢志在大庭广众中问陆士衡道：“陆逊、陆抗是您的什么人？”陆士衡回答说：“正像你和卢毓、卢 的关系一样。”陆士龙听了大惊失色。出门以后，士龙就对哥哥说：“哪至于弄到这种地步呢！他可能真是不了解底细呀。”士衡很严厉地说：“我父亲、祖父海内知名，岂有不知道的？鬼子竟敢这样无礼！”舆论界对陆家兄弟的优劣一向难于确定，谢安就拿这件事来判定两人的优劣。

【原文】 羊忱性甚贞烈。赵王伦为相国，忱为太傅长史，乃版以参相国军事。使者卒至，忱深惧豫祸，不暇被马，于是帖骑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发，使者不敢进，遂得免。

【译文】 羊忱的品行十分忠贞刚烈。赵王伦当宰相时，羊忱为太傅长史，就曾上表章弹劾越王伦。当军事使者突然到来时，羊忱很害怕自身遭遇祸殃，来不及给马备鞍，便贴伏在马背上逃避。使者追赶他，羊忱很会射箭，左右开弓射向使者。使者不敢再追赶下去，羊忱才得以脱逃。

【原文】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译文】 太尉王衍不愿与庾子嵩结交，而庾子嵩总是不断地称他为“卿”。王衍说：“君不该这样做。”庾子嵩说：“卿只管称我为‘君’，我只管称你为‘卿’。我自用我的法子，卿自用卿的法子。”

【原文】 阮宣子伐社树，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矣。”

【译文】 阮宣子（阮修）砍伐祭祀土神之处的树木，有人制止他，宣子说：“设立神社种上树木，伐去树木神社就不存在了。种上树木后再设立神社，伐去树木后神社就转移了。”

【原文】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译文】 阮宣子与人议论有无鬼神的问题，有人认为人死后还有鬼魂，只有宣子认为没有鬼，说：“如今说见到过鬼的人，说鬼穿着活着时穿的衣服，如果人死后有鬼魂，那么衣服也有鬼魂吗？”

【原文】 元皇帝既登阼，以郑后之宠，欲舍明帝而立简文。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既于理非伦，且明帝以聪亮英断，益宜为储副。周、王诸公并苦争恳切，唯刁玄亮独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虑诸公不奉诏，于是先唤周侯、丞相入，然后欲出诏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阶头，帝逆遣传诏遏使就东厢。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阶。丞相披拨传诏，径至御床前，曰：“不审陛下何以见臣？”帝默然无言，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由此皇储始定。周侯方慨然愧叹曰：“我常自言胜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译文】 晋元帝登位以后，因为郑后得宠，就想废明帝司马绍而改立简文帝司马昱为太子。当时朝廷的舆论都认为抛开长子而立幼子，不但在道理上不合立嗣的顺序，而且太子司马绍聪明诚实，英明果断，更适合做太子。周、王导诸位大臣都竭力争辩，情辞恳切，只有刁玄亮一人想尊奉少主来迎合元帝的心意。元帝就想付诸实施，又担心诸大臣不接受命令，于是先召唤武城侯周和丞相王导入朝，然后就想把诏令交给刁玄亮去发布。周、王两人进来后，才走到台阶上面，元帝已经事先派传诏官迎着他们，拦住不让入内，请他们到东厢房去。周还没醒悟过来，就退下台阶。王导拨开传诏官，一直走到元帝座前，说道：“不明白陛下为什么召见臣？”元帝哑口无言，就从怀里摸出黄纸诏书来撕碎扔掉。从此太子才算确定了。周这才又感慨又惭愧地叹道：“我常常自以为胜过茂弘，现在才知道比不上他啊！”

【原文】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译文】 丞相王导到江南之初，想结交、攀附吴地人士，就向太尉陆玩提出结成儿女亲家。陆玩回复说：“小土丘上长不了松柏那样的大树，香草和臭草

不能同放在一个器物里。我虽然没有才能，可是按道理也不能带头来做破坏人伦的事情。”

【原文】 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𡩊。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袁儿婚。”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军往谢袁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

【译文】 诸葛恢的大女儿嫁给了太尉庾亮的儿子，二女儿嫁给了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庾亮的儿子被苏峻杀害后，大女儿便改嫁给江𡩊。诸葛恢的儿子娶了邓攸的女儿。这时，尚书谢袁请求诸葛恢将小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诸葛恢说：“羊家和邓家，我们世代有着联姻的关系。江家是我照顾他，庾家是他照顾我。不能再和你的儿子结亲了。”后来诸葛恢去世了，谢袁的儿子便娶了诸葛恢的小女儿。王羲之去谢家看新媳妇，见新娘有他父亲诸葛恢的风度，姿态端庄祥和，容貌服装光洁整齐。王羲之叹道：“在打发女儿出嫁的事情上，我才得到这样的启示。”

【原文】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患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

【译文】 周叔治任晋陵太守，他的两个哥哥尚书左仆射周嵩、御史中丞周嵩去送别。叔治因为要分离，泪水鼻涕止不住地流。周嵩气愤地责备他道：“你这人完全是妇女的样子，和人分别只知啼哭。”便离开叔治走了。周侯独自留下来，和弟弟一块饮酒谈话，离别时也止不住流下眼泪，抚摸着叔治的背说：“阿奴，要好好地爱惜自己！”

【原文】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狽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径便出。

【译文】 周伯仁（周）任吏部尚书时，夜里在官府得了急病，情况很危急。当时刁玄亮（刁协）任尚书令，营救护照顾得如同对亲人般无微不至。过了好久，病情才好转。第二天早上，派人向仲智报告，仲智匆匆忙忙赶来。刚一

进门，刁协下床对着仲智大哭，述说伯仁昨夜病危的情况。仲智抬手便打刁协的耳光，刁协急忙躲到门边去。仲智到伯仁面前后，根本不问病情，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您在朝廷里，与和长舆（和峤）齐名，怎么能和佞人刁协有交情呢？”说完便径直走了。

【原文】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藉。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

【译文】 王含治理庐江郡时，贪婪昏愤。王敦护他哥哥的短，故意在百官在座时说：“家兄在郡政绩确实很好，庐江人士都称赞他！”何充当时担任王敦的主簿，也在座，听后便严肃地说：“我何充就是庐江人，我听说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王敦默不作声了。旁边的人为此而感到坐立不安，何充却很平静，神情一点儿不变。

【原文】 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诿可便作栋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为衿契。

【译文】 顾孟著有一次向周伯仁劝酒，伯仁不肯喝。顾孟著便转向柱子劝酒，并且对柱子说：“难道就可以把自己看成栋梁吗！”周伯仁听到这话很高兴，两人便成了要好的朋友。

【原文】 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未大醉，帝问：“今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周伯仁为仆射，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帝大怒，还内，作手诏满一黄纸，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杀之。后数日，诏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当不死，罪不足至此。”

【译文】 晋明帝在西堂召集众大臣举行宴会，还没有大醉的时候，明帝问道：“今天名臣都聚会在一起，和尧、舜时相比，怎么样？”当时周伯仁任尚书仆射，便声音激昂地回答说：“现在圣上和尧、舜虽然同是君主，可又怎么能和那个太平盛世等同起来呢？”明帝大怒，回到内宫，亲自写了满满一张黄纸的诏令，便交给廷尉，命令逮捕周伯仁，想就此杀掉他。过了几天，又下诏令释放他。众大臣去探望周伯仁，周说：“起初我就知道不会死，因为罪状还不可能到这个地步。”

【原文】 王大将军当下，时咸谓无缘尔。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

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处仲狼抗刚愎，王平子何在？”

【译文】 大将军王敦率兵将攻入都城，当时众臣都说他不会这样做。周说：“现在的皇帝既然不是尧、舜，怎能没有过错？然而，人臣怎能举兵对着朝廷？王敦此人暴戾狂妄、刚愎自用，王平子如今在哪里？”

【原文】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常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译文】 王敦已经率兵来到京都，停船在石头城下，有废除明帝的太子名分的意思。在宾客满座时，王敦深知明帝聪慧，便想用不孝的罪名废掉他，每次提到明帝不孝的情状时，都说是温峤说的，王敦说：“温峤曾在东宫任过职，后来又当我的司马官，他很熟悉宫中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便抖起威风问道：“皇太子的为人像什么？”温太真回答：“小人难以窥测君子的风貌。”王敦声音脸色都变得更加严厉，想用权威势力使温屈服于自己，接着又问温峤：“太子有什么好的地方？”温说：“太子治学态度广博精深，绝不是见识浅陋的人所能揣测；他遵照礼法侍奉双亲，可以称得上孝子。”

【原文】 王大将军既反，至石头，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对曰：“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

【译文】 大将军王敦反叛之后，进军到了石头城，周伯仁（周）去见他。王敦对周说：“您怎么能对不起我？”周回答说：“王公您发兵冲犯朝廷，下官我率领六军抵抗，可惜王师战败，我没能成为您的对手，这便是我对不住您的地方。”

【原文】 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用随时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钟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

【译文】 苏峻反叛，到了石头城之后，朝廷百官全都逃跑了，只有侍中钟雅留在皇帝身边。有人对钟雅说：“能有作为时就进取，大难临头时就隐退，这是自古以来的为人之道。您天性坦荡正直，叛贼一定不会宽容你，为什么不采

取识时务的办法，却坐以待毙呢？”钟雅说：“国家遭逢祸乱不能平定，君主遇到危难不能救助，却只求保全自己而纷纷逃窜，我担心古代的史官董狐将拿着简册赶来记人们的丑行了。”

【原文】 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钟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译文】 庾亮将要出逃，回头向钟雅交代自己走后的事，把朝廷重任深切地托付给他。钟雅说：“国家危在旦夕，这是谁的责任呢？”庾亮说：“当前的事，不容许再谈论了，你应该期望取得收复京都的成效啊！”钟雅说：“想必您不会有愧于荀林父啊！”

【原文】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

【译文】 苏峻叛乱时，孔群在横塘受到了匡术的威胁。后来丞相王导把匡术保全下来，并且趁着大家在一起谈笑时，叫匡术给孔群敬酒，来消除横塘一事的不满。孔群回答说：“我的德行不能和孔子相比，可是困苦却同孔子遇到匡人一样。虽然春气和暖，鹰变成了布谷鸟，至于有识之士，还是厌恶它的眼睛。”

【原文】 苏子高事平，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乱离之后，百姓凋弊。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

【译文】 苏峻的叛乱平息以后，王导、庾亮想任用孔廷尉（即孔坦）为丹阳太守。战乱之后，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孔坦感慨地说：“当年明帝（晋明帝庙号肃宗）临逝之时，各位都亲临御床前，蒙明帝眷恋赏识，一起接了遗诏。我才疏身贱，不在顾命的行列之内。既然现在有艰难的事情，却把我推到前面，现在我就像案板上的臭肉一样，任人宰割了。”说罢，拂袖而去，各位大臣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原文】 孔车骑与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术，宾从甚盛，因往与车骑共语。中丞初不视，直云：“鹰化为鸠，众鸟犹恶其眼。”术大怒，便欲刃之。车骑下

车抱术曰：“族弟发狂，卿为我宥之！”始得全首领。

【译文】 孔车骑与中丞一同乘车行走，在御道上，恰逢匡术带着许多宾客随从走过来。匡术于是与孔愉打招呼。孔群起初只装看不见，口中一直在说：“恶鹰化成斑鸠，所有的鸟还是憎恶他那双邪恶的眼睛。”匡术大怒，拔刀便要杀孔群。孔愉慌忙下车抱住匡术说：“我的弟弟发疯了，你看我的面子宽恕他吧！”这才保全了性命。

【原文】 梅颐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颐见陶公，拜，陶公止之。颐曰：“梅仲真膝，明日岂可复屈邪！”

【译文】 梅颐对陶公（陶侃）曾有恩。后来，他任豫章太守时，做了错事，丞相王导派人拘捕他。陶侃知道后便说：“皇上正年幼，各种政令都由王公大臣们发布，王公可以拘捕人，我陶公为什么就不能释放人？”于是就派人在江边渡口截夺了梅颐。梅颐一见陶公，立刻跪拜，陶公马上拦住。梅颐说：“今天如果不拜谢您，难道要我梅仲真以后再向您屈膝吗？”

【原文】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床席。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王亦不留。

【译文】 丞相王导摆出歌女奏乐起舞，并铺设了床席。蔡公（蔡谟）开始在座，见到这种情况便不高兴离席而去，王导也不强留他。

【原文】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阼，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今不睹盛明之世。”帝有惭色。

【译文】 何次道、庾季坚两人一起受命为辅政大臣。晋成帝刚去世，在这时，由谁继位，还没有定下来。何次道主张立皇子，庾季坚和大臣们的议论都认为外来之敌正强大，皇子年幼，于是就立康帝。康帝登帝位后，会见群臣时问何次道：“朕今天能继承国家大业，是谁的主张？”何次道回答说：“陛下登帝位，这是庾冰的功劳，不是我的力量。当时如果采纳了小臣的主张，那么今天就看不到太平盛世了。”康帝面有愧色。

【原文】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

“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

【译文】 左仆射江 年轻时，丞相王导招呼他来一起下棋。王导的棋艺比起他来有两子左右的差距，可是想不让子儿对下，试图拿这事来观察他的为人。江 并不马上下子儿，王导问：“您为什么不走棋？”江 说：“恐怕不行呢。”旁边有位客人说：“这年轻人的技术原来不错。”王导慢慢抬起头来说：“这年轻人不只是围棋胜过我。”

【原文】 孔君平疾笃，庾司空为会稽，省之，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庾闻，回谢之，请其话言。

【译文】 孔君平病重，司空庾冰当时正任会稽郡内史，去看望他。问候他的病，情意亲切，并为他病重而流泪。庾冰离开坐榻要走时。孔君平慨叹道：“大丈夫将离开人世，不向他询问治国安家的方策，竟作出儿女情态去问候他！”庾冰听见，急忙转身道歉，请他留下教诲。

【原文】 桓大司马诣刘尹，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桓甚有恨容。

【译文】 大司马桓温到刘真长家，刘卧床未起。桓温便引射弹丸弹刘真长的枕头，弹丸迸裂的碎屑落在被褥上。刘变了脸色起来向桓温说：“使君您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难道也可以用战斗的方法来取胜？”桓温很有些遗憾的样子。

【原文】 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译文】 后来的少年文人，多有爱议论竺法深的。深公向他们说：“不懂事的小孩子，不要评论早有声望的人！我过去曾和元帝、明帝两位皇帝，王导、庾亮两位名臣结交往来。”

【原文】 王中郎年少时，江 为仆射，领选，欲拟之为尚书郎。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江闻而止。

【译文】 中郎王坦之年轻时，江 任仆射，兼管选拔人才，准备提拔王坦之任尚书郎。有人把消息告诉了王坦之。王坦之便说：“自从过江以来，尚书一类的官职，都是第二等出身的人担任。怎么能用我这样出身名门的人担任这样的职务？”江 听说后便不再任命他。

【原文】 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

【译文】 王述升迁为尚书令，刚一任命便立即就职。文度（王坦之字文度）说：“按惯例你应推让一下。”蓝田（王述）说：“你认为我能否胜任这一职务？”文度说：“怎么不能胜任呢！不过谦让是美德，为人恐怕是不能缺少的。”蓝田激昂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为什么还要谦让？人们都说你比我强，看来你一定不如我。”

【原文】 孙兴公作《庾公诔》，文多托寄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

【译文】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作《庾公诔》，文章中有许多虚构的与死者情谊深长的辞句。写好后，送给庾道恩（庾羲的小字叫道恩）看。庾羲看后，愤激地送还给他，说：“我已故的父亲和您的关系，完全不像您文中所写的那样。”

【原文】 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译文】 长史王 请求出任东阳太守，抚军（晋简文帝曾任抚军大将军）不任用他。后来王长史病重，临死时，抚军哀叹道：“我将要有负仲祖（王 字仲祖）。”于是，下命令任用王 为东阳太守。长史王 说：“人们都说会稽王（简文帝曾封为会稽王）痴呆，的确痴呆。”

【原文】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后为东曹参军，颇以刚直见疏。尝听记，简都无言。宣武问：“刘东曹何以不下意？”答曰：“会不能用。”宣武亦无怪色。

【译文】 刘简在桓温手下任别驾，后来又任东曹参军，因为刚强正直，桓温相当疏远他。有一次处理公文，刘简一句话也不说。桓温问他：“刘东曹为什么不提出意见？”刘简回答说：“一定不会被采纳。”桓温听了，也没有一点责怪的脸色。

【原文】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

【译文】 刘真长、王仲祖一起外出，天色晚了还没有吃饭。有个认识他们的吏役送来饭食给他们吃，菜肴很丰盛，刘真长辞谢了。王仲祖说：“暂且用来

充饥吧，何苦推辞！”刘真长说：“绝不能跟小人打交道。”

【原文】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译文】 王修龄曾经在东山居住过，家里很贫困。陶胡奴任乌程县县令，送一船米给他。王拒绝不肯接受，却答复道：“我王修龄如果饥饿，自然会到谢仁祖处要东西吃，不需要陶胡奴的米。”

【原文】 阮光禄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刘许，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刘尹时为会稽，乃叹曰：“我入，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旁。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译文】 阮裕到成帝陵墓凭吊，来到了京都，却不去殷浩、刘 处拜访，办过事情便急忙回隐居地剡山。京都众友人一起追赶他。阮裕也知道当时的名流一定会追赶自己，便快速离去，到方山之后，便追不上他了。刘尹当时任会稽郡太守，便叹息道：“我若东来，只能停靠在谢安的岸边，不敢再走近阮思旷的身旁。他还真能举起木杖打人呢，真是秉性不改。”

【原文】 王、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

【译文】 王（王 ）、刘（刘 ）与桓公（桓温）一起去覆舟山观看。酒喝痛快之后，刘举起脚放在桓公脖子上。桓公无法忍受，抬手把他的脚拨开。回来后，王长史（王 ）对刘 说：“你难道能给别人脸色看吗？”

【原文】 桓公问桓子野：“谢安石料万石必败，何以不谏？”子野答曰：“故当出于难犯耳。”桓作色曰：“万石挠弱凡才，有何严颜难犯！”

【译文】 桓温问桓子野：“谢安石已经估计到万石一定要失败，为什么不劝他改正错误？”子野回答说：“自然是由于很难触犯呀。”桓温生气地说：“万石是个软弱的庸才，还有什么威严的面孔不敢触犯！”

【原文】 罗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与坐上客共语，答曰：“相识已多，不烦复尔。”

【译文】 罗君章曾经在别人家里作客，主人叫他和在座的客人一起谈谈话，他回答说：“大家相识已经很久了，用不着再讲客套了。”

【原文】 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摇。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

【译文】 韩康伯病了，拄着手杖在庭前散步，见谢氏家族都是既富且贵，众车轰隆响彻在通往谢家的路上。康伯叹息说：“这和王莽专权时有什么区别！”

【原文】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

【译文】 王文度任桓温的长史时，桓温为儿子向王的女儿求婚。王文度答应征求父亲王蓝田的意见。回去以后，蓝田因为怜爱文度，虽然长得那么大了，还抱他坐在膝盖上。文度便说起桓温求自己的女儿为媳的事。蓝田大发雷霆，把文度从膝上推下去，说：“讨厌见到你，你已经又痴呆了，怕桓温的面子吗？他不过是个行伍出身的老兵，怎么可以把女儿嫁到他家！”王文度回报桓温道：“我家中已先为女儿定了婚。”桓温说：“我知道了，这是你父亲不允许罢了！”后来，桓温的女儿嫁给了文度的儿子。

【原文】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癡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译文】 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约七八岁时，曾观看他家的门生赌博。看出了胜负，于是就说：“《南风》不竞。”门生们轻视他是小孩子，就说：“这公子也不过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子敬因感于受到贱民的侮辱，便瞪大眼睛说：“远点说，在荀奉倩（荀粲字奉倩）面前我感到惭愧，近点说，在刘真长（刘 字真长）面前我感到惭愧！”说完，便拂衣而去。

【原文】 谢公闻羊绥佳，致意令来，终不肯诣。后绥为太学博士，因事见谢公，公即取以为主簿。

【译文】 谢公（谢安）听说羊绥是好人才，让人转达请羊绥来见他。羊绥终究不肯去。后来，羊绥作了太学博士，由于有事来拜见谢公，谢公就请他担任自己的主簿（书记官）。

【原文】 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谢曰：

“推人正自难。”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和谢安去看望阮裕，走到门口，王羲之对谢安说：“我们自然是一同推尊主人。”谢安说：“推尊别人恰恰最难。”

【原文】 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

【译文】 太极殿刚建成，王子敬当时任丞相谢安的长史，谢安派人送块木板去叫王子敬题匾。王敬露出不满的神色，告诉来说：“把它扔在门外吧。”谢安后来看见王子敬，就说：“这是给正殿题匾，怎么样？从前魏朝韦诞等人也是写过的呀。”王子敬说：“这就是魏朝帝位不能长久的原因。”谢安认为这是名言。

【原文】 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江云：“卿亦复须邪？”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

【译文】 王恭想请江卢奴任长史，早晨到江家去，江卢奴还在帐子里没起床。王恭坐下来，不敢马上开口，过了很久才有机会说到这件事。江卢奴也不回答他，只是叫人拿酒来，自己喝了一碗，也不给王恭喝。王恭一边笑一边说：“哪能一个人喝！”江卢奴说：“你也要喝吗？”再叫仆人倒碗酒来给王恭。王恭喝完酒，借机自己下台阶告辞。还没有出门，江卢奴叹口气说：“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确实是很难！”

【原文】 孝武问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译文】 晋孝武帝问王爽道：“你和你的哥哥相比，怎么样？”王爽说：“风流俊秀方面，我不如他；忠贞孝道方面，我也不能随便许给别人。”

【原文】 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太傅醉，呼王为小子。王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

【译文】 王爽和太傅司马道子一起饮酒，太傅有了醉意，便称王爽为“小子”。王爽说：“我先祖父是长史，和简文帝是布衣之交；我去世的姑母和姐姐，是两位皇帝的皇后，哪里出来个‘小子’的称呼？”

【原文】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熟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

【译文】 张玄和建武将军王忱先前不相识，后来在豫章太守范宁家相遇，范让张、王二人交谈。张玄于是整衣端坐，做好准备，而王忱仔细注视张玄一会儿，始终不发话。张玄大失所望，起身便走，范宁苦苦挽留他，就是不肯。范宁是王忱的舅舅，便责备王说：“张玄是吴地名士中的佼佼者，已然有机会相遇，你却弄成这个局面。真不可理解！”王忱笑着说：“张祖希假如想和我交往，自然应该到我家里来访。”范宁便马上派人跑去给张送信，张玄就穿戴整齐到了王忱家。两个人举杯相对清谈，宾主都没有难为情的颜色。

雅量第六

【原文】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子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译文】 豫章郡的太守顾劭，是顾雍的儿子。顾劭死在任上。那天，顾雍广召幕属手下人，并亲自参加下围棋。外面禀告有豫章郡送信的来了，但是没有儿子的亲笔信，顾雍的神情、气色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内心已知道那没有儿子亲笔信的缘故，便用指甲掐手掌来强行控制，手掌上流出的血把褥子浸湿了。宾客们都走完了，他才叹了口气说：“已经丢失了延陵季子那种依照礼法殡葬儿子的清高，怎么能够再招惹因为哭儿子过分悲痛瞎掉眼睛的责难呢！”于是尽力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尽量豁达开朗起来，驱散了心头的哀痛，脸色自然。

【原文】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译文】 嵇康将要在东市被处决时，神情、脸色一点儿也不变，并要求取琴来弹，结果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曲子弹奏完了，他说：“袁准曾经向我请求学习这个曲子，我固执地吝惜着没教给他，从今天起，《广陵散》这个曲子将要绝传了啊！”当时，太学生有三千人左右联名上书，请求任命嵇康做他们的老师，但这一要求没有被批准。嵇康被杀不久，决定杀嵇康的司马昭对于这件事也后悔了。

【原文】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

【译文】 夏侯玄曾经背靠着柱子写字。当时正下着大雨，炸雷劈开了他所倚着的柱子，衣服被烧焦，可是他神态、脸色一点儿也没改变，仍旧写他的字。然而，他的客人及手下人却都被这个炸雷震得跌跌撞撞站不稳脚步。

【原文】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

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译文】 王戎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些小孩儿出去游玩，看见路边的李树挂了很多果，压弯了树枝，小孩儿们争先恐后跑去摘李子，只有王戎站着不动。别人问他，他回答说：“树长在路边，还有这么多李子，这一定是苦的李子。”拿李子来一尝，果真是苦的。

【原文】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

【译文】 魏明帝在宣武场上包着老虎的爪牙，举行人、虎搏斗表演，任凭百姓观看。王戎当时七岁，也去看。老虎乘隙攀住栅栏大吼，吼声震天动地，围观的人全都吓得退避不迭，跌倒在地。王戎却平平静静，一动不动，一点也不害怕。

【原文】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

【译文】 王戎任侍中的时候，南郡太守刘肇用筒装五端细布送给他。王戎虽然拒不接受，但还是给刘回了一封信，表示谢意。

【原文】 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赦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

【译文】 裴叔则被朝廷拘捕，他神色不变，举动和平时一样自然。他要了纸笔写遗书，书写好了，因为援救他的人多，才得到赦免。后来，裴叔则官至仪同三司的高位。

【原文】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瘳擲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译文】 王夷甫（王衍字夷甫）曾叮嘱本家族的人办件事，过了很长时间也没办、后来，两人在宴会上遇到一块，王衍就对本家族的人说：“前些时我嘱托您办的事，为何不办呢？”本家族的这位便大怒，举起盘子就往王夷甫的脸上砸去。夷甫一句话也不说，吃罢洗漱完后，便位着王丞相的手臂，同坐着一辆车回去了。在车子中他照着镜子对丞相说：“你看我的目光，盯着牛背的上面。”

【原文】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

【译文】 裴遐在周馥家作客，周馥专门设了接待宾客的主持人。裴遐和人下围棋，周馥的司马挨个儿敬酒。裴遐正下棋，不愿马上就喝，司马就恼怒了，便把裴遐从座中拉下，跌倒在地。裴遐也不说话，又坐了回去，脸色不变，举止依旧，重新下棋。王夷甫（王衍字夷甫）问裴遐：“当时你怎么能不变脸呢？”裴遐说：“不过是闹着玩罢了。”

【原文】 刘庆孙在太傅府，于时人士多为所构，唯庾子嵩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冀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

【译文】 刘舆在太傅司马越府中工作时，当时很多有名望的人士都被他陷害，只有庾 不大关心世事，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被利用。后来，刘舆因了解到庾 生性俭朴而使得家产富实，就劝说司马越向庾 “借”一千万钱币，希图让庾 有吝惜的表示，以便在这方面可以趁机进献谗言。司马越就在大庭广众座中向庾 提出“借”钱问题。当时，庾 已经醉得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帽壳儿掉在了坐榻中的小桌上，就把头插进帽壳儿里戴起来，然后缓缓地回答说：“我家本来有两三千万，随你的意思去拿吧。”就这样，刘舆对庾 才服了气。后来有人向庾 提到这件事，庾 说：“他刘舆可以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原文】 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意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

【译文】 王夷甫和裴景声两人志趣、爱好不同，景声讨厌王夷甫想任用自己，可是始终没法改变王夷甫的主意。于是就故意到王夷甫那里，肆意攻击，痛骂一番，迫使王夷甫回骂自己，想用这种办法使王夷甫分担别人的指责。王夷甫却始终不动声色，从容地说：“白眼儿终于发作了。”

【原文】 王夷甫长裴成公四岁，不与相知。时共集一处，皆当时名士，谓王曰：“裴令望何足计！”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译文】 太尉王夷甫比左仆射裴 大四岁，二人没有深的交情。一次，偶然遇到一起，在座的都是当时的名士，裴 对王夷甫说：“裴令公的好名声怎么可以计量！”王夷甫便亲切地称裴为“卿”，裴成公说：“我可以成全你这老志趣。”

【原文】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何所稍严！”

【译文】 有从外地来的人说：庾公（庾亮）有顺江东下来建康的意思。有人对王公（王导）说：“可暗地命令稍微加强些戒备，以防备不测。”王公说：“我与元规（庾亮字元规）虽然都是辅佐大臣，但本来就有布衣之交。如果他真的想来主持朝政，我就脱掉朝服、戴上角巾，回我的乌衣巷去，哪里要加强戒备。”

【原文】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公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

【译文】 王丞相（王导）的主簿想检查丞相的部下。王丞相就对主簿说：“想和主簿一职交往，就不要知道别人桌案上的事。”

【原文】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译文】 祖约酷爱钱财，阮孚特喜木拖鞋，两个人还经常亲自料理、把玩自己喜爱的东西，同样是一种精神拖累，但是人们不能判定他们两人行为谁好谁坏。有人去看望祖约，见他正在料理、欣赏钱财宝物。客人到了，祖约还没有料理完毕，剩下两小竹箱没有清理好的东西藏在身子后边，又倾斜着身体遮住那些东西，意态竟还没有平息下来。又有人去看望阮孚，见阮孚亲自吹火熔蜡来浸涂木屐，因看见人来，便叹息道：“不知道这一辈子能够穿几双木屐呢？”（他说这话时）神态是那么自然悠闲舒畅。在这样的比较下，他们之间的高下才分出来了。

【原文】 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游宴集聚，略无不同。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顾至晓回转，不得快

熟；许上床便癡台大鼾。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

【译文】 侍中许、司空顾和，都当过丞相王导的从事官，当时已经被丞相看重，参加游玩、宴会，都没有什么两样。一次，曾在夜里到丞相家玩，两个人高兴非常。夜深了，丞相便命二人进自己帐子里睡。顾和直到早晨还翻来复去，不能入睡；许上床后，呼呼噜噜鼾声大作。丞相环视众客说：“此处也不是好睡的地方。”

【原文】 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

【译文】 庾太尉很有风度，个子长得很高，举止文雅安详。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做作。庾亮的大儿子庾会才几岁，文雅稳重的气质便自然已像他一样，人们才知这是天性。中书令温峤，曾藏在布幔后面吓唬庾会，这孩子神色自若，慢慢地跪下说：“君侯为什么这样做？”议论的人说庾会不次于庾亮。苏峻叛乱时，他遇害了。有人说：“看见他大儿子的样子，便知道庾亮风度举止不是做作的。”

【原文】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谢慚。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译文】 褚季野从章安县令升任太尉郗鉴的记室参军，当时名声已经很大，可是官位低，很多人还不认识他。褚季野坐着商船往东去，和几位送旧官的属吏到钱唐亭投宿。这时，吴兴人沈充任钱唐县令，正好要送客过浙江，客人到来，亭吏就赶出褚季野，把他移到牛屋里。夜晚江水涨潮，沈县令起来在亭外徘徊，问牛屋里是什么人，亭吏说：“昨天有个北方佬来亭中寄宿，因为有尊贵客人，就姑且把他挪到这里。”县令这时已有几分酒意，便远远地问道：“北方佬想吃饼吗？你姓什么？可以出来交谈交谈。”褚季野便拱手回答道：“河南褚季野。”远近的人久仰褚季野的大名，县令于是大为惶恐。又不敢起动他，便在牛屋里呈上名片拜谒他，并且另外宰杀牲畜，整治酒食。还当着褚季野的

面鞭责亭吏，想用这些做法来道歉，表示愧意。褚季野和县令对饮，言谈、脸色没有什么异样表现，好像对这一切都没在意似的。后来县令把他一直送到县界。

【原文】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褚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译文】 郗鉴在京口做官时，一天，特派门客给王导丞相送了封信，向丞相寻求女婿。王丞相告诉给郗鉴的门客说：“你到东厢房里任意选取吧。”门客选过以后回去禀报给郗鉴说：“王家那些男青年都值得赞许，听说来挑女婿了，都一个一个地庄重、拘谨；只有一名男青年在东厢房里床上裸露着肚皮躺着，就像没有听见选婿这回事似的。”郗鉴说：“恰恰这位青年是最好的！”进一步调查了一下，原来那位青年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他了。

【原文】 过江初，拜官，輿饰供饌。羊曼拜丹阳尹，客来蚤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饌。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

【译文】 晋室南渡的初期，新官接受任命时，都要备办酒宴招待前来祝贺的人。羊曼出任丹阳尹时，客人来得早的，都能吃到丰盛的酒食。来晚了，备办的东西逐渐吃完了，就不能再吃上精美的酒食了，只是随客人来得早晚而不同，不管官位高低。羊固出任临海太守时，从早到晚都有精美的酒宴。虽然到得很晚的，也能吃上丰盛的酒食。当时的舆论认为羊固的酒宴虽然丰盛、精美，但是比不上羊曼的本性真诚直率。

【原文】 周仲智饮酒醉，癡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译文】 周仲智（周嵩字仲智）喝醉了酒，扭过脸瞪着眼对周伯仁（周字伯仁）说：“您的才能不如弟弟，却凭空享有那样大的美名！”过了一会儿，又举起蜡烛火去扔伯仁。伯仁就笑着说：“阿奴（周仲智小名阿奴。）用火攻，真是最糟糕的办法。”

【原文】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

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译文】 顾和初任扬州从事，月初应该入衙禀事，他却没有去，把车停在州府的外面。周伯仁来拜访丞相，走过顾和的车边，顾和正在捉虱子，很平静的样子一动不动。周过去后，又返回来，指着顾和的心说：“这里面有什么？”顾照旧捉虱子，缓缓地回答道：“这里面是最难揣测的地方。”周伯仁进去后，对丞相说：“你的州属官吏中，有一个具有辅宰朝政才能的人物。”

【原文】 庾太尉与苏峻战，败，率左右十余人乘小船西奔。乱兵相剥掠，射，误中舵工，应弦而倒，举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动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贼！”众乃安。

【译文】 太尉庾亮与叛臣苏峻作战，打了败仗，率领左右随从十数人，乘小船往西逃。叛军在后相互抢掠。庾亮向叛军射箭，误中舵工，舵工随着弓弦响便倒了下去。满船之人都大惊失色分散开来，庾亮脸色平静，缓缓地说：“这样的手法，哪里能射中贼军！”船上众人才安下心来。

【原文】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鹵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

【译文】 征西将军庾翼有一次外出还没有回来。他的岳母阮氏，是刘万安的妻子，和女儿一起上安陵城楼观望。一会儿，庾翼回来了，骑着高头大马，带领着浩大的车马卫队。阮氏对女儿说：“听说庾郎会骑马，我怎么能见一见呢？”庾翼妻子于是告诉庾翼，庾翼就为她在道上摆开仪仗，骑着马绕圈子、刚转了两圈，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可是他神态自如，满不在乎。

【原文】 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鹵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

【译文】 桓温和简文帝、太宰共坐一辆车，桓温暗中叫人在车前车后敲起鼓来，大喊大叫。仪仗队伍受惊混乱，太宰神色惊惶恐惧，要求下车。桓温回看简文帝，他却镇定自若，满不在乎。后来桓温告诉别人说：“朝廷里仍然有这样的贤能人才。”

【原文】 王劭、王荟共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荟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论者以劭为优。

【译文】 王劭、王荟一起去拜见宣武将军（桓温），正赶上下令去收捕庾希家。王荟就坐不住，想告辞回去；王劭却安坐不动，等到报告收捕情况的信使回来，知道没有收捕才告辞。当时人评论说，王劭比王荟强。

【原文】 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

【译文】 宣武将军桓温和郗超一起商议铲除朝中不满的大臣，条令拟好之后，当夜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起来后，召唤谢安、王坦之来，把条令扔给他们看。郗超当时还在床帐中未起，谢安一句话也不说，王坦之则直接扔了回去，说：“多！”宣武将军就拿起笔去掉几个人名，郗超不知道二人在场，从床帐里向宣武将军发表意见，谢安含笑说道：“郗生真可谓是入幕的宾僚啊！”

【原文】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译文】 谢安隐居在东山，经常和孙绰等人泛舟海上游玩。一次，突然刮起了大风，涌起了大浪，孙绰、王羲之等人脸色都惊恐不安，于是大呼小叫要驾船的人转舵返航；这时谢安游兴正浓，只是吟着诗，间或长啸几声，就是不说要回去的话。驾船的人因为谢安表情闲适，心里高兴，仍旧不停地前进着。一会儿，风变得更加强劲，浪头涌得更加猛烈，大家都高声喊叫、跑离了座位；这时谢安才慢悠悠地说：“像这样，莫非回去才好？”大家就响应谢安的话音回去了。在此事件上，人们清楚了谢安的度量：完全可以安邦定国。

【原文】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译文】 桓温先埋伏下刀斧手，再大摆宴席。广泛邀请朝臣们，想凭借这种做法杀掉谢安和王坦之。王坦之吓得要命，问谢安道：“应当采取什么对策？”

谢安神情意态一切和平常一样，告诉王坦之说：“晋国国运的存亡，就在此一行了！”于是，二人一道前去。王坦之吓得要命，脸色飞速变化着；而谢安的宽松自如，更加表现在从容不迫上。他们沿着台阶快步入席，接着，谢安就作“洛生咏”——用当时洛阳读书人的朗诵声腔吟诵了嵇康“浩浩洪流……”那一组诗。桓温害怕他的那种无法估量的旷达风度，就迅速撤走了刀斧手。王坦之和谢安原来有同等的声望，通过这件事，人们重新判定了他们风度的优劣。

【原文】 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

【译文】 太傅谢安和王文度一起去拜望郗超，一直等到天色晚了还不能上前会见。王文度便想走，谢安说：“你就不能为了性命再忍耐一会儿？”

【原文】 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癡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译文】 支道林要回到东边去，当时名士一起到征虏亭给他饯行。蔡子叔先到，就坐到支道林身旁；谢万石后到，坐得稍为远点。蔡子叔走开了一会儿，谢万石就移坐到他的座位上。蔡子叔回来，看见谢万石坐在自己位子上，就连坐垫一块抬起他扔到地上，自己再坐回原处。谢万石头巾都跌掉了，便慢慢地爬起来，拍干净衣服，回到自己座位上去，神色很平静，看不出他生气或颓丧。坐好了，对蔡子叔说：“你真是个怪人，差点儿碰破了我的脸。”蔡子叔回答说：“我本来就没有替你的脸打算。”后来两个人都不介意。

【原文】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译文】 郗嘉宾钦佩崇敬道安和尚的道德声望，派人送给他一千斛米，还写了封有几页纸的长信，殷勤地向他问候致意。道安直接答复道：“减去米。这越发感到‘有所待’是累人的事情。”

【原文】 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相遇破冈。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虽信宿中涂，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译文】 安南将军谢奉被免去吏部尚书的职务，要回东边去，太傅谢安去桓温处往西边走，二人在破岗这个地方相遇。既要远别，便停留三天一起谈话。谢安总想用话安慰谢奉的失官，而谢奉却总是引出别的话题，尽管他们在半路上连住了两个晚上，居然没能说到这件事。谢安为未能尽抒心意而深深遗憾。事后，他对同船的人说：“谢奉真是一个奇男子。”

【原文】 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

【译文】 戴逵从会稽到京都，太傅谢安去看望他。谢安原来轻视他，见了面，只是和他谈论琴法、书法。戴逵不但没有不乐意的表情，而且谈起琴法、书法来更加高妙。谢安从这里了解到他那种闲适自得的气量。

【原文】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译文】 谢公（谢安）和人下着围棋，一会儿谢玄从淮河前线派来的信使来到。谢安看完信后，一言不发，又从容不迫地走到棋盘边继续下棋。宾客们问淮河前线的胜负，谢回答说：“年轻人已彻底击溃了敌人。”神情举动，和平时完全一样。

【原文】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曾坐在同一间房子里，屋顶上突然起火。子猷急忙逃开，连木屐都没顾上穿；子敬则神色安闲，从容不迫地叫来身边随从，搀扶着他从屋里出来，那不慌不忙的样子，和平常没什么差别。世人也就以此来论定二王的情操器量。

【原文】 苻坚游魂近境，谢太傅谓子敬曰：“可将当轴，了其此处。”

【译文】 苻坚率领大军压境，就像游荡的鬼魂来了一样，太傅谢安对子敬（王献之字子敬）说：“可将敌人的这根车轴子（喻苻坚为前秦政权核心人物）结果在这个地方。”

【原文】 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觴。”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何敢癘张！”谢

徐抚掌而笑曰：“卫军，僧弥殊不肃省，乃侵陵上国也。”

【译文】 王僧弥和车骑将军谢玄一起到王小奴家聚会，僧弥举起酒杯向谢玄劝酒说：“奉献使君一杯。”谢玄说：“行啊。”僧弥生气地站起来，满脸怒色地说：“你原先不过是吴兴山溪里垂钓的碣奴罢了，怎么敢这样胡言乱语！”谢玄慢慢拍着手笑道：“卫军，你看僧弥太不庄重，太不懂事了，竟敢侵犯欺凌上国的人呀。”

【原文】 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

【译文】 东亭侯王 任桓温的主簿，既受到祖辈的福荫，名声又很好，桓温很希望他在人品和门第上都能成为整个官府所敬仰的榜样。当初，他回答桓温问话时，有失礼之处，可是神色自若，在座的宾客立刻贬低并且嘲笑他。桓温说：“不是这样的，看他的神情态度，一定不平常。我要试试他。”后来趁着初一僚属进见，王 正在官厅里的时候，桓温就从后院骑着马直冲出来，手下的人都给吓得跌跌撞撞，王 却稳坐不动。于是声价大为提高，大家都说：“这是辅弼大臣的人材呀。”

【原文】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万岁天子！”

【译文】 东晋太元末年，彗星出现于天空，孝武帝心中对此很忌讳。夜间，他在华林园中饮酒，举起酒杯对着星空说：“彗星，我敬你一杯酒，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有过活一万岁的皇帝呢？”

【原文】 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瓿慢戏之流。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译文】 荆州刺史殷仲堪有一个熟识的朋友，写了一篇赋，属于文人束那样幽默的风格。殷认为他很有才学，向王恭说：“适才见到一篇新颖文字，很值得一读。”说着，便从手巾包中的匣里取出它。王恭诵读时，殷在一边忍不住笑声。王看后既没有笑，也没有说文章好坏，只是用如意儿压住这篇赋，放置在那里罢了。殷仲堪为此很不舒畅，像失掉了什么东西似的。

【原文】 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尝蚤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

【译文】 羊绥的次子羊孚，少年时就才智出众，和谢益寿很要好。有一次，他一大早就到谢家去，还没有吃早饭。一会儿王齐、王睹也来了，他们原先不认识羊孚，落了座，脸色就有点不高兴，想让羊孚离开。羊孚看也不看他们，只是把脚搭在小桌子上，无拘无束地吟诗、观赏。谢益寿和二王寒暄了几句后，回头仍旧和羊孚谈论、品评；二王方才体会出他不同一般，这才和他一起说话。一会儿摆上饭菜，二王一点也顾不上吃，只是不停地劝羊孚吃喝。羊孚也不大答理他们，却大口大口地吃，吃完便告辞。二王苦苦挽留，羊孚按道理不肯留下，只是说：“刚才我不能顺从你们的心意马上走开，是因为肚子还是空空的。”二王是王孝伯的两个弟弟。

识鉴第七

【原文】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译文】 曹操年轻时去见乔玄，乔玄对他说：“天下正在动乱不安的时期，各路英雄人物像老虎一样在进行着争斗。平定动乱，治理国家，不正是你吗？然而，你实实在在是位动乱时期的英雄，安定和平时期的奸贼。遗憾的是我老了，看不到你的富贵了，就把我的儿孙们托付给你吧！”

【原文】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译文】 曹操问裴潜说：“你过去曾和刘备一同在荆州，你以为刘备的才能怎样？”裴潜说：“假如让他居守中原，那么他只能扰乱民心，而不能治理人民；如果让他把守边关要塞，那么他足以成为一方的霸主。”

【原文】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伦，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耳，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译文】 何晏、邓 ，夏侯玄都要求与傅嘏交朋友，但傅嘏始终不答应。何晏等几个人就托荀粲去说服傅嘏成全他们结成朋友。荀粲便对傅嘏说：“夏侯玄是当今的杰出人才，真诚地希望与你交朋友，你却在思想上抱着人家不可交的态度。你们如果结合起来，就将很容易办成一切事情；不结合起来，就将导致双方之间的嫌隙。两位贤德的人如果和好，就是国家的福分，这就是为什么蔺相如甘居廉颇之下的原因啊！”傅嘏说：“夏侯玄抱负很大，并为之殚精竭虑，擅长于迎合虚假的名声，确确实实是用花言巧语取悦当权者而终于导致国家覆

亡的人物。何晏、邓 两人有所作为，但遇事就过分急躁；虽然知识广博，而缺少重点；又好利而无节制；只尊重意见相同的人却讨厌意见不同的人；好发议论，又忌妒强过自己的人。话说多了必然招惹是非。忌妒强过自己的人必然没有知心朋友。按我的看法：这三位贤者都是德行有所欠缺的人。远远离开他们尚且恐怕遭遇上灾祸，那里敢亲近他们呢？”后来，夏侯玄等三人的下场果然都应了傅嘏的话。

【原文】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

【译文】 晋武帝在宣武场谈论武的问题，武帝想放弃武备，修治文德，因此亲自参加，并召集来满朝大臣。山公（山涛）认为不应放弃武备，接着向各部尚书阐述了孙、吴用兵的本意。论述得非常透彻，在座各位没有一个不叹服的。大家都说：“山少傅（山涛曾任太子少傅。）所说真是天下名言。”以后，各诸侯王骄横奢侈，随意挑动祸乱，因而寇盗蜂起，处处聚合，多数郡国由于缺乏战备，无法制服，终于愈演愈烈，全都如山公所预言。当时人都认为尽管山涛没有学孙、吴的兵家说，但却和他们的道理暗合。王夷甫（王衍字夷甫）也感叹说：“山公的见解和社会发展暗合。”

【原文】 王夷甫父 ，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译文】 王夷甫的父亲王 ，担任平北将军，曾经有件公事，派人去上报，没办成。当时王夷甫在京都，就坐车去谒见尚书左仆射羊祜和尚书山涛。王夷甫当时还是少年，风姿才华与众不同，不但陈述意见痛快淋漓，加以事实本身又理由充分，所以山涛认为他很不寻常。他告辞后，山涛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终于叹息说：“生儿子难道不该像王夷甫吗？”羊祜却说：“扰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

【原文】 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

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译文】 潘滔见到儿童时的王敦，对他说：“你的蜂目已经显露出来了，只不过豺声还没有显露出来罢了。将来你一定能够吃人，但也会被人吃掉。”

【原文】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译文】 石勒不认识字，让人给他读讲《汉书》。当听到酈食其劝说汉高祖立六国的后代，并且刻好印章将要授给他们那段历史时，非常吃惊地说：“这办法必将失天下，如何说刘邦便得了天下？”待读至留侯张良对刘邦的谏阻时，他说：“多亏有张良的谏阻啊！”

【原文】 卫 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

【译文】 卫 五岁的时候，神采聪颖，灵秀可爱。他的祖父太保卫瓘说：“这孩子有与众不同的才能，只是我老了，看不到他长大后的作为了。”

【原文】 刘越石云：“华彦夏识能不足，强果有余。”

【译文】 刘越石说：“华彦夏见识、才能不足，倔强、果敢则有余。”

【原文】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译文】 张翰在京师洛阳做齐王的东曹掾。一天，见秋风吹来，因而思念起江南家乡的菰菜羹和鲈鱼脍来，他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称心如意，怎么能羁留在几千里外做官来求取名利呢？”于是辞掉官职回了家乡。不久齐王败亡，当时人都说张翰有先见之明。

【原文】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

【译文】 诸葛道明（诸葛恢字道明）刚到江左时，自称道明（当时习惯，自称应称名，不称字。）名声仅在王、庾（王导、庾亮）之下。朝廷先让他任临沂县令，丞相对他说：“明府也应当做个黑头公。”（王公大臣戴黑色冠冕。）

【原文】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

【译文】 王平子（王澄字平子）平素并不认识眉子（王玄字眉子），说他：“志向比胸怀大，终究会死在城堡之间。”

【原文】 王大将军始下，杨朗苦谏，不从，遂为王致力。乘中鸣云露车径前，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既而忘之，以为南郡。王败后，明帝收朗，欲杀之；帝寻崩，得免。后兼三公，署数十人为官属。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于时称其知人。

【译文】 大将军王敦刚开始顺江东下向江左用兵时，杨朗苦苦劝谏，王敦不听从。于是杨朗就为王敦效力，乘着“中鸣云露车”直驶到王敦面前，说：“听下官的战鼓声吧，保证一战成功。”王敦拉着杨朗的手说：“事情成功之后，我要用你做荆州刺史。”过后不久，就把自己的许诺给忘了。任命杨朗去做南郡太守。王敦失败后，明帝逮捕了杨朗，要杀他。不久，明帝去世，杨朗才得以活命。以后，杨朗官至身兼三公曹，他的官府里有部属几十人。这些人起初都没什么名气，后来都得到杨朗的赏识提拔，当时人们都称赞说杨朗善于发现、鉴别人才。

【原文】 周伯仁母冬至举酒赐三子曰：“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嵩起，长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

【译文】 周 的母亲，在冬至节时，拿出酒来赏赐给三个儿子说：“我本来认为过长江以后没个立脚的地方；你们周家有神灵帮助，今天你们能够同时列坐在我面前，我还愁什么呢？”周嵩抬起身子，直直地跪着流着泪说：“我们家的情况，并不像母亲你说的那样好。哥哥伯仁的为人是志向很大但才气短浅，名气很重但见识昏暗，又好趁着人家有隐患时整治人，这不是保全自己的道理；我的性格耿直为人处事不灵活，也不能被当今社会容纳；只有弟弟阿奴庸庸碌碌，与世无争，能够留在母亲跟前罢了。”

【原文】 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世儒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为荆州。含语应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危，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作意表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闻应当

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

【译文】 大将军王敦死后，王应打算投奔王彬，当时王彬任江州刺史。王应的父亲王含打算投奔王舒，王舒任荆州刺史。王含向王应说：“大将军平日对江州刺史如何？你却要去依附他？”王应说：“这就是应该去那里的道理呀。王彬在大将军强盛的时候，能抵制违抗不对的命令，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及至看到我们衰败危险，一定会生出怜悯之心。而王舒是一贯遵守上面的法令，现在哪能对我们作意外的对待？”王含不听，就只好一起去投奔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父子沉入江中溺死。王彬听到王应要来投奔，便秘密地准备了船等待他，竟然没能来，深深地以此为遗憾。

【原文】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译文】 武昌人孟嘉任太尉庾亮的州从事，已经有了名望。太傅褚裒有品鉴人的能力，他在豫章被罢免了官回家，途经武昌，问庾亮说：“听说孟从事很好，今天在不在这里？”庾亮说：“你试着自己找找他。”褚裒左右搜视很久，指着孟嘉说：“这位和别人稍有不同，莫非就是他吗！”庾亮大笑说：“对！”当时舆论既赞叹褚裒有暗中品鉴人物的能力，又欣喜孟嘉的被赏识。

【原文】 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译文】 戴安道十几岁时，在京都瓦官寺画画。司徒左长史王 看见他，说：“这孩子不只能画画，将来也会很有名望。遗憾的是我年纪大了，见不到他富贵的时候了！”

【原文】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县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译文】 王仲祖（王 ）、谢仁祖（谢尚）、刘真长（刘 ）一起到丹阳郡墓地看望殷扬州（殷浩）的陵墓，生发了很坚定的雄心壮志。回来后，王、谢互相谈论说：“渊源（殷浩字渊源）不会活转了，天下百姓该怎么办？”为此而深感悲哀忧虑。刘说：“您二位果然是担忧渊源不会活转吗？”

【原文】 小庾临终，自表以子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译文】 庾翼临死时，亲自上奏章推荐自己的儿子园客代理职务。朝廷担心他不肯服从命令，不知该派谁去好，于是一同商议用桓温为荆州刺史。丹阳尹刘真长说：“派他去，一定能克服并安定西部地区，可是恐怕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了他了。”

【原文】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译文】 桓温将要攻打成汉国。参与这件事的各位大人物，都认为李势在蜀地统治年代已久，承继着几代的基业，并且地势上占据着长江的上游，三峡不易攻克。只有刘 说：“他一定能够攻克蜀地。看看他参加蒲博游戏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没把握取胜是不会干的。”

【原文】 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译文】 谢安隐居东山，畜养歌女。简文帝说：“安石必定会出山，他既能与他人同乐，也不能不与人共同分忧！”

【原文】 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译文】 郗超与谢玄关系不好。苻坚将要夺取晋朝政权，已经像恶狼一样吞食了梁州和岐山地区一带，又像猛虎一样瞪大眼睛瞅着淮河以南地区。当时，朝廷上讨论要派谢玄北伐，抵御苻坚南下，在有关人当中很有些不同的说法，只有郗超说：“这样做一定可以解决问题。过去我曾经和谢玄一道在桓温府上供职，见谢玄用人都能尽其才，即使是社会下层人也能得到谢玄的任用。按这道理推论，应当是谢玄只要出面就一定能够建立功勋。”等到淝水之战结束，谢玄大功告成，当时的人都赞叹着郗超的先知先觉，而又特别敬重郗超不因为个人的爱憎而藏匿、埋没有关人的长处。

【原文】 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玄北征后，巷议疑其不振。康伯曰：

“此人好名，必能战。”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

【译文】 韩伯和谢玄也没有很深的友情。谢玄率军北征之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怀疑他精神不振，不敢打硬仗。韩伯说：“谢玄这个人贪图名声，仗是一定能打。”谢玄听到这话，非常气愤，常常当众疾言厉色地说：“男子汉大丈夫，带着数以千计的轻兵，深入生死搏斗场，是为了报效君王才出兵打仗，不能再说什么为了贪图名声！”

【原文】 褚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

【译文】 褚期生年轻时，谢安很赏识他，经常说：“褚期生如果还不优秀，我就不再鉴别人才了！”

【原文】 郗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译文】 郗超和傅瑗交往，傅瑗让郗超鉴定他的二个儿子，都还留着发髻未成年。郗超观察他们很长时间，然后对傅瑗说：“小的才气和名望都将超过大的，但保全你们傅家，终究靠那个当哥哥的。”这二位便是傅亮兄弟。

【原文】 王恭随父在会稽，王大白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余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因语之曰：“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果如其言。

【译文】 王恭随他父亲住在会稽郡，王大从京都来会稽扫墓，王恭到墓地去看望他一下。两人一向很要好，索性住了十多天才回家。他父亲问他为什么住了许多天，王恭回答说：“和阿大谈话，谈起来没完，没法回来。”他父亲就告诉他说：“恐怕阿大不是你的朋友。”后来两人的爱好终于相反，果然和他父亲的话一样。

【原文】 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置郡于酆阴。是时胤十余岁，胡之每出，尝于篱中见而异焉。谓胤父曰：“此儿当致高名。”后游集，恒命之。胤长，又为桓宣武所知，清通于多士之世，官至选曹尚书。

【译文】 车胤的父亲作南平郡的功曹，南平郡太守王胡之为了躲避司马无忌的祸难，就把郡政府设在了酆阴。那时车胤十几岁，王胡之常常外出，曾隔

着篱笆看到车胤，认为他不一般。他对车胤的父亲说：“这孩子以后会获得好名声。”以后有聚会、出游之类的活动，都让车胤参加。车胤长大后，又被桓宣武赏识。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能够显达高洁，做官至选曹尚书。

【原文】 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事定，诏未出，王 问殷曰：“陕西何故未有处分？”殷曰：“已有人。”王历问公卿，咸云非。王自计才地必应在己，复问：“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诏出用殷。王语所亲曰：“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

【译文】 王忱去世了，镇守西部的荆州刺史人选没有定下来。朝中的权贵，人人都怀着希望。殷仲堪当时在朝任黄门郎，虽然身居掌握机要的职务，但因资格浅、声名低，就人情而论，也不会把这个要职给他。晋孝武帝想提拔亲信安置心腹，便用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事情定了，诏书还没有下。王 问殷仲堪道：“荆州这个位子怎么还没有归属？”仲堪说：“已经有人了。” 逐个询问众大臣的名字，都回答“不是”。王 自己盘算按地位才能，一定该是自己，便问：“不是我吗？”殷仲堪说：“也好像不是。”夜里，皇帝的诏书下来，任用的是殷仲堪。王 向亲信说：“哪里有黄门郎而能接受这样的重任？仲堪被重用这件事，乃是国家将要灭亡的象征。”

赏誉第八

【原文】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译文】 陈仲举曾经赞叹说：“像周子居这个人，确是治国的人才。拿宝剑来打比方，他就是当代的干将。”

【原文】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译文】 世人评论李元礼说：“像挺拔的松树下呼啸而过的疾风。”

【原文】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谏，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译文】 谢甄看到许劭兄弟两个以后说：“平舆的深渊里，有两条龙藏在那里呢！”看到二十岁时的许虔，赞叹说：“像许虔这样的人，具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的大义凛然、忠诚正直，可与陈蕃匹敌；而打击邪恶，斥退不肖之徒，有范滂的风范。”

【原文】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译文】 公孙度评价邴原说：“他是人们所说的‘云中白鹤’，不是捕捉小燕子、小麻雀的小网能够捕捉到的。”

【原文】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译文】 钟会品评王戎，说：“阿戎聪明，善解人意。”又说：“裴颢清谈起来，一整天也说不完。”朝里缺少一名吏部郎，文帝向钟会问合适的人选，钟会说：“裴楷清爽通达，王戎精明简要，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文帝任用了裴楷。

【原文】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译文】 王浚冲、裴叔则两人少年时到钟士季那里去拜访。一会儿离开以后，宾客问钟士季说：“刚才那两个童子怎么样？”钟士季说：“裴楷清明通达，王戎做事简约，得其要领。二十年后，这两个人应当成为吏部尚书，希望那时天下没有不被启用的人才。”

【原文】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

【译文】 谚语说：“后辈中成长起来的领袖有裴秀。”

【原文】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瘳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译文】 中书令裴楷谈对夏侯玄（字太初）的印象，说：“庄严方正，好像进入宗庙、社稷之中，并未特地叫人尊敬，可人们自然会生崇敬之情。”还曾说过：“同夏侯太初见面接谈，感到好像进入宗庙，琳琳琅琅只见到处是礼乐之器。见到钟士季（钟会），好像到国家的武库中参观，只看见到处都是矛戟等武器。见到傅兰硕（傅嘏），只觉汪洋恣肆，什么都有。见到山巨源（山涛），好像登上高山往下看，只觉幽深难测。”

【原文】 羊公还洛，郭奕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

【译文】 羊祜返回洛阳时，郭奕任野王县令。羊祜到达野王边界，派人邀请郭奕会面，郭奕就自己去了。见过面后，郭奕叹息说：“羊祜为什么一定不如我呢！”再次去到羊祜住处叙谈，一会儿，回来了，又叹息说：“羊祜超出常人了！”羊祜离开野王时，郭奕送了一整天，一下子好几百里远，因而触犯了不得擅自离境的纪律，被罢免官职。这时他又叹息说：“羊祜为什么一定不如颜回呢！”

【原文】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译文】 王戎评论山巨源说：“像璞玉浑金，人人都看重它是宝物，可是没有谁知道该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原文】 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车骑掾，蚤卒。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

【译文】 羊忱的父亲羊繇和羊祜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他们相处得很好。羊繇官做到车骑掾，不幸早死。羊忱兄弟五人，很小便成了孤儿。羊祜来哭吊时，见到羊忱悲哀的面容以及一举一动都很像成年人，于是叹息说：“堂兄虽死犹生！”

【原文】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译文】 山涛推荐阮咸出任吏部郎，评论阮咸说：“纯洁真挚，没有多少私欲，任何事物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

【原文】 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

【译文】 王戎评论阮文业说：“清高，通伦理，有知人论世之明，从汉初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人。”

【原文】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

【译文】 武元夏评论裴楷、王戎两人说：“王戎注重简要，裴楷清廉通达。”

【原文】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 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译文】 庾子嵩品评和峤说：“他像高耸千丈的松树，纵然树干上枝节累累，但放在盖大厦上，却有充当栋梁的用处。”

【原文】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译文】 王戎说：“太尉王衍的神情姿态高雅澄澈，就像传说中的玉质树林，自然是世俗之外的人物。”

【原文】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精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心形

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既还，浑问济：“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

【译文】 王湛除去为亡父穿的孝服之后，留住在墓所。哥哥的儿子王济每次来拜墓，大多不到叔叔王湛处探望，王湛也不等候他。王济偶而去看他一次，仅只是问问好罢了。后来，王济姑且试着询问些近事，王湛回答时辞令确当、语音清晰，出乎王济的意料之外，王济十分吃惊，便接着和他谈，慢慢转入清雅精深。王济对王湛先前丝毫没有对叔叔应有的礼貌，听了他的谈吐后，不觉有些畏惧，内心和外貌都肃然起敬，便留下和他谈天，谈了一天一夜。王济虽然俊秀清朗，但和王湛相比，觉得如有不及，便长长地叹气道：“家中自有名士，过了三十年竟不知道！”王济离去时，湛送他到门口。王济身边有一匹马极难骑，很少有人能骑得了，王济顺口问叔叔是否好骑马？湛说：“也还爱好。”王济便让他骑那匹难骑的劣马，发现叔叔的骑姿既妙，鞭着马旋绕转圈十分自如，即使是有名的骑手也无法超过他。王济更惊叹王湛才艺的高深难测，不只在一件事上。

王济回到家里以后，父亲王浑问他：“怎么短暂的行动却去了几天？”王济说：“我才找到一个叔父。”王浑问其中的缘故，王济便感叹地详述事情经过。浑问：“赶得上我吗？”济说：“是在我之上的人。”

武帝每次见到王济，总爱拿王湛开王济的玩笑，问道：“你的傻叔叔死没死？”王济常常无话可答。这次重新认识了叔父之后，武帝又像以前那样问他，他便说：“我的叔父不傻。”就称赞王湛的好处。帝问：“可以和谁比？”济说：“在山涛之下，魏舒之上。”于是，王湛显名于世，二十八岁才开始作官。

【原文】 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藪。

【译文】 左仆射裴，当时的人认为他是清谈的府库。

【原文】 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

【译文】 张华接见过褚陶之后，对陆平原（陆机）说：“您们弟兄好比飞龙在天，腾跃于银河；顾彦先（顾荣）如同彩凤展翅，向着朝阳高鸣。只说是你们东南地区的杰出人才已经发掘尽了，想不到又见到褚生这般人物。”陆平原说：“您还没有见过不鸣不跃，真正不事声华的人物罢了！”

【原文】 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臠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穡，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缙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

【译文】 有人问秀才蔡洪道：“吴地旧时有名望的人怎么样？”蔡洪说：“吴府君，是圣王时期年高有德之人，是政治清平时的俊才。朱永长，有推论物理的至高品德，是清高的士人中最有名望的人。严仲弼像在深泽中高鸣的仙鹤、像深谷中洁白的骏马。顾彦先，像乐器中的琴瑟，五色中的龙形图纹。张威伯，像寒冬里仍茂盛的青松，像黑夜里发出的光亮。陆机、陆云像天鹅在天空翱翔，像悬挂在那里的响鼓等待着人们去敲。总计这些人物，他们都是用笔当农具，用纸笺作良田，把沉静无为当庄稼，把丰富的义理当作丰收的年景。把能言善辩作为花朵，把“忠”、“恕”的道德作为奇珍异宝。写文章如织华美的锦绣，蕴藏五经的义理像织闪光的丝绸。他们把立足谦虚为基垫，申张礼让为帐幕，他们把施行仁义当居室，修养道德当宅院。”

【原文】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译文】 有人问王夷甫（名衍）：“山巨源（名涛）的道德学问怎样？类似谁？”王夷甫说：“这个人从不以清谈自居，可是，不读《老子》、《庄子》之书，时时听他吟咏，却往往和二书的旨趣相合。”

【原文】 洛中雅雅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宏字终嘏，漠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并是王安丰女婿。宏，真长祖也。洛中铮铮冯惠卿，名荪，是播子。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

【译文】 洛阳城中文士济济，有三位字带嘏字者称三嘏：刘粹字纯嘏，刘

宏字终嘏，刘谟字冲嘏，三人为亲兄弟，是王安丰（名戎）的外甥，又都是王安丰的女婿。刘宏，是刘真长（名 ）的祖父。洛阳城中才华超群、名声显赫者还有冯惠卿，名荪，是冯播的儿子；荪和邢乔都是司徒李胤的外孙，和李胤的儿子李顺都有名于时。当时人们称“冯的学问清通，李的学问明达，邢的学问纯粹”。

【原文】 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

【译文】 卫觊担任尚书令时，见到乐广与朝中的知名人士清谈，认为乐广这人很奇特，说：“自从以前几位著名人物去世以来，我经常害怕含义深远的精妙言辞将要绝迹，今天才又从您这里听到这种精妙言辞了！”他命令子弟们去拜访乐广，说：“这个人啊，是人们的清泉和明镜，见了他，好像拨开云雾，看到了青天一样。”

【原文】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或云王戎语。

【译文】 太尉王衍说：“我发现裴令公精明爽朗、胸怀坦荡，境界高出于众人之上，不是具有一般识见的人！假使死了能够复活，我愿意和他在一起。”也有人说这话是王戎所说。

【原文】 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

【译文】 王夷甫自己感叹说：“我和乐令清谈时，未尝不感到我的话太烦琐。”

【原文】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雍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译文】 郭子玄才智出众，很会谈论老庄思想，庾雍曾经称赞过他，常常说：“郭子玄为什么一定要在我庾子嵩之下！”

【原文】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

【译文】 王澄品评哥哥王衍道：“阿哥从外貌看来，道貌庄肃，而您的神

情锐气却极富才致。”王夷甫说：“确实不如你的疏淡端庄好。”

【原文】 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

【译文】 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中有三位才子：刘庆孙（名舆）长于综核，是长才；潘阳仲（名滔）博学多识，是大才；裴景声（名邈）强立方正，是清才。

【原文】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译文】 竹林七贤，多有俊才之子：阮籍的儿子阮浑，器量远大；嵇康的儿子嵇绍，志向高远，品行端正；山涛的儿子山简，明达朴素；阮咸的儿子阮瞻，淡泊寡欲，志向高远，阮瞻的弟弟阮孚，开朗直爽，大有父风；向秀的儿子向纯、向悌，都品德贤淑，有清流之誉；王戎的儿子万子（名绥），有学者的风范，不幸早卒；只有刘令的儿子默默无闻。所有这些儿子里面以阮瞻为第一，嵇绍、山简也被世人器重。

【原文】 庾子躬有废疾，甚知名。家在城西，号曰城西公府。

【译文】 庾子躬有残疾，可是很有名望。他的住宅在城西，称为城西公府。

【原文】 王夷甫语乐令：“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

【译文】 王夷甫告诉尚书令乐广说：“名士没有很多，自然任凭平子审察。”

【原文】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

【译文】 王夷甫说：郭子玄的言谈议论，就像那黄河倒悬、大水倾泻般滔滔不绝。

【原文】 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俊异。庾文康云：“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译文】 太傅司马越府中有很多名士，都是当时才能出众的人。庾亮说：“见到庾子嵩在他们当中，常常自然就精神旺盛。”

【原文】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译文】 太傅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的时候，以王安期（名承）作记室参军，平时对他很了解，非常器重。敕令其世子司马毗道：“书本学习获益肤浅，具体榜样的影响才深入人心。熟练地诵习礼仪法度的条文，不如观看现实的楷模；记诵体味古圣贤的遗言，不如学习当代的师表，同他交谈，征求他的意见。王参军是尊奉伦常准则的表率，你要向他学习。”有人这样记载：“王、赵、邓三位参军都是尊奉伦常准则的表率，你要效法他们。”三参军说的是王安期、邓伯道（名攸）、赵穆。袁宏所作《名士传》，只说王参军。有人说：“赵穆一族的后人原先还有此种称三参军的本子。”

【原文】 庾太尉少为王眉子所知。庾过江，叹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译文】 庾太尉（名亮）年轻时被王眉子（名玄）欣赏推重，庾亮过江之后，感叹王眉子的知遇之恩，说：“托身在他的屋宇之下，百般照护，能使人忘记寒暑季节的变换。”

【原文】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嵇延祖弘雅劲长，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译文】 谢幼舆说：“我的朋友王眉子清廉通达，简约舒畅；嵇延祖宽宏正直，德行高尚；董仲道见识卓越，很有风致、气度。”

【原文】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译文】 王导评论太尉王衍：“陡峭地肃静地耸立在那里，像千丈石壁一样屹立着。”

【原文】 庾太尉在洛下，问讯中郎，中郎留之云：“诸人当来。”寻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俱至，酬酢终日。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

【译文】 太尉庾亮在京城洛阳，去探望中郎庾亮。中郎留住他说：“众人该来了。”不久，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都来了，欢畅宴饮了一整天。日后，

庾公还追忆当年刘、裴的过人才学，温元甫的清雅、平和。

【原文】 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慷慨。

【译文】 司徒蔡谟在洛阳，看见陆机、陆云兄弟住在僚属的官署中。只有三间瓦房，陆云住在东头，陆机住在西头。陆云为人文雅，纤弱可爱；陆机身高七尺多，声音像钟声一般响亮，说话总是意气激昂。

【原文】 王长史是庾子躬外孙，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

【译文】 王长史（ ）是庾子躬（名琮）的外孙，丞相王导评鉴子躬，说：“研格物理非常深至，是在我之上的人。”

【原文】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从谈谈之许。”

【译文】 太尉庾亮评论中郎庾亮说：“家叔深受人们的称赞。”

【原文】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

【译文】 庾亮评论中郎庾亮说：“他精神安适、疏散，大致还能算出众。”

【原文】 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曰：“少为王敦所叹。”

【译文】 刘琨称赞祖逖是开朗通达的人，说：“他年轻时受到王敦的赞赏。”

【原文】 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

【译文】 当时人士评论中郎庾亮说：“善于托身高位，善于自我隐藏。”

【原文】 王平子迈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闻卫 言，辄叹息绝倒。

【译文】 王平子超凡出俗，具有突出的才能，他佩服的人很少。但每次听到了卫 的谈话，总是赞叹不已，极为钦佩。

【原文】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逵，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间夷甫、澄见语：‘卿知处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论；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

【译文】 大将军王敦给晋元帝的表章说：“王舒风度气节朴直刚正，堪称

高雅之士，自是胜过了王遂。只可惜臣下很少提拔。其间王衍、王澄告诉我说：‘你最了解王舒与王导，今王导已有了好名声，正与你对他的清正的评价相符；而王舒却远近均无人知道他，我们常把你对他的评价放在心里，却毫无收获，怕的是你已经反悔了吧？’下臣感慨地说：‘请你们用我对他的评语测试，近来就会有赞誉他的。’这件事说明，一般人担心的是，对了解的人往往评价他会言过其实，而对不了解的人往往会掩饰了他真正的才华。”

【原文】 周侯于荆州败绩还，未得用。王丞相与人书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遗！”

【译文】 周侯（，袭父爵武城侯）从荆州大败而归，一直没有得到任用，王丞相（导）在给人的信中说：“士林大才，怎么能够弃置而不用呢！”

【原文】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

【译文】 当时的人想准确评价僧人高坐，还未想出辞来。桓廷尉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周，周侯说：“他可以说是卓越清朗。”桓温说：“他的精神渊深而显明。”

【原文】 王大将军称其儿云：“其神候似欲可。”

【译文】 大将军王敦称赞他的儿子说：“看他的神态好像还可心。”

【原文】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译文】 尚书令卞傭评论叔向说：“气度宽阔，好像有上百个敞亮房间的大屋。”

【原文】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 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译文】 王敦作为大将军镇守豫章（今南昌）时，卫 为了避乱，从洛阳来投靠他，见面之后非常高兴，谈了一整天。当时谢鲲作将军府长史，王敦对谢鲲说：“想不到现在永嘉年间，又听到了魏朝正始年间的玄谈的声音。阿平（王澄）如果在这里，又得叹服得五体投地。”

【原文】 王平子与人书，称其儿：“风气日上，足散人怀。”

【译文】 王平子（名澄）给人写信，称赞他的儿子“风格一天天提高，很令人开心”。

【原文】 胡母彦国吐佳言如屑，后进领袖。

【译文】 胡母彦国说出的警句，像锯木飞出来木屑，既自然又多而快，成了后起名士的领袖人物。

【原文】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

【译文】 王丞相说：“刁玄亮精细明察，戴若思高峻挺拔，卞望之威严足以拒人。”

【原文】 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

【译文】 大将军王敦对右军将军王羲之说：“你是我家的优秀子弟，想必不会次于阮主簿。”

【原文】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

【译文】 世人评论武城侯周 ：“像悬崖绝壁一样陡峭。”

【原文】 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

【译文】 丞相王导邀祖约晚上来清谈，谈到天亮也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有客人来，王导出来见客时，还没有梳头，身体也有点困倦，客人问道：“您昨天夜里好像失眠了。”王导说：“昨晚和士少清谈，就让人忘了疲劳。”

【原文】 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世彦识器理致，才隐明断。既为国器，且是杨侯准之子，位望殊为陵迟。卿亦足与之处。”

【译文】 王大将军（敦）给丞相（王导）写信，称赞杨朗道：“世彦（朗字）识见气量义理情致都好，其才能以明察善断表现出来。既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又是杨侯准（杨准，曾官冀州刺史，比古之诸侯，因敬称为侯）的儿子，可是地位声望都很是不称，您也应该给他一个合适的官职。”

【原文】 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来，来，此

是君坐。”

【译文】 何次道（名充）到丞相（王导）那里去，丞相用驼鹿尾巴做的拂尘指着身旁的座位，招呼何次道和自己坐在一起，说：“来，来，这是您的座位。”

【原文】 丞相治扬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

【译文】 丞相（王导）整修扬州刺史官署，一边巡视一边说：“我正是替何次道整治这些！”何次道年轻时就被王公器重，所以王公多次发出这种感叹。

【原文】 王丞相拜司徒而叹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

【译文】 丞相王导被封为司徒时，他叹息说：“刘王乔如果也过江来，就绝不会是我被封为司徒了。”

【原文】 王蓝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辟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

【译文】 王述为人在事业上有成就较晚，当时的人就说他傻。丞相王导因为他是东海太守王承的儿子，就召他担任属官。官府里经常集会，丞相王导每次发言，大家都争着赞美他，但是王述在末座上却说：“丞相不是尧舜，哪里能够事事都对呢？”王导听后非常赞叹、欣赏他。

【原文】 世目杨朗：“沉审经断。”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乱，杨氏作公方未已。”谢公云：“朗是大才。”

【译文】 世人评论杨朗：“深沉慎重，顺理而决断。”司徒蔡謏说：“如果西晋不乱，杨氏任三公的将会接连不断。”谢安说：“杨朗是大才。”

【原文】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

【译文】 刘万安是刘道真的侄子，他正如庾琮所说的“如美玉般立于灼然科中”。又说：“在千人中也显露出来，在百人中也显露出来。”

【原文】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

【译文】 庾亮当护军的时候，嘱托桓廷尉为他找一个好的属吏，竟拖了一年。桓彝后来遇到徐宁很赏识他，便引荐给庾公道：“一般人应该有的，他不一定有；一般人应该没有的，他却不一定没有。真是海岱间的清爽名士。”

【原文】 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

【译文】 桓茂伦（名彝）说：“褚季野（裒）可谓皮里阳秋，表面上诸事无所臧否，可是内心实有褒贬的主见。”说他心中有裁断的见识。

【原文】 何次道尝送东人，瞻望，见贾宁在后轮中，曰：“此人不死，终为诸侯上客。”

【译文】 何次道（名充）曾经给方面大吏送行，客人走后，犹站原地瞻望，发现贾宁坐在后面的车子里，说：“这个人只要不死，迟早会成为封疆大员的座上客、谋主。”

【原文】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称。庾公顾谓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译文】 杜弘治先人墓崩塌，改葬时哀戚的仪容不合礼制。庾公（亮）回头对各位客人说：“弘治最是瘦弱，不能够尽哀。”又说：“弘治哭也不要太厉害。”

【原文】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稚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

【译文】 世人称赞庾文康（亮，谥文康）是丰年玉，有廊庙之器，是太平盛世的人才；稚恭（庾翼）是荒年谷，有济世之能，是荒乱年月是贤臣。庾家人争辩说：“是庾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名统）为丰年玉。”

【原文】 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

【译文】 世人评论杜弘治风采俊秀照人，褚季野温和淡泊。

【原文】 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译文】 有人评论杜弘治：“风采俊秀照人，本性清高纯美，表现出大德的风范，是值得歌颂的。”

【原文】 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

【译文】 庾亮说：“王羲之是国家所推重的人。所以庾倪为王羲之题写碑文道：‘拔萃国举。’”

【原文】 庾稚恭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者也。”

【译文】 庾稚恭给桓温写信说：“刘道生昼夜忙于公事，不分大事小事都处理得很利落，胸怀忠义乐天知命，素质既好又足以作良友。确实是个好人才，我推举他给你，他是可以和你同度患难的人。”

【原文】 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译文】 蓝田侯王述就任扬州刺史时，州府主簿向他请示要避忌的名讳。王述批示说：“先祖、先父，名声远播全国，是远远近近都知道的。妇女的名字不能向外人说出，此外没有要避忌的了。”

【原文】 萧中郎，孙承公妇父，刘尹在抚军坐，时拟为太常。刘尹云：“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还，无所不堪。”

【译文】 萧中郎（轮，字祖周），是孙承公（名统）的妻父，刘尹（ ，官丹阳尹）在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座间，时常称他可为太常卿。刘尹说：“萧祖周不知道可不可作三公？自三公以下，没有他不能胜任的。”

【原文】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荀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癯癯，为来逼人。”

【译文】 谢太傅（安，赠太傅）年纪未满二十，初次由会稽西来京师，到王长史（ ，官丞相府长史）那里清谈了许久。走了以后，荀子（名修）问道：“刚才来访的客人比爸爸您怎样？”长史说：“刚才的客人无孔不入，气势逼人。”

【原文】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

【译文】 王右军（羲之，官右军将军）对刘尹（ ，官丹阳尹）说：“似乎应当共同推举安石（谢安）。”刘尹说：“如果安石有意出山报国，自当和天下人共同推举他。”

【原文】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

【译文】 谢安称赞蓝田侯王述说：“剥去皮都是真率的。”

【原文】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译文】 桓温出行，经过王敦墓边，望着王敦的坟墓说：“可意人儿！可意人儿！”

【原文】 殷中军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

【译文】 殷中军谈到王右军时，说：“逸少是位清高尊贵的人，我和他结交很深，一时之间再也没有人步其后尘。”

【原文】 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

【译文】 王仲祖称赞殷浩说：“他不仅凭着他的长处超过别人，在怎样对待自己的长处问题上也能超过别人。”

【原文】 王司州与殷中军语，叹云：“己之府奥，蚤已倾泻而见；殷陈势浩汗，众源未可得测。”

【译文】 王司州和殷浩谈话，叹息道：“我自己腹中所有，早已全部倾泻表现了出来，而殷的话却排成阵势，辽阔无边，令人猜不到源头在哪里。”

【原文】 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

【译文】 王长史（王羲之，官丞相府长史）对法师林公（支遁，字道林）说：“真长（刘）可以称得上金玉满堂。”林公说：“金玉满堂，又怎么选用呢？”王长史说：“并不是说要从中简选什么，只不过称赞他才学美富，语言表达时仓促间没有合适的字眼，用以为喻。”

【原文】 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

【译文】 王长史（王羲之，官丞相府长史）称江道群（名灌）是这样一个人：“别人可以具有的弱点，自己却不一定要有；别人应该没有的缺点，自己一定不让它有。”

【原文】 会稽孔沈、魏癘、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

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虞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

【译文】 会稽郡孔沈、魏 、虞球、虞存、谢奉五人同是四个家族的英俊之才，当时的杰出人物。孙兴公评论他们说：“孔沈是孔家的金子，魏 是魏家的宝玉，至于虞家则应推崇道长、和琳的才识，谢家应敬佩弘道的美德。”

【原文】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译文】 王仲祖（名 ）、刘真长（名 ）到殷中军（浩）那里清谈，谈毕共乘一辆车离开。刘对王说：“渊源（浩字）真行。”王曰：“您本来就坠入他散布的云雾之中了。”

【原文】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

【译文】 丹阳尹刘真长常常称赞长史王 说：“本性最为通达，而且自然有节制。”

【原文】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遁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

【译文】 王羲之说谢万石是“在山林水泽中，自然是挺拔突出的”。赞叹支道林“器度爽朗、神情俊逸”。说祖士少“风采美及表里，恐怕此生再难见到这样的人了”。说刘真长“像大树直耸入云梢，而枝叶却不繁茂”。

【原文】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

【译文】 简文帝品评庾赤玉“他处理事务，简明直率。”谢仁祖说：“庾赤玉胸中不存隔夜之物。”

【原文】 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

【译文】 中军殷浩谈论太常韩康伯说：“康伯年少时，便为自己排定了地位身份，居然成了超出一般的人才，及至听他说话用词，往往很有情趣风致。”

【原文】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译文】 晋简文帝评说王述：“才学既无长处，对于荣誉利益又不淡漠。只不过凭着一点点真实和坦率，就足够抵挡别人的很多很多方面。”

【原文】 林公谓王右军云：“长史作数百语，无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

【译文】 支道林和尚对右军将军王羲之说：“王长史说上几百句，无非是一些合乎仁德的话，遗憾的是不能困住人家。”王羲之说：“长史本来就不想困住人家。”

【原文】 殷中军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给友人写信，称道谢万“文辞和义理变得刚劲有力了，取得这样的成就也很不容易。”

【原文】 王长史云：“江思俊思怀所通，不翅儒域。”

【译文】 长史王 说：“江思俊思想所贯通的，不止是儒学。”

【原文】 许玄度送母，始出都，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情过于所闻。”

【译文】 许玄度（名 ）送母亲刚刚离开首都，有人问刘尹（ ）：“玄度的作为是否能跟他的名声相称？”刘说：“他的才情比他的名声还高。”

【原文】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

【译文】 阮光禄（裕，被征辟为金紫光禄大夫，不就）说：“王家有三位年轻人出名，他们是：右军（羲之）、安期（名应）、长豫（名悦）。”

【原文】 谢公道豫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

【译文】 谢安评论谢鲲说：“他如果碰上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一帮人，一定挽着他们的胳膊进入竹林里饮宴游乐。”

【原文】 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

【译文】 长史王 赞赏支道林说：“他探索玄理的功力，不亚于王辅嗣。”

【原文】 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

兴亡。

【译文】 殷渊源（殷浩）在先人的墓地一住几十年，当时朝野之人都把他比拟为管仲和诸葛孔明。还把起用不起用他来做为预卜东晋兴亡的标志。

【原文】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称道右军将军王羲之“清高，有精辟的见解，而且尊贵，能抓住要点。”

【原文】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

【译文】 谢安给桓温当司马。桓温去看谢安，遇到谢正在梳头，他急忙缠上包头布，桓温说：“何必麻烦做这些！”便坐下和谢安说话一直到天黑。桓温离去后，向左右的人说：“你们曾经见过这样的人吗？”

【原文】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

【译文】 谢公作桓宣武的司马以后，把几十名门生的名字委托给田曹中郎赵悦子，让他安排职务。赵悦子将此事禀告桓温。桓温说：“暂为他安排一半。”不久，赵悦子全部安排了他们，悦子说：“早先，安石在东山隐居时，朝中士大夫还一次次地敦促逼请他出来，唯恐他不干预朝政；何况现在他从隐居处被推举出来，当了官，反而要违背他的意愿吗？”

【原文】 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致民誉。”

【译文】 桓温上奏章说：“谢尚胸怀正直坦率，年轻时就得到众人的赞誉。”

【原文】 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或云：“尚自然令上。”

【译文】 世人品题谢尚作“高雅通达”。阮遥集（名孚）说：“清明畅通，近似博达。”有的人说：“谢尚自然平易，美好卓越。”

【原文】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译文】 桓大司马（温）生了病，谢公（安）去探病，从东门进去。桓公

（温）远远望见，赞叹道：“我的府衙之内许久没见过这般人物了。”

【原文】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

【译文】 简文帝评王敬豫是开朗而且心气和悦。

【原文】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

【译文】 孙兴公任庾公的参军，一起去游白石山。卫君长也在座。孙兴公说：“这个人的神情不留意山水景色，但他却会写文章。”庾亮说：“卫君长的气度、风韵虽赶不上你们诸位，但使人倾服之处也大不一样。”孙兴公对此言衷心信服。

【原文】 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评陈玄伯：“有愤慨，有骨气。”

【原文】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

【译文】 长史王 说：“刘尹了解我，胜过我对自己的了解。”

【原文】 王、刘听林公讲，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复更听，王又曰：“自是钵瘡后王、何人也。”

【译文】 王（ ）、刘（ ）听林公（支遁，字道林）宣讲佛法，王对刘说：“刚才在高坐在上宣讲的人，对于儒道来说，原本就是个不祥之物。”又接着往下听，王又说：“自当是如来传法以后沙门中王（弼），何（晏）一流人物。”

【原文】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

【译文】 许玄度（名 ）说：“嵇康《琴赋》中所谓的‘不是精妙绝伦的人物，不能同他分析事理’，刘尹（ ）就是那种可与分析事理之人；所谓的‘不是沉静恬淡的人，不能和他一起闲居’，简文（晋简文帝）就是那种可与闲居的人。”

【原文】 魏隐兄弟少有学义。总角诣谢奉，奉与语，大说之，曰：“大宗

虽衰，魏氏已复有人。”

【译文】 魏隐兄弟俩年轻时就很有学识，童年时到谢奉那里去，谢奉与他们谈话，非常地喜欢他俩，说：“作为大的宗族尽管衰败了，可是魏家已经又有了人才。”

【原文】 简文云：“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然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

【译文】 简文帝说：“殷渊源的清谈造诣不高，也不简练，可是他认真斟酌、思考过的话，的确也很有章法。”

【原文】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

【译文】 起初，僧人法汰从北方来，还没有名声。领军王洽供养着他，经常与他往来应酬，出游于名山胜地之间，总是二人在一起。找不到法汰，王领军便停车不行。从此法汰的名声便大起来。

【原文】 王长史与大司马书，道渊源“识致安处，足副时谈。”

【译文】 王 在给大司马桓温的信中说：“殷渊源的学识使他从容处事，足以与时人对他的评价相副。”

【原文】 谢公云：“刘尹语审细。”

【译文】 谢安说：“刘尹的谈论精密细致。”

【原文】 桓公语嘉宾：“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

【译文】 桓温对郗嘉宾说：“阿源德行高洁，善于清谈，当初如果让他做辅弼大臣，足以成为百官的榜样。只是朝廷不按他的才能任用他啊！”

【原文】 简文语嘉宾：“刘尹语末后亦小异，回复其言，亦乃无过。”

【译文】 简文帝对郗嘉宾说：“刘尹的清谈到后来也和以前稍有不同，但是反复回味他的话，却也没有错。”

【原文】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林公既非所关，听訖，云：“二贤故自有才情。”

【译文】 孙兴公（名绰），许玄度（名 ）一起到了白楼亭，在亭上共同品评以前的名人。林公（支遁，字道林）听来，和自己已经全不相关，听完，说：“二位贤达自己原本就有才华。”

【原文】 王右军道东阳：“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评论东阳太守王临之说：“我们家的阿临，显明，高洁，甚为突出。”

【原文】 王长史与刘尹书，道渊源“触事长易”。

【译文】 长史王 给丹阳尹刘 写信，评论殷渊源说：“他处事经常很平和。”

【原文】 谢中郎云：“王癡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

【译文】 从事中郎谢万说：“王癡载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是来自他的家风。”

【原文】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译文】 支道林说：“王敬仁是个超脱、有悟性的人。”

【原文】 刘尹先推谢镇西，谢后雅重刘，曰：“昔尝北面。”

【译文】 刘尹（ ）先前推举谢镇西（尚，官镇西将军），谢后来很器重刘，说：“过去曾经在他之下，受他抬举。”

【原文】 谢太傅称王癡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

【译文】 谢安称王修龄“司州为人风雅清高，可以和他交游于山林水泽之间”。

【原文】 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

【译文】 谚语说：“王文度独步扬州，后来超越了郗嘉宾。”

【原文】 人问王长史江癡兄弟群从，王答曰：“诸江皆复足自生活。”

【译文】 有人向王长史（ ）打听江 兄弟、堂兄弟及诸子侄的情况，王回答说：“诸位江姓子弟也都能自己养活自己。”

【原文】 谢太傅道安北：“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

【译文】 谢太傅说安北（王坦之，追赠安北将军）：“见他也不使人讨厌，可是出门走了之后不再使人想念。”王好直言，因而不思。

【原文】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

【译文】 谢安说：“司州谈玄能到达胜境，遍决疑难。”

【原文】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

【译文】 丹阳尹刘 说：“看见何次道喝酒，让人想把家产都用来酿酒喝。”

【原文】 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刘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译文】 谢太傅（安）对真长（刘 ）说：“阿龄（王胡之，小字修龄）在这些生活小事上本来想得太严肃。”刘说：“也是个有高尚操守的名士。”

【原文】 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

【译文】 王子猷解释说：“世人评论祖士少是开朗，我也认为是通达、开朗。”

【原文】 谢公云：“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

【译文】 谢安说：“长史的话很少，可以说是言辞优美。”

【原文】 谢镇西道敬仁：“文学皦皦，无能不新。”

【译文】 镇西将军谢尚评论王敬仁：“辞章才学，卓然不群，没有哪一种才能不是新奇的。”

【原文】 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

【译文】 丹阳尹刘 称道江道群：“虽不擅长言辞，却善于不发言。”

【原文】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终日忘疲。”

【译文】 支道林说：“见司州王胡之既机警又聪明，使人不能止息，也整天忘记疲劳。”

【原文】 世称荀子秀出，阿兴清和。

【译文】 世人称赞荀子优美杰出，阿兴清静平和。

【原文】 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

【译文】 简文帝说：“刘尹外表像是糊涂，谈论起来却有很充分的道理。”

【原文】 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

【译文】 谢胡儿（朗小字）任著作郎，曾经作《王堪传》，不了解堪（字世胄）是怎样个人，问谢公（安）。谢公回答说：“世胄亦曾被朝廷重用。堪，是王烈的儿子，阮千里（名瞻）的姨表兄弟，潘安仁（名岳）的姑表兄弟，安仁诗中说过‘您的母亲她是我姑，我的父亲他是你舅’。又是许允的女婿。”

【原文】 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

【译文】 谢太傅（安）敬重邓仆射（攸，字伯道）逃难时弃子护侄之举。常说：“天地太不了解下情了，竟然使得伯道没落下一个儿子。”

【原文】 谢公与王右军书曰：“敬和栖托好佳。”

【译文】 谢安给右军将军王羲之的信中说：“敬和的寄托处很美妙。”

【原文】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译文】 从前评论吴郡四姓说：“张家出文人，朱家出武官，陆家忠诚，顾家敦厚。”

【原文】 谢公语王孝伯：“君家蓝田，举体无常人事。”

【译文】 谢安对王孝伯说：“你们家的蓝田，所做的事全都和普通人不同。”

【原文】 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译文】 许掾史曾去看简文帝，这天夜里风静月明，二人就在深邃的密室里清谈。抒情的吟诵，偏偏是许玄度的长处，歌辞寄托着清秀婉约的情调，超

过了平时。简文与他平素虽然很投合，但对这次的聚会尤为赞叹，不觉靠近玄度膝前，两手交叉谈了起来，直到天快亮，不久，简文说：“玄度的才华情思，实在不易多得到如此地步！”

【原文】 殷允出西，郗超与袁虎书云：“子思求良朋，托好足下，勿以开美求之。”世目袁为“开美”，故子敬诗曰：“袁生开美度。”

【译文】 殷允（字子思）出发到西方去，郗超在写给袁虎（名宏，字彦伯，小字虎）的信中说：“子思求好友，想和您结为姻好，请不要以开豁秀美要求他。”世人品评袁虎为“开豁秀美”，所以子敬（王献之）诗中说：“袁生具有开豁秀美的风度。”

【原文】 谢车骑问谢公：“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译文】 谢车骑（玄，官车骑将军）问谢公（安）：“真长（刘）品性最为尖刻，哪里值得如此器重？”回答说：“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罢了。你见过子敬（王献之），还觉得使人情不能已，若见真长，将更是如此。”

【原文】 谢公领中书监，王东亭有事，应同上省。王后至，坐促，王、谢虽不通，太傅犹敛膝容之。王神意闲畅，谢公倾目。还谓刘夫人曰：“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虽不相关，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译文】 谢安兼任中书监的时候，东亭侯王 有公事，须要同他一起坐车上中书省。王 来晚了，由于座位紧挨着，王、谢两家虽然不来往了，太傅谢安还是收紧腿留出地方给王 坐。王 神态闲适自在，使得谢安对他倾心注目。后来谢安回到家里对妻子刘夫人说：“刚才看见阿瓜，确是个不易得的人物，虽然和他不相关了，还是使人心情不能平静下来。”

【原文】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

【译文】 王献之对谢安说：“您可真潇洒。”谢安说：“我并未做出潇洒的样子，您最准确的说出了我的特点，我正是自己调解使之畅快罢了。”

【原文】 谢车骑初见王文度，曰：“见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瘳瘳竟夕。”

【译文】 谢车骑（玄）初次见到王文度（名坦之），说：“见到了文度，尽

管只是一次无拘束的随意的会面，也要使人舒服一整夜。”

【原文】 范豫章谓王荆州：“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译文】 豫章太守范宁对荆州刺史王忱说：“你才智出众，令人仰望，真是后起之秀啊！”王忱说：“没有您这样的舅舅，怎么会有我这样的外甥。”

【原文】 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

【译文】 子敬（王献之）给子猷（王徽之）写信，说：“大兄平时落寞少意兴，可是一遇到酒就情绪饱满，文思泉涌，真是可贵。”

【原文】 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钦羨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讶服。

【译文】 张天锡世代称雄凉州，后来因为势力衰微便投奔京都，他虽属远方异族，却也是边境上的杰出人物。他听说京都人才很多，钦佩、羡慕到极点。到京都，还停留在江边码头上时，司马著作便去拜访他，司马氏言语粗鄙，容貌丑陋，既不中听，也不中看。张天锡因此很后悔来这一趟，认为凭着凉州那样的边远地区还可以自己固守下去。王僧弥才能出众，名声很好，当时听说张天锡来，就去拜访他。到那里后，张天锡看见王僧弥风度高雅秀美，言谈敏捷，说古道今，无不通晓。又熟悉各方人士宗族和亲戚关系，都有真凭实据。张天锡十分惊诧、叹服。

【原文】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译文】 王恭早先和王忱很有交情，后来因遭袁悦离间，便由疑忌进而产生距离。然而每到能引起感触的场合，便产生思念之情。一次王恭去京口谢堂行药，当时清凉的露珠在晨曦中滚动，梧桐枝上才抽出新叶。王恭看着这些景物便说：“王大原本是清朗明净的。”

【原文】 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给王孝伯和王忱下评语说：“孝伯刚强正直，阿大晴朗放达。”

【原文】 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

【译文】 王恭善于清辩，辞旨简明，有口才可是读书少，多有重复的地方。有人说，孝伯（王恭）常有新意出现，倒不觉得罗嗦。

【原文】 殷仲堪丧后，桓玄问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译文】 殷仲堪被杀之后，桓玄问仲文：“您家仲堪，确定是个什么样的人？”仲文说：“虽然不能英名一世，但是足以光照泉壤。”

品藻第九

【原文】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译文】 汝南郡陈仲举、颍川郡李元礼两人，人们一起谈论他们的成就和德行，决定不了谁先谁后。蔡伯喈评论他们说：“陈仲举敢于冒犯上司，李元礼严于整饬下属。冒犯上司难，整饬下属容易。”于是陈仲举的名次就排在三君之后，李元礼排在八俊之前。

【原文】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劭、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弩马有逸足之用，顾子所谓弩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所目，陆为胜邪？”曰：“弩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弩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

【译文】 庞统到了吴国，吴国的知名人士都把他当成朋友。见到了陆绩、顾劭、全琮，庞统给他们评价说：“陆先生是所谓的弩马有跑得较快的用场，顾先生是所谓的弩牛，可以拉着重车走到远方。”有人问道：“如果像你所评判的那样，那么（比起顾劭来），陆绩是要好些了？”（庞统回答）说：“弩马虽然专长是速度，但是它不过是运送一个人到达目的地罢了；弩牛一天虽只走一百里，（但是）它送达目的地的哪里只是一个人呢？”吴国知名人士没有什么话可再诘难。最后，庞统说：“全先生爱惜名声，就好像汝南的樊子昭那样。”

【原文】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

【译文】 顾劭曾和庞士元彻夜长谈，问士元道：“听说你以能鉴别人而扬名，我和你相比谁更好？”庞统说：“在世俗中受陶冶磨炼，随着它同浮同沉，我不如你；论说王霸事业的谋略，发现祸福倚伏的时机关键，似乎我的才能稍微大于你。”顾劭也安然接受。

【原文】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译文】 诸葛瑾与他的弟弟诸葛亮、堂弟诸葛诞三人都很有名，分别在吴、蜀、魏三国做官。当时普遍认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诞在魏国与夏侯玄齐名；诸葛瑾在吴，吴人佩服其宽宏大量。

【原文】 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

【译文】 司马文王（昭）问武陔：“陈泰和他父亲大司空陈群相比怎么样？”武陔回答说：“通达文雅，能以净化社会风气为己任，他不如乃父；而干练果断，建立功业，则超过了他的父亲。”

【原文】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廙，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爽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癸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译文】 正始年间，对人与人的互相比较，有用五荀比五陈的说法，那就是：以荀淑比陈廙，以荀靖比陈谌，以荀爽比陈纪，以荀彧比陈群，以荀爽比陈泰。又有以八裴比八王的议论，便是：以裴徽比王祥，以裴楷比王衍，以裴康比王绥，以裴绰比王澄，以裴瓚比王敦，以裴遐比王导，以裴邈比王戎，以裴邈比王玄。

【原文】 冀州刺史杨准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准与裴癸、乐广友善，遣见之。癸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译文】 冀州刺史杨准的两个儿子杨乔与杨髦都在幼年就已成器。杨准与裴邈、乐广关系很好，就派两个儿子去见他们，裴邈生性宽宏方正，因此很喜爱杨乔的高雅的风度，对杨准说：“杨乔跟您一样，杨髦就稍差一些了。”乐广生性清淳，很喜欢杨髦的精神整齐，对杨准说：“杨乔自然赶得上您，但是杨髦要更高一筹。”杨准笑着说：“我两个儿子的优劣就是裴邈、乐广的优劣。”评论的人评论裴邈、乐广的说法，认为杨乔虽然有高雅的风度，但精神严整方面较

差，还是乐广的话说得较准确。但这两个孩子确实都是后起之秀。

【原文】 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

【译文】 刘令言刚开始到洛阳，见到当时的许多名士后，叹息道：王夷甫，过分追求显赫突出；乐彦甫，是我敬重的人；张茂先，是我不能理解的人；周弘武善于发挥他的缺点；杜方叔很不善于发挥自己的优点。”

【原文】 王夷甫云：“闫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

【译文】 王衍先生评论说：“闫丘冲比满奋、郝隆强一些。这三人都是高才，而闫丘冲将最先显达。”

【原文】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

【译文】 王衍以王承比乐广，所以王中郎在为王承所作的《碑文》中写道：“（王承）受到时代的推重，认为可以和乐广相匹敌。”

【原文】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

【译文】 从事中郎庾子嵩和王平子并列。

【原文】 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

【译文】 大将军王敦在西晋末时，每见到周颙的丰采，总是用扇子遮住面孔，不敢和他打招呼。后南渡到江东，不能再这样做了。王叹着气说：“不知是我进步了，还是伯仁后退了？”

【原文】 会稽虞斐，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其人有才理胜望。王丞相尝谓癡曰：“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斐未达而丧。

【译文】 会稽的虞斐，晋元帝时与桓温同在一朝称臣。这个人既有才干，又有声望。王导曾经对他说：“孔愉有才干却没有名望，丁潭有名望却没有才干，两者都具备的，恐怕就是您了吧？”可惜虞斐没有显名便去世了。

【原文】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郗鉴？”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复问郗，郗曰：“周癘比臣，有国士门风。”

【译文】 晋明帝问周伯仁道：“你自己认为比得上郗鉴吗？”周颢说：“郗鉴与我比，在造诣上深于我！”明帝又问郗鉴，郗说：“周颢和我相比。他有世代名士的家风。”

【原文】 王大将军下，庾公问：“闻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阿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左右蹑公，公乃止。

【译文】 王敦顺江而下来到京都，庾亮问：“听说您有四位好朋友，是谁？”王敦回答说：“你们庾家的庾，我们王家的王衍、王澄，（还有）胡毋彦国。（他们四人比较起来）王澄自然应当是最差的。”庾亮说：“好像不能肯定是最差的。”庾亮又问道：“谁是你当中最好的呢？”王敦说：“自然有人。”庾亮又问道：“到底是谁呢？”王敦说：“哎呀！谁是最好的，将自有公论。”庾亮身边的人朝庾亮的脚上轻轻地踩了一下，庾亮才停止了追问。

【原文】 人问丞相：“周侯何如和峤？”答曰：“长舆嵯峨。”

【译文】 有人问丞相王导：“周 比和峤怎么样？”王导回答说：“长舆像高山屹立。”

【原文】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译文】 晋明帝问谢鲲：“您自认为与庾亮相比怎么样？”谢鲲回答说：“端肃朝廷纪律，使百官有所遵循，我不如庾亮；而志向高远，纵意山林，我自以为超过了他。”

【原文】 王丞相二弟不过江，曰颖，曰敞。时论以颖比邓伯道，敞比温忠武，议郎、祭酒者也。

【译文】 王导的两个弟弟都不曾过江，一个叫王颖，一个叫王敞。当时的人们评论时把王颖比做邓伯道，把王敞比做温忠武，王颖曾经做过议郎官，王敞曾经做过祭酒的官。

【原文】 明帝问周侯：“论者以卿比郗鉴，云何？”周曰：“陛下不须牵比。”

【译文】 明帝问周颙：“评论的人们都拿你跟郗鉴比，你觉得怎么样？”周颙说：“陛下不必拿我跟别人比。”

【原文】 王丞相云：“顷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译文】 王导丞相说：“洛阳的舆论拿我和安期的王承、千里的阮瞻相比，我也推重这两位，希望大家共同推重太尉王衍，因为此君特别惠秀。”

【原文】 宋癯曾为王大将军妾，后属谢镇西。镇西问癯：“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镇西妖冶故也。

【译文】 宋癯曾经是大将军王敦的侍妾，后来又归属镇西将军谢尚。谢尚问宋癯：“我和王敦相比怎么样？”宋癯回答说：“王氏和使君相比，只是农家儿比贵人罢了。”这是谢尚容貌艳丽的缘故。

【原文】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

【译文】 明帝问周伯仁：“你自己认为你比庾亮如何？”周伯仁回答说：“在世俗之外讨生活，庾亮不如我；在朝廷之中谋国事，我不如他。”

【原文】 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庾公问丞相：“蓝田何似？”王曰：“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

【译文】 丞相王导征召王述为掾吏。庾亮问丞相道：“蓝田为人像什么？”王导说：“真诚超群、简约尊贵方面，不亚于他的父亲与祖父，而在胸襟旷达淡泊之处，还当是不如呀！”

【原文】 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

【译文】 卞望之说：“郗公身上有三件反常的现象：“对上司方正鲠直，却喜欢下级对他献媚，这是一反常；自身要求清廉忠贞，在处理事务上又太会算计，这是二反常；自己好读书，却讨厌别人学习、探索，这是三反常。”

【原文】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译文】 时人议论温峤，是过江东后诸贤中第二流中的高人。当时，名士们一起共同数计第一流人物快说完时，温峤常常惊慌失色。

【原文】 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

【译文】 王导丞相说：“见到谢尚，常常令人意气风发；与何充谈话，只需举手指地说：‘馨香正从您那里发出来’，这就够了。”

【原文】 何次道为宰相，人有讥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旷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条而已”。

【译文】 何充当上宰相后，有人讽刺他用人不当。阮裕慨然叹息道：“何充还不至于这样。只是由一介布衣而跃上宰相的宝座，实在令人生气，只此一条而已”。

【原文】 王右军少时，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

【译文】 右军将军王逸少年轻时，丞相王导说：“逸少凭什么还要次于万安呢！”

【原文】 郗司空家有伧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译文】 司空郗愔家有个北方的佣人，识字能文，办事有见解。王羲之向刘真长称赞这个人。刘问：“比得上他的主人方回吗？”王说：“这只是低下的人有点头脑罢了，如何便能与方回相比！”刘说：“假使不如方回，也就是个平庸的佣人罢了！”

【原文】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译文】 当时的人说阮思旷：“在有操守不随俗方面，不如王羲之；在简约秀逸方面，不如刘 ；风采温润不如王 ；才思情致不如殷浩。可是他却兼有四个人的长处。”

【原文】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伤其道。”

【译文】 简文帝说：“何平叔的精巧言辞连累到他所说的道理，没有很大说服力；嵇叔夜的奇才妨害了他的主张，得不到实现。”

【原文】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恒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译文】 当代人在评论晋武帝遣齐王攸就国和确立惠帝继位这两件事哪件失误更严重些时，大都认为立惠帝更严重。恒温却说：“不然，让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弟弟继承哥哥的位置，有什么不可以呢？”

【原文】 人问殷渊源：“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当以识通暗处。”

【译文】 有人问殷浩：“在当今的王公中，拿您和裴遐相比，您意下如何？”殷浩回答说：“自然是因为都能用识见疏通疑义的缘故。”

【原文】 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

【译文】 抚军问殷浩：“你和裴逸民相比，到底怎么样？”过了很久，殷浩才回答说：“自然超过他呀。”

【原文】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译文】 桓温年轻时与殷浩齐名，彼此常常有争强好胜之心。桓温问殷浩：“你与我比怎样？”殷浩说：“我与我自己交往得很久，宁愿意（继续）作我。”

【原文】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译文】 抚军问孙兴公道：“刘真长怎么样？”孙绰说：“清正多采，单纯美好。”问：“王澄怎么样？”答：“温润高洁，恬静谦和。”问：“桓温如何？”答：“高傲豪爽，超越杰出。”问：“谢尚如何？”答：“清澈平近，美好通达。”问：

“阮思旷如何？”答：“恢弘温润，通晓事理。”问：“袁羊如何？”答：“像流淌着的河水，清澈而通畅。”问：“殷融如何？”答：“殷洪远有情趣才思。”问：“你认为自己如何？”答：“我的学识和能力水平都不如以上诸位贤人。至于考虑当前应做之事，周到全面处理政事，也有很多不如他们之处。然而以我这个无才的人，还常常将情怀寄托在超越世俗的境界，吟咏远古《老子》、《庄子》的佳句，闲逸地寄托高远，不与身边的时务纠缠，自己认为这般心怀没有什么不及的！”

【原文】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译文】 大司马桓温到京都，以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大司马而入参朝政后，问刘 道：“听说会稽王司马道子谈锋甚健，不知是否属实？”刘 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不过他仍然不免是第二流人物。”桓温问：“第一流的人又是谁？”刘 回答说：“正是我们这些人呀！”

【原文】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已辄取之，故当出我下。”

【译文】 殷浩北伐失败被免去一切职务后，桓温对一些人说：“小的时候我与殷浩作骑竹马的游戏，我抛弃的，他总是要把它拾起来再玩，所以应该居我之下。”

【原文】 人问抚军：“殷浩谈竟何如？”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

【译文】 有人问抚军司马昱：“殷浩的清谈究竟怎么样？”抚军回答说：“不能超过别人，大体上能满足大家的心愿。”

【原文】 简文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

【译文】 简文帝说：“谢奉的清雅善美的名声，比不上他的弟弟聘，学问道义的深度比不上孔岩，但他却能安然自得。”

【原文】 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

【译文】 晋废帝司马奕尚未被废黜的时候，王恂问桓温：“箕子与比干，事迹虽然不同而用心却是一样的，不知道先生您更赞成哪一位？”桓冲回答说：

“仁者的名称虽然一样，我更愿作管仲一流的人物。”

【原文】 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弈弈神令。”王、刘善其言。

【译文】 刘真长、王 在瓦官寺聚会。护军将军桓伊也在座，共同评论西晋后期和江东人物。有人问：“杜弘治比卫虎如何？”桓伊说：“弘治自身清高不俗，卫虎则奕奕神采十分善美。”王 、刘真长都赞成他的说法。

【原文】 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长。”

【译文】 丹阳尹刘 拍着长史王 的背说：“你和王丞相相比，只不过比他漂亮、淳厚。”

【原文】 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

【译文】 丹阳尹刘 和长史王 坐在一起，王 喝酒喝到痛快的时候就跳起舞来。刘 说：“你今天赶上向子期了。”

【原文】 桓公问孔西阳：“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乃胜也。”

【译文】 桓温问孔西阳：“谢安石比仲文怎样？”孔西阳想了一下，没有回答，反问桓温：“你说怎么样？”桓温答道：“谢安石有一副不肯遭受凌辱的神情，他的处世态度本来就比仲文要高一筹。”

【原文】 谢公与时贤共赏说，遏、胡儿并在坐。公问李弘度曰：“卿家平阳何如乐令？”于是李潸然流涕曰：“赵王篡逆，乐令亲授玺绶；亡伯雅正，耻处乱朝，遂至仰药。恐难以相比！此自显于事实，非私亲之言。”谢公语胡儿曰：“有识者果不异人意。”

【译文】 谢安与当时的名士一同欣赏评论人物，谢玄、谢朗也在座。谢安问李弘度说：“你的伯父李平阳可比得上乐令？”这时李弘度潸然泪下，回答说：“赵王篡位，乐王亲自授予玉玺，并为他佩上绶带的。我那去世的伯父为人正直，以处在乱朝之中为耻，于是服毒自杀，恐怕他二人难以相比。这个结论是从事实中得出的，并不是我偏袒亲人的语言。”谢安对谢朗说：“有见识的人果然与

人们的看法相同。”

【原文】 王修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译文】 王胡之问王 ：“我们家的临川太守（王羲之），比您家的宛陵县令（王述）怎么样？”还没等王 作答，王胡之就接着说：“舆论都称赞临川有美名，而且尊贵。”王 回答说：“宛陵也不算不尊贵。”

【原文】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荀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译文】 刘 在王 家高谈阔论，当时王修才十三岁，斜靠在床榻边认真地听。刘 离开后，王修问父亲王 ：“刘尹的话和父亲相比，怎么样？”王 回答说：“论语调言辞的优美，他不如我，而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我不如他。”

【原文】 谢万寿春败后，简文问郗超：“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

【译文】 谢万在寿春惨败之后，简文帝问郗超：“谢万固然应该失败，但为什么丧失人心到这种程度？”郗超回答说：“他恃才傲物、任意恣睢，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大智大勇，结果却适得其反。”

【原文】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译文】 丹阳尹刘 对谢仁祖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就更加亲密。”又对许玄度说：“自从我有了仲由，不满的话就再也听不到了。”两个人都容忍了他的说法而没有怨言。

【原文】 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比羊叔子。”

【译文】 世人评论中军将军殷浩：“思路宽广通畅，可以和羊叔子并列。”

【原文】 有人问谢安石、王坦之优劣于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传人语，不能复语卿。”

【译文】 有人问桓温，谢安石和王坦之谁优谁劣。桓公刚想说又后悔了，没有评论二人，只是说：“你喜欢传话，我不能再跟你说了。”

【原文】 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我何如荀子？”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荀子，然会名处多。”王笑曰：“痴！”

【译文】 王中郎问刘长沙说：“我比荀子怎样？”刘廙回答说：“你的才能应当不如荀子，但是你在会集名理这方面比他强。”王坦之笑着说：“傻！”

【原文】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译文】 支道林问孙兴公：“您和许掾相比，怎么样？”孙兴公说：“要论情趣高远，弟子对他早已心悦诚服；说到吟诗咏志，许掾却要拜我为师。”

【原文】 王右军问许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阿万当裂眼争邪！”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问许询：“你自己说，你比谢安和谢万怎么样？”还没等许询回答，王羲之就接着说：“谢安本为一时雄杰，而谢万与你比恐怕要睁大眼睛争一争了。”

【原文】 刘尹云：“人言江癯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译文】 丹阳尹刘 说：“人人都在谈论江 多田舍，事实上江 正自己修房种地，自种自收。”

【原文】 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绍是石崇姊夫、苏则孙、愉子也。

【译文】 谢安先生评论说：“金谷三十贤中，苏绍最为优秀。”苏绍是石崇的姐夫、苏则的孙子、苏愉的儿子。

【原文】 刘尹目庾中郎：“虽言不癯癯似道，突兀差可以拟道。”

【译文】 刘 评价中郎庾 ：“虽然庾 的言谈不像道那样寂静无为，但是其中突出的地方，似乎大体上还可以和‘道’相比拟。”

【原文】 孙承公云：“谢公清于无奕，润于林道。”

【译文】 孙承公说：“谢公比无奕高洁，比林道温和宽厚。”

【原文】 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

【译文】 有人问支道林：“司州和谢家两兄弟相比，怎么样？”支道林说：

“当然是仰攀谢安，提携谢万。”

【原文】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

【译文】 孙兴公、许玄度都是当时的名流。有人看重许玄度的高远情趣，就鄙视孙兴公的丑恶行为；有人喜欢孙兴公的才华，就认为许玄度无可取之处。

【原文】 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而缠绵纶至。”又曰：“右军诣嘉宾。”嘉宾闻之云：“不得称诣，政得谓之朋耳。”谢公以嘉宾言为得。

【译文】 郗嘉宾称道谢安对道理的认识虽不深刻，但却细腻严整。又有人说：“王羲之比嘉宾造诣深。”郗嘉宾听到后说：“不能说深，只能说我们是朋友罢了。”谢安认为嘉宾的话很对。

【原文】 庾道季云：“思想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

【译文】 庾道季说：“在思想道理的条理协调上，我愧对康伯；在意志力的坚强刚正上，我愧对文度。除了这两点以外，我都胜他们百倍。”

【原文】 王僧恩轻林公，蓝田曰：“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译文】 王祗之瞧不起支道林，其父王述劝他说：“不要像你哥哥坦之那样，一直与支先生关系不好，你哥哥根本不如人家。”

【原文】 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知之者无取其体。”

【译文】 简文帝问孙绰：“袁乔这个人怎么样？”孙绰回答说：“袁乔有才而无德，不了解他的人可能被其才能所迷惑，而了解他的人则认为，他在德行方面没有可取之处。”

【原文】 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

【译文】 蔡叔子说：“韩康伯虽然像没有骨架似的，但是体型壮美，形象也还能立得住。”

【原文】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谢曰：“嵇公勤著脚，裁

可得去耳。”又问：“殷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瘡瘡论辩，恐口欲制支。”

【译文】 郗超问太傅谢安：“支道林先生在玄谈上与嵇康相比怎么样？”谢安回答说：“嵇康须不断努力，才能赶上支先生。”郗超接着问：“殷浩与道林相比又如何？”谢安回答说：“卓然有新见识。支遁超过殷浩；如果论娓娓而谈，恐怕殷浩要胜过支遁。”

【原文】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癘貉啖尽。”

【译文】 庾道季说：“廉颇和蔺相如虽然是千年以上的古人，依旧正气凛然，经常使人感到虎虎有生气。曹蜍、李志虽然现在还活着，却精神萎靡像坟墓里的死人一样。如果人人都像曹、李那样，就可以回到结绳而治的原始时代去，只是恐怕野兽会把人都吃光。”

【原文】 卫君长是萧祖周妇兄，谢公问孙僧奴：“君家道卫君长云何？”孙曰：“云是世业人。”谢曰：“殊不尔，卫自是理义人。”于时以比殷洪远。

【译文】 卫君长是萧祖周夫人的哥哥，谢安便问孙僧奴说：“你们家说卫君长这人怎样？”孙统回答说：“说是能承续家业的人。”谢安说：“不对，卫君长是料理道义的人。”当时人们都拿卫君长跟殷洪远比。

【原文】 王子敬问谢公：“林公何如庾公？”谢殊不受，答曰：“先辈初无论，庾公自足没林公。”

【译文】 王子敬问谢安：“支道林比庾亮怎样？”谢安特别不愿回答，说：“先辈当初并未评论他们，庾亮自然是压过支道林的吧。”

【原文】 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减贬七贤。”

【译文】 谢遏等人一起谈论竹林七贤的优劣，谢安说：“前辈从来不褒贬七贤。”

【原文】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

【译文】 有人拿中郎王坦之与车骑将军谢玄相比，谢玄听到后评论说：“他这个人非常努力，会做出成就来的。”

【原文】 谢太傅谓王孝伯：“刘尹亦奇自知，然不言胜长史。”

【译文】 谢安对王 的孙子王恭说：“刘 先生很有自知之明，他始终不敢说比你祖父强。”

【原文】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译文】 王徽之弟兄三人一起到谢安那里去，徽之、操之谈了许多世俗的话，而猷之只是寒暄几句就住了口。他们走后，另外的客人问谢安：“刚才这三贤谁最优秀？”谢安回答说：“老小猷之最优秀。”客人问道：“您怎么知道？”谢安回答说：“吉人话少，浮躁的人话就多，我根据这个推导出来了这种看法”。

【原文】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

【译文】 谢安问王子敬：“您的书法比起令尊怎么样？”子敬回答说：“本来是不同的。”谢安说：“外面的议论绝不是这样。”王子敬说：“外人哪里会懂得！”

【原文】 王孝伯问谢太傅：“林公何如长史？”太傅曰：“长史韶兴。”问：“何如刘尹？”谢曰：“噫，刘尹秀。”王曰：“若如公言，并不如此二人邪？”谢云：“身意正尔也。”

【译文】 王孝伯问谢太傅：“支道林比王长史怎么样？”太傅说：“长史俊美有生气。”王孝伯又问：“比刘尹怎样？”谢太傅说：“噫，当然是刘尹好啦。”王孝伯说：“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林公不如这两个人吗？”谢太傅说：“我的意思正是这样。”

【原文】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谢曰：“阿敬近撮王、刘之标。”

【译文】 有人问谢安：“子敬（王献之）可跟哪个先辈比？”谢安说：“阿敬接近聚合了王长史、刘尹的风度。”

【原文】 谢公语孝伯：“君祖比刘尹，故为得逮。”孝伯云：“刘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译文】 谢安对王孝伯说：“您的祖父和刘尹齐名，自然是能够做到他那样。”王孝伯说：“刘尹那样的人并不是难以做到的，只是祖父不那样做。”

【原文】 袁彦伯为吏部郎，子敬与郗嘉宾书曰：“彦伯已入，殊足顿兴往之气。故知捶搥自难为人，冀小却，当复差耳。”

【译文】 袁彦伯任吏部郎，王献之给郗嘉宾写信说：“彦伯已经当了吏部郎，很可以使他的意气风发的劲头受到些挫顿。原本就知道在笞刑之下是很难做人的，希望他能稍微后退一步，便当又稍好一些！”

【原文】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译文】 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在一起共赏《高士传》中的人物及其《赞语》。献之欣赏不慕富贵，不交匪类的井丹，而徽之却说：“不如越礼放达、欺慢时世的司马相如。”

【原文】 有人问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

【译文】 有人问侍中袁恪之：“殷仲堪与韩康伯相比，怎么样？”袁恪之回答说：“在玄妙之理的造诣方面，两人可以说不相上下；然而在门庭冷落的时候，却仍能保持风流名士的风度，在这一点上，殷仲堪不如韩康伯。”所以殷仲堪为韩康伯所作的《诔词》中有这样的话：“即使柴门大白天也掩上，无一人探望，你也能耐此寂寞，泰然处之。”

【原文】 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诚复钞撮清悟，嘉宾故自上。”

【译文】 王子敬问谢安：“嘉宾和道季相比，谁强些？”谢安回答说：“道季的清谈的确集中了他人的清虚善悟，嘉宾却本来就出众。”

【原文】 王 疾，临困，问王武冈曰：“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武冈曰：“世以比王北中郎。”东亭转卧向壁，叹曰：“人固不可以无年！”

【译文】 王 患病，待到病危时，问堂弟武冈侯王谧道：“世人议论把我家的领军比作什么人？”王谧说：“世人把他比做北中郎王坦之。”王 翻过身去

面向墙壁，长叹道：“人本来就不可以短寿呵！”

【原文】 王孝伯道谢公浓至。又曰：“长史虚，刘尹秀，谢公融。”

【译文】 王孝伯称赞谢安“深沉凝重”。又说：王 “超脱空灵”，刘真长“俊美清新”，谢安“和谐温润”。

【原文】 王孝伯问谢公：“林公何如右军？”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

【译文】 王孝伯问谢安：“林公和右军相比，谁强？”谢安说：“右军胜过林公。可是林公比起司州来还是尊贵而通达的。”

【原文】 桓玄为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

【译文】 桓玄担任太傅的时候，一天召开大会，朝臣们都到齐了。大家刚刚依次坐好，桓玄问王桢之说：“我比你七叔王献之怎么样？”这时宾客们都觉得这问话难以回答而屏息静听。王桢之慢慢地回答说：“我死去的叔父是一时的标帜，而你是千载的英豪。”于是，满座的人都（为王桢之的妙答而）高兴。

【原文】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译文】 桓玄问太常刘瑾：“我与谢安相比怎么样？”刘瑾回答说：“您很高大，谢安则深沉些。”桓玄又问：“我与你舅舅王献之相比呢？”刘瑾回答说：“山楂、梨子、橘子、柚子，各有各的味道。”

【原文】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译文】 以前人们总拿桓谦和殷仲文相比拟。桓玄在朝廷的时候，仲文到朝廷中来，桓玄于庭中望见他，对同坐的人们说：“我们家的桓谦那能比得上仲文。”

规箴第十

【原文】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愍之，即敕免罪。

【译文】 一次，汉武帝的乳母在外面做了犯法的事，武帝想依法制裁她。乳母向东方朔求救，东方朔说：“这事不是用嘴巴说说能解决的。如果你一定期望度过这个难关的话，那么当皇上赶你走开时，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只是一面走，一面不断地回过头来望着皇上。这样做，或许有一线希望。”乳母被唤去见武帝时，东方朔也在一旁侍立着，就故意对乳母说：“你真傻，难道皇上现在还记着你喂奶时的恩情呀！”汉武帝虽然是一个雄才大略、心狠手辣的皇帝，但也很富有人情味，此时听了东方朔的话，就不由悲凄地怜悯起乳母来，并当即就赦免了她的罪行。

【原文】 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

【译文】 一次，京房与汉元帝一起谈话，问元帝说：“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会亡国？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回答说：“他们亡国的原因是任用了不忠诚的人。”京房说：“知道不忠诚而又任用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呢？”元帝说：“将要亡国的国君都认为自己所任用的臣子是贤能的，哪里是知其不忠诚而又任用他们呢？”京房叩头说：“臣担心将来的人们看看古人，也像后代的人看我们今天一样啊。”

【原文】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译文】 陈元方父亲去世，服丧期间，不时哭泣，非常悲痛，以至身体垮

下来，瘦得皮包骨。他母亲可怜他，在其寝苦枕块睡着了的时候，偷偷地将锦缎做的被子盖在他身上，这在当时是不合礼制的。郭林宗来吊丧，见他身盖锦被，就对他说：“您身为天下的杰出人才，一言一行都是天下人效法的样板，为什么正当服丧之时，还将锦被盖在身上？古时宰我曾嫌父母之丧的三年丧期太长，孔夫子批评他：‘父母刚死，穿那种锦绣之衣，吃那种稻粱美食，你心里过意得去吗？’你这种不孝行为，不值得我取法。”说罢，拂袖而去。自此之后一百来天，都没有吊唁的客人来。

【原文】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返。群臣莫不止谏：“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

【译文】 三国吴景帝孙休喜欢射猎野鸡，在他出猎的时候，总是早晨出去，晚上才回来。各位大臣没有一个不进谏的，谏者都说：“这只是一种小东西，哪里值得过分迷恋！”孙休说：“尽管是种小东西，但是性情正直，超过人类，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原文】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

【译文】 吴主孙皓问丞相陆凯道：“你的宗族在朝当官的有几人？”陆凯说：“两个相、五个侯，当将军的十几个人。”皓说：“真兴盛啊！”陆凯说：“君王贤明臣子忠诚，这是国家的兴盛；父亲仁慈儿子孝顺，这是家庭的兴盛。如今政事荒废，民生凋弊，时刻担心国家的覆灭，臣下怎么敢说兴盛呢！”

【原文】 何晏、邓扬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扬曰：“此老生之常谈。”晏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译文】 何晏、邓扬让管辂卜卦，说：“问一问我们能不能升到三公的高位？”卦卜出来了，管辂引述古代的道义，深切地告诫他们。邓扬说：“这些话是老书生的口头常谈。”何晏说：“能预知事情的细微变化太高明了，古人以做到这点为难事；能对事理交汇贯通之后又吐露真情，今人以做到这点为难事。现在你一次完成了两个难事，可以说‘使道德彰明便是祭品的香味了’，《诗经》不是这样说嘛：‘把这个藏在内心深处，哪一天能忘掉它呢！’”

【原文】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觚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译文】 晋武帝既然不明白太子愚蠢，就有意要把帝位传给他。众位名臣也多有直言强谏的。一次，武帝在陵云台上坐着，卫觚陪侍在旁，想趁机申述自己的心意，便装做喝醉酒一样跪在武帝面前，用手拍着武帝的座床说：“这个座位可惜呀！”武帝虽然明白他的用意，还是笑着说：“您醉了吗？”

【原文】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憚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译文】 王夷甫的夫人是郭泰宁的女儿，虽然没有本事但却性情暴烈，聚敛财物贪得无厌，并且干预人情事理。夷甫很讨厌她这样但又禁止不了。当时他们的老乡幽州刺史李阳是京都大侠，郭氏很怕他。王夷甫就突然用此人吓她，说：“不只我说你不能这样做，李阳也说你不能这样做。”郭氏才稍有收敛。

【原文】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阁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译文】 王夷甫一向崇尚玄理，常常憎恨他妻子的贪婪卑污，口里不曾说过“钱”字。他妻子想试试他，就叫婢女拿钱来围着睡床放着，让他不能走路。王夷甫早晨起床，看见钱碍着自己走路，就招呼婢女说：“拿掉这些东西！”

【原文】 王平子年十四五，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令婢路上傴粪。平子谏之，并言不可。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急捉衣裾，将与杖。平子饶力，争得脱，逾窗而走。

【译文】 王平子（王澄）十四五岁时，看到哥哥王夷甫（王衍）的妻子郭氏贪图货利，叫婢女在路上担粪。平子向嫂嫂提意见，并且说了这样做不对的各种理由。郭氏大为恼怒，对平子说：“当初老夫人临终之时，曾把小叔子你嘱托给我照管，并没有把嫂子我嘱托给你训教。”迅即抓住平子的衣襟，将要打棍子。平子劲大，力争得脱，跳出窗子，落荒而逃。

【原文】 元帝过江犹好酒，王茂弘与帝有旧，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

【译文】 晋元帝迁都渡过长江之后，仍然好喝酒，丞相王导与元帝有旧交情，常流着眼泪向元帝进谏。元帝答应了他，便让斟上酒来，畅饮一番，从此便戒了酒。

【原文】 谢鲲为豫章太守，从大将军下，至石头。敦谓鲲曰：“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已后，日亡日去耳。”敦又称疾不朝，鲲谕敦曰：“近者，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时人以为名言。

【译文】 谢鲲作为名义上的豫章太守，违心地跟着挥师东下的大将军王敦，来到首都所在的石头城（在今南京）。王敦自知为逆难得时誉，对谢鲲说：“我不能够再干那种恭顺朝廷的所谓盛德之事了！”谢鲲说：“事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尽管以前有些误会，只要从今以后消释前嫌，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一些不愉快也就逐渐淡忘了。”王敦又假称有病不去朝见天子，谢鲲晓以大义，说：“近来明公您的举措，虽然是想着要安定国家，然而天下之人，确实还不了解您的意图。如果能够借此机会去朝见皇上，使各位大臣放下心来，普天之下的人才会对您心悦诚服。依靠着旧有的威信去干顺人心的事，本着谦虚退让的精神来奉侍君主，这样去做了，那么，您的功勋就会像使国家转危为安一样，您的英名亦将永流后世。”谢鲲这番话，当时人认为是至理名言。

【原文】 元皇帝时，廷尉张廕在小市居，私作都门，蚤闭晚开。群小患之，诣州府诉，不得理；遂至挝登闻鼓，犹不被判。闻贺司空出，至破冈，连名诣贺诉。贺曰：“身被征作礼官，不关此事。”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便无所诉。”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张闻，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贺出见辞之，曰：“此不必见关，但与君门情，相为惜之。”张愧谢曰：“小人有如此，始不知，蚤已毁坏。”

【译文】 元帝时，廷尉张廕在小巷居住，私自在巷口盖了一道大门，早关闭晚打开。同住在小巷的居民为此而发愁，便到州府衙门去申诉，得不到受理；直到击鼓上告，官府也不给判决。百姓们听说司空贺循来到了破岗，联名到贺司空处上告。贺说：“我现任司礼的官，不能过问这件事。”老百姓叩头道：“假使您也不处理此事。便再无处申诉了。”贺没回答，只是让他们暂且回去，等自己见到张廷尉当为他们提及此事。张廷尉听说此事，便拆毁了巷门，亲自到方山迎接贺司空。贺拿出呈辞让他看后，说：“这件事，本不一定过问，只是你我

世代有交情，见发生这样的事，便为你十分惋惜。”张惭愧谢罪说：“我这样做，开始没意识到妨碍了别人，假如早知道，早会把门毁了。”

【原文】 郗太尉晚节好谈，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后朝觐，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临还镇，故命驾诣丞相，丞相翘须厉色，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癡，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译文】 太尉郗鉴晚年喜欢谈论，所谈的事既不是他向来所考虑的，又很自负。后来朝见皇帝的时候，因为丞相王导晚年做了许多值得遗憾的事，所以每次见到王导，定要苦苦劝戒他。王导知道郗鉴的意图，就常常用别的话来引开。后来郗鉴快要回到所镇守的地方，特意坐车去看望王导，他翘着胡子，脸色严肃，一落座就说：“快要分手了，我一定要把我所看到的事说出来。”他很自满，口气很重，可是话说得特别不顺当。王导纠正他说话的层次，然后说：“后会无定期，我也想尽量说出我的意见，就是希望您以后不要再谈论。”郗鉴于是非常生气，心情冰冷地走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文】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译文】 丞相王导治理扬州时，派遣八名部从事到所辖八郡去考察，当时顾和也是去考察的官员。回来后，大家同时去拜见王导。那些从事都一一汇报了所考察的各郡太守的政绩好坏，轮到顾和汇报时，他却一言不发。王导问他说：“你听到过什么？”顾和回答说：“您辅佐朝政，为什么宁肯让吞舟之鱼漏网，而听信传闻，采取苛察小事的治理方法呢？”王导听后，赞叹他说得好，那些从事都感到自己缺少了什么。

【原文】 苏峻东征沈充，请吏部郎陆迈与俱。将至吴，密敕左右，令入阊门放火以示威。陆知其意，谓峻曰：“吴治平夫久，必将有乱。若为乱阶，请从我家始。”峻遂止。

【译文】 苏峻向东征讨沈充，特请吏部郎陆迈与他同行。快到吴郡时，苏峻密令左右，叫人在阊门放火来显示军威。陆迈明白他的用意，就对苏峻说：

“吴地太平的日子不久，一定会有大乱发生；如果你真想制造乱子的话，请从我家开始吧。”苏峻这才停止了这种作法。

【原文】 陆玩拜司空，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著梁柱间地，祝曰：“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译文】 陆玩被任命为司空后，有人去拜访他。那人索要到美酒后，就把它洒在梁柱旁地上，祈祷说：“现在缺乏人才，用你担负国家重任，不要把人家的栋梁之材摧毁了。”陆玩笑着说：“我会记住你劝诫我的这番好话。”

【原文】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长史江綰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

【译文】 庾翼在荆州任职时，在一次僚属拜见长官的聚会上，问僚属们说：“我想做汉高祖、魏武帝那样的人，你们看怎么样？”满座的人没有谁敢回答。这时长史江綰说：“希望明公效法齐桓、晋文的事业，不希望您效法汉高、魏武。”

【原文】 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谢镇西作江夏，往检校之。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径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有何事，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君章云：“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意而不责也。

【译文】 谢尚做江夏相时，罗君章在桓温手下做从事，奉命前往江夏考察。罗君章到了江夏后，对于郡中的事一概不问，一连数天，只与谢尚一起喝酒。回来后，桓温问：“有什么事情吗？”罗君章反问道：“不知道您认为谢尚是个什么样的人？”桓温说：“仁祖是比我强一点的人。”罗君章说：“难道比您强的人会做坏事吗？所以我什么都没查问。”桓温觉得罗君章的见解不同寻常，就没责怪他。

【原文】 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孔岩诫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

【译文】 王羲之与王敬仁、许玄度都很有交情，王修、许询死后，王羲之对他们的评论却越来越苛刻。孔岩劝诫王羲之说：“您过去和王修、许询在一起时多有感情啊，他们死去后，友情不能善终，我认为这实在不可取。”王羲之甚觉惭愧。

【原文】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

【译文】 谢中郎在寿春兵败，临逃走时，还要找他的玉做的马镫。太傅当时也在军中，并无多说一句话，这时才说：“到了这时候了。还须要那东西吗！”

【原文】 王大语东亭：“卿乃复论成不恶，那得与僧弥戏！”

【译文】 王大对东亭侯王 说：“对你的定评原来就是不错，哪能和僧弥赌胜呢！”

【原文】 殷凯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往与凯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凯答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

【译文】 殷 病得很厉害，看人只见人人戴着鬼脸面具。从兄荆州刺史殷仲堪发兵讨伐王国宝等，要效法春秋时晋国的赵鞅发晋阳之兵以清君侧，去和殷 道别，见状泪下，嘱咐他好好养病。殷 说：“我的病自当会痊愈，正在为你的胡做非为的毛病发愁呢！”

【原文】 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译文】 沙门惠远法师栖居庐山之中，虽然年事已高，宣讲讨论佛教经义，未曾中辍。佛门弟子中有人比较懒惰，法师说：“我老了，如同西下之夕阳，尽管能给桑榆之类树林抹上些许火红的颜色，但常规决定是不可能照耀到远方的，但愿诸位年轻人及时努力，如同朝阳的光辉，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来越亮。”手持经卷，登上法座，诵读经文明朗晓畅，语声和神态甚是凄苦，各位高徒，都肃然起敬。

【原文】 桓南郡好猎。每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陈不整，羸兔腾逸，参佐无不被系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絙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译文】 桓玄爱好打猎，每次出猎，都带着庞大的队伍，五六十里内，车马纷纷，旗帜飞扬，遮蔽了原野。（一旦发现了猎击目标，）将士们策马向前，奔

驰如飞，左右两翼的队伍，不问山陵沟壑（奋勇冲向目标）。有时出现了队伍不整齐，野兽跑掉了等情况，部下的将官，没有不被用绳索捆绑起来。桓道恭是桓玄的本家，当时在桓玄部下担任贼曹参军之职，非常敢于讲实话。（他随同桓玄出猎时）常带着一条深红色的绵丝绳系在腰间。有一次桓玄问他：“你带这条绵丝绳做什么？”桓道恭回答说：“您打猎时，喜欢捆绑部下。碰到我被捆绑时，我的手受不住那粗糙的绳子捆绑。”（从此以后）桓玄稍微收敛了自己的做法。

【原文】 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上下权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谓绪曰：“汝为此癡癡，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

【译文】 王绪和王国宝互相勾结，一起倚仗权势，扰乱国政。王大很不满意他们的所作所为，便对王绪说：“你做这种轻举妄动的事，竟然没有考虑到终有一天会感到狱吏尊贵吗？”

【原文】 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玄惭而止。

【译文】 桓玄想把太傅谢安的住宅要来修府第，谢混对他说：“召伯的仁爱，尚且能给甘棠树带来好处；文靖的恩德，难道再也保不住五亩大小的住宅吗？”桓玄听了很惭愧，就不再提了。

捷悟第十一

【原文】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椽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译文】 杨德祖做魏武帝的主簿，当时正在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椽屋桷，魏武就亲自来视察了。看过之后，让人在门上题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后，就命人将门拆掉。建成以后，杨修说：“‘门’中一个‘活’字，是‘阔’，魏王是嫌门太大了。”

【原文】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译文】 有人送给魏武帝曹操一杯奶酪，曹操吃了一点，就在盖头上写了一个“合”字给大家看，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轮到杨修去看，他便吃了一口，说：“曹公教每人吃一口呀，还犹豫什么！”

【原文】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 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 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译文】 曹操有一次从曹娥碑下经过，杨修跟随着，见碑的背面上题着：“黄绢幼妇，外孙 臼”八个大字。曹操问杨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杨修回答：“知道。”曹操说：“你先别说，等我想想”。走过三十里之后，曹操才说道：“我理解了。”让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写出来。杨修写道：“黄绢，是一种有颜色的丝织品，而‘色’和‘丝’拼成一个字乃是‘绝’，幼妇，‘少女’也，合成一字乃为‘妙’。外孙嘛，是女儿的儿子，一‘女’一‘子’合成一个‘好’字。 臼，‘受辛’也，合成一个‘癸’字（辞的繁体）。这是说曹娥碑文是一篇‘绝妙好辞’的意思。”曹操也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恰好与杨修的相同。

曹操感叹道：“我的才能不如你，走了三十里才理解出来。”

【原文】 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癩癩，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

【译文】 魏武帝曹操要讨伐袁本初，修造军事装备，剩下几十斛竹片，都是几寸长的。大家说这全都用不上，正要叫人烧掉。曹操在想怎么利用这些竹片，认为可以用来做竹盾牌，只是还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他派人速去问主簿杨德祖，杨德祖随即答复了来人，结果和曹操想的一样。大家都佩服杨德祖的聪明和悟性。

【原文】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峤为丹阳尹，帝令断大桁，故未断，帝大怒癯目，左右莫不悚惧。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谢曰：“天威在颜，遂使温峤不容得谢，”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

【译文】 王敦率军将近朱雀桥，明帝亲自走出中堂指挥破敌。温峤当时是丹阳尹，明帝命令他断掉朱雀航，因某种原因没有断掉，明帝非常生气，瞪大了眼睛呵叱左右，左右没有不恐惧的。明帝又把各位大臣召来，温峤来了以后没有谢罪，只是请求赐于酒炙。一会儿王导来，光着脚跪在地上谢罪说：“皇上您正在盛怒之时，使得温峤不敢来谢罪。”温峤此时赶紧跪下谢罪，明帝也舒缓了态度。各位大臣都叹服王导的机警和捷悟赞叹不已。

【原文】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郗于事机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于道上闻信至，急取笺，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得笺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

【译文】 司空郗愔镇守北府的时候，桓温不喜欢他掌握兵权。郗愔对情势的了解一向糊涂，还寄信给桓温说：“正想和您一起辅佐王室，修复被敌人毁坏的先帝陵寝。”当时他的嫡长子嘉宾正到外地去，在半路听说送信的人到了，急忙拿过他父亲的信来看，看完了，把信撕得粉碎，就返回去，又代他父亲另外写了封信，诉说自己年老多病，经不住世事烦扰，想找个闲散的官位来自我调养。桓温收到信非常高兴，立刻下令把郗愔调为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太守。

【原文】 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译文】 王 作大将军桓温府上主簿时，有一次在初春时节与桓温长子桓熙诸兄弟一起骑马郊游。当代的名流们都是并辔而行，只有王 一人常常在前，与众人相去几十步的距离，诸人都不理解。桓熙兄弟疲倦之后，不一会就换乘轿子。以前与他们同行的那些人，都像随从一样跟着，只有王 神采奕奕地在前骑马而行。他反应敏捷到这种程度。

夙惠第十二

【原文】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著臠，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饊？”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著臠，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译文】 宾客到陈太丘家夜宿，太丘叫元方、元季二人去烧饭。客人与陈太丘谈论，元方兄弟二人进入伙房，都屈身蹲在那里偷听，饭下到锅中忘了捞在盛饭的器具中。陈太丘问：“为什么不蒸饭？”元方、季方跪直了身子说：“您与客人说话，我们都在偷听，就忘了捞饭，如今饭已成粥。”太丘说：“你们能记住一些吗？”元方、季方回答：“仿佛记得。”二人一块说，彼此穿插，互相补充，没有一点遗漏之处。陈太丘说：“能如此，我们喝粥就可以了，不必吃干饭了！”

【原文】 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

【译文】 何晏七岁的时候，已经聪慧若神明，曹操十分喜欢他。因为何晏的父亲死得早，何晏的母亲被曹操所纳，他随母亲处于曹操府上，所以曹操准备把他收为养子。何晏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框中，有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何家的房子。”曹操知道后，立即放弃了收他为子的想头，把何晏放出曹府。

【原文】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译文】 晋明帝才几岁的时候，一次，坐在元帝膝上。当时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起洛阳的情况，不觉伤心流泪。明帝问父亲什么事引得他哭泣，元帝就

把过江来的意图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于是问明帝：“你看长安和太阳相比，哪个远？”明帝回答说：“太阳远。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边来，显然可知。”元帝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奇。第二天，召集群臣宴饮，就把明帝这个意思告诉大家，并且再重问他一遍，不料明帝却回答说：“太阳近。”元帝惊愕失色，问他：“你为什么和昨天说的不一样呢？”明帝回答说：“现在抬起头就能看见太阳，可是看不见长安。”

【原文】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复生此宝！”

【译文】 司空顾和与当代名流在家里高谈阔论，他的孙子顾敷和外孙张玄之都是七岁的小孩子，在榻边玩耍。听到一些话后，他们的神情好像有点不大愿意，于是在灯下半闭着眼，两个孩子重叙主客之礼，居然礼数一点不差。顾和于是越席而提着他们的耳朵说：“没想到我这个衰落的家族，居然还能有这样的后代”。

【原文】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 。”儿云：“已足，不须复 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译文】 韩康伯几岁时，家里十分贫穷，到了最冷的时候，母亲殷夫人才给他做了一件短袄，母亲让康伯拿熨斗熨衣，并且对康伯说：“你先穿上这件短袄，我再想办法给你做条夹裤。”康伯说：“已经够了，不用再做夹裤了。”母亲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火在熨斗中时，熨斗的把儿就热了，现在我既然穿了短袄，下半身也应当暖和了，所以不用了。”母亲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惊讶，知道他将来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原文】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著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

【译文】 晋孝武帝十二岁那年，当时正是冬天，他白天不穿夹衣，只穿五六件丝绸做的单衣，夜里却铺着两张褥子睡觉。谢安规劝他说：“圣上的贵体应该生活得有规律。陛下白天太冷，夜里太热，这恐怕不是养生的办法。”孝武帝

说：“白天活动着就不会冷，夜里不动弹就不会热。”谢安退出来，赞叹说：“皇上说理不比先帝差。”

【原文】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岁，服始除，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因指语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应声恸哭，酸感傍人。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当以此坐还之。”鞠爱过于所生。

【译文】 桓温死时，桓南郡才五岁。刚刚除去丧服，桓车骑就与他一同送别前来送丧的文武官员。桓冲指着这些人对桓玄说：“这些人都是你们家过去的辅臣。”桓玄听罢放声恸哭，使周围的人都感到酸楚难忍。桓冲每每看着自己的座位说：“等到灵宝长大成人，应当把这个位置还给他。”桓冲抚养爱护桓玄胜过亲生。

豪爽第十三

【原文】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译文】 大将军王敦年轻时，有个乡巴佬的外号，说话语音也是楚地方言。有一次晋武帝召集当时名流在一起讨论歌舞、艺术，别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只有王敦对此概不关心，神态、脸色都显得很不好，自称只懂得打击鼓吹。晋武帝让人给他取来鼓，王敦从座位上振袖站起，扬击鼓槌，精神振奋地击打起来，鼓音节奏和谐而急促，气概豪迈，旁若无人。满座的人都赞叹他的雄壮豪爽。

【原文】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敝。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译文】 王处仲，世人赞许以高尚来品评他。他曾经沉迷女色，身体也因此很疲惫。身边的人规劝他，他说：“我却不觉得怎么样，既然这样，也很容易解决呀。”于是打开侧门，把几十个婢妾都放出去，打发上路，任凭她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的人很赞赏他。

【原文】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

【译文】 大将军王敦评论自己高尚开朗，通达直爽，学有专长，精通《左传》。

【原文】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译文】 王敦每次喝完酒后总是吟咏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吟咏一边用如意敲打唾壶，壶口都给敲破了。

【原文】 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中作

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译文】 晋明帝想挖池塘，修亭台，他父亲元帝不答应。当时明帝还是太子，喜欢招养武士。有一晚半夜叫这些人挖池塘，到天亮就挖成了。这就是现在的太子西池。

【原文】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癡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掣脚令上。”王闻之而止。

【译文】 大将军王敦当初想东下京都，处置朝臣，安插亲信。事先派遣参军向朝廷报告，并向当时贤达暗示自己的意图。当时车骑将军祖逖还没有移到寿春镇守，他怒目圆睁，厉声喝斥王敦的使者说：“你回去告诉阿黑（王敦小字），他怎么能这样傲慢无礼！催促他带兵赶快回去，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要率领三千兵马用长矛脚赶他回去。”王敦听说后就打消了东下京都的念头。

【原文】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时，权重未在自己。及季坚作相，忌兵畏祸，与稚恭历同异者久之，乃果行。倾荆、汉之力，穷舟车之势，师次于襄阳；大会参佐，陈其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

【译文】 庾稚恭（庾翼）早有收复中原的志向，文康（庾亮）当政时，大权不在自己手中。等到庾季坚（庾冰）作丞相，庾冰又忌讳用兵，害怕战祸，和稚恭经历了长时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达到共识，决定出兵北伐。庾稚恭聚集荆州、汉水一带的全部力量，尽调所有的船、车，率领部队驻扎在襄阳。召集所有下属开会，摆开军队的阵势，亲自把武器发下去，说：“我这一次征伐，结果如何，就看我这支箭射的情况了！”于是连发三箭，三发三中，全军将士全神贯注，士气十分高涨。

【原文】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译文】 桓温平定巴蜀之后，在李势宫殿内置酒宴请众参僚，巴蜀的官员们没有不来的。桓温平素就有雄情爽气，加上这天音调优美动人，叙说古今成败在于人，存亡与人才相系的道理，那神态磊落大方，所有在座之都赞赏不已。散席后，人们还在追思玩味桓温的话语之时，寻阳周馥叹息道：“可惜，你

们没有见过王大将军哪。”

【原文】 桓公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

【译文】 桓温读《高士传》时，读到于陵仲子的传记，便把书抛开，说：“谁能用这种苛刻的、不近情理的做法来对待自己！”

【原文】 桓石虔，司空豁之长庶也，小字镇恶。年十七八，未被举，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尝住宣武斋头。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径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

【译文】 桓石虔是司空桓豁的庶出长子，小名叫镇恶。十七八岁了，身份地位还没有得到承认，而奴仆们已经称呼他为镇恶郎了。他曾住在桓温家里。后来跟随桓温出征到枋头，在一次战斗中，车骑将军桓冲陷入敌阵，他手下的人没有谁能抢先去救他。桓温告诉石虔说：“你叔父落入敌人阵里，你知道吗？”石虔听了，勇气倍增，命令朱辟做副手，跃马扬鞭冲入几万敌军的重围中，没有谁能抵挡他，他径直把桓冲救了回来，全军都十分称赞佩服。后来黄河以北的居民就拿他的名字来驱赶疟鬼。

【原文】 陈林道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志业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谈。

【译文】 陈林道在长江西岸时，京都里的许多人一起邀请他到牛渚聚会，陈林道谈论玄理极佳，人们都想共析他的言辞，陈林道用如意抵住脸颊，眼睛望着鸡笼山叹息道：“孙伯符一样志业不如意。”于是全座的人都不再谈论了。

【原文】 王司州在谢公坐，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

【译文】 王司州在谢安处做客，吟咏《离骚》中的《少司命》道：“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告诉别人说：“正当这时，我觉得全座一个人也没有了。”

【原文】 桓玄西下，入石头，外白司马梁王奔叛。玄时事形已济，在平乘上笳鼓并作，直高咏云：“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译文】 桓玄从西边顺江直下，攻进石头城，外面的人报告说：“梁王司马珍之叛逃了。”这时桓玄的大局已定，在大船下乐鼓齐鸣，也不去追赶梁王司马珍之，只是高声朗诵，阮籍的《咏怀》诗句：“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箫管奏出的乐曲里还有魏国时的音调，可是梁王又在哪里呢？）”

容止第十四

【原文】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 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译文】 魏武帝曹操准备接见匈奴的使臣，他自以为形貌丑陋，不足以雄震远国，便让崔癘代替自己，他却握刀站立在崔季癘的床头。接见结束后，派间谍询问匈奴的使臣说：“魏王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魏王声望很高，非同凡响，可是站在床头那个握刀的人，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啊！”曹操听到这话，派人追赶杀掉了这位使臣。

【原文】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译文】 何平叔相貌很美，脸非常白。魏明帝怀疑他搽了粉，想查看一下，当时正好是夏天，就给他吃热汤面。吃完后，大汗淋漓，自己撩起红衣擦脸，脸色反而更加光洁。

【原文】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译文】 魏明帝让皇后的弟弟毛曾与夏侯玄坐在一起，被当时的人认为像芦苇倚靠在玉树旁边。

【原文】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译文】 当时的人看夏侯太初神态清朗，就像怀中抱着日月；看李安国容貌颓唐，恰如将要崩塌的玉山。

【原文】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译文】 嵇康身高七尺八寸，风度恣容特别俊秀。见到他的人赞叹说：“潇潇洒洒，神采飞扬。”有人说：“潇洒飘逸犹如青松下微风，清爽高洁，缓缓

吹拂。”山涛说：“嵇康的人品，如同挺拔的孤松高标独立；他醉酒时的神态，好像巍峨的玉山即将崩塌一样。”

【原文】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灿灿如岩下电。”

【译文】 中书令裴楷评论安丰侯王戎说：“他目光灼灼射人，像岩下闪电。”

【原文】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姬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译文】 潘岳天生具有美好的容貌身材，神态风度优雅。年少时挟带着弹弓走在洛阳的大街上，妇女们遇到他，没有谁不手拉手地一同围着他。左思相貌奇丑，他也效访潘岳那样出游，这时妇女们一齐向他乱吐唾沫，左思狼狈不堪地返回家中。

【原文】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译文】 王夷甫容貌端正秀丽，擅长清谈玄学，总是拿着白玉柄的拂尘，白玉柄与手的颜色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原文】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译文】 潘安仁和夏侯湛两人都很漂亮，而且喜欢一同行走，当时人们评论他们是连璧。

【原文】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

【译文】 裴令公有俊秀的姿容，一次生病，很严重，晋惠帝派王夷甫前往看望。裴楷正面向着墙壁躺着，听说王夷甫来了，勉强回头看了一眼。王夷甫出来后，对旁人说：“双眼闪亮得像岩下的闪电，精神挺动，他生病只是体内原有的小病发作罢了。”

【原文】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译文】 有人对王戎说：“嵇延祖气度不凡，在人群中就像野鹤站在鸡群中一样。”王戎回答说：“那是因为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罢了！”

【原文】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译文】 中书令裴楷仪态容貌俊秀，脱下官帽，穿着粗衣，头发蓬乱，也都别具风采。当时的人把他视为“玉人”。见到他的人说：“看见裴先生，如同在玉山上行走，光采照人。”

【原文】 刘伶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译文】 刘伶身高六尺，相貌特别丑陋，神情憔悴，而且行为懒懒散散，放荡飘忽，把身体视作泥土草木一般，不加修饰。

【原文】 骠骑王武子是卫 之舅，俊爽有风姿。见 ，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译文】 骠骑将军王武子（王济）是卫 的舅舅，人才俊秀风度高雅。他每次见到卫 就赞叹说：“珠宝美玉在我身边，便感到自己相貌丑陋了！”

【原文】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译文】 有人去谒见王太尉，恰逢王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座。去别的屋子，又看见季胤、平子。回去之后，他对别人说：“今日之行，眼里看到的都是美好珠玉！”

【原文】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

【译文】 丞相王导看见卫洗马说：“竟然有这样瘦弱的形态，虽然反复地调养舒畅身体，还是像连罗绮做的衣服都不能承受的样子。”

【原文】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译文】 大将军王敦称赞太尉王衍说：“他处在众人之中，就像珠玉放在瓦砾石块中间。”

【原文】 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

【译文】 庾子嵩身高不足七尺，腰带却有十围大小，可是他本性和顺，纵情放达。

【原文】 卫 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 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 。

【译文】 卫 从豫章郡到京都时，人们早已听到他的名声，出来看他的人围得像一堵墙。卫 本来就有虚弱的病，身体受不了这种劳累，终于形成重病而死。当时的人说是看死了卫 。

【原文】 周伯仁道桓茂伦：“癭崎历落可笑人。”或云谢幼舆言。

【译文】 周伯仁（周 ）评议桓茂伦（桓彝）说：“品行高尚，心胸开阔，招人喜爱。”有人说这话是谢幼舆（谢鲲）说的。

【原文】 周侯说王长史父：“形貌既伟，雅怀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

【译文】 周 评说长史王濛的父亲王讷：“身体魁梧，情怀高尚，风度不凡，保持光大，可作一切事情。”

【原文】 祖士少见卫君长，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译文】 祖士少见到卫君长，说：“这个人有将帅的风度。”

【原文】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译文】 石头城事变后，朝廷被颠覆，温忠侯（温峤）和庾文康（庾亮）一起投奔陶公，向他求救。陶公说：“肃祖的遗诏不曾见过。况且苏峻叛乱。争端是由庾姓诸人引起的，就是杀了他们兄弟，也不足以向天下人谢罪。”当时庾亮正在温峤的船后面，听说这话，感到忧虑害怕而又没办法。第二天，温峤劝庾亮去见陶侃，庾亮因拿不定主意而没去。温峤说：“溪狗这人我很了解，你只管去见他，必然没什么可担心的。”庾亮潇洒的仪态，如神的容貌，令陶侃一见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两人谈话宴饮整整一天，爱惜器重之情油然而生。

【原文】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

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讌，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译文】 太尉庾亮在武昌时，秋天的夜晚，景色清幽，凉爽宜人，他的部属殷浩、王胡之等人登上南楼谈理吟诗。大家正在吟咏兴致颇高之际，听到楼梯传来急促的木屐鞋的声音，一定是庾亮来了。随即庾公只带着十几个下属走了进来。大家想站起身来退避，庾亮慢慢地说：“各位暂且留步，我这个老头子这方面的兴致也不浅。”于是就坐在胡床上，同众人一起咏诗谈笑，一直到结束，众人玩得非常尽兴。后来王羲之到都城，同丞相王导谈起这件事。丞相说：“庾亮此时的气度，不得不收敛一点。”王羲之回答说：“只是那幽深情致还保存着。”

【原文】 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译文】 王敬豫形貌很美。有一次去向父亲王导请安，王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遗憾的是才能和形貌不相称。”有人说：“敬豫样样都像王公。”

【原文】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见到杜弘治，赞叹说：“脸像凝脂一样白嫩，眼睛像点上漆一样黑亮，这是神仙里头的人。”当时有人称赞长史王濛的相貌，司徒蔡谟说：“可惜这些人没有见过杜弘治啊！”

【原文】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译文】 刘尹说桓公的鬓发如反转过来的刺猬皮，眉毛像紫石，自然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类的英雄人物。

【原文】 王敬伦风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从大门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凤毛。”

【译文】 王敬伦风度姿态很像他父亲。作侍中时，为桓公加授官爵，从正门而入。桓公看着他说：“王劭原本就具有凤凰般的外表。”

【原文】 林公道王长史：“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

【译文】 支道林评论长史王蒙说：“严肃起来，作事专一了，仪态多么轩昂优美啊！”

【原文】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译文】 当时的人评论右军将军王羲之说：“像浮云一样飘逸，像惊龙一样矫捷。”

【原文】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后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后。”王笑曰：“此必林公。”

【译文】 长史王蒙得了病，关系亲近的疏远的前来探望，都得不到传达。支道林和尚来了，守门人立即禀报王蒙，说：“有一个相貌奇异的怪人在门口，不敢不禀报。”王蒙笑着说：“这一定是支道林。”

【原文】 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译文】 有人以谢仁祖（谢尚）来比拟他人，并不是看重谢尚。大司马桓温说：“诸位切莫轻易下评语，谢尚在北窗下踮着脚尖弹琵琶时，的确令人产生仙境的意念。”

【原文】 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著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

【译文】 长史王 任中书郎时，前去王敬和（王洽）那里。正值连日下雪。王 在门外下车，走进尚书的官府，穿着官服。王洽远远看到在雪地行走的王 ，赞叹道：“这个人不再像是尘世中的人！”

【原文】 简文作相王时，与谢公共诣桓宣武。王 先在内，桓语王：“卿尝欲见相王，可住帐里。”二客既去，桓谓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辅，自然湛若神君，公亦万夫之望，不然，仆射何得自没！”

【译文】 简文帝当相王的时候，和谢安一同去桓温家里。王 已经先在那里了。桓温向王 说：“你常常想见相王，可去躲在帐子里。”二位客人已经离去，桓温问王 ：“究竟怎么样？”王 说：“相王当辅佐朝廷的大臣，自然是清明得像神仙一般。你也是在众人之中大有名望的人，不然，仆射怎么能亲自来临呢？”

【原文】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译文】 海西王当政时，各位大臣每逢上朝，朝廷如同没有阳光那样昏暗，只有当会稽王来时，气宇轩昂得如同刚刚升起的朝霞。

【原文】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

【译文】 车骑将军谢玄称赞谢安：“尽情游玩时恐怕还要放声唱歌，只要端坐下来捻鼻四处顾盼，便会有在山水之间安处的仪态。”

【原文】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译文】 谢安说：“支道林的双眼，黑黑的，能照亮暗处。”孙绰见到支道林说：“威严的目光露出豪爽的神情。”

【原文】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

【译文】 庾长仁和弟弟们过江到吴地，途中想在驿亭里住宿。几个弟弟先进去，看见满屋都是平民百姓，这些人一点回避的意思也没有。长仁说：“我试着进去看看。”于是就拄着拐杖，扶着一个小孩，刚进门，旅客们望见他的神采，一下子都躲开了。

【原文】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译文】 有人赞赏王恭形貌丰满美好，说：“像春天的杨柳一样光鲜夺目。”

自新第十五

【原文】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癯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馀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译文】 周处年轻的时候，凶暴任性，被同乡人所痛恨。又义兴的河里有条蛟龙，山上有只老虎，共同残害老百姓，连同周处被义兴人称为“三横”，而又数周处最厉害。有人劝说周处去砍杀老虎和蛟龙，其实用意在于让“三横”只留下一个。于是周处就上山杀掉了老虎，又下水砍杀蛟龙。那只蛟龙有时浮上水面，有时沉下水底，一直游了十几里远，周处一直和它打在一起，共经过了三天三夜。同乡人都认为周处已经死了，便更加要相互庆贺。就在这时，周处竟然杀掉了蛟龙从水里出来了。听到同乡人相互庆贺之事，才知道自己被同乡人痛恨，于是有了自我悔改的思想。他就到吴县去向陆机陆云弟兄两个求教。陆机不在，赶巧见到了陆云，就把自己的情况完全告诉了陆云，并且说到自己本想痛改前非，但年岁已过大了，到头来怕也一无所成。陆云说：“古人很看重‘朝闻夕死’这句话，即早上听到了做人的道理，哪怕晚上死去也是值得的，更何况你的前途还可以？再说一个人就怕不立志，又何必担忧好的名声不能广为传播呢？”于是周处改过自新，从严要求自己，终于成为忠臣孝子。

【原文】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译文】 戴渊年轻时，重义轻生，不检点自己的行为。曾经在江淮间攻击掠夺过往客商的财物。陆机度假期满回洛阳，带的行李物品很多，戴渊派遣一

帮青年人去劫掠。他在岸上，坐在胡床上指挥左右，一切都很有条理。戴渊这个人无论长相还是神情，都很突出，虽然做的是鄙卑之事，可神气仍然显得不同凡响。陆机在船舱里远远地对他说：“你有这样的才能，怎么还要当劫贼呢？”一句话便把戴渊说哭了，并立即扔掉宝剑，归顺了陆机。其后，戴渊的谈吐，也显示出非凡的见识。陆机更加器重他，就与他交了朋友，并特意写信推荐他。到了东晋时，官做到征西将军。

企羨第十六

【原文】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不觉至台门。

【译文】 丞相王导官拜司空，廷尉桓彝梳起两个发髻，穿着葛裙，拄着拐杖，站在路边观察王导。赞叹道：“人们都说阿龙人才出众，阿龙的确名符其实！”不知不觉跟着走到官府的门前。

【原文】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

【译文】 丞相王导到江南后，自己说起以前在洛水岸边，经常和裴成公、阮千里诸贤达一起谈道。羊曼说：“人们早就因为这件事称赞你，哪里还需要再说呢！”王导说：“也不是说我需要这个，只是想到那样的时刻不会再有啊！”

【原文】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译文】 王右军得知有人拿《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媲美，又拿自己与石崇相提并论，脸上洋溢着欣喜之色。

【原文】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启求住，曰：“下官希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

【译文】 王司州先前为庾公的记室参军，后来庾亮又任命殷浩为长史。殷浩刚到达，庾公想派王司州出使南京，王司州请求留下，说：“我很想见见有好的德行的人，现在渊源刚来，我还想与他多交往几日。”

【原文】 郗嘉宾得人以己比苻坚，大喜。

【译文】 郗嘉宾得知人们把自己比做苻坚，非常高兴。

【原文】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輿，被鹤氅裘。于时微雪，

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译文】 孟昶还没有做官时，家住在京口。曾经见王恭乘坐着高大的车辆，披着鹤氅裘，此时天上飘着小雪，孟昶在竹篱间观察他，赞叹道：“此人真是神仙中的人物！”

伤逝第十七

【原文】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译文】 王仲宣喜欢听驴叫，死后，魏文帝亲自参加他的丧礼。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人学叫一声为他送葬。”于是来宾都学了声驴叫。

【原文】 王廙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貌若山河。”

【译文】 王廙冲当了尚书令，穿着官服，坐着轻便的车，从黄公的酒店路过。回头对车上的人说：“我过去和嵇叔夜、阮嗣宗一起在这个酒店畅饮。竹林之游，我也曾参加。自从嵇生、阮公死后，我被世事缠住。现在看这个酒店虽近，但当时的情景却远得像隔着山河。”

【原文】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译文】 孙子荆倚仗自己有才能，很少推重并佩服别人，只是很尊敬王武子。王武子去世，当时有名望的人都来吊丧。孙子荆后到，对着遗体痛哭，宾客都感动得流泪。他哭完后，朝着灵床说：“你平时喜欢听我学驴叫，现在我为你学一学。”学得像真的声音，宾客们都笑了。孙子荆抬起头说：“让你们这类人活着，却让这个人死了！”

【原文】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译文】 王戎的儿子万子死了，山简前往探望他，王戎悲痛的难以自禁，山简说：“一个小孩罢了，何必伤心到这种地步呢？”王戎回答说：“圣明的人忘

却感情；最下等的人涉及不到感情；钟于情感的正是我们这些人。”山简很佩服他的话，更为他的伤感而痛惜不已。

【原文】 有人哭和长舆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译文】 有人哭吊和长舆（和峤），说：“好像峨峨的千丈松树倒下来了。”

【原文】 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

【译文】 太子洗马卫 在永嘉六年去世，谢鲲去吊丧，哭声感动了路人。咸和年间，丞相王导发表文告说：“卫洗马今当改葬。此君是风雅名流，受到国内的仰慕，大家应该整治薄祭，来加深我们对老朋友的怀念。”

【原文】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译文】 顾彦先平生爱鼓琴，及至死后，家中的人经常将琴放在灵床上。张季鹰去哭吊他，悲恸难禁，便径直登上灵床弹琴，奏了几个曲子。弹完之后，抚摸着琴说：“顾彦先，你还能稍微欣赏这琴声吗？”说着又放声痛哭，也没有和孝子握手便出门去了。

【原文】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

【译文】 庾亮的儿子庾会，在苏峻叛乱中遇难。诸葛道明的女儿是庾亮的儿媳妇，儿媳成寡妇，将要改嫁，在给庾亮信中提及此事，庾亮回信说：“您的女儿还年轻，改嫁是应该的。感念我死去的儿子，就好像刚刚去世。”

【原文】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译文】 庾亮逝世，扬州刺史何充去送葬，说：“把玉树埋到土里，使人的感情无法平静下去啊！”

【原文】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尘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尘尾著柩中，因恸绝。

【译文】 长史王 病重时，躺在灯下，转动着拂尘，边看边叹息道：“像

我这样的人，怎么活不到四十岁！”等到他死后，丹扬尹刘亲临葬礼，入殓时把带有犀牛角柄的拂尘放入棺材内，于是痛哭得昏死过去。

【原文】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殒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译文】 支道林在法虔去世后，精神萎靡，风度也日渐失去。常常对别人说：“从前匠石因郢人去世而放弃运斧，俞伯牙因钟子期亡故而停止弹琴，由自己此时的感受推及到他人，的确不是虚言。默契的知音已经去世，谈话没人能激赏，心中郁闷难以排解，我不久也要死去了！”过了一年，支道林便溘然长逝。

【原文】 郗嘉宾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

【译文】 郗嘉宾死了，手下的人禀告郗癭说：“大郎死了。”郗癭听了，并不悲伤，随即告诉手下人说：“入殓时可以告诉我。”临到入殓，郗癭去参加大殓礼，一下子哀痛得几乎气绝。

【原文】 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译文】 戴逵看见支道林法师的坟墓，说：“那高明的言谈还留在耳边，可是墓上的树木已经连成一片了。但愿您那精湛的玄理能绵延不断地流传下去，不会和寿数一起完结啊！”

【原文】 王子敬与羊绥善。绥清淳简贵，为中书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语东亭云：“是国家可惜人！”

【译文】 王子敬与羊绥相友善。羊绥为人清明淳厚，简朴尊贵，当过中书郎，年纪很轻就死了。王子敬很是悲痛地悼念他，对东亭说：“他是国家值得爱惜的人。”

【原文】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与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译文】 东亭侯王 和谢安双方结了仇。王 在东边听说谢安去世，就到

京都去见王子敬，说他想去哭吊谢安。子敬起初还躺着，听了他的话，就惊讶地起来说：“这是我对你的希望。”王于是就去哭吊。谢安帐下的督帅刁约不让他上前，说：“大人活着的时候，从来不见这个客人。”王也不理他，径直上前哭吊，哭得非常伤心，结果没有按常礼握谢琰的手就退出来了。

【原文】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馀亦卒。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和王子敬（王献之）两人同时得了重病，王献之先病故。王徽之问手下的人：“为什么听不到一点王献之的音讯？这一定是已经去世了！”说这话时还不悲伤。马上要车去奔丧，一点也没哭。王献之平时一向喜欢弹琴，王徽之直接进去坐在灵床上，拿起献之的琴弹了起来，琴弦怎么也调不好，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子敬，你和琴都不在了！”于是痛哭以致昏了过去，过了很长的时间才醒过来。一个多月后他也病故了。

【原文】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临，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便自有《黍离》之哀。”

【译文】 晋孝武帝去世，夕祭的时候，王孝伯进京哭祭，对他的几个弟弟说：“虽然陵寝是新的，却让人感到有《黍离》之悲。”

【原文】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译文】 羊孚年三十一岁时去世了。桓玄给羊欣写信说：“令堂兄为人，感情充沛有所伸寄，不幸暴疾去世，‘天祝予’的悲叹，怎么方能表达出来！”

【原文】 桓玄当篡位，语卞鞠云：“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丧羊孚，爪牙失索元，而忽忽作此诋突，讵允天心？”

【译文】 桓玄将篡位，向卞鞠说：“过去羊子道常劝阻我有这种想法。现在我的心腹中失去了羊孚，我的得力助手中又失去索元，而我又匆匆做出唐突之事，难道上天会允许吗？”

栖逸第十八

【原文】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佗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矚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癡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译文】 步兵校尉阮籍吹口哨，声音能传几百步远。苏门山中，忽然来了一位真人，砍柴的樵夫都传说此事。阮籍前往观看，只见那人抱着膝坐在山岩的一边。阮籍登上山岭走近他的身边，两人伸着腿相对而坐。阮籍同他探讨上古时代的历史，向上追述到黄帝，神农时代的清静玄妙的大道，向下考究夏、商、周三代盛世的美政，用这些史事问他，那人也只是抬头凝视并不回答。阮籍又谈起儒家的学说，道家的养生导气的法术，看他有何反应，那人的神情还像刚才一样，凝神注目。阮籍于是对着他吹了一个长长的口哨。过了一会，那人才笑着说：“能否再吹一吹。”阮籍又吹了一次。阮籍的兴致已尽，便转身回去。走在半山腰时，听到山上响起隆隆的声音，犹如数部乐器在演奏，树林山谷间传来回声。阮籍回头观看，原来是刚才那人在吹口哨。

【原文】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译文】 嵇康在汲郡山中游玩，遇见道士孙登，就和他一起游山。两人分手时，孙登说：“您的才学的确是高的，但你保全自身的方法仍有不足。”

【原文】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译文】 山涛将不再担任选曹郎职务，想推荐嵇康代替，嵇康写信给他宣告绝交。

【原文】 李膺是茂曾第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膺得笺命，笑

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

【译文】 李廕是李茂曾的第五个儿子，为人清正，有高尚的品德，可是从小就瘦弱多病，所以不肯结婚做官。他留在临海郡，暂住在他哥哥侍中的陵园里。他有了很大的名望以后，丞相王导想聘请并礼待他，所以调来做相府的属官。李廕得到王导的任命信，笑着说：“茂弘竟然拿一个官爵来雇佣人。”

【原文】 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

【译文】 何骠骑的弟弟凭着高尚的情操，隐居不愿出仕，但何骠骑却劝说他出来做官，他回答说：“我在家里虽然排行第五，但要论起固执己见并不一定比你逊色呢。”

【原文】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

【译文】 阮光禄隐居在东山，清静无所事事，内心总是很满足。有的人向王右军问起他，王右军说：“这个人已经近乎于不被宠辱所惊扰，即使是古时通达玄理、寂然无为之士，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原文】 孔车骑少有嘉遁意，年四十余，始应安东命。未仕宦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谓有道术，为生立庙。今犹有孔郎庙。

【译文】 车骑将军孔愉年轻时有隐居的打算，到四十多岁，才接受安东将军的任命出来做官。在没有做官时，一直是独自住在山中，歌咏吹弹，告诫自己谨言慎行，自称孔郎，在名山大川漫游散心。百姓认为他有道术，给他立了个生庙。现在还有孔郎庙。

【原文】 南阳刘孺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苻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谏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赍甚厚。孺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孺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译文】 南阳人刘孺之，品行高尚直率，对历史典籍很熟悉，隐居在阳岐。这时，苻坚的军队侵临长江地区。荆州刺史桓冲想施展宏图大略，征招刘孺之担任长史，派人坐船前去迎接他，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刘孺之只得从命，坐

上船，赠送的礼物全不肯接受，一路上把这些东西送给穷困的百姓，到了上明时东西也送完了。见到桓冲后，便述说自己一无可用，轻松自然地辞去任命的职务。他隐居阳岐多年，衣服食物丰足时，常和村里的百姓共同享用。等到自己衣食匮乏时，村里的人也接济他。他待人特别厚道，被乡亲们当做好人。

【原文】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

【译文】 南阳人翟道渊（翟汤）同汝南人周子南（周邵）年少时就是好朋友，两人一起隐居在寻阳。太尉庾亮劝说周邵应当关心世上的大事，周邵于是出来做官。翟汤隐居的志向却更加坚定了。不久，周邵到翟汤那儿，翟汤不同他说话。

【原文】 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少孤云：“兄病笃。”狼狈至都，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译文】 孟万年和他弟弟孟少孤，住在武昌郡阳新县。万年外出做官在当时享有盛名。孟少孤没有外出求过官，京都知名人士想见见他，便派信使给少孤报信说：“你哥哥病重。”少孤急急忙忙地赶到京都，见到他的当代贤达，没有谁不赞叹、敬重他。于是他们评论说：“少孤既是这样，万年可以死而无憾了。”

【原文】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

【译文】 康僧渊在豫章时，在距离城市数十里的地方修建了一所专用于讲习之用的房子，倚山傍水，庭院中种植着芳香的树木，堂宇前激荡着清澈的河水。他隐居在这里研习玄理，修身养性。庾公等人常去看望他，见他演习吐纳之术，风采愈发美好，加上所处之地令人愉快，也仿佛很有收获，于是他的名声渐渐地大起来。后来终于不能忍受寂寞，于是又出仕了。

【原文】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译文】 戴安道已经决定隐居东山，但他的哥哥却想建立巨大的功勋。谢太傅说：“你们兄弟俩的志向，为什么差别这样大？”戴安道说：“我不能忍受官

场的烦扰，而我哥哥则无法改变他的乐趣所在。”

【原文】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筐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

【译文】 许玄度在会稽郡永兴县南幽深的岩洞中隐居，常常引来各处王侯的馈赠。有人对许玄度说：“我曾听说过隐居箕山的人似乎并不是这样做的呀。”许玄度说：“我得到的礼物不过是竹筐装着的食物，这本来就比君位微薄呀。”

【原文】 范宣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

【译文】 范宣从未进过官署，韩康伯有一次同他坐一辆车，于是想哄骗他一起进入郡府，范宣察觉后，就从车后急忙溜走了。

【原文】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

【译文】 郗超每次听到有以隐退为高尚的人，就为他们置办百万资财，并为他们建造房屋，曾在剡县为戴逵建起宅院，非常精美齐整。戴逵前去居住后，给他的亲友写信说：“近来到剡县，如同住进官府一样。”郗超也曾为傅约置办了百万的资财，后来傅约隐居的事有了变化，所以此次馈赠没有实现。

【原文】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译文】 司徒掾许玄度喜欢游览山水，而且身体健壮敏捷，便于登高。当时的人说：“许玄度不只有高雅的情趣，而且确有便于游览胜境的好身体。”

【原文】 郗尚书与谢居士善。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可以累心处都尽。”

【译文】 郗尚书与谢居士很友善，常常称赞谢庆绪见识虽不优于别人，但却把能烦累心性的事情排除尽了。

贤媛第十九

【原文】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

【译文】 陈婴是东阳人，少年时就以好的道德情操闻名于乡里。秦末天下大乱，东阳人想推举陈婴为王，他母亲说：“不要接受。自从我进了你们陈家大门，从年少时就过惯了贫贱的生活，骤然富贵起来，怕会不吉祥。不如带兵投靠他人，事若成功可稍受些利益，不成功则灾祸有别人承担。”

【原文】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译文】 汉元帝的宫女既然已经很多了，只好让画工把每个宫女的模样绘成图像，想要召唤她们时，就按图像召见，宫女当中姿色平常的人，都向画工行贿。王昭君姿色容貌非常漂亮，就不想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求，于是，画工在作画时故意毁其容貌。后来匈奴来朝和亲，向汉元帝求赐美女。汉元帝便把昭君当作美女充数成行，召见之后才感到可惜，但是昭君的名字已经告诉匈奴，不想中途更换人以失信，昭君最后还是到匈奴和亲去了。

【原文】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译文】 汉成帝宠奉赵飞燕，赵飞燕就诬陷成帝也宠爱的班婕妤诅咒过她，因此拷问班婕妤。班的辩辞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做好事行善尚且还不一定获得福分，干坏事起邪念又想得到什么呢？假如鬼神有灵，就不会听从邪恶谄佞者所说；假如鬼神不灵无知，向它诉说又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不干这种事的。”

【原文】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译文】 魏武帝曹操死后，文帝曹丕把武帝的宫女全都留下来侍奉自己。到文帝病重的时候，他母亲卞后去看他的病；卞太后一进内室，看见值班、侍奉的都是从前曹操所宠爱的人。太后就问她们：“什么时候过来的？”她们说：“正在招魂时过来的。”太后便不再往前去，叹息道：“狗鼠也不吃你吃剩的东西，确是该死呀！”一直到文帝去世，太后竟也不去哭吊。

【原文】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译文】 赵母嫁女儿，女儿临出门时，她告诫女儿说：“千万不要做好事！”女儿问道：“不做好事，可以做坏事吗？”母亲说：“好事尚且不能做，何况是坏事呢！”

【原文】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译文】 许允的夫人是阮卫尉的女儿，阮德如的妹妹，长得出奇的丑。行完交拜礼之后，许允不再进洞房，家里人很为此事担忧。正好许允来了位客人，新妇叫婢女去看谁来了，婢女回来说道：“是桓郎来了。”桓郎就是桓范。新妇说：“不用担心，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对许允说：“阮家即然把丑女嫁给你，其中必有深意，你应当明察才是。”许允便回到洞房内，一见新妇，立刻就想出来。新妇料知他这一走肯定不再回来，就拉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下来。许允就对她说：“妇人应具有四种德行，你有几种？”新妇说：“我缺乏的只是容貌一条罢了。但男子有百种操行，你又具备几条？”许允说：“我都具备。”新妇说：“那么百种操行以品德为第一。你喜欢姿色而不重视品德，怎能说什么都具备？”说得许允面有惭色，从此夫妻相敬如宾。

【原文】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

【译文】 许允担任吏部郎一职时，大多任用他的同乡，魏明帝知道此事后，便派宫廷卫戍部队的将领虎贲中郎将去逮捕他。许允的妻子跟出来劝诫他说：“对英明的君主只可以用道理去说服他，很难用私人感情去乞求。”押到后，魏明帝就开始审查追究许允的责任。许允回答说：“‘提拔你所知道了解的人。’臣的老乡，就是臣所知道了解的人。陛下可以调查、核实臣所任用的老乡是称职还是不称职，如果不称职，臣愿意受到应有的惩罚。”考查之后，结果是各个职位都用人得当，于是就把许允释放了。许允穿的衣服十分破旧，明帝又赏赐给他新衣服。起初，许允被逮捕时，全家号哭。阮新妇却神态自若，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并且煮好小米粥等着许允，果然，不大会儿许允就回来了。

【原文】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译文】 许允被晋景王杀害了，他的门生跑进来告诉他的妻子。他妻子正在织机上织布，听到消息，神色不变，说：“早就知道会这样的呀！”门生想把许允的儿子藏起来，许允妻子说：“不关孩子们的事。”后来全家迁到许允的墓地住，景王派大将军府记室钟会去看他们，并吩咐说，如果儿子的才能流品比得上他父亲，就应该逮捕他们。许允的儿子知道这些情况，去和母亲商量，母亲说：“你们虽然都不错，可是才能不大，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和他谈，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不必哀伤过度，钟会不哭了，你们就不哭。又可以稍为问及朝廷的事。”她儿子照母亲的吩咐去做。钟会回去后，把情况回报景王，许允的儿子终于免祸。

【原文】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

【译文】 王公渊娶了诸葛诞的女儿，入洞房，刚开始交谈，王公渊就对新妇说：“你神情容貌卑下，一点儿也不像你父亲。”新妇说：“你作为男子汉大丈夫都不能和彦云（王广之父王陵）相比，却拿自己的夫人去与英杰相比。”

【原文】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忤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译文】 王经年少时家境贫苦，后来做了高官，官俸二千石，他母亲对他说：“你原本就是贫寒家的子弟，现做官做到二千石，可以知足了！”王经没听从母亲的话。后做尚书，忠助魏王，不忠心于晋王朝，被杀。临刑前王流着泪对母亲说：“不听从母亲劝戒，以致落得今天的下场。”母亲却无丝毫悲伤的神情，对他说：“你作为儿子很孝顺，作为臣子能尽忠，既孝又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

【原文】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译文】 山涛和嵇康、阮籍见一次面，就情意相投。山涛的妻子韩氏，发现山涛和两人的交情不一般，就问山涛。山涛说：“我从前可以看成朋友的人，只有这两位先生罢了！”他妻子说：“僂负羁的妻子也曾亲自观察过狐偃和赵衰，我心里也想偷着观察一下他们，行吗？”有一天，他们两人来了，山涛的妻子就劝山涛留他们住下来，并且准备好酒肉；到夜里，就在墙上挖个洞来察看他们，看到天亮也忘了回去。山涛进来问道：“这两个怎么样？”他妻子说：“您才能、情趣根本比不上他们，只能靠见识、气度和他们结交罢了。”山涛说：“他们也常常认为我的气度优越。”

【原文】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

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译文】 王浑的妻子钟氏生了一个品德贤淑、容貌姣好的女儿，王武子（王济，王浑与钟氏之子）想替妹妹选求一个好配偶而一时没有找到。后来有个军人的儿子，才能出众，武子便想把妹妹嫁给他为妻，于是向母亲说明自己的意思。母亲说：“如果确实才能出众，出身兵家的门第可以不论，不过要让我亲自见见这个人。”王武子就让那个军人的儿子和平民百姓相混在一起，让母亲从帷幕里观察他。看完之后母亲对王武子说：“穿着这么样的衣服，长着这么样的相貌的青年，就是你为你妹预选的那个人吗？”王武子说：“是的。”母亲说：“这个人的才华完全可以出类拔萃，可惜他出身寒微，如果再不能长寿，就不可能发挥他的才干和作用。然而，看他的形貌气质，一定不会长寿，不能和他结为婚姻。”王武子听从了母亲的意见。那个军人的儿子没几年果真死了。

【原文】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

【译文】 贾充的前妻是李丰的女儿。李丰被杀后，李氏与贾充离婚，被发配边疆。后来遇大赦回乡，这时贾充已娶了郭配的女儿，因此，武帝特别允许他设置左右两位夫人。李氏夫人住在外边，不肯回到贾充的住宅。郭氏夫人对贾充说，去看望李夫人，贾充说：“她性格刚强耿直，而且很有才气，你去还不如不去。”郭夫人于是盛装摆下威严的仪仗，带了很多侍从婢女。到了李夫人住处，一进门，李夫人起身迎接，郭夫人不知不觉间腿已自动弯下跪倒拜了两拜。回来之后，她把事情告诉了贾充。贾充说：“跟你说什么来着？”

【原文】 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卒，葬遂定。

【译文】 贾充的夫人李氏写了《女训》一书，流传于世。李夫人的女儿是齐献王的妃子；郭夫人的女儿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充死后，李、郭两夫人的女儿都想让自己的母亲与父亲合葬，好几年争执不下。后来贾后被废，李夫人才被定下来与贾充合葬。

【原文】 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

【译文】 汝南内史王湛年轻时没人提亲，便自己提出向郝普的女儿求亲。他父亲王昶因为他痴呆，一定无处求婚，便随他的心意，答应了他。婚后，郝氏果真美貌贤淑。后来生了王承，终于成了王家母亲们的典范。有人问王湛怎么了解她的，王湛说：“我曾经看见她上水井打水，举止仪容不失常态，也没有不顺眼的地方，因此了解了她。”

【原文】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

【译文】 司徒王浑的妻子是钟家的女儿，魏朝太傅钟繇的曾孙女，也有卓越的才智、贤淑的德行。钟氏与郝氏是妯娌，两人非常亲密又互相敬重。钟氏不因为自己出身高贵而欺负郝氏，郝氏也不因为自己的出身卑微而屈从钟氏。在东海太守王承家中，都恪守郝夫人的家规；在司徒王浑家中，都遵从钟夫人的礼法。

【原文】 李平阳，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译文】 平阳太守李重是秦州刺史李秉的儿子，是中原名士，当时人们常把他和王夷甫（王衍）太尉相比并称，被赵王伦宠信的孙秀起初想树立威信，到处说：“乐令（乐广）众望所归，不能杀，不如李重的人又不值得杀。”于是就逼李重自杀。事先，李重在家，有人从门外跑进来，从发髻中拿出一个条陈给李重看。李重看条陈脸色都变了。拿到内室给他女儿看，女儿大声嚷道：“完了”。李重明白她的意思，出了内室就自杀了。李重的这个女儿见识非常高明，李重有事常常和她商量。

【原文】 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觑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

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

【译文】 周浚作扬州刺史时，外出打猎，正赶上暴雨，于是到汝南李家避雨。李家很富有，但当时男子都不在家。有个女儿叫络秀，听说外面有贵客，就和一婢女在内院宰杀猪羊，做了几十个人的饭食，每件事都做得很精细妥贴，而从外面一点儿也听不见声音。周浚暗地向内窥视，只见一女子，形态相貌与众不同。周浚于是向李家求亲，要娶女子为妾，络秀的父兄不同意。络秀说：“我家门户低微。何必吝惜一个女子！如果与贵族联姻，将来或许会有很大好处。”父兄听从了她的话，婚后生了伯仁兄弟。络秀对伯仁兄弟说：“我之所以屈节到你家做妾，是为李氏的门户打算的。你们如果不和我家像亲戚家那样来往，我也就不活了！”伯仁兄弟等都很听话，与李家往来。从此，李家在当世才得到了正当待遇。

【原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髻，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髡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祜、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译文】 陶公（陶侃）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家境却非常贫寒，和母亲湛氏住在一起。同郡人范逵一向很有名望，被荐举为孝廉。范逵到陶侃家找地方住宿。当时，冰雪满地已有多日，陶侃家徒四壁，空无所有，而陆逵的车马仆从又很多。陶侃的母亲湛氏对陶侃说：“你尽管到外边把客人留住，我自己来想办法。”湛氏的头发长得拖到地上，她剪下做了两条假发，用真发换来几担米，又把每间屋子里的柱子砍削一半当柴烧，把草垫子都铡碎用来作马的草料。到傍晚，便摆上了精美的食品，随从的人都没有感到有什么欠缺。范逵既赞赏陶侃的才华和善辩，又对他的盛情款待感到受之有愧。第二天早上，范逵告辞，陶侃赶着送行达百十里左右。范逵说：“你送的已经太远了，君应该回去了。”陶侃还是不肯返回。范逵说：“你应该回去了，到了京都洛阳，我一定给你美言一番。”陶侃这才回去，范逵到了洛阳，就在羊祜、顾荣等人面前称赞陶侃，使他广泛地获得了好名声。

【原文】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臠饷母。母封臠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译文】 陶侃年轻时做监管鱼梁的小吏，曾经送去一罐腌鱼给母亲。他母亲把腌鱼封好交给来人带回去，并且回封信责备陶侃说：“你做官吏，拿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不只没有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原文】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译文】 桓温平定了蜀地，娶李势的妹妹做妾，很宠爱她，总是把她安置在书斋后住。公主起初不知道，后来听说了，就带着几十个婢女提着刀趁她不备去杀她。到了那里，正遇见李氏在梳头，头发垂下来铺到地上，肤色像白玉一样光彩照人，并没有因为公主到来而表情有变。她从容不迫地说道：“我国破家亡，并不情愿到这里来；今天如果能被杀而死，这倒是我的心愿。”公主很惭愧，就退出去了。

【原文】 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阍禁不内。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

【译文】 庾玉台是庾希的弟弟。庾希被杀，还要杀玉台。玉台的儿媳是桓宣武的弟弟桓豁的女儿。她便光着脚到桓宣武府中求进，守门人禁止她进去。她严厉地大声责问道：“你是什么人？我伯父家的门，不让我进去！”说着便冲了进去。哭泣着向桓温请求道：“庾玉台常在别人扶持下行走，他的脚比常人短三寸，他会做叛贼吗？”桓宣武笑道：“本是女婿家自己着急！”便赦免了玉台全家。

【原文】 谢公夫人韩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帟。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译文】 谢安的妻子刘夫人挂起帷幕围着众婢女，叫她们在自己面前表演歌舞，也让谢安看了一会，便放下了帷幕。谢安要求再打开帷幕，夫人说：“恐怕会损害你的美德。”

【原文】 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

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译文】 车骑将军桓冲平常不喜欢穿新衣服。有一次洗过澡后，夫人故意送新衣服给他穿。桓冲大为恼火，催仆人快把新衣服拿走。夫人让人再一次送回来，并传话说：“衣服不经过新这一阶段，怎么能变成旧的呢？”桓公听了大笑，就穿上了新衣服。

【原文】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译文】 王右军（王羲之）的妻子郗夫人（郗癡）对两个弟弟司空郗癡、中郎将郗昙说：“王家见谢家兄弟（谢安、谢万）来，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翻出来招待他们，见你们来，不过平平常常而已。你们可以不用再麻烦往那里去。”

【原文】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译文】 王凝之夫人谢氏嫁到王家后，对凝之很不好。回谢家探亲时，很不高兴。谢太傅宽慰她说：“王郎是王逸少的儿子，长得也不坏，你怎么憎恨成这样？”谢夫人回答说：“咱们一家，叔父辈中，则有阿大（谢尚）、中郎；众从兄弟中，则有封、胡、遏、末等。没想到天地之间，还有王郎这样的人！”

【原文】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卞鞠见几恶，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

【译文】 韩康伯母亲平日靠着的那张旧小桌子坏了，卞鞠看见小桌破旧了，就想换掉它。韩母回答说：“我如果不倚着这个，你又怎么能见到古物！”

【原文】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

【译文】 江州刺史王凝之夫人问谢遏道：“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再长进？是一心注意世俗杂务，还是天资有限？”

【原文】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

【译文】 郗嘉宾死了，他妻子的兄弟想把妹妹接回去，她却始终不肯返回

娘家。说：“活着虽然不能和郗郎同居一室，死了岂可不和他同葬一穴！”

【原文】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译文】 谢遏（谢玄）对自己的姐姐谢道癢绝对推崇，张玄之对自己的妹妹也非常赞赏，并想使自己的妹妹与谢遏的姐姐相敌并称。有个叫济的尼姑，和张、谢两家都有来往，有人问她这两个人到底谁高谁下？她回答说：“王夫人神情闲适清雅，生来就有竹林名士的风致。顾家媳妇心境清纯，美玉无瑕，自然是妇女中的佼佼者。”

【原文】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

【译文】 尚书王惠曾经看望王右军（王羲之）夫人，问她：“眼睛、耳朵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吧？”郗夫人回答说：“头发白、牙齿掉属于身体的衰老。至于视力和听力，关系到精神，那能就阻碍和别人多交往呢？”

【原文】 韩康伯母殷，随孙绘之之衡阳，于阖庐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孙，时来问讯。谓鞠曰：“我不死，见此竖二世作贼！”在衡阳数年，绘之遇桓景真之难也，殷抚尸哭曰：“汝父昔罢豫章，征书朝至夕发；汝去郡邑数年，为物不得动，遂及于难，夫复何言！”

【译文】 韩康伯的母亲殷氏，跟随孙子韩绘之到了衡阳，在阖庐州中遇到桓南郡。卞鞠是殷氏的外孙，这时前来请安。殷氏对卞鞠说：“我不死，才见他们桓家二世作贼。”在衡阳几年，韩绘之就在桓景真之难中丧生，殷氏抚尸哭着说：“你父亲昔日被罢豫章，朝廷的公文早晨到，他晚上就出发了。你离开郡邑几年，不被外物所动，终于还是遭祸，我又能说什么呢！”

术解第二十

【原文】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译文】 荀勖善于理解乐音，当时的舆论称他为“暗解”。于是他调整音律，校正雅乐。每到正月初一举行朝会，在宫殿中演奏音乐时，他亲自调和音乐的节律，无不音韵和谐。阮咸精于对音乐的欣赏，当时人称他为“神解”。每逢官府集会奏乐，他总是从内心感到音乐的声律不和谐。既然他从没有给荀勖提过一点建议，荀勖就在心里忌恨他，于是就将他外调出京，任始平太守。后来，有一个农夫在地里耕作，得到一把周代的玉尺，这就是国家的标准尺。荀勖试着用它测量自己制作的钟鼓、金石、丝竹等乐器，都感到比标准尺寸短了四分，从此，他才佩服了阮咸神妙的见识。

【原文】 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

【译文】 荀勖曾与晋武帝一起吃笋进饭，他对在座的人说：“这是用车轴烧的饭。”在座的人不信，暗中派人去问，果然是用旧车轮烧的饭。

【原文】 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祝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

【译文】 有人相看羊祜父亲的坟墓，说羊家后代中要出真命天子。羊祜讨厌这种话，于是挖断墓后的走势以破坏风水。相士站着看了看，说：“还是要出一位折断胳膊的三公。”不久羊祜掉下马摔折了胳膊，而官位果然作到了三公。

【原文】 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

【译文】 王武子善于了解马的脾性。他曾经骑马外出，马背上盖着连钱花

纹的垫子，碰到前面有条河，马整天不肯渡过去。王武子说：“这一定是马舍不得弄坏垫子。”叫人解下垫子，马就径直渡过去了。

【原文】 陈述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

【译文】 陈述任大将军王敦的属官，特别受到王敦的赏识和重视。到他死后，郭璞去哭丧，哭得非常悲痛，竟然哭喊着说：“嗣祖，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有福气！”不久王敦就作乱，正像郭璞所说的那样。

【原文】 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

【译文】 晋明帝通晓用占卜术相看坟地和宅基地的风水。他听说郭璞为别人找安葬的坟地，就改换服装去察看，而且问墓地的主人：“为什么葬在龙角的位置？这样做要招致灭族的！”墓主说：“郭璞说了，这是安葬在龙耳上，不超过三年，就会招来天子。”晋明帝问：“你是说贵门将出天子吗？”主人回答说：“不是出天子，只是能招来天子的探问罢了。”

【原文】 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其诗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译文】 郭景纯（郭璞）为躲战乱渡过了长江，住在暨阳城，他母亲的墓地距离长江不足一百步，当时人认为离长江太近了。郭景纯说：“那里将变成陆地。”现在，长江的泥沙堆积增高，长江距离墓地几十里的水地都变成了农田。郭景纯有诗写道：“北山险峻陡峭，大海波涛滚滚；三座坟墓高高堆起，那里埋着我的母亲和兄长。”

【原文】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王问：“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

【译文】 王丞相让郭璞为他算一卦。卦成，郭璞脸色很难看，说：“你将会有雷震之灾。”王丞相问：“有没有可以消灾的办法？”郭璞说：“派人驾车向

西走几里，找到一棵柏树，截成像你身高一样长的一段，放在床上你常躺的地方，灾难就可消除了。”王丞相按他说的去做了，几天内，柏树果然被震击得粉碎。王家子弟都拍手庆幸。大将军却说：“你只是把灾祸推卸给了树木啊！”

【原文】 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译文】 桓公手下有个主簿，擅长辨别酒的优劣，每有酒，桓公都让他先尝，好酒就称做“青州从事”，坏酒则称作“平原督邮。”这是因为青州有齐郡，平原地区有鬲县；“青州从事”是说酒力能达到脐下，“平原督邮”是说酒力仅达到膈上就止住了。

【原文】 郗癭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译文】 郗癭信奉道教，很是精心勤奋，但腹中常有病，许多医生都治不好，听说于法开很有名，便去请他来看病。于法开来后，便把脉诊断说：“你的病，正是由于对道教过于精心上进所导致的。”于是配制了一付药给他。郗癭一服用立即大泻，中间有几段纸，大如拳头，剖开一看，都是原先所服用的符咒。

【原文】 殷中军妙解经脉，中年都废。有常所给使，忽叩头流血。浩问其故，云：“有死事，终不可说。”诘问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来，为诊脉处方。始服一剂汤，便愈。于是悉焚经方。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精通医术，到中年就全都抛开不研究了。有一个常使唤的仆人，忽然给他磕头，磕到头破血流。殷浩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有件人命事，不过终究不该说。”追问了很久，这才说道：“小人的母亲年纪将近百岁，从生病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承蒙大人诊一次脉，就有办法活下去。事成以后，就算被杀也心甘情愿。”殷浩受到他真诚的孝心的感动，就叫他把母亲抬来，给他母亲诊脉开药方。才服了一付药，病就好了。从此殷浩把医书全都烧了。

巧艺第二十一

【原文】 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

【译文】 弹棋从魏时的后宫开始出现，当时是用梳妆匣子游戏。魏文帝对这种游戏特别精通，能用手巾的一角弹动棋子，没有弹不中的。有一个客人自称能这样做，文帝就叫他表演。客人头上戴着葛巾，就低着头用垂下的巾角甩动棋子，高妙之处超过了文帝。

【原文】 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译文】 陵云台上的楼台结构精巧，建造前先称量过所用木料的轻重，然后才建筑，各个部位竟然没有丝毫的重量差异。陵云台虽然高大，并时常随风摇动，但终究不可能倒塌。魏明帝登上陵云台，害怕这种危险情况，就另外用大木头来支撑它，楼台马上就倒塌了。人们评论说这是它重心发生了偏斜的缘故。

【原文】 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

【译文】 韦仲将擅长书法。魏明帝修建宫殿，想挂个匾，就派仲将登上梯子去题匾。下来后，鬓发全白了。因此便告诫子孙不要再学习书法。

【原文】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恻，宅遂空废。

【译文】 钟会是荀济北的堂舅，二人相处得不太好。荀勖有一把宝剑，价值百万，常放在母亲钟夫人那里。钟会擅长书法，就模仿荀勖的字迹，写信给

钟夫人，把剑骗走不还。荀勖知道是钟会干的，却无法索回，就想办法要报复他。后来钟氏兄弟花费千万钱建了一所住宅，很是精致华丽，刚建成，还没搬去住。荀勖很善于作画，于是潜入新宅，在门堂上画了一幅钟太傅的画像，衣冠容貌就像生前一样。钟氏兄弟一进门，看见父亲的画像，大哭不止，新宅于是被空下来，没人去住了。

【原文】 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弈余艺莫逮。

【译文】 羊长和学问广博，精于书法，又能骑马射箭，且擅长围棋。羊氏后代也大都擅长书法，但射箭、围棋等技艺则都赶不上羊忱。

【原文】 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

【译文】 戴安道（戴逵）向范宣求学。仿效范宣的行动，范宣读书，他也读书，范宣抄书，他也抄书。唯独喜欢画画，范宣认为这没有什么用处，不应该在这方面费脑筋。戴安道于是画了《南都赋图》，范宣看了赞叹不已，认为非常有好处，这才开始重视绘画。

【原文】 谢太傅云：“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译文】 太傅谢安说：“顾长康的画，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没有的。”

【原文】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译文】 戴安道中年时画行像，画得非常精妙。庾道季看了他的画，对他说：“神像画得太俗气，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摆脱世俗之情。”戴安道说：“只有务光才能避免受到你这样的评论啊。”

【原文】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译文】 顾长康（顾恺之）给裴叔则（裴楷）画肖像，脸颊上多画了三根胡子。别人问其中的缘故，顾长康说：“裴楷俊秀清郎，有才识，这三根胡子正是他才识的外在标志。”看画的人对画细加寻味，确实觉得增加的三根胡子有了

风神，远远胜过没有增添的时候。

【原文】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认为下围棋是座上隐居，支道林把下围棋看做用手交谈。

【原文】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

【译文】 顾长康喜欢摹画人像，想为殷荆州画像，殷荆州说：“我长得很丑，不用麻烦了，”顾长康说：“你只是因为眼睛有毛病罢了。但只要点明眼珠，用飞白技法轻轻擦过上面，使之有轻云遮日的效果。”

【原文】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译文】 顾长康把谢幼舆画在岩石之间。有人问为什么这样画，顾长康说：“谢幼舆说：‘自我觉得已超越了丘壑。’所以，这个人应该被放在丘壑之中。”

【原文】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译文】 顾长康（顾恺之）画人物肖像，有的九年不点眼睛。有人问其中的缘故，顾长康说：“四肢的美丑，本来和神妙之处无关，画人物要传神，正在这眼睛里面。”

【原文】 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译文】 顾长康谈论作画时说：“要画出手挥五弦的动作很容易，要画目送归鸿的神态就很难。”

宠礼第二十二

【原文】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译文】 正月初一那天，晋元帝朝会群臣，拉丞相王导与自己同坐御榻。王丞相坚决不肯，晋元帝却更苦苦地拉住他。王丞相说：“假如让太阳与万物一样地放射光辉，做臣子的还瞻仰什么呢？”

【原文】 桓宣武尝请参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复有袁参军，彦伯疑焉，令传教更质。传教曰：“参军是袁、伏之袁，复何所疑！”

【译文】 桓温曾经请他的属官入府值宿，袁宏和伏滔接连来到。签到值宿时，因府中还有个袁参军，袁宏怀疑名单上的袁参军是不是自己，便叫传令官再查问一下。传令官说：“参军就是袁、伏的袁，还怀疑什么！”

【原文】 王 和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 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 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译文】 王 和郗超都有特殊的才能，受到大司马桓温的器重和提拔；王 担任主簿，郗超担任记室参军。郗超这个人胡子很多，王 身材矮小。当时荆州人给他们编了几首歌谣说：“大胡子的参军，矮个子的主簿；能叫桓公欢喜，能叫桓公发怒。”

【原文】 许玄度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

【译文】 许玄度在京都停留了一个月，丹阳尹刘真长没有哪一天不去看他，于是叹息说：“你过些天还不走，我就成了轻薄京尹了！”

【原文】 孝武在西堂会，伏滔预坐。还，下车呼其儿，语之曰：“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译文】 晋孝武帝在西堂会见群臣，伏滔也在座。他回到家，一下车就叫他儿子来，告诉儿子说：“举行上百人的盛会，天子一落座，还来不及说别的话，就先问：‘伏滔在哪里？在这里吗？’这种荣誉本来是不容易得到的。做父亲的能达到这样，你看怎么样？”

【原文】 卞范之为丹阳尹，羊孚南州暂还，往卞许，云：“下官疾动，不堪坐。”卞便开帐拂褥，羊径上大床，入被须枕。卞回坐倾睐，移晨达莫。羊去，卞语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负我！”

【译文】 卞范之任丹阳尹的时候，羊孚从姑孰暂时回京，到卞范之家去看望他，说：“下官药性发作，坐不住。”卞范之就拉开帐子，把褥子掸干净，羊孚径直上了大床，盖上被子，靠着枕头。卞范之返回座位坐着，注视着他，从早晨一直到傍晚。羊孚要走了，卞范之对他说：“我期望你坚持最高的情理，你不要辜负了我！”

任诞第二十三

【原文】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译文】 陈留人阮籍，谯国人嵇康，河内人山涛，三人的年龄都相接近，嵇康的年龄比阮、山他们小些。参与他们一伙聚会的，还有沛国的刘伶，陈留的阮咸，河内的向秀、琅邪的王戎，七个人经常聚集在竹林里，纵情随意地开怀畅饮美酒，所以当时人称他们是“竹林七贤”。

【原文】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译文】 阮籍在为母亲服孝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会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宴会上，对司马昭说：“您正在提倡用孝道，治理天下，而阮籍正服着母亲亡故的重孝，却公然在您的宴会上喝酒吃肉，应当流放他到海外去，用来端正风俗教化。”司马昭说：“阮籍因居丧哀戚过甚而使身体羸弱困顿到这种地步，您不能和我一道共同担忧他的身体健康，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身体有了病就喝酒吃肉，本来就是丧礼允许的呀！”这时，阮籍喝酒吃肉并没有（因为何曾的干扰而）停顿下来，神情和脸色一如平常。

【原文】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译文】 刘伶因饮酒过多而处于病态，但仍极想喝酒。他妻子泼了酒，毁坏了酒具，哭泣着劝说他：“你喝酒太多了，这不合乎养生之道，一定要把酒戒掉啊！”刘伶回答说：“你说的很好！但是我不能自己戒绝，只有祷告鬼神，在

鬼神面前发誓来断掉它！你就准备一下祷告用的酒肉吧。”妻子说：“我恭敬地遵照你的命令！”等到把酒肉供到神前之后，请刘伶去祷告、发誓，刘伶跪下祷告说：“天生我刘伶，把酒当作生命。我一次要喝十斗，如果只喝五斗不过解解酒瘾罢了。注意啊！妇女的话是不能听的。”接着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很快就醉得东倒西歪了。

【原文】 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译文】 刘公荣（刘昶）和别人一起喝酒，酒友杂乱，不分身份地位，有人因此讥讽他。他回答说：“比公荣强的不能不和他们一起喝，比不上公荣的亦不能不和他们一起喝，和公荣同类的更不能不和他们一起喝。所以整天和这些人共饮并且醉倒。”

【原文】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译文】 步兵校尉的职位出现空缺，那儿的厨房里有几百斛贮藏的酒，阮籍就请求担任步兵校尉。

【原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译文】 刘伶经常豪饮，任性放纵，有时在屋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有人看见了就讽刺他。刘伶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房屋，把房屋作为裤子，诸位先生为什么跑进我的裤裆里？”

【原文】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译文】 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去看她，给她道别，有人责怪阮籍。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类人制订的吗？”

【原文】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译文】 阮籍邻居的主妇，容貌漂亮，在酒垆旁卖酒。阮籍和安丰侯王戎常常到这家主妇那里买酒喝，阮籍喝醉了，就睡在那位主妇身旁。那家的丈夫起初特别怀疑阮籍，探察他的行为，发现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别的意图。

【原文】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译文】 阮籍将要埋葬母亲时，蒸了一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诀别，只哭号一声：“完了！”就口吐鲜血，哀伤得久久不能起身。

【原文】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译文】 阮仲容、阮步兵住在路南，其他阮姓住在道北，道北的阮姓家里都很富有。路南阮姓则贫穷。七月七日，道北阮姓把大量的衣服拿出来晒，都是名贵的纱罗锦缎。阮仲容用竹竿挂了一个粗布围裙在庭院中。有人很感到奇怪，他答道：“我未能免俗，姑且也这样做吧。”

【原文】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译文】 步兵校尉阮籍死了母亲，中书令裴楷去吊唁。阮籍刚喝醉了，披头散发、伸开两腿坐在坐床上，没有哭。裴楷到后，退下来垫个坐席坐在地上，哭泣尽哀；吊唁完毕，就走了。有人问裴楷：“大凡吊唁之礼，主人哭，客人才行礼。阮籍既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尊崇礼制；我们这种人是世俗中人，所以自己要遵守礼制准则。”当时的人很赞赏这句话，认为对双方都照顾得很恰当。

【原文】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译文】 阮姓的好些人都很能喝酒。一天，阮咸来到同族人中间参加喝酒的集会，他们不再用常规的酒杯酒碗等倒出酒来喝，就用大陶盆盛上酒，团团围坐，面对着面地直接就着盆子大喝起来。当时有一群猪走来，直接走上前去，也与他们一道喝起酒来。

【原文】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译文】 阮浑长大后，风度气质像父亲阮籍，也想做旷达的人。阮籍说：“阮咸已经入了我们这一流，你不能再这样做了。”

【原文】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译文】 裴成公（裴 ）的妻子，是王戎的女儿。王戎大清早去裴 的住所，不通报就径直走进卧室。裴 从床前穿衣下床，妻子从床后下床，和王戎面对面行宾主之礼，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

【原文】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译文】 阮仲容（阮咸）起先宠爱着姑姑家的鲜卑族婢女。到他给母亲守丧期间，姑姑要迁到远处去住，开始说要留下这个婢女，起程以后，终于带走了她。仲容借了客人的驴，穿着孝服亲自追赶，两人同骑一驴回来。仲容说：“她肚里的人种不能丢掉。”这婢女就是阮遥集的母亲。

【原文】 任恺既失权势，不复自检括。或谓和峤曰：“卿何以坐视元袞败而不救？”和曰：“元袞如北夏门，拉阜自欲坏，非一木所能支。”

【译文】 任恺失去权势以后，不再自我检束了。有人问和峤说：“你为什么眼看着元袞被搞垮而袖手不管呢？”和峤说：“元袞就好比北夏门，本来要毁坏，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得了的。”

【原文】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姬，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姬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姬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

【译文】 刘道真少年时，经常在沼泽地捕鱼，又善于歌吟长啸，听到的人没有不留连忘返的。有一个老妇人，看出他与众不同，又很喜欢他歌吟长啸，就杀小猪给他吃。刘道真吃完了，也不表示谢意。妇人见他没吃饱，又杀了一只小猪给他吃。刘吃一半留一半，把剩下的还给了老妇人。后来，刘道真作了吏部郎，妇人的儿子作了小令史，刘道真破格任用他，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去问母亲，母亲就告诉了他，于是他又带了牛肉和酒去拜访刘道真。刘道真说：

“走吧，走吧！没有什么可报答的。”

【原文】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译文】 阮宣子常常步行，把一串钱挂在手杖的顶部，到了酒店，就独自畅饮，但对于当时的权贵们，却不愿与他们交往。

【原文】 山季伦为荊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茗罢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译文】 山季伦都督荊州时，经常出游畅饮。人们给他编首歌说：“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县。葛强是他的爱将，是并州人。

【原文】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译文】 张季鹰（张翰）纵情任性，不为礼法所拘，当时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问他说：“您当然可以放纵，安逸一时，但怎么不为死后的名声想想呢？”季鹰回答说：“与其让我拥有死后的美名，还不如现在喝上一杯酒。”

【原文】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译文】 毕茂世（毕卓）说：“一只手拿着螃蟹的双钳，一只手端着酒杯，在酒池里游泳，这就足以了结一生。”

【原文】 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译文】 贺司空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赴往洛阳上任，途经吴阊门，坐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来不认识他，原先在金阊亭中，听到琴声清雅，就上船拜访贺司空，两人谈得很投机，立刻就成为了知己。张季鹰问贺司空：“你要去哪里？”贺司空说：“到洛阳上任，正在赶路。”张季鹰说：“我也有事要去洛阳，就搭船

一起走吧。”于是他就和贺司空一起北上。刚开始，张季鹰没告诉家里，家人四处打听询问，才知道他到洛阳去了。

【原文】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

【译文】 祖车骑（祖逖）渡江到南方时，国家和个人都很贫穷，没有好服装可穿，好东西可佩戴。王导、庾亮等人一起去拜访祖逖，忽然看见他家皮袍成叠，珍贵的装饰品排得满满的。大家惊奇地问他怎么回事，祖逖回答说：“昨天晚上又到南塘去了一趟。”祖逖当时常亲自指挥手下勇士公开抢劫，官府的主管人也容忍而不去追究。

【原文】 鸿臚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曲糵事。”

【译文】 鸿臚卿孔群好喝酒。丞相王导对他说：“您为什么经常喝酒？您没看见酒店里盖酒坛的布，过一段时间就腐烂吗？”孔群说：“不是这样。你没见那用酒腌制的肉，反而更能耐久吗？”孔群曾写信给亲朋故友说：“今年田里收获了七百斛秫米，还不够酿酒用的。”

【原文】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译文】 有人指责尚书左仆射周 ；和亲友言谈玩笑，粗野驳杂，失于检点节制，周 说：“我好比万里长江，怎么能一泻千里也不拐一个弯儿！”

【原文】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枰，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

【译文】 温太真未做高官时，多次和扬州、淮中的商客赌博，总是输。曾经一次把自己都输掉了，赌完了，无法脱身。他一向和庾亮要好，于是在船中大声喊着庾亮说：“你快来赎我！”庾亮立刻送钱来，温太真才得以还家。此种事发生过四次。

【原文】 温公喜慢语，卞令礼法自居。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

【译文】 温太真喜欢说些轻慢放肆的话，尚书令卞壶以礼法之士自居。两人到庾亮那里去，极力互相分辨、反驳。温太真出口庸俗、粗鄙，庾亮却慢悠悠地说：“太真整天出言不俗。”

【原文】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

【译文】 周 风范雅正，德行高尚，而且很能洞察国家的危险与动乱。过江后的数年间，他经常大量喝酒，曾有一次过了三天还没醒过酒来。当时的人称他是“三日仆射”。

【原文】 卫君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

【译文】 卫君长作温公的长史时，温公对他很好。动不动就提着酒肉去找卫君长，两人相对而坐，饮酒终日；卫君长去温公那里也这样。

【原文】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蘧舫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昧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译文】 苏峻叛乱，庾家的人都逃散了。庾冰当时担任吴郡内史，只身逃了出来。他手下的官员和百姓都逃走了，只有一个郡衙内的差役独自用小船载他逃出钱塘江口，并用席子盖住他。这时，苏峻正悬赏招集人搜捕庾冰，要求各处搜查，催得非常紧迫。这个差役离开小船到一个小岛上买酒，喝醉了回来，舞动着船桨对小船说：“哪里去寻找庾吴郡，这只船里就有。”庾冰大为恐慌，但又不敢动。监司见船容量狭小，认为这差役是喝醉了胡说，就不再怀疑了。差役把庾冰送过浙江，寄居在山阴魏家，才幸免于难。后来叛乱平息，庾冰要报答差役，满足他的要求。差役说：“我出身卑贱，不愿做官。从小就苦于做奴仆，常常担心不能痛快地喝酒；让我后半辈子有足够的酒喝，就满足了，再没有别

的要求。”庾冰给他盖了一座大房子，买了奴婢婢女，让他家里经常有上百斛的酒，一直供养到他去世。当时的人认为这个差役不但有计谋，而且也很通达人生的道理。

【原文】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译文】 殷洪乔出任豫章太守，临走时，京都人士趁便托他带去一百来封信。他走到石头城，把信全都扔到江里，接着祷告说：“要沉的自己沉下去，要浮的自己浮起来，我殷洪乔不能做送信的邮差！”

【原文】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译文】 王长史、谢仁祖都是王公的僚属，王长史说：“谢仁祖会跳怪舞。”谢仁祖就跳起舞来，神态情意很安闲。王公仔细地看，对客人们说：“这让人想起了王安丰。”

【原文】 王、刘共在杭南，酣宴于桓子野家。谢镇西往尚书墓还——葬后三日反哭——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著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

【译文】 王 和刘楙一同在乌衣巷桓子野（桓伊）家摆宴畅饮。当时，镇西将军谢尚从他叔叔谢尚书（谢裒）的墓地回来，是安葬后三天要重新哭祭。大家想邀请他同饮，第一次派送信人去请，他还没有答应，但已经把车停下；第二次邀请，他就掉转车头来了。大家到门外迎接，他便握住迎接者的手臂下了车。进门后，仅仅来得及解下头巾，戴上帽子就入席畅饮。喝到中途，才发觉孝服还没脱掉。

【原文】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吝啬。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昂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不？”

【译文】 桓宣武年少时家境贫穷，赌博输得很惨，债主催债很急。他思考扳本的方法，怎么也想不出。陈郡的袁耽俊才超人，多才多艺，桓宣武想向他

求助。这时，袁耽正在居丧期间，桓宣武怕引起他的疑心，就试着向他求告，谁知话音未落，袁耽就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的迟疑。于是袁耽换下丧服，把丧帽藏在怀里，跟着桓温去与债主赌博。袁耽在赌场素有盛名，债主来到赌局，说：“你干嘛不扮作袁彦道呢？”于是开始赌博。从十万钱开始赌，一直赢到了百万钱数，于是把筹码扔下不再叫价，旁若无人地掏出丧帽扔到对手面前，说：“你们竟连袁彦道也不认识吗？”

【原文】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

【译文】 光禄大夫王蕴说：“酒正好能让每个人在醉眼朦胧中忘掉自己。”

【原文】 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

【译文】 丹阳尹刘 说：“孙承公是个狂放的士人，每到一个风景胜地，就一连几天地赏玩，有时已经回到半路又返回去。”

【原文】 袁彦道有二妹：一适殷渊源，一适谢仁祖。语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译文】 袁彦道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殷渊源，一个嫁给谢仁祖。有一次他对桓温说：“遗憾的是没有另一个妹妹许配给你！”

【原文】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译文】 桓车骑（桓冲）在荆州江陵镇守时，张玄在朝中担任侍中，奉命到江陵出差，路过阳岐村，突然看见一个人手提半小笼活鱼，一直走到船旁，说：“我有些鱼，想托你们切成生鱼片。”张玄于是把船拴好让他上来。问他的姓名，他自称是刘遗民。张玄平常听到过他的名声，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他。刘遗民知道张玄是奉命出差之后，就问：“谢安、王文度都好吗？”张玄很想和他多说会话，刘遗民却没有一点多停的意思。生鱼片切好送来后，他就要走，说：“刚才得到这些鱼，看到您船上应该有切鱼刀，因此才来了。”于是就走了。张玄就跟

着追到刘家。刘遗民为他摆上了酒，酒味很不好，但张玄很敬重他的人品，就勉强喝了下去。两人刚开始同席喝酒，刘遗民就先站起来，说：“我今天正在割芦苇，不能久停。”张玄也没有办法留住他。

【原文】 王子猷诣郗雍州，雍州在内，见有饼臯，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还家。郗出觅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郗无忤色。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去拜访雍州刺史郗恢，郗恢当时在里屋，王子猷看见厅堂上有毛毯，说：“阿乞从哪里弄来这么好的东西。”就让手下人送回自己家里。郗恢走出来接见王子猷，王子猷说：“刚才有个大力士扛着毛毯跑了。”郗恢没表现出不满的神色。

【原文】 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译文】 谢安刚出行往西边去游玩，驾车的牛就跑掉了，他就拄着手杖步行而归。路上遇见刘尹，刘尹说：“安石你没受伤吧？”谢安就和刘尹同车而回。

【原文】 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忤容。为了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谢公云：“罗友诘减魏阳元！”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贫，或有酒饌之费，见与甚有旧，请别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处之怡然，不异胜达。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庖。

【译文】 襄阳人罗友有突出的风度，年轻时人们大多认为他傻。有一次他打听到有人要祭神，想去讨点酒饭，去得太早了，那家大门还没开。后来那家主人出来迎神，看见他，就问：还不到时候，怎么能在这里等着，他回答说：“听说你祭神，想讨一顿酒饭罢了。”便闪到门边躲着。到天亮，得了吃食便走了，一点也不感到羞愧。他为人处事记忆力强，曾随从桓温平定蜀地，占领成都后，他巡视整个都城，宫殿楼阁的里里外外，道路的宽窄，所种植的果木、竹林的多少，都一一记在心里。后来桓温在漂洲和简文帝举行会议，罗友也参加

了；会上一同谈及蜀地的情况，桓温也有所遗忘，这时罗友都能按名目一一列举出来，一点也没有错漏。桓温拿蜀地记载都城情况的簿册来验证，都和他说的的一样，在座的人都很赞叹佩服。谢安说：“罗友哪里比魏阳元差！”后来罗友出任广州刺史，当他要到镇守地赴任的时候，荆州刺史桓豁和他说，让他晚上来住宿，他回答说：“我已经先有了约会，那家主人贫困，可是也许会破费钱财置办酒食，他和我有很深的老交情，我不能不赴约，请允许我以后再遵命。”桓豁暗中派人观察他，到了晚上，他竟到荆州刺史的属官书佐家去，在那里处得很愉快，和对待名流显贵没有什么两样。任益州刺史时，对他儿子说：“我有五百人的食具。”家里人大吃一惊。他向来清白，却突然有这种用品，原来是二百五十套黑食盒。

【原文】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译文】 桓子野（桓伊）每当听到别人清唱，就呼喊“奈何”来帮腔。谢安听到这种情况，说：“桓子野可算是一往情深的人。”

【原文】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译文】 张湛喜欢在书斋前种植松柏；袁山松外出游玩，常喜欢让手下人唱挽歌。当时的人们调侃说：“张湛是在房前停放盛尸首的棺木，袁山松是在道路上出殡。”

【原文】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译文】 罗友作荆州从事时，桓宣武为王车骑饯别，罗友进来，坐了很久，告辞要走，桓宣武说：“你刚才想询问事情，为什么这就走了呢？”罗友答道：“我听说白羊肉味美，一直没吃过，所以冒昧求见，没事可问。现在已饱了，不用再呆下去了。”毫不惭愧。

【原文】 张羸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译文】 张羸酒后唱起了挽歌，非常凄苦。车骑将军桓冲说：“你不是田

横的门客，怎么一下子就凄苦到了极点？”

【原文】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译文】 王子猷曾经暂时借住在别人的空宅院中，刚一住下，就命手下人种植竹子。有人问他：“暂时住在这里，何必这样麻烦？”王子猷大声吟唱了很长时间，然后直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

【原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译文】 王徽之住在山阴时。一天夜间，下了大雪，王徽之睡醒了，开开屋门，叫人倒上酒喝。这时他向四处望去，一片洁白，于是站起来来回走着，吟咏着左思的《招隐诗》。又忽然想起了戴逵。当时戴逵住在剡，于是便立即连夜乘坐小船到戴逵那里去。过了整整一夜才到达。但走到戴的门口，却又不进去。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徽之说：“我本来是趁着兴致来的，现已尽了兴，就回来了，为什么一定要见戴逵呢？”

【原文】 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

【译文】 卫将军王荟说：“酒正好把人带入一种美妙的境界。”

【原文】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要坐船离开京城，船还停泊在小洲旁。他过去听说过桓子野（桓伊）擅长吹笛，可是却不认识对方。这时正碰见桓子野从岸上经过，王子猷在船上，客人中有认识桓子野的，说那就是桓子野。王子猷便派人向他问候说：“听说您擅长吹笛，请为我吹奏一曲。”桓子野当时身份已经高贵，平常听到过王子猷的大名，他马上就掉转头，下了车，坐在船上的胡床上，为王子猷吹了三首曲子。吹奏完了，就坐上车离开。宾主之间没交谈一句话。

【原文】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译文】 桓南郡被召任命为太子洗马，临行时，船停在荻渚，王大服用五石散后已经微微有点儿醉，前往看望桓南郡。桓南郡便为他摆酒款待，由于不能喝冷酒，就多次对下人命令说“温酒来”，桓南郡听了痛哭流涕。王大就要告辞离去，桓南郡用手巾擦去泪水，对王大说：“犯了我家的名讳，关你什么事！”王大赞叹道：“灵宝果然通达！”

【原文】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译文】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比起司马相如怎么样？”王人说：“阮籍心里郁积着不平之气，所以需要借酒浇愁。”

【原文】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译文】 王佛大叹息说：“三天不喝酒，就觉得身体和精神不再相依附了。”

【原文】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译文】 王孝伯说：“名士不一定非要具备出众的才华，只要能够常常有空闲时间，痛痛快快地畅饮美酒，熟读《离骚》，就可以称作名士了。”

【原文】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译文】 王长史登上茅山，非常伤心地痛哭说：“琅邪人王伯舆，终归要为情而死！”

简傲第二十四

【原文】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译文】 晋文王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之间严肃庄重，可与君王的气魄相比拟。众人中间，只有阮籍在座位上两脚伸直岔开像簸箕一样，又吹口哨又吟唱，狂放如平常。

【原文】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译文】 王戎青年时代去拜访阮籍，这时刘公荣也在座，阮籍对王戎说：“碰巧有两斗好酒，该和您一起喝，那个公荣不要参加进来。”两人频频举杯，互相敬酒，刘公荣始终得不到一杯；可是三个人言谈耍笑，和平常一样。有人问阮籍为什么这样做，阮籍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我不能不和他一起喝酒；比不上公荣的人，又不可不和他一起喝酒；只有公荣这个人，可以不和他一起喝酒。”

【原文】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译文】 钟士季为人精明，有才干，原先并不认识嵇康，他邀请当时的贤俊之士，一起去探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子期为他拉风箱。嵇康举锤敲打不停，旁若无人，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钟士季起身要走，嵇康说：“听说了什么而来？看到了什么而去？”钟士季答道：“听到了所听到的而来，看到了所看到的而去。”

【原文】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

鸟也。

【译文】 嵇康与吕安相交友善，每当想念时，就是在千里之外，也要驾车探望。一次吕安来访，正好嵇康不在家，嵇喜出门迎接他，他却不进去，在门上写了一个“凤”字就走了。嵇喜没察觉他的用意，还觉得挺高兴。“凤”字拆开来，就是“凡鸟”二字。

【原文】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译文】 陆机初次由吴国来到西晋首都洛阳，向张华询问所应拜访的人，刘道真（刘宝）是应拜访者当中的一位。当陆机到刘道真家拜访时，他正在居丧期间。刘道真嗜好饮酒，与陆机行过见面礼后，开头第一句话不问别的，却只询问陆机说：“东吴盛酒用的长柄葫芦你种过没有？”陆机、陆云兄弟听后感到特别失望，后悔不该来拜访他。

【原文】 王平子出为荊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

【译文】 王澄出任荊州刺史时，他的哥哥太尉王衍以及当时的社会贤达很多人 为他送行。当时庭院中有一棵大树，树上筑有喜鹊巢，王澄便脱下上衣摘掉头巾，径直爬到树上去取喜鹊蛋，贴身内衣被树枝挂住了，他便又脱去内衣。得到喜鹊蛋后，从树上下来不停地玩弄，神色如平等，身旁好像没有人一样。

【原文】 高坐道人于丞相坐，恒偃卧其侧。见卞令，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

【译文】 高坐和尚在丞相王导家做客，常常是仰卧在王导身旁。见到尚书令卞壶，就神态恭敬端庄，说道：“他是讲究礼法的人。”

【原文】 桓宣武作徐州，时谢奕为晋陵，先粗经虚怀，而乃无异常。及桓迁荊州，将西之间，意气甚笃，奕弗之疑。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每曰：“桓荊州用意殊异，必与晋陵俱西矣。”俄而引奕为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帻啸咏，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遂因酒，转无朝夕礼。桓舍入内，奕辄复随去。后至奕醉，温往主许避之。主曰：“君无狂司马，我何由

得相见!”

【译文】 桓宣武作徐州刺史时，谢奕是晋陵太守，原先谢奕就喜穿粗布服，敞着怀，而二人交情很平常。等到桓宣武升迁为荆州刺史，将要西行之时，对谢奕的情意却很深厚起来，谢奕也不怀疑他。只有谢虎子的夫人王氏领悟了他的意思，常说：“桓荆州用意很不一般，一定会带晋陵西行。”不久，桓宣武就推举谢奕为司马。谢奕升官后，仍然与他论布衣之交。在桓温的座上，歪带着帽子，歌啸诵咏，与平常没什么两样。桓宣武屡次说：“我有个世外司马!”谢奕常因饮酒过量，不顾朝廷礼仪，桓宣武就扔下他躲入内室，谢奕总跟随他不放；后来每当谢奕酒醉，桓温就躲到公主的住处。公主说：“没有狂放的谢司马，我怎么能见到你呢!”

【原文】 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译文】 谢万在兄长面前，想起身找便壶。当时阮思旷在座，说：“新兴的门第，甚是无礼。”

【原文】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着白纶巾，肩輿径至扬州听事见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蓝田曰：“非无此论，但晚令耳。”

【译文】 谢万是王述的女婿，王述曾头扎白色纶巾，坐着轿子径直到扬州出任刺史，谢万看见王述这副打扮，直言说：“人们都说君侯您痴呆，您确实痴呆。”王述说：“不是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到了晚年才如此不凡。”

【原文】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王徽之说：“你是什么官?”王徽之回答说：“不知道是什么官，时常见有人牵马来这里，似乎是马曹吧。”桓冲又问：“你管理多少马?”王徽之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它的数量?”桓冲又问道：“马最近死了多少?”王徽之回答说：“不知道活的，怎么知道死的呢?”

【原文】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

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乃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尔。”

【译文】 谢公一次和谢万一起西行，路过吴郡，谢万想和他一起去王恬那里聚一聚，谢公说：“恐怕他不会接待你，别去了。”谢万还是苦苦相邀，谢公坚持不去，于是谢万只好一个人前往。刚坐了一会儿，王恬就进了内室，谢万很高兴，认为王恬要款待自己。过了很久，见王恬洗过头，披散着头发出来，也不入座，径自到庭院中，靠在胡床上晒头皮，神情很傲慢，没有一点儿理睬他的意思。谢万于是只好告辞回来，还没到船边，就大声喊着谢公，谢安说：“一定是阿螭不理你。”

【原文】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译文】 王子猷任车骑将军桓冲的参军。桓冲对他说：“你到府中已经很久了，近日内应该处理政务了。”王子猷并没有回答，只是看着远处，用手板支着腮帮子说：“西山早晨很有一股清爽的空气呀。”

【原文】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

【译文】 谢万率大军北征前秦，常常以又吹口哨又吟唱为高逸，未曾安抚体恤过众将士。他的哥哥谢安非常器重喜欢他，估计谢万必然失败，于是要求同行，谢安表现出不经意的样子对谢万说：“你身为元帅，应该恳切邀请各位将领会聚宴饮，以便取悦众心。”谢万听从了。把各位将领召集在一起，谢万没什么话可说，便径直用铁如意指着座位上的将领们说：“各位都是劲健的士卒！”本来投身行伍的人就忌讳说兵卒，已成为将领又被卑称为士卒，所以各位将领听后特别恨他。谢安为进一步提高谢万的威信，便自各路军主将以下，无不拜会，恳诚而谦逊地表示感谢。等到谢万战事失败后，军队中有人因此而想杀掉他，谢万又说：“我要像家兄谢安一样去做隐士。”所以幸运得免一死。

【原文】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踟蹰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着高

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

【译文】 王子敬（王献之）兄弟拜见他们的外祖父郗鉴时，总是很懂礼貌地穿上鞋问候老人，很尽外甥之礼。等到嘉宾（郗超）死了以后，献之兄弟见外祖父时则全穿高木屐，仪表姿容很轻狂傲慢。让他们坐下，都说：“有事没空暇坐。”他们离去后，郗鉴感慨地说：“假使嘉宾不死，鼠辈敢这样吗？”

【原文】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译文】 王子猷有一次到外地去，经过吴中，知道一个士大夫家有个很好的竹园。竹园主人已经知道王子猷会去，就洒扫布置一番，在正厅里坐着等他。王子猷却坐着轿子一直来到竹林里，讽诵长啸了很久，主人已经感到失望，还希望他返回时会派人来通报一下，可他竟然要一直出门去。主人特别忍受不了，就叫手下的人去关上大门，不让他出去。王子猷因此更加赏识主人，这才留步坐下，尽情欢乐了一番才走。

【原文】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伦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译文】 王子敬从会稽路过吴地，听说顾辟疆有个名园，他原本不认识主人，却径自前往顾家。正碰上顾辟疆与宾友们聚会宴饮，王子敬独自游赏完毕后，就站在一边，旁若无人地指点评论。顾辟疆勃然大怒，说：“轻视主人，是无礼；倚仗权贵自傲，是无道。犯下这两个错误，就是令人不足挂齿的人。”就把王子敬的手下人都赶出大门。王子敬独自坐在轿上，回头四下张望，手下人半天也不来，就叫人把他送到门外，始终适意愉快，全不理睬别人的态度。

排调第二十五

【原文】 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

【译文】 诸葛瑾在豫州做官，派别驾到朝中去，说：“我的孩子懂得交谈，你可以跟他聊聊。”别驾接连几次前去见诸葛恪（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不跟他见面。后来在辅吴将军张昭的座前遇上了，别驾叫诸葛恪：“哎呀，郎君！”诸葛恪于是讥嘲他说：“豫州已经乱了，有什么可哎呀的？”别驾回答说：“君主英明，大臣贤良，没有听说有乱子呀。”诸葛恪说：“过去唐尧在位上时，下面仍有四个凶顽。”别驾回答说：“不仅仅有四凶，还有丹朱。”于是满座的人大笑。（丹朱是唐尧的儿子，不正派。）

【原文】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驱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译文】 晋文帝和陈骞、陈泰同车而行，路过钟会家时，叫钟会与他们同车出行，不等他出来，就驾车走了。等钟会出来，车已经走远了。到了目的地，晋文帝戏弄钟会说：“与人约好了一起走，为什么迟到？等你半天也不出来。”钟会说：“对于歪曲事实的人，干嘛要与他们为伍。”晋文帝又问钟会：“皋繇比起别人来怎样？”钟会答道：“虽往上比不上尧、舜二帝，往下赶不上周公、孔子，但也算是一时的有德之士。”

【原文】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译文】 钟毓任黄门侍郎，机灵敏锐。有一次陪侍景王宴饮。当时陈群的儿子玄伯、武周的儿子元夏一同在座，他们一起嘲笑钟毓。景王问：“皋繇是怎

样的一个人？”钟毓回答说：“是古代的懿德之士。”又回过头对玄伯、元夏说：“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原文】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译文】 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里开怀饮酒，王戎后来才去，阮步兵（阮籍）说：“庸俗的东西又来败坏别人的兴致！”王戎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也会败坏吗？”

【原文】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译文】 晋武帝问孙皓：“听说南方人喜欢唱《尔汝歌》，你多少能唱点吗？”孙皓正在喝酒，于是举起酒杯向晋武帝劝酒并且唱道：“过去跟汝是远邻，现在给汝做降臣，给汝奉上一杯酒，让汝福寿万年春！”晋武帝对此后悔了。

【原文】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译文】 孙子荆年轻时想要隐居，告诉王武子说：“就要枕石漱流”，口误说成“漱石枕流。”王武子说：“流水可以枕，石头可以漱口吗？”孙子荆说：“枕流水是想要洗干净自己的耳朵，漱石头是想要磨练自己的牙齿。”

【原文】 头责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颺，颍川荀诩，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綦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晴哢少智皚，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齏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

【译文】 秦子羽自责说：“你难道还不如太原的温颺，颍川的荀诩，范阳的张华、刘许，义阳的邹湛，河南的郑诩吗？这几个人，有的口吃五音不全；有的孤陋寡言；有的迟缓忸怩作态；有的好大声喧哗而缺乏才智；有的口齿不清如含胶糖；有的头脑木得像裹着布的破棒槌。而他们却能凭着值得一看的文辞，详实有序的意思铺叙，攀附上权贵，都作了高官。”

【原文】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译文】 王浑和夫人钟氏正坐在一处，看见王武子从庭院中走过，王浑高兴地对夫人说：“要能生一个像他一样的儿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夫人笑着说：“如果让我与参军匹配，生的儿子一定还不止是这样的呢。”

【原文】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晶晶，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译文】 荀鸣鹤（荀隐）、陆士龙（陆云）两个人互不相识，一起在张茂先（张华）家中相会。张茂先让他们交谈，因为他们都有杰出的才华，要他们别说平常的俗语。陆士龙举手说：“我是云间的陆士龙。”（陆云故乡在华亭，属松江府，“云间”是松江的别称）荀鸣鹤回答说：“我是日下荀鸣鹤。”（荀隐是颖川人，离京城洛阳很近，“日下”是京都的别称）陆士龙说：“黑云已经散开，见了白色的野鸡，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射出你的箭呢？”荀鸣鹤回答说：“我本来以为是云间的龙在奔腾，结果却是山野中的麋鹿，野兽弱小而弓弩强劲，因此射箭才晚了。”张茂先于是拍手大笑。

【原文】 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译文】 陆太尉（陆玩）到王丞相（王导）那儿去，王丞相请他吃酥酪。陆太尉回去就病了。第二天，陆太尉写信给王丞相，信中说：“昨天酥酪多吃了点儿，整夜虚弱疲困。我虽然是江南人，几乎做了中原鬼了。”

【原文】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译文】 晋元帝皇子降生，普遍赏赐群臣。殷洪乔谢赏时说：“皇子诞生，普天下共同庆贺。臣下没有功劳，却辱蒙重赏。”元帝笑着说：“这事难道能让你有功劳吗！”

【原文】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译文】 尚书令诸葛恢和丞相王导两人一起争论姓氏的先后。王导说：“为什么不说葛、王，而说王、葛？”诸葛恢说：“譬如说驴马，不说马驴，驴难道胜过马吗！”

【原文】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译文】 刘真长初次见到王丞相，当时正是酷暑月份，王丞相用肚子挤压轻撞着棋盘，说：“为什么这么冷？”刘真长告辞出来后，有人问他见到王公说什么了，刘真长说：“没见什么不同的，只听见说吴语罢了。”

【原文】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 谓伯仁曰：“此 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 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译文】 王公与朝中大臣们在一起饮酒，举起琉璃碗对周伯仁说：“这个碗腹中空无一物，却说它是宝器，为什么？”周伯仁答道：“这个碗样子俊美，清明透彻，所以称它为宝。”

【原文】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译文】 谢幼舆（谢鲲）对周侯（周 ）说：“你好比社庙前的大树，远远望去，又高又大上接蓝天；走近来看，它的根部却是寄居着成群的狐狸的地方，下面聚集着污浊罢了。”周侯回答说：“枝条接着蓝天，我不认为它高；群狐在脚下为乱，我不认为是污浊。而聚集厕所的污秽，是你所独有的，怎么值得自我称赞。”

【原文】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诎得尔，相与似有瓜葛

【译文】 王长豫（王悦）从小习惯于和善，丞相（王导）宠爱得很，常常在一块下围棋。丞相想要举棋落子，长豫总是按着他的手指不让。丞相笑着说：“哪里能够这样，相处得像是有远房亲戚关系似的。”（王悦是王导的儿子。）

【原文】 明帝问周伯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 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 ，有盘辟之好。”

【译文】 晋明帝问周伯仁：“真长是怎么样的人？”周伯仁回答说：“自然是个千斤重的阍牛。”王导嘲笑他说的话。周伯仁说：“当然比不上卷角老母牛，能好好地盘旋进退。”

【原文】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

【译文】 王丞相枕着周伯仁的膝盖，指着他的肚子说：“你这里有什么？”周伯仁答道：“这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但能容纳几百个像你这一类的人。”

【原文】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译文】 干宝向刘真长叙述他写的《搜神记》。刘真长说：“你可称得上是写鬼史的董狐了。”

【原文】 许文思往顾和许，顾先在帐中眠，许至，便径就床角枕共语。既而唤顾共行，顾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己体上所著。许笑曰：“卿乃复有行来衣乎？”

【译文】 许文思去顾和的府上，顾和先已在帐子里睡觉，许文思来到，就径直上床靠着角枕跟顾和交谈。不久又招呼顾和一道走，顾和便叫随从去拿衣架上的新衣，换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许文思笑着说：“你竟然还有出门穿的衣服吗？”

【原文】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译文】 康僧渊眼窝深，鼻子高，王导丞相经常调笑他。康僧渊说：“鼻子嘛，是脸上的山；眼嘛，是脸上的深渊。山不高就不会灵验，渊不深水就不会清澈见底。”

【原文】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

【译文】 何次道（何充）到瓦官寺礼拜的次数很多，阮思旷（阮裕）对他说：“你的志向比宇宙还大，勇敢超越古人。”何次道说：“你今天怎么突然夸奖起别人啦？”阮思旷说：“我想当个几千户的郡守，还不能够实现；你竟想作佛，

不是志向远大吗？”

【原文】 庾征西大举征胡，既成行，止镇襄阳。殷豫章与书，送一折角如意以调之。庾答书曰：“得所致，虽是败物，犹欲理而用之。”

【译文】 庾征西（庾翼）大规模调兵征伐胡人，出发以后，停下来镇守襄阳。殷豫章（殷羡）写来了信，送来一个折断了角的如意来嘲讽他。庾征西回信说：“收到了送来的东西，虽然那是破败东西，仍然打算修一下再用它。”

【原文】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译文】 桓大司马想冒雪出猎，先到王、刘等人家中打招呼。刘真长看见他戎装打扮，问道：“老家伙想要去干什么？”桓大司马说：“我如果不作这些事，你们这些人哪里能够坐着清谈呢？”

【原文】 褚季野问孙盛：“卿国史何当成？”孙云：“久应竟。在公无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蚕室！”

【译文】 褚季野问孙盛说：“你编的国史什么时候能完成？”孙盛说：“早就应该完成了。但因公事忙，没有空余时间，所以拖到现在。”褚季野说：“古人说‘传述而不创作’，你又何必等到被关入蚕室时再写呢！”

【原文】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译文】 谢安在东山隐居，朝廷多次下令征召他出仕，都不应命。后来出任桓温的司马，将要从新亭出发，朝中官员都到来看望送行。高灵当时任中丞，也前去给他饯行。在这之前，高灵已经多多少少喝了些酒，于是就借着这点酒像喝醉了一样，开玩笑说：“你多次违抗朝廷的旨意，在东山高枕无忧地躺着，大家常常一起交谈说：‘安石不肯出来做官，对老百姓打算怎么办呢！’现在百姓对你又打算怎么看呢？”谢安笑着不回答。

【原文】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译文】 当初，谢安在东山没做官的时候，兄弟里已有得到富贵的了，他吸引了家族邻里，倾倒了有名望的人。刘夫人（谢安妻）半开玩笑地对谢安说：“大丈夫不应该这样吗？”谢安却捏捏鼻子说：“我只是担心免不了而已！”

【原文】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译文】 支道林托人向竺法深买印山，竺法深回答说：“没有听说巢父、许由买座山来隐居。”

【原文】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译文】 王、刘真长（刘惔）常常不尊重蔡谟。二人曾经到蔡谟那儿，聊了很久，竟问蔡谟道：“您自己认为比起王夷甫怎么样？”蔡谟回答说：“我不如夷甫。”王、刘两人相视而笑，说：“您什么地方不如？”蔡谟回答道：“夷甫没有你们这样的门客。”

【原文】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译文】 张吴兴（张玄之）八岁的时候，缺了牙齿。一位有学识的前辈知道他不平常，故意开他的玩笑说：“你的口中为什么开着狗洞？”张吴兴随口答道：“正好让你这样的人从这里进出。”

【原文】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译文】 郝隆在七月七日那天到太阳地里脸朝上躺着，有人问他干什么，他回答说：“我晒书。”

【原文】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译文】 谢公原本有隐居东山的志向，后来由于朝命屡至，势不由己，才出任桓公的司马。当时有人送给桓公一些草药，其中一味叫远志。桓公取出问谢公：“这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一个东西有二个名字？”谢公没有立即回答。当

时郝隆也在座，就应声答道：“这很容易理解。隐于山中时，叫远志，出山之后，就叫小草。”谢安听了，面带惭愧的神情。桓公看着谢公笑着说：“郝参军此论很不错，我也很有同感。”

【原文】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

【译文】 庾园客去拜访孙监（孙盛，字安国，官中书监），正好孙监出门了。他看见孙监的儿子孙齐庄在门外玩耍，虽然年纪还小，却已有了神俊之气。庾园客就逗他说：“孙安国去哪儿了？”孙齐庄立即答道：“在庾家。”庾园客大笑着说：“孙氏家族很兴旺，有这么机灵的儿子。”孙齐庄又回答说：“比不上你们庾家繁盛。”孙齐庄回家对别人说：“还是我胜了，得以叫他父亲的名讳两次。”

【原文】 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译文】 范玄平在简文帝家作客，清谈就要理亏了，把左长史王 拉过来说：“你要帮助我。”王 说：“这不是用拔山的力气所能帮助的。”

【原文】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 隅跃清池。”桓问：“ 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 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译文】 郝隆给桓温当南蛮参军。三月三日宴会，要作诗，不能作诗的人要罚酒三升。郝隆开始因为不能作诗被罚酒，饮酒之后，提笔就作了一句诗说：“癩隅跃清池。”桓温问：“‘癩隅’是是什么东西？”郝隆回答说：“南蛮把鱼叫做‘癩隅’。”桓温说：“作诗怎么用南蛮的话？”郝隆说：“我千里迢迢投靠您，才做到个蛮府参军，怎么能不说南蛮的话呢？”

【原文】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译文】 袁羊（袁乔）曾经到刘恢（刘廙）那儿去，刘廙在里面睡着还没起床。袁羊于是作诗嘲谑他说：“角制的枕头使虎皮车座增辉，锦绣的被褥使精

美的筵席生色。”刘廙娶了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儿（庐陵公主），公主见到诗后愤愤不平，说：“袁羊是古代狂徒的后代！”

【原文】 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聊复放一曲。”刘真长笑其语拙，问曰：“君欲云那放？”殷曰：“腊亦放，何必其铃邪？”

【译文】 殷洪远在答赠孙兴公的诗中说：“聊复放一曲。”刘真长笑话他的语句笨拙，问道：“你想说放什么？”殷洪远说：“经呗梵唱不就用‘放’字吗，何必一定要用华夏诗乐的‘吟’呢？”

【原文】 桓公既废海西，立简文。侍中谢公见桓公，拜；桓惊笑曰：“安石，卿何事至尔？”谢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后。”

【译文】 桓公废掉海西王后，改立简文为帝。谢公官拜侍中，看见桓公，倒头便拜，桓公吃了一惊，笑着说：“安石，你什么事这么客气？”谢公说：“从来没有君王在前面拜倒，而臣子在后面站着的道理。”

【原文】 郗重熙与谢公书，道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不知桓公德衰，为复后生可畏？

【译文】 郗重熙写信给谢安，说起王敬仁听说一个年轻人图谋篡夺王位的事。不知是桓公德行衰微，还是后生可畏？

【原文】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诂宜以子戏父！”

【译文】 苍梧太守张镇是张凭的祖父，他曾经对张凭的父亲说：“我比不上你。”张凭的父亲不懂得是什么原因，张镇说：“你有个出色的儿子。”当时张凭只有几岁，恭恭敬敬地拱手说：“爷爷，怎么可以拿儿子来开父亲的玩笑呢！”

【原文】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译文】 习凿齿和孙兴公（孙绰）互相还不认识，一起来到桓温家中。桓温对孙兴公说：“可以跟习参军一起谈谈。”孙兴公说：“蠢蠢的南方蛮子，还敢跟大国为对手！”习凿齿说：“讨伐北方夷狄，一直攻打到太原。”

【原文】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桓相

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译文】 桓豹奴（桓嗣）是丹阳尹王混的外甥，形貌像他的舅舅，桓豹奴很忌讳这一点。宣武（桓温）说：“不经常相象，只是有时象而已。常常相象的是外貌，有时相象的是神态。”桓豹奴更加不高兴。

【原文】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译文】 王子猷去拜访谢万，林公已先来了，坐在那里，看起来很超凡。王子猷说：“如果林公的须发俱全，神情一定要胜过现在，对不对？”谢万说：“人都说唇齿相依，不可以失去其中任何一个。但须发与神明又有什么关系！”林公心里很生气，说：“我这七尺之躯，今天就交待给你们二位了。”

【原文】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译文】 郗司空官拜北府，王黄门到郗家拜贺时说：“应变领兵，不是他的特长。”并且反复说个不停。郗仓对郗嘉宾说：“你今天被封官，王子猷却出言不逊，实在令人不能容忍。”郗嘉宾说：“这句话是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别人把你父亲比作诸葛亮，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原文】 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译文】 王子猷去拜访谢安，谢安问：“什么是七言诗？”王子猷被问到，回答说：“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原文】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粃在前。”范曰：“汰之汰之，沙砾在后。”

【译文】 王文度（王坦之）和范荣期（范后）都受到晋简文帝（司马昱）的邀请，范荣期年岁大而官位低，王文度年岁小的却职位高。将要上前，就互相推让对方走在前面，推让很久之后，王文度走在了范荣期的后边。王文期于是说道：“簸呀扬呀，谷糠粃粒在前面。”范荣期说：“淘呀洗呀，沙石砾在后

面。”

【原文】 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为佐。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刘尔日殊不称，庾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而不肯舞。故称比之。

【译文】 刘遵祖（刘爰之）年青时就为中军将军殷浩所赏识，在庾公（庾亮）面前称赞他，庾公非常喜悦，就召他做部下。见面之后，让他坐在单榻上，跟他交谈。刘遵祖那天表现得很不理想，庾亮稍微有些失望。就称他为“羊公鹤”。过去羊叔子有只鹤善于跳舞，曾经对客人们称赞它，客人们试着让人把它赶过来，它蓬散着羽翅就是不肯起舞，因此用它来作比称呼刘遵祖。

【原文】 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

【译文】 魏长齐儒雅有肚量，但他的才学却没有特长。初次出山作官时，虞存嘲弄他说：“我和你约法三条：谈论政事就死刑，舞文弄墨就受刑罚，出谋划策就抵罪。”魏长齐听了，依然和悦地笑着，没有一点儿生气的神色。

【原文】 郗嘉宾书与袁虎，道戴安道、谢居士云：“恒任之风，当有所弘耳。”以袁无恒，故以此激之。

【译文】 郗嘉宾写信给袁虎，提到戴安道、谢居士说：“持之以恒的任达风气，应当有所弘扬了。”这是因为袁虎作事无恒心，所以郗嘉宾以此来激励他。

【原文】 范启与郗嘉宾书曰：“子敬举体无饶，纵掇皮无余润。”郗答曰：“举体无余润，何如举体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烦，故嘲之。

【译文】 范启给郗嘉宾的信写道：“子敬全身干巴巴的，即使扒下他的皮，也没有一点丰满光泽。”郗嘉宾说：“全身干巴巴的比起全身都是假的，哪样好？”范启本性矫揉造作，絮烦多事，所以嘲笑他。

【原文】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译文】 郗癭和郗昙信奉天师道，何充和何准信奉佛教，都用了很多财物。西中郎将谢万说：“二郗奉承道教，二何讨好佛教。”

【原文】 王文度在西州，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译文】 王文度（王坦之）在西州，参加了林法师（支遁）的讲坛，韩康伯、孙兴公（孙绰）等人也都在座。林法师每逢就要有点理屈时，孙兴公说：“法师今天好像穿着破棉絮进到荆棘丛里，到处牵牵挂挂。”

【原文】 范荣期见郗超俗情不淡，戏之曰：“夷、齐、巢、许，一诣垂名，何必劳神苦形、支策据梧邪？”郗未答，韩康伯曰：“何不使游刃皆虚？”

【译文】 范荣期见郗超世俗之情没有淡漠，就调笑他说：“伯夷、叔齐、巢父、许由一个举动就名垂青史，何必一定要劳神苦形，费心经营呢？”郗超没回答，韩康伯说：“为什么不使经营起来游刃有余呢？”

【原文】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罢秘书丞，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译文】 简文帝在大殿上行走，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孙兴公在后面跟随。王羲之指着简文帝对孙兴公说：“这是啖名客。”简文帝回头说：“天下自有利齿儿。”后来光禄大夫王蕴出任会稽内史，车骑将军谢玄到曲阿设宴为他送行。这时，免去秘书丞职务的王孝伯也在座，谢玄谈起这件事，顺便看着王孝伯说：“王丞的牙齿好像不钝。”王孝伯说：“不钝，还相当灵验。”

【原文】 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

【译文】 谢遏在夏天的一个夜晚，脸朝上睡着，谢安清晨突然来到，谢遏来不及穿衣服，光着脚跑出屋外，这才穿鞋请安。谢安说：“你可以说是‘前倨而后恭’”。

【原文】 顾长康作殷荆州佐，请假还东。尔时例不给布帆，顾苦求之，乃得发。至破冢，遭风大败。作笺与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译文】 顾长康（顾恺之）做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请求休假回到东边。那时按规定不提供帆船。顾长康极力恳求才得到。行到破冢时，遇到大风，船

帆破败。顾长康写信给殷仲堪说：“那地方名叫破冢，大风真正是穿过墓冢出来了，行人完好无损，布帆身体健康。”

【原文】 苻朗初过江，王咨议大好事，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终无极已，朗大患之。次复问奴婢贵贱，朗云：“谨厚有识中者，乃至十万；无意为奴婢问者，止数千耳。”

【译文】 苻朗刚到江南，骠骑咨议王肃之非常好事，询问中原的人情风物，始终没个完。蔡朗对此深感心烦。后来又问奴仆婢女的价钱高低，苻朗说：“恭谨忠厚心中有才识的人买奴婢，甚至要十万钱；没心买奴婢而只问价的人，只要几千钱而已。”

【原文】 东府客馆是版屋。谢景重诣太傅，时宾客满中，初不交言，直仰视云：“王乃复西戎其屋。”

【译文】 东府的客馆是木板盖成的屋子，谢景重去拜访太傅，当时宾客满座，他刚进去时也不与人交谈，一直仰面看着屋子说：“你也盖起了像西戎那样的木板屋。”

【原文】 顾长康 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

【译文】 顾长康吃甘蔗，总是先吃尾部。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吃，他说：“这样才能逐渐达到美好的境地。”

【原文】 孝武属王 选女婿，曰：“王敦、桓温，磊 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 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王曰：“卿莫近禁裔。”

【译文】 晋孝武帝嘱托王 选女婿，说：“王敦、桓温，属于才能卓越一类的人，既不可能再找到，而且这种人稍为得意，也喜欢过问别人的家事，很不是我需要的人。只是像真长、子敬一样的人最理想。”王 提出谢混。后来袁山松打算把女儿嫁给谢混，王 就对袁山松说：“你不要靠近禁裔。”

【原文】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 。”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

目故也。

【译文】 南郡公桓玄跟荆州刺史殷仲堪聊天，于是一同谈论终了的话题。顾恺之说：“烈火烧尽了平原，没有剩余的火种。”桓南郡说：“白布缠裹了棺木，竖起了出殡的魂幡。”殷荆州说：“游鱼投进了深潭，飞鸟放出了笼子。”接着又说到危险的话题。桓南郡说：“在长矛尖上淘米，在宝剑锋上做饭。”殷荆州说：“百岁的老人攀上枯枝。”顾恺之说：“婴儿睡在井口的轱辘上。”殷荆州有一个参军也在座，说：“盲人骑着瞎马，半夜走到深水池边。”殷荆州说：“气势汹汹，出语伤人！”这是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的缘故。

【原文】 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垂成，唯少一破。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而况于卿！”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

【译文】 桓玄出外射箭，大家分组赌射，有一个刘参军跟周参军分在一组，就要取胜而只差一箭时，刘对周说：“你这一发射不中，我该鞭打你。”周说：“怎么至于挨你的鞭打？”刘说：“伯禽那样显贵，还免不了挨鞭打，何况你呢？”周参军一点也没有抵触的神色。桓玄对庾伯鸾（庾鸿）说：“刘参军应该停止读书，周参军还要勤学多问。”

【原文】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

【译文】 桓南郡与道曜谈论《老子》，王侍中为主簿，也在座。桓南郡说：“王主簿可以顾名思义。”王没回答，只是大笑。桓南郡说：“王思道还能作大孩儿笑。”

【原文】 祖广行恒缩头。诣桓南郡，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

【译文】 祖广走路总缩着头。去拜访桓南郡，刚下车，桓南郡就说：“天气很晴朗，祖参军却像刚从漏屋里走出来。”

【原文】 桓玄素轻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德之休明，肃慎贡其矢；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

【译文】 桓玄一向轻视桓崖。桓崖在京都的家里有良种桃，桓玄接连去要种子，终究没得到良种。桓玄写信给殷仲文，就这件事嘲笑自己说：“如果道德美善光明，连肃慎这样的边远民族都来进贡弓箭；如果不是这样，就连家园里的出产也是得不到的。”

轻诋第二十六

【原文】 王太尉问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语！”

【译文】 太尉王衍问眉子说：“你叔父是名士，你为什么不推重他？”眉子说：“哪有名士整天胡言乱语的呢！”

【原文】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

【译文】 庾元规（庾亮）对周伯仁（周 ）说：“众人都把你比做乐氏。”周伯仁说：“哪个乐氏？是乐毅吗？”庾亮说：“不是他，是乐令而已。”周伯仁说：“怎么能刻画齐无盐，来冒犯西施呢？”

【原文】 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

【译文】 竺法深说：“有人评论庾元规是名士，可是他心里隐藏的柴棘，恐怕有三斗之多！”

【原文】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

【译文】 庾公权重一时，足以压倒王公。当时庾公在石头城，王公在冶城小坐，大风扬起尘土，王公用扇子拂去灰尘说：“庾元规的尘秽脏人。”

【原文】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大将军许，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复可所难？”

【译文】 王右军少年时很迟钝，不善言语。一次他正在大将军那里，王导、庾亮跟着也来了，王右军就起身要告辞。大将军挽留他，说：“你们家的王司空、庾元规，又有什么难说话的？”

【原文】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

【译文】 丞相王导轻视蔡謨，说：“我和安期、千里一道在洛水之滨游览时，哪里听说有蔡充的儿子呢！”

【原文】 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著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褚公饮讫，徐举手共语云：“褚季野。”于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

【译文】 太傅褚季野，刚到江南，曾经到东边的会稽，走到金昌亭，吴中豪贵人物在亭中宴饮聚会。褚公虽然向来很有名声，当时仓促间没有人认识他，另外吩咐手下人多给他茶水，少摆上蜜饯，茶水完了再加，让他始终不能吃。褚公喝完，慢慢地拱手对大家说：“我是褚季野。”当时满屋的人都惊慌散去，没有不狼狈的。

【原文】 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虎犊，还其所如。”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在南方，丞相给他写信，常常慨叹子侄们不长进，说：“虎犊、虎犊，还真像他们的名字。”

【原文】 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

【译文】 褚太傅乘船南下，孙长乐（孙绰）到船中去看他。谈到刘真长之死，孙长乐流泪咏诵了一句诗：“这人死了，国家也为之伤痛。”褚太傅大怒，说：“刘真长一生，哪里能与此相比，你在别人面前却作出这副样子！”孙长乐收泪对褚太傅说：“你应该想想我。”当时的人都讥笑他虽有才，但人品鄙陋。

【原文】 谢镇西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译文】 谢镇西（谢尚）给殷扬州去信，替刘真长谋求会稽太守的职务，殷扬州回信说：“这真长在标同伐异者中，很有大侠气概。常对你说，与他交往会很降低你的身份，现在，你怎么又替他奔波起来了呢？”

【原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

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愾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魏武入荆州，烹以飧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译文】 桓温进兵洛阳，经过淮水、泗水，踏上北方地区，和下属们登上船楼，遥望中原，感慨地说道：“终于使国土沦陷，长时间成为废墟，王夷甫等人不能不承担这一罪责！”袁虎轻率地回答说：“国家的命运本来有兴有衰，难道一定是他们的过错？”桓温神色威严，面露怒容，环顾满座的人说：“诸位多少都听说过刘景升吧？他有一条千斤重的大牛，吃的草料，比普通牛多十倍，可是拉起重载走远路，简直连一头瘦弱的母牛都不如。魏武帝进入荆州后，把大牛杀了来慰劳士兵，当时没有人不叫好。”桓温本意是用大牛来比拟袁虎。满座的人都震惊了，袁虎也大惊失色。

【原文】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游燕，辄命袁、伏。袁甚耻之，恒叹曰：“公之厚意，未足以荣国土；与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译文】 袁虎、伏滔一同在桓公（桓温）府里，桓公每次外出游玩宴会，总是召唤袁虎、伏滔。袁虎对此感到很羞耻。常常慨叹说：“您的深厚情感，还不能够让国内优秀人士感到荣耀。跟伏滔并列，还有什么耻辱像这样！”

【原文】 高柔在东，甚为谢仁祖所重。既出，不为王、刘所知。仁祖曰：“近见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长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轻在角中，为人作议论。”高柔闻之，云：“我就伊无所求。”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真长曰：“我实亦无可与伊者。”然游燕犹与诸人书：“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

【译文】 高柔在故乡未仕时，很为谢仁祖推重。出仕后，却不被王公、刘真长等人知道。谢仁祖说：“近来见高柔大肆自我陈述，但却没有什么收获。”刘真长说：“所以不可住在偏僻地方，缺点就在于好钻牛角尖，遭人物议。”高柔听说了这话，说：“我原本无求于他。”有人向刘真长学说此话，刘真长说：“我本来也没什么可给他的。”但每当出游宴饮时，他还是写信给别人说：“可以邀请安固。”安固就是高柔。

【原文】 刘尹、江𦐇、王叔虎、孙兴公同坐，江、王有相轻色。𦐇以手款叔虎云：“酷吏！”词色甚强。刘尹顾谓：“此是癡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

【译文】 丹阳尹刘、江、王叔虎、孙兴公坐在一起，江和王叔虎有相互轻视的神色。江用手势威胁王叔虎说：“狠酷的官吏！”言词神色非常强

硬。刘 看了说：“这是生气吗？不仅仅是口气丑恶、眼光拙劣！”

【原文】 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龙摅。”时人多以为能。王蓝田语人云：“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译文】 孙绰作《列仙传·商丘子赞》说：“所放牧的是什么？只怕不是真的猪。倘若遇上风云，为我化为巨龙腾飞。”当时的人们多认为有才华。王蓝田（王述）对人说：“最近看了孙家小儿写的赞文，说什么东西是真猪’。”

【原文】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

【译文】 桓温想迁都洛阳，来发展扩充疆土、安定国家的事业。长乐侯孙绰上奏章谏阻，他的主张很有道理。桓温看到奏章以后心里很服气，可是恨他持异议，就叫人向孙绰转达自己的想法说：“您为什么不重温《遂初赋》，而硬要去过问别人的家国大事呢！”

【原文】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

【译文】 长乐侯孙绰兄弟到谢安家住宿，言谈非常空洞、杂乱。谢安妻子刘夫人在隔壁听，全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谢安第二天回到内室，问刘夫人昨晚的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说：“亡兄家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宾客。”谢安脸色很羞愧。

【原文】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

【译文】 简文帝与许玄度交谈，许玄度说：“国君与父亲，哪个为先，很难抉择。”简文帝当时没有回答，许玄度走后，他才说道：“玄度原本不该陷入这个难题中。”

【原文】 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

【译文】 谢万从寿春兵败而归，写信给王右军说：“很惭愧，辜负了你平日的照顾。”王右军回信说：“此可以禹、汤之事为戒。”

【原文】 蔡伯喈睹睐笛椽，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王右军闻，大嗔曰：“三祖寿乐器，虺瓦吊！孙家儿打折。”

【译文】 蔡伯喈（蔡邕）观察竹椽而做成笛子，孙兴公听艺妓吹奏，又挥又敲给弄断了。右军将军王羲之听说，极生气地说：“祖上三代保存这一乐器，毁了屋上的瓦，到孙家小儿竟给打断了！”

【原文】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著腻颜，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跟林公（支遁）极不相容。王中郎认为林公喜欢诡辩，林公评价王中郎的话是：“戴着油腻的帽子，穿着单布的衣衫，带着《左传》，在郑康成车后奔走，问是什么样的尘土皮囊？”

【原文】 孙长乐作王长史诰，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见曰：“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

【译文】 长乐侯孙绰给司徒左长史王 写诰文，说：“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看后说：“文人不谦虚，亡祖何至于跟这种人交往！”

【原文】 谢太傅谓子侄曰：“中郎始是独有千载。”车骑曰：“中郎衿抱未虚，复那得独有！”

【译文】 太傅谢安对子侄们说：“中郎才是千百年来独一无二的。”车骑将军谢玄说：“中郎胸怀不够开阔，又怎么能算是独一无二的！”

【原文】 庾道季诮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译文】 庾道季惊讶地问谢公说：“裴郎说：‘谢安说裴郎已很不错了，为什么还再饮酒！’裴郎又说：‘谢安评论支道林，说他就像九方皋相马，只重其神隽而不论外表’。”谢公说：“我本没说过这些话，裴郎自己编的这些言辞。”庾道季也认为这样很不好，又拿出王东亭的《经酒垆下赋》给谢公看。谢公读完，也不作评论，只说一句：“你也学裴后吗？”从此，《语林》就不行于世了。现在

所有的，都是先前写的，但已不再有谢公的话了。

【原文】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译文】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了解，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意是说：“高士必须放纵心胸，谐调舒畅。出家人虽说跳出俗世之外，反而更受种种教条的束缚，谈不上什么情性自得。”

【原文】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译文】 有人问顾长康：“为什么不模仿洛阳书生读书的声音来咏诗呢？”顾长康回答说：“何至于模仿老女仆的声音！”

【原文】 殷孺、庾恒并是谢镇西外孙，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尝俱诣谢公，谢公熟视殷，曰：“阿巢故似镇西。”于是庾下声语曰：“定何似？”谢公续复云：“巢类似镇西。”庾复云：“类似，足作健不？”

【译文】 殷、庾恒都是镇西将军谢尚的外孙，殷年龄小却思维敏捷，庾恒常不予推赞。一次一起到谢公（谢安）家，谢公久久地看着殷，说：“阿巢（殷）很像镇西。”这时庾恒低声说道：“到底哪儿像？”谢公接着又说：“阿巢面颊像镇西。”庾恒又说：“面颊像，就够得上有才能吗？”

【原文】 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

【译文】 过去人们评价韩康伯肥胖胳膊不见风骨。

【原文】 苻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孰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惭而退。

【译文】 苻宏逃跑出来归降晋国，太傅谢安常常加以接待、推荐。苻宏自认为有才能，经常喜欢压倒别人，座上宾客没有人能折服他。恰好王子猷来，谢安让他们一起交谈。王子猷只是仔细打量了他好久，回头对谢安说：“终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苻宏深为惭愧，便告辞了。

【原文】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译文】 支道林去会稽，见到王子猷兄弟，回来之后，有人问：“你看见王氏兄弟怎么样？”支道林回答道：“只看见一群白颈乌鸦，只听见一片哑哑的叫声。”

【原文】 王中郎举许玄度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讷在坐头。”

【译文】 王中郎推举许玄度为吏部郎，郗重熙说：“相王好多事，不要让阿讷的官阶太靠前头。”

【原文】 王兴道谓谢望蔡：“霍霍如失鹰师。”

【译文】 王兴道评论望蔡公谢琰说：“来去匆匆像个丢了鹰的鹰师。”

【原文】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食不？”

【译文】 南郡公桓玄每当看见别人不痛快，就生气说：“您得到哀家的梨，该不会蒸着吃吧？”

假谲第二十七

【原文】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译文】 曹操年轻时，曾经与袁绍一起干些游侠勾当。一次，他们去观看人家结婚，趁机偷偷地溜进了主人园中。到了夜间，突然喊起来：“有贼偷东西！”青庐里的人都出去察看。曹操就趁机钻进青庐，拔出刀子，劫持着新媳妇，与袁绍一道往回赶。慌忙中走错了路，袁绍陷入荆棘丛中，不能走动。（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起来：“贼在这里！”袁绍吓坏了，（顾不得疼痛）急忙跳出来奔跑，于是两人都脱险（而回）。

【原文】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译文】 魏武帝曹操率部远行军，找不到取水的路，全军都很口渴。于是便传令说：“前面有大片的梅树林子，梅子很多，味道甜酸，可以解渴。”士兵听了这番话，口水都流出来了。利用这个办法得以赶到前面的水源。

【原文】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译文】 曹操常说：“有人想杀害我时，我的心就会跳动。”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个亲信说：“你在身上暗藏一把刀，悄悄地到我身边来，我必定说自己心动，把你抓起来用刑拷问，你只要不说出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就没有事，我会重重地报答你。”那亲信信以为真，（就按照曹操的意思去做了，被抓起来后）也不惧怕。曹操于是把他杀掉了，这个人一直到死也不知（是诈）。（从此，曹操）手下的人都相信了（曹操真的会心动），想背叛的人也失去了勇气。

【原文】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

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译文】 魏武帝（曹操）常常说：“我睡着了不能随便接近我，一走近我就杀人，自己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应该对此非常慎重。”后来假装睡着，他亲近的一个人，悄悄地用被子盖上他，曹操乘机就砍杀。从此每当睡觉，身边没有人敢走近他的。

【原文】 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

【译文】 袁绍年轻时，曾经派人夜里用剑投刺曹操，稍微偏下，没有刺着。曹操推测，再有剑来一定偏高，于是贴着床躺下，剑投来果然偏高。

【原文】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憚，乃著戎服，骑巴賁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译文】 王大将军（王敦）反叛之后，屯兵姑苏。晋明帝很有英武之才，对此很猜忌，就穿上戎装，骑着巴賁马，带着一把金马鞭，暗地去察看军队形势。没走十余里，看见有一客店，一个老太婆在店里卖吃食，晋明帝走过去，对老太太说：“王敦领兵图谋反叛，残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很是忧虑。所以我早晚不辞劳苦，来观察敌情，但怕形迹暴露，导致不测，日后若遇追迫，还请姥姥帮我逃匿。”说完就把马鞭送给她，然后绕王敦的军营走了一圈才出来。军士发觉了，说：“这不是一般人！”王敦正躺着，心里一动，说：“这必定是黄须鲜卑奴来了！”命令骑兵追杀。此时，追兵已差几里了，就问那个老婆婆：“看见一个黄须人骑马路过这儿吗？”老太婆说：“早过去了，已经追不上了。”于是骑兵停止追击回去了。

【原文】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

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年纪不满十岁的时候，大将军王敦非常疼爱他，常常把他安置在军帐中睡觉。一次大将军先出了军帐，王羲之还没有起床。不一会，钱凤进来，赶走闲人商议事情，完全忘记了王羲之还在营帐里，就说起了叛乱的计划。王羲之睡醒来，已经听到谈论的内容，就知道没有活命的希望。于是吐出口水弄脏头脸、被褥，假装熟睡。王敦商议事情到中途，才想起王羲之还没起床，彼此十分惊恐地说：“不得不杀了他。”等到掀开帐子，却见王羲之口水乱流，相信他真的在熟睡，于是保全了性命。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有智谋。

【原文】 陶公自上流来赴苏峻之难，令诛庾公，谓必戮庾，可以谢峻。庾欲奔窜，则不可；欲会，恐见执，进退无计。温公劝庾诣陶，曰：“卿但遥拜，必无它，我为卿保之。”庾从温言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行？”毕，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责躬，深相逊谢，陶不觉释然。

【译文】 陶侃从荆州赶来平定苏峻的叛乱，下令惩办庾亮，认为一定要杀庾亮，才可以拒绝苏峻的要求，使他退兵。庾亮想要逃亡，却不行；想要去见陶侃，又恐怕被逮捕，进退两难。温峤劝庾亮去拜会陶侃，说：“你只要远远就向他下拜行礼，一定没事儿，我给你担保。”庾亮采纳了温峤的意见去拜访陶侃，一到就行了个大礼。陶侃亲自站起来不让他行礼，说：“庾元规为什么要拜我陶士行？”庾亮行完大礼，又退下来坐在下座；陶侃又亲自请他起来和自己一道就座。坐好了，庾亮于是把罪过承担过来，严格要求自己，狠狠地自责，而且表示谢罪，陶侃不知不觉心平气和了。

【原文】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译文】 温公的夫人死了。他的从姑刘氏，家里赶上离乱，只有一个女儿，很是聪明、美丽。刘氏托温公给找婆家，温公自己想娶她，答道：“好女婿很难得，要是找一个像我温峤这样的，怎么样？”姑姑说：“我们这种破败之家，只求能活下来，就令我这辈子心满意足了，哪敢希求像你这样的人呢。”过后几天，

温公告诉姑姑说：“已找到了婚配人家，出身门地还不错，女婿的名气官位不比温峤差。”于是送了一枚玉镜台作聘礼。姑姑很欢喜，于是成婚。行过交拜礼后，刘氏女用手撤去挡脸的纱扇，拍手大笑说：“我本来就怀疑是你这老家伙，果然不出我所料。”玉镜台是温公作刘越石的长史时，北征刘聪时得来的。

【原文】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誓弥甚，积日渐歇。江癘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癘乃诈厌，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

【译文】 尚书令诸葛恢的女儿是庾家的媳妇，丈夫死后，发誓说不再出嫁。这个女子性格非常正派刚烈。没有再出嫁的可能。诸葛恢已经许了江思玄（江）的婚约，于是搬家靠近他家。开始时诳骗女儿说：“应该迁徙到这里。”后来家里的人同时离开，单独留着女儿在后面。等到她自己发现，已经不再能出来了。江郎晚上来了，她哭骂更加厉害，连着几天才歇止。江夜里进来歇宿，总在对床床上。后来观察她的心情已经转变平稳，江就假装梦魇，很久也不醒，声音气息变得急促。她就叫婢女说：“把江郎叫醒！”江于是跳过来接近她，说：“我本是天底下的男子汉，梦魇跟你有什么相干却来叫我呢？既然关心我，就不能不跟人说话。”女儿默不作声而且羞惭，情义从此渐深。

【原文】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译文】 愍度和尚起初想过江到江南，邀一个中州和尚做伴，两人商量说：“在江南宣讲旧教义，恐怕难以糊口。”就一道创立心无义。事后，这个和尚没有去成，愍度和尚果然在江南宣讲了多年的心无义。后来有个中州人过江来，先前那个和尚请他传话说：“请替我问候愍度，告诉他，心无义怎么可以成立呢！当初想出这个办法，只是姑且用来度过饥寒罢了，不要最终违背了如来佛呀！”

【原文】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

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后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译文】 王文度的弟弟阿智，顽劣异常，成年后无人与他婚配。孙兴公有个女儿，也是古怪乖僻，怎么也嫁不出去，于是孙兴公就去拜访王文度，请见阿智。见过之后，就假就：“这不是挺好的吗，一点儿也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哪能至今还没有婚配！我有个女儿，还不错，但我是个贫苦人，不敢高攀你家，却想把她许给阿智。”王文度高兴地告诉了王蓝田说：“孙兴公刚才来，忽然说要把女儿许配给阿智。”王蓝田很惊喜。成婚之后，孙氏女顽愚超过了阿智。王家才知上了孙兴公的当。

【原文】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比入至庭，倾身引望，语笑欢甚。顾谓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瘞在此，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

【译文】 范玄平（范汪）为人喜欢用心计，可有时因为多用心计而失去机会。曾经丢了官位在东阳，大司马桓温在南州，所以前去投靠他。桓温当时正想招纳扶植不得志的人，以便颠覆朝廷，而且范玄平在京都一向也有声誉。桓温因为他从远处来投靠自己，欢喜兴奋不比平常。等到进到庭院中，谦恭引见，谈笑得非常融洽。桓温回头对袁虎说：“范公将可以作太常卿。”范玄平刚坐下，桓温就感谢他远来的心意。范玄平虽然真的来投靠桓温，但担心因为投靠得势的人而损坏名声，就说：“虽然是想归向您，正好在这里有我死去儿子的墓，所以来看一看。”桓温感到惆怅失望，刚才的虚心期望，一下子全都消失了。

【原文】 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译文】 谢遏年轻时，喜欢带紫罗香囊，挂着覆手。太傅谢安为这事很担忧，又不想伤他的心。于是就骗他来赌，把他的香囊赢过来马上烧掉。

黜免第二十八

【原文】 诸葛 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 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 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

【译文】 诸葛 在西晋时，从小便有美好的名声，受到王夷甫（王衍）的器重，当时的舆论也把诸葛 比作王夷甫。后来诸葛 被他继母的族党谗毁，诬陷他为狂妄叛逆。将要流放到很远的地方，朋友王夷甫等人来到囚车前和诸葛 分别，诸葛 问道：“朝廷为什么发配我？”王夷甫说：“说你狂妄叛逆。”诸葛 说：“叛逆则应当杀头，狂妄发配什么！”

【原文】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译文】 桓温进军蜀地，到达三峡时，部队里有个人捕到一只小猿，母猿沿着江岸悲哀地号叫，一直跟着船走了百多里也不肯离开，终于跳上了船，一跳上就马上气绝。剖开母猿的肚子看，肠子都一寸一寸地断开了。桓温听说这事大怒，下令革除了那个人。

【原文】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译文】 殷中军被罢官，住在信安，成天总是在空中比划写字。扬州吏民追着他寻求其义，暗暗细看，见他成天只写“咄咄怪事”这四个字。

【原文】 桓公坐有参军椅 蕤，不时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

【译文】 桓公手下有名参军用筷子去夹蒸的蕤菜，谁知筷子被蕤菜缠住解不开，而一起吃饭的人又不帮助他，他又始终夹着不放。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桓公说：“同在一盘中吃饭都不互相帮助，更何况是在危难中了。”下令罢免了那些人的官职。

【原文】 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儻梯将去。”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罢官以后，不满意简文帝，说：“把人送到百尺高楼上，却扛起梯子走了。”

【原文】 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过见大司马桓公，公问之曰：“卿何以更瘦？”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

【译文】 竟陵太守邓遐罢官后去参加皇帝的葬礼时，拜见了大司马桓温，桓温问道：“你为什么更加消瘦了？”邓遐说：“我在叔达面前有愧，不能不因打破饭甑而遗憾。”

【原文】 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仍上表曰：“应割近情，以存远计。若除太宰父子，可无后忧。”简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过于言。”宣武又重表，辞转苦切。简文更答曰：“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公读诏，手战流汗，于此乃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

【译文】 宣武将军桓温废除了太宰司马彧父子以后，仍然上表说：“皇上应该割舍近情，以便成全保存国家的长远之计。如果能杀掉太宰父子，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简文帝亲手书写答表说：“不忍心说出废除太宰父子的话，更何况做的超过说的呢？”桓温又重新上表，言辞更为急切。简文帝又回答说：“如果认为晋朝的基业长久，你就应该按这一诏书去执行，如果认为晋朝的气运已经完了，就请你允许我给贤能之人让路！”桓温读到诏书，吓得双手发抖，浑身流汗，到此才停止了自己的迫害计划。司马彧父子被流放到很远的新安。

【原文】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译文】 桓玄篡权失败后，殷仲文回京师担任了大司马的咨议，心绪错乱，无所适从，不再有往日那种自信。大司马府大堂前有一棵老槐树，很凋零败落。殷仲文因月初和众僚属在大堂内办公，他对着槐树凝视了很久，感叹说：“槐树肢体纷披仰卧，没有回复生机的希望了。”

【原文】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

【译文】 殷仲文既一向很有名望，自认为一定会主持国政。忽然调任东阳

太守，心里非常不平。当到郡上任，经过富阳时，感慨地叹息说：“看这里的山河地理形势，应当再出一个孙伯符。”

俭嗇第二十九

【原文】 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将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诣园，饱共啖毕，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译文】 和峤生性俭嗇，家里种有好李子，王武子向他要，只给了数十个。王武子趁他上朝之际，率领几名能吃的年轻人，拿着斧子来到园内，饱吃了一顿后，把树砍了。送了一车树枝给和峤，问他：“这比你李子的滋味如何？”和峤收到后，只得笑笑罢了。

【原文】 王戎俭嗇，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译文】 王戎很吝嗇，他的侄儿结婚，只送一件单衣，过后又要回去了。

【原文】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童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译文】 司徒王戎既显贵又富有，房屋、仆役、良田、水碓之类的产业，在洛阳城中没有谁能和他相比肩的，契约帐簿很多，常常和夫人在烛光下摆开筹码一个一个地计算。

【原文】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译文】 王戎有良种的李子，卖李子时，害怕别人获得李子的良种，总是在卖前把李核钻烂。

【原文】 王戎女适裴癢，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译文】 王戎的女儿嫁给裴癢，曾向王戎借了几万钱。女儿回到娘家，王戎的脸色就显得不高兴，女儿赶快把钱还给他，王戎这才有了笑容。

【原文】 卫江州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

【译文】 江州刺史卫展在浔阳时，有知交和老朋友投奔他，他一概不帮助，

只是送一斤王不留行。这些人得到了礼物，就起身走了。李弘范听到这件事，说：“我舅父太刻薄了，竟然役使草木来逐客。”

【原文】 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译文】 王丞相生性吝啬，府中甘果放满了也不分给别人，过了春天都烂掉了。手下的都督禀告他，王丞相叫扔掉，说：“千万不要让大郎知道！”

【原文】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译文】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逃投奔陶公，陶公对他很赏识器重。陶公生性吝啬。吃饭时，吃的是韭菜，庾太尉就把韭菜白的部分留下不吃。陶公问：“你这是干什么？”庾太尉说：“还可以种呀。”陶公于是大为叹赏，说庾太尉不仅风流，还很务实。

【原文】 郗公大聚敛，有钱数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常朝旦问讯，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

【译文】 郗癭大肆搜刮钱财，有几千万钱，郗嘉宾很不同意这样做。有一次，嘉宾早晨来问安，按照郗家的规矩，子弟不能坐着，嘉宾便靠着谈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谈到钱财的事情。郗癭说：“你只是想要我的钱罢了！”于是就打开钱库一天，让他随意取用。郗癭原先只以为会损失几百万左右，嘉宾竟然在一天内送给了亲友和有交往的人，几乎都用尽了。郗癭听说了，惊诧不止。

汰侈第三十

【原文】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译文】 石崇每次请客宴饮，常叫美人劝酒；客人有饮酒不干的，就让人把美人斩首。王丞相与王大将军一次一起去拜访他，王丞相一向不能饮酒，也总是勉强干杯，喝到大醉。当劝酒到王大将军时，他坚决不饮，看石崇怎么办。已经斩杀了三个美人，王大将军神色如故，还是不肯饮酒。王丞相责备他，大将军说：“他自己杀他家人，关你什么事！”

【原文】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译文】 石崇的厕所里，常常安排十几名婢女在那里侍候，她们一个个搽脂抹粉，衣着华丽。厕所里还备有甲煎粉、沉香水一类的香料，无所不有。又备有新衣，让进去大小便的人更换穿出来。客人大多害羞，不好意思进厕所。大将军王敦进厕所时，神情高傲（满不在乎）地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新衣。那些婢女议论说：“这个客人一定可以去做盗贼。”

【原文】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裤，以手擎饮食。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译文】 晋武帝曾经到王武子家里去，武子设宴侍奉，全是用的琉璃器皿。婢女一百多人，都穿着绫罗绸缎，用手托着食物。蒸小猪又肥嫩又鲜美，和一般的味道不一样。武帝感到奇怪，问他怎么烹调的，王武子回答说：“是用人乳喂的小猪。”武帝非常不满意，还没有吃完，就走了。这是连王恺、石崇也不懂得的作法。

【原文】 王君夫以 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綾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译文】 王君夫（王恺）用糕饼擦锅，石季伦（石崇）则用蜡烛当柴火做饭。王君夫用紫丝布作布障、衬上绿綾里子，长达四十里。石季伦则用锦缎做成长达五十里的布障来和王君夫对抗。石季伦用香料来刷墙，王君夫则用赤石脂来刷墙。

【原文】 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恒冬天得韭 。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为扼腕，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 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

【译文】 石崇用豆粥招待客人，一霎时就能煮好；冬天，他常用一种叫韭癭癭的菜肴（招待客人）；还有，他的牛在形状气力方面不如王恺的牛，但是，有次约与王恺外出游玩，他很晚才出发，两人争着进入洛阳城，他的牛在走了数十步后，（便加快速度）如同飞鸟一样迅速，而王恺的牛拼命奔跑也追赶不上。每当想到这三件事上不如石崇，王恺就十分恼火。于是，他就暗地里买通石崇手下的都督和车夫，询问其中的缘故。都督说：“豆最难煮熟，只有预先做好熟豆粉，客人来了，只煮白粥，然后把熟豆粉放进去就行了。韭癭癭不过是把韭菜根与麦苗放在一起捣制成的罢了。”又问车夫牛是怎样跑快的。车夫说：“牛本来跑得不慢，只是由于赶车人不得法，反而限制了牛的奔跑速度。只要奔跑时任凭车辕偏向，牛就跑得快了。”王恺完全照着他们的说法去做，于是就超过了石崇，后来，石崇知道了其中的缘故，就把都督和车夫都杀了。

【原文】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

【译文】 王君夫（王恺）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驳”，牛蹄、牛角经常磨得晶莹发亮，王武子（王济）对王君夫说：“我射箭的水平不如你，今天想拿你的牛打赌，和你赌射箭，我用一千万钱来抵押你这头牛。”王君夫既仗恃自己射箭技术好，又认为千里牛没有杀掉的可能性，就答应了他。并且让王武子先

射。王武子一箭就射中了箭靶，退下来就坐在交椅上，吆喝随从赶快把牛心取来，一会儿，烤好的牛心送来了，王武子吃了一块就走了。

【原文】 王君夫尝责一人无服余，因直，内著曲阁重闺里，不听人将出。遂饥经日，迷不知何处去。后因缘相为，垂死，乃得出。

【译文】 王君夫（王恺）曾经责罚一个人，只允许他穿一件内衣，其它不许穿。便径直把他关在很偏僻的深宫密室中，不准人把他带出来。这个人饿了几天，迷迷糊糊，不知道往哪里去？最后是一个密友帮助他，在快要死的时候，才得救出来。

【原文】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译文】 石崇与王恺比赛阔气，他们都用最华贵的东西来制作衣冠，装饰车马。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一次，武帝送给王恺一株高两尺多的珊瑚树，枝条众多，世上少有。王恺便把它拿给石崇看，石崇看罢，用铁如意敲击它，随手就破碎了。王恺既为之惋惜，又认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因而声调和脸色都非常严厉（地指责石崇）。石崇说：“不值得遗憾，我现在赔偿你。”于是，命令手下人把自家的珊瑚树全部取出来，其中三四尺高，枝干美妙，光彩夺目的就有六七株，像王恺那样的则非常多。王恺见此情景，自己觉得好像失掉了什么。

【原文】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埽，编钱匝地竟埽。时人号曰金沟。

【译文】 王武子被朝廷责备，移居到北邙山下。当时人多地少，地皮昂贵，王武子又好骑射，于是买地作跑马场，用钱编成围墙把马场周围的短墙绕了一周。当时人称之为“金沟”。

【原文】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译文】 石崇一次和王敦入府学游玩，看见颜回、原宪的画像叹息说：“若能与他们同登孔子之堂，不会比他们差到哪儿去！”王敦说：“不知别人怎么样，只有子贡的家财与你差不多。”石崇严肃地说：“君子应使身名俱泰，怎能用门户贫贱来评论人？”

【原文】 彭城王有快牛，至爱惜之。王太尉与射，赌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则不论；若欲啖者，当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废啖，又存所爱。”王遂杀啖。

【译文】 彭城王有一头跑得很快的牛，他最吝惜这头牛。太尉王衍和他赌射箭，把牛赢了。彭城王说：“如果您想要用来驾车，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想杀来吃，我就要用二十头肥牛来换下它。这既不妨碍您吃，又能留下我所喜爱的牛。”王衍终于杀来吃了。

【原文】 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小时候，在武城侯周 家作客，坐在末座上，吃饭时周 先切牛心给他吃。从此人们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忿狷第三十一

【原文】 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还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

【译文】 魏武帝有一个歌妓，歌声最是清扬，但性情恶劣。魏武帝想杀她，又爱惜其才能；想留着她，又受不了她的脾气。于是选了百名女子，一起教她们歌唱。不久，果然有一人歌声赶上了那个歌妓，于是，魏武帝就杀了这个性子极坏的歌妓。

【原文】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 之，又不得。癢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译文】 王蓝田性子急，一次吃鸡蛋，用筷子刺蛋，没有刺到，就大发脾气，拿起鸡蛋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还是旋转不停，又下地用木屐齿去踩，又踩不到。越发生气，又从地上抓起鸡蛋放到口中，咬破之后就吐出来。王右军听说此事大笑说：“假使王安期有这样的急性子，还不值得一提，更何况王蓝田呢？”

【原文】 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與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

【译文】 司州刺史王胡之有一次冒雪前去王螭府上。王胡之说话时的言谈、态度稍为冒犯了王螭，王螭便生气不高兴。王胡之觉得冒犯了他，就把坐床挪近王螭身边，拉着他的手臂说：“你难道值得和老兄计较！”王螭拨开他的手说：“冷得像鬼手一样，还硬要来拉人家的胳膊！”

【原文】 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

【译文】 宣武公桓温和袁彦道（袁耽）玩樗蒲的赌博游戏。袁彦道因掷的

色子不合心意，竟然板着脸把五木扔掉了。温太真（温峤）说：“看见袁生把怒气发泄到五木上面，才知颜渊的‘不迁怒’是多么的可贵。”

【原文】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译文】 谢无奕（谢奕，字无奕）性情粗鲁强暴。因为一事彼此不合，便亲自前往数落蓝田侯王述，肆意攻击，极力谩骂。王蓝田则神情严肃，转过身面对墙壁，不敢动。过了半天，谢无奕已离开好长时间，才转过脸来问身边的差役：“走没有？”差役回答说：“已经离开了。”然后才转过身来又坐回到原来的位置。当时的人赞赏王述虽然性情急躁，但竟能如此宽容别人。

【原文】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译文】 中书令王子敬去拜访谢安，正遇上习凿齿已经在座，按礼法本应和习凿齿并排坐；子敬却来回走动，不肯落座，谢安拉着他坐在习凿齿的对面。客人走后，谢安对胡儿说：“子敬确实是清高不随俗，不过人为地保持这样多的傲慢、固执，特别会损害自己的天然本性。”

【原文】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译文】 王大、王恭两人有一次同在仆射何澄家做客，当时王恭做丹阳尹，王大刚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两人将要分别时，王大向王恭敬酒，王恭不愿意喝，王大坚持要他喝，二人僵持不下，就各用系裙的带子绕在手上（准备动武）。王恭府上近千人，全部喊到厅堂；王大手下人虽然少些，也命令全部前来，双方都想马上厮杀一场。仆射何澄没办法，就起身坐在两人之间，才把他们分开。这种以权势和利益为重的交往，古代人就把它看作是一种耻辱。

【原文】 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译文】 南郡公桓玄还是小孩时，和堂兄弟们各自养鹅来斗。桓玄因为鹅常常斗输了，就非常恼恨他们的鹅。于是就在夜间到鹅栏里，把堂兄弟的鹅全抓出来杀掉。天亮以后，家人全都被这事吓呆了，说这是妖物作怪，去告诉车骑将军桓冲。桓冲说：“没有可能引来怪异，定是桓玄开玩笑罢了！”追问起来，果然如此。

谗险第三十二

【原文】 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

【译文】 王平子外表非常潇洒、爽朗，内心却实在刚烈、狭隘。

【原文】 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亦有精理。始作谢玄参军，颇被礼遇。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

【译文】 袁悦有口才，通晓纵横捭阖之说，也有才智。开始作谢玄的参军，颇被谢玄以礼相待。后为父亲守丧，守丧期结束返回京都，只携带一部《战国策》罢了。对人说：“少年的时候读《论语》、《老子》，又看《庄子》、《易经》，这都是很痛苦的事，有什么好处呢？天下重要的东西，只有《战国策》。”接着，他又以《战国策》游说孝文王司马道子，特别受到亲近礼待，差一点搞乱了国家大政，不久便被杀掉了。

【原文】 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雅荐王 于帝，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 。垂至，已闻卒传声，国宝自知才出 下，恐倾夺要宠，因曰：“王 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也。”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 。

【译文】 孝武帝很是亲近敬重王国宝、王雅，王雅向孝武帝推荐王 ，孝武帝很想见他。一次，孝武帝夜里与王国宝、王雅对坐，孝武帝微微有些醉意，让人传唤王 ，王 快到时，已经听见士卒的传报声了。王国宝自知才能比不上王 ，怕他夺去孝武帝的宠爱，就说：“王 是当今名士，陛下不应面带着酒色见他，不妨改天再下诏召见。”孝武帝同意了，认为王国宝很忠心，于是不再召见王 。

【原文】 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绪云：“故是常往来，无它所论。”国宝

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

【译文】 王绪屡次在王国宝面前说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坏话，殷仲堪对这事很担忧，向东亭侯王 讨教对付他的办法。王 说：“你只要一次又一次地去拜访王绪，一去就叫手下的人退出去，于是谈别的事情；这样，二王的交情就疏远了。”殷仲堪照他所说的做去。后来王国宝见到王绪，问道：“你近来和殷仲堪在一起，赶走随从，都说些什么呢？”王绪回答说：“只不过是一般往来，没有谈别的什么事。”王国宝认为王绪对自己有隐瞒，果然两人的感情日渐疏远了，谗言这才平息下来。

尤悔第三十三

【原文】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译文】 魏文帝忌恨弟弟任城王勇捷硕壮，趁着在卞太后阁中下围棋，一起吃枣的机会，把毒药下在枣蒂中，自己挑选无毒的吃。任城王不知觉，就好坏一起吃。中毒后，卞太后找水救人，魏文帝预先命人把瘳罐都毁掉，太后徒劳地光着脚跑到井边，却没有东西用以汲水，一会儿，任城王就死了。后来，魏文帝又想害东阿王，卞太后说：“你已经杀了我儿任城王，不能再杀我儿东阿王了！”

【原文】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

【译文】 王浑的继室是琅邪颜氏女。王浑当时为徐州刺史，行过交拜礼，王浑正要回拜，旁观的人都说：“你是一州之长，新妇是个平民，恐怕没有回拜的道理。”王浑就没回拜。王武子因为他父亲不回拜，不成礼数，不是正式夫妇，所以也不拜颜氏，称她为“颜妾”，颜氏深以为耻。但因王家门第显贵，最终也不敢离婚。

【原文】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译文】 平原内史陆机在河桥兵败后，受到卢志的谗害，终于被杀。临刑时叹息说：“想听一听故乡的鹤鸣，还能听得到吗！”

【原文】 刘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

【译文】 刘琨擅长罗致人才，却不善于安抚和驾御。一天之内虽然有几千

人前来投奔他，可是逃跑的也有这个数目，因此他终于没有什么建树。

【原文】 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

【译文】 王平子刚从荆州下建康，丞相王导告诉大将军王敦说：“不可再让那个羌人到东边来。”因为王平子脸长得像羌人。

【原文】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

【译文】 大将军王敦起兵时，丞相王导兄弟都到宫庭门外谢罪，周侯（周玠）极为他们担忧，进入朝廷时，面色很是忧虑。王丞相喊周侯说：“我把全家都托付给你了！”周径直走过去，没理睬他。入朝后，周侯苦苦保救他们。王丞相等人被免罪后，周十分高兴，喝了酒。等到出宫门时，王家兄弟还呆在大门口。周说：“今年杀死那些狗强盗，将要得到一颗斗大的金印，悬挂在手肘后面。”后来，大将军王敦攻进石头城，问王丞相：“周侯能不能做三公？”丞相不回答。又问：“能不能做尚书令？”又没有回答。于是便说：“这样的话，只有杀掉他了！”王丞相还是没有作声。等到周侯被害，王丞相后来知道他曾救过自己，感慨地说：“我虽然没有杀周侯，但周侯是因我而死的，黄泉之下我对不起这个人！”

【原文】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译文】 王导、温峤一起去见晋明帝，明帝问温峤司马家先祖得到天下的缘由。温峤半天没答上来，王导说：“温峤年纪轻不了解，我为陛下陈述。”王导就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宣王创业之初，诛灭名门大族，宠用树立同党，以及文王末年刺杀魏代高贵乡公之事。明帝听后，将脸遮盖住，在床上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晋代的福祚怎么能够长久！”

【原文】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

“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值世纷纭，遂至于此！”因为流涕。

【译文】 王大将军在众人中说：“周氏家族从来没有官至三公的人。”有人答道：“只有周侯差一点儿就作了三公。”王大将军说：“我与周侯在洛下相遇，一见倾心。现正逢世事纷乱，竟落到这种地步！”于是为周侯伤心泪下。

【原文】 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

【译文】 温峤当初受司空刘琨委派过江劝说晋元帝即帝位，他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走，温峤不顾一切地走了。一直到他显贵以后，乡里的评论还是不能同意他的做法。每当给他晋升官爵，都要由皇帝发布命令来说明。

【原文】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强饭，极欢；并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军二千石，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卒。

【译文】 庾公（庾亮）想让周子南出来任官，周子南执意推辞，并且越来越坚决。每次到周那里去，庾从南门进去，周便从后门走掉。有一次庾突然来到他家，周来不及脱身，便面对面地坐了一整天。庾向周要些食物吃，周拿出了粗茶淡饭，庾也勉强地吃下去，极尽欢乐，同时向周讲了许多世间的事务，并约定一定举荐他，共同担负辅佐朝廷的重任。周子南出来任职之后，只担任了二千石俸禄的将军，并不合心意。他在半夜里感慨地说：“大丈夫竟然被庾元规出卖了！”一声叹息，背上的痛疽便发作而死。

【原文】 阮思旷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忽被笃疾。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必当蒙佑。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宿命都除。

【译文】 阮思旷（阮裕）对于佛法敬若神明。大儿尚未成人，忽然患了急病。阮公又十分爱长子，忙为他祈请三宝，日夜不敢懈怠。自认为精诚所至，必能感动神灵，获得上苍保佑。但是儿子病情毫无好转，终于命归黄泉。从此，阮公便与佛门结下仇恨，再也不相信宿命神灵了。

【原文】 桓宣武对简文帝，不甚得语。废海西后，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

语，陈废立之意。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译文】 桓温回答简文帝的问话，说得不很尽意。废黜海西公后，他应当亲自申奏说明，便事先构思好几百句话，陈说废黜旧君、拥立新君的本意。见到简文帝后，简文帝就泪流不止。桓温既怜悯又羞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文】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译文】 桓公一次躺卧着说：“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一生，将被晋文帝、晋景帝所耻笑。”随后他又坐起身说：“既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还不足以遗臭万年吗？”

【原文】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暮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沉柔，入险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

【译文】 谢太傅在东部乘船出行时，船夫行船，或快或慢，走走停停。又放船任意纵横，不时地撞到人碰到岸，谢太傅却丝毫也没加以呵斥，人都认为谢太傅没脾气。一次送兄长谢征西的灵柩回乡，黄昏时下了雨，驾车的人都喝醉了，几乎不能驾驶，谢太傅就从车中拿了根车柱击撞驾车的人，声色俱厉。水性虽然很沉柔，但一入险峻之处就变得奔腾激荡，用它来比人的性情，就知道处于急迫险阻之地，是无法保持平易纯粹的态度。

【原文】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

【译文】 简文帝看见田里的稻子，不认识，问是什么草，近侍回答是稻子。简文帝回到宫里，三天没有出门，说：“哪里有依靠它的末梢活命，而不识其根本的呢！”

【原文】 桓车骑在上明畋猎，东信至，传淮上大捷。语左右云：“群谢年少大破贼！”因发病薨。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

【译文】 车骑将军桓冲在上明打猎。东边的信使到了，送来淮上大捷的消息。桓冲对随从说：“谢家年轻人大败贼寇！”于是就发病死了。舆论认为这样死胜过让出扬州刺史到荆州去。

【原文】 桓公初报破殷荊州，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玄意色甚恶。

【译文】 桓玄听到部下报告说，已经击败了殷荊州的时候，正讲《论语》，当讲到“富与贵是人的本来欲望，但是如果不用正当手段获取，就不应去占有”这句话时，桓玄流露出十分厌恶不悦的神色。

纰漏第三十四

【原文】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译文】 王敦刚和公主结婚时，上厕所，看见漆箱里装着干枣，这本来是用来堵鼻子的，王敦以为厕所里也摆设果品，便吃起来，竟然吃光了。出来时，侍女端着装水的金澡盘和装澡豆的琉璃碗，王敦便把澡豆倒入水里喝了，以为是干粮。侍女们都捂着嘴笑话他。

【原文】 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愧惭，三日不出。

【译文】 晋元帝初次见到贺司空，谈到当年吴国的事，问道：“孙皓烧红了锯子，割下一个姓贺的人的头颅，这是谁？”贺司空没说话，晋元帝自己记起来说：“是贺劭。”贺司空流泪说：“家父遭到无道暴君的残害，使我心上受到巨大深痛的创伤，无法回答您的垂问。”晋元帝很惭愧，三天没出宫门。

【原文】 蔡司徒渡江，见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

【译文】 蔡司徒渡江南下后，见到彭蠡，非常高兴，说：“螃蟹有八只脚，加上两只螯。”叫人把它煮熟。吃下去后，上吐下泻，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这才知道并不是螃蟹。后来他向谢仁祖（谢尚）说到这件事，谢笑话他说：“你没有读熟《尔雅》，差点因为《劝学篇》而死。”

【原文】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

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译文】 任育长年少时，有很好的名声。晋武帝死后，要选一百二十人作挽郎，选的都是当时俊秀有才学的人，任育长也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中寻找出众的，择取了四人，任育长还是在其中。任育长童年时，聪明可爱，当时人说就连任育长的影子也是好看的。但自从过江后，就失去了以往的特长。王丞相邀请先过江的贤士们一起去石头城迎接任育长，还是像过去那样款待他，但一见面，王丞相就觉得他与往日不一样了。坐下之后，王丞相设茶款待，随口问别人说：“这是茶还是茗？”发觉任育长脸色有异，就自己解释说：“刚才是问茶水是凉是热。”任育长一次从停棺处走过，悲哀得痛哭流涕。王丞相听说后，说：“这是个有情的呆子。”

【原文】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儿懊热，一月日闭斋不出。太傅虚托引己之过，以相开悟，可谓德教

【译文】 谢虎子（谢据的小名）曾经上房子熏老鼠。谢胡儿（谢朗）既无从知道他父亲做过这件事，又听人说傻子会这样做，谢朗就嘲笑这种人，时常说起这件事，并且不止说过一遍。太傅谢安既然明白胡儿并不知道父亲做过这种事，趁他谈话中间，告诉胡儿说：“一般人拿这件事情来毁谤中郎（谢据排行在中，故称中郎，）也说我一道这样做。”胡儿听了，十分悔恨焦躁，有一段时间关在书房里不出来。谢安假托承认自己的过错来开导他，使他醒悟过来，这可以说是德教。

【原文】 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唯谷。”

【译文】 殷仲堪的父亲有病，身体虚弱，心跳，听到床下蚂蚁活动，认为是牛在斗架。晋孝武帝不知道是殷仲堪的父亲，便问殷仲堪：有一位姓殷的，病情这样这样，是吗？殷仲堪流着泪站起来回答说：“臣不知说什么好。”

【原文】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虞家富春，近海，谓帝望其意气，对曰：“天时尚暖，鱼虾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抚掌大笑。

【译文】 虞啸父作了孝武帝的侍中，孝武帝一次从容地问他：“你在门下这些时候，从没听说你有所贡献。”虞啸父家住富春，离海很近，他以为孝武帝希望他献上些海产品，就回答说：“现在天气还很暖和，鱼虾还没长大，不能打捞，到时一定献上。”孝武帝听了，拍手大笑。

【原文】 王大丧后，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荊州。国宝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国宝大喜，而夜开阁唤纲纪话势，虽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晓遣参问，都无此事。即唤主簿数之曰：“卿何以误人事邪？”

【译文】 王大死后，朝廷议论有说王国宝应该出任荊州刺史。国宝的主簿有一天夜里封好一份报告送上来，说：“荊州的事已经实现了。”王国宝非常高兴，当夜打开侧门叫主簿进来谈论情势问题，虽然没有说到出任荊州刺史的事，可是神情态度很安适。到天亮，派人去验证打探，完全没有这回事。王国宝立即叫主簿来并数落他，说：“你怎么耽误人家的事情呢！”

惑溺第三十五

【原文】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译文】 魏甄后聪惠而有美色，原先是袁熙的妻子，很得宠爱。曹公（曹操）屠杀邺郡，令人速召甄氏，手下人说：“五官中郎已经把她带走了。”曹公说：“这次攻打袁贼，正是为了她。”

【原文】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译文】 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非常深厚，冬天他妻子发烧，他就亲自到院子里挨冻，再回屋里用身体贴着妻子。妻子死了，荀奉倩过后不多久也死了，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荀奉倩曾经说过：“妇女的德行不值得称道，应当以姿色为主。”中书令裴楷听说这句话，说道：“这只是一时兴趣所至的事，不是德行高尚的人该说的话，希望后人不会被这句话弄糊涂。”

【原文】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鸣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

【译文】 贾充的后妻郭氏生性非常嫉妒。他们有个儿子叫黎民，生下才一周岁，乳母抱着他在庭院里玩耍，贾充从外面回来，儿子见了贾充，高兴得手舞足蹈，贾充便走上前，亲吻了几下在乳母怀中的儿子。郭氏远远地望见，以为贾充爱上了乳母，于是就把乳母杀了。儿子思念乳母，整日啼哭，不愿意吃别人的奶，不久就死去了。后来郭氏没能再生下儿子。

【原文】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译文】 东吴将领孙秀投降了晋朝，晋武帝对他非常恩宠。把自己的小姨子蒯氏嫁给他，二人情爱很深厚，后来妻子蒯氏曾因吃醋，骂孙秀是一条貉子，孙秀气愤不已，再不进妻子房中。蒯氏后悔了，求晋武帝为他想办法。当时正值大赦天下，群臣都来叩拜皇上。人散后，武帝将孙秀单独留下，不经意地说道：“如今天下大赦，蒯夫人也该从例赦免了吧？”孙秀听了，脱帽叩谢，从此夫妇和好如初。

【原文】 韩寿美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騫，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译文】 韩寿长得很漂亮，贾充征召他做了手下的属员。贾充每次召集手下的官员，他女儿都从窗户里观看。见了韩寿，很喜欢他，经常思念，以致口中吟诵。后来，有个婢女到韩寿家里，把情况一一讲给韩寿听，并且说贾女长得很艳丽。韩寿听后动了心，就请婢女暗中致意贾女，并且约定好前往相会的时间。韩寿矫健敏捷，超过常人，翻墙跳入贾府，没有人知晓。打那以后，贾充觉得女儿非常爱打扮，喜悦欢畅，不同于往常。后来召集手下官员时，闻到韩寿身上有一种奇异的香气，这种香是外国进贡来的，一沾在身上，就会几个月不消失。贾充考虑到武帝只把这种香赐给过自己和陈騫，别人家不会有，因而怀疑韩寿与自己女儿私通。但是府中院墙重重，门户高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于是就假装说有东西被偷盗了，派人检修院墙。派的人回来说：“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只有东北角的院墙好像有人爬过的痕迹，但是院墙很高，不是人能爬进来的。”于是贾充喊来女儿身边的侍女审问，侍女就把实情说了。贾充只得守住秘密，把女儿许配给了韩寿。

【原文】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译文】 安丰侯王戎的妻子常常称王戎为卿。王戎说：“妻子称丈夫为卿，在礼节上算做不敬重，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了。”妻子说：“亲卿爱卿，因此称

卿为卿；我不称卿为卿，谁该称卿为卿！”于是索性任凭她这样称呼。

【原文】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

【译文】 丞相王导有个爱妾姓雷，颇多干预朝政，收受贿赂。蔡謏称她为雷尚书。

仇隙第三十六

【原文】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讖。

【译文】 孙秀既忌恨石崇不肯将绿珠给自己，又怨恨潘岳往昔对自己不以礼相待。后来担任了中书令，潘岳在官署中见到他，便叫他说：“孙令，还记得过去交往时的情形吗？”孙秀说：“心中牢牢记着，哪天会忘掉呢！”潘岳由此才知道不能免祸了。后来逮捕了石崇和欧阳坚石，同一天也逮捕了潘岳，石崇先被送到刑场，还不知道潘岳也将遇害。潘岳随后也押来了，石崇对他说：“安仁（潘安字安仁）你也是这样吗？”潘岳讲：“可说是‘白头之后一同归去’。”潘岳的《金谷集诗》中曾经说：“寄语志同道合的朋友，白头之后一同归去。”这两句话竟然成了他们的讖语。

【原文】 刘 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 琨善，闻就恺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

【译文】 刘 兄弟年少时被王恺忌恨上了，一次他叫刘 兄弟俩来他家过夜，想暗暗杀掉他们。令人挖坑，挖好后就下手加害。石崇一向与刘 、刘琨兄弟交好，听说他们到王恺那里过夜，知道要出事，就连夜赶往王恺家，一进门就追问刘氏兄弟在哪儿？王恺仓卒之间来不及隐瞒，答道：“在后斋中睡觉。”石崇就径直入内，把刘氏兄弟拉出来，同车而去，对他俩说：“年轻人怎么能轻易地在别人家过夜！”

【原文】 王大将军执司马愍王，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当时不尽知也。虽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无忌兄弟皆稚。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昵。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吾所以积

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着，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

【译文】 大将军王敦捉拿了愍王司马丞，夜里派王世将把他弄到车里杀死了，当时人们不完全知道这件事。即使是愍王家里的人也不是都了解内幕，而司马丞的儿子无忌兄弟又都年幼。王胡之和无忌两人，长大以后非常亲密。有一次，王胡之和无忌在一起游玩，无忌回家告诉母亲，请她准备饭食。母亲流着泪说：“王敦从前肆意残害你父亲，借王世将的手把你父亲杀了。我多年来没有告诉你们，是因为王氏家族势力强大，你们兄弟还年幼，我不想把这件事张扬开来，原来是为了避祸啊。”无忌听了很震惊，号哭起来，拔出刀就跑出去，可是王胡之已经走远了。

【原文】 应镇南作荊州，王修载、譙王子无忌同至新亭与别。坐上宾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祸，非大将军意，正是平南所为耳。”无忌因夺直兵参军刀，便欲斫修载；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译文】 镇南大将军应詹出任荊州刺史时，王修载和譙王司马丞的儿子无忌同时到新亭给他饯别。座上宾客很多，没想到这两人都来了。有一位客人说：“譙王丞遇难，不是大将军的意思，只是平南将军干的罢了。”无忌于是夺了直兵参军的刀，就要杀王修载；修载逃出去，被迫投河，船上的人救了他，才得以免死。

【原文】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译文】 王右军（羲之）平时看不起王蓝田（王述）。蓝田晚年权势和声誉更重，右军心中更为不平。蓝田任会稽内史时，母亲病故，在老家山阴守丧。右军继任会稽内史，多次说要去吊丧，却接连几天没有去。后来自己前往，到门前自己通报。主人哭过之后，他却不往灵前去反而离去，以此来侮辱王蓝田。从此，两人结成仇怨。后来蓝田升任扬州刺史，右军仍任会稽内史。听到这一消息，羲之派一名参军到朝中，要求把会稽郡从扬州划分出来，另立一个越州。事情没有办成，反为朝野所嗤笑。蓝田又密派下人，寻找会稽郡所做的不法之

事，由于原先有仇，就让王羲之自己看着办。右军于是称病辞官，因愤慨而去世。

【原文】 王东亭与孝伯语，后渐异。孝伯谓东亭曰：“卿便不可复测？”答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但问克终云何耳。”

【译文】 王东亭与王孝伯谈话中渐渐有分歧。王孝伯对王东亭说：“你越发不可捉摸了。”王东亭答道：“当初吕后想封吕姓为王，王陵当面争辩，陈平却一言不发，只问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原文】 王孝伯死，县其首于大桁。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孰视首，曰：“卿何故趣欲杀我邪？”

【译文】 王孝伯死后，把他的头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太傅司马道子坐车到示众的地方，仔细地看王孝伯的头，说道：“你为什么急着要杀我呢？”

【原文】 桓玄将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许袭之。庾夫人云：“汝等近，过我余年，我养之，不忍见行此事。”

【译文】 桓玄将要篡夺帝位，桓修想趁桓玄在桓修母亲那里时袭击他。桓修母亲庾夫人说：“你们是近亲，等过了我的晚年再说吧，我养大了他，不忍心看到你做这种事。”